

施公案

(六)

武侠小说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清 不题撰人 著



施 公 案

(六)

(清) 不题撰人 著

目 录

第四五五回	出驿站细访琅玕山 入酒馆小闹沂州镇	(1687)
第四五六回	贪赏赐小二说真情 访行踪云章留豪客	(1690)
第四五七回	听言语天霸追踪 说姓名吴球交手	(1694)
第四五八回	寻黑汉力斗父子 送实信路遇英雄	(1698)
第四五九回	众好汉回转琅玕镇 三英雄潜入朝舞山	(1702)
第四六〇回	入山寨窥望雄关 杀仇人邀请好友	(1706)
第四六一回	献宝杯云鹤说威风 报喜事王朗消仇恨	(1710)
第四六二回	贺人杰拼力救施公 黄天霸飞镖伤曹勇	(1714)
第四六三回	出重围人杰失路 渡宽河王雄驾舟	(1717)
第四六四回	助曹勇王朗大施威 救天霸人杰重入寨	(1721)
第四六五回	王头目倾心献策 施漕督虚己下人	(1724)
第四六六回	施大人求贤枉驾 吴壮士弃暗投明	(1728)

第四六七回	行假计入山相助 说真情回驿陈言	(1732)
第四六八回	何路通入水杀巡兵 黄天霸拚力战强寇	(1736)
第四六九回	黄天霸大破朝 倭 山 何路通押犯沂州府	(1739)
第四七〇回	施漕督先回淮安任 黄总兵夜探琅 玕 山	(1743)
第四七一回	负冤仇三更托梦 诚孝子满口怀疑	(1747)
第四七二回	负冤仇三更托梦 诚孝子满口怀疑	(1751)
第四七三回	访奇案无意得凶人 招口供欺心是赌鬼	(1755)
第四七四回	传县令录供根柢 归故乡毙命离奇	(1759)
第四七五回	无赖子挟仇报案 贤令尹据稟登场	(1763)
第四七六回	刘县令具详请示 施漕督拍案惊奇	(1767)
第四七七回	验毒物表扬节操 明字理叙述案情	(1771)
第四七八回	施大人谢恩任事 黄天霸远别回衙	(1775)
第四七九回	说姓名好汉识好汉 谈委曲英雄感英雄	(1779)
第四八〇回	回衙门激说朱光祖 问路径打倒王大拳	(1783)

第四八一回	见良友入室谈心 命表弟鞠躬陪礼	(1787)
第四八二回	辞委任褚标用激词 感知遇君召勉应命	(1791)
第四八三回	万君召远赴陕西城 贺人杰三入殷家堡	(1795)
第四八四回	小夫妻逃走殷家堡 贤郎舅约探齐星楼	(1799)
第四八五回	陷深坑险擒小将 中火弹急煞佳人	(1803)
第四八六回	见伤痕英雄痛儿女 探消息豪杰访强人	(1807)
第四八七回	褚标解药救殷强 君召投山寻普润	(1811)
第四八八回	出潼关义重普润僧 献楼图得遇飞云子	(1815)
第四八九回	说细情虚言允许 动盛怒举手交锋	(1818)
第四九〇回	飞云子强作解纷人 普润僧翻成和事老	(1822)
第四九一回	拂众意云虎窃楼图 寻宿店君召入古庙	(1826)
第四九二回	投王朗巧遇旧宾朋 见李成喜分佳饮食	(1830)
第四九三回	送消息施公得信 扮刺客赵五行凶	(1834)
第四九四回	得细情天霸赴山东 施手段普润打客店	(1838)

第四九五回	遇僧人欣然叙旧 得良友各述前因	(1842)
第四九六回	用机谋复见王朗 探消息初访殷龙	(1846)
第四九七回	浅见识妒忌云鹤 乱交战打死黄成	(1850)
第四九八回	抱忿勇兄弟亡身 遇宾朋翁婿得胜	(1854)
第四九九回	莽和尚吓倒老村夫 名秀才礼接黄总镇	(1858)
第五〇〇回	傻和尚努力加餐 浑强盗艳装入赘	(1862)
第五〇一回	华堂上灌醉新郎 洞房中误逢和尚	(1866)
第五〇二回	贪女色秦明被获 重友谊洪魁报仇	(1870)
第五〇三回	施暗器普润受伤 进谗言云龙动怒	(1874)
第五〇四回	恶曹勇献计请名人 妙赛花当场施毒手	(1878)
第五〇五回	喜相逢击走黑阎罗 诉离情恨煞恶强盗	(1882)
第五〇六回	普润僧再上琅玕山 黄天霸三探齐星楼	(1886)
第五〇七回	后埋伏八方受敌 逞英雄众将施威	(1890)
第五〇八回	临危地赵五救人杰 道其名天霸遇云鹤	(1892)

第五〇九回	贺人杰绝处逢生 王寨主难中改悔	(1896)
第五一〇回	寻救药送信淮安 脱病躯误临黑地	(1900)
第五一一回	万君召痛殴店主 华天王杀害客商	(1904)
第五一二回	闹酒市恶打王七 见豪客巧遇朱魁	(1908)
第五一三回	施大人待客情殷 张桂兰救夫心切	(1912)
第五一四回	郝素玉结伴寻张七 张桂兰并力战李奎	(1917)
第五一五回	历险路兄妹相逢 述下情父女靛面	(1922)
第五一六回	大英雄负气往沂州 女将军妙手伤强寇	(1926)
第五一七回	见乌鸦漕督究奇案 起身骸县令赴尸场	(1930)
第五一八回	审淫妇戴氏据口供 治奸夫高飞处刑罪	(1935)
第五一九回	张老七解囊施药 黄天霸起死回生	(1939)
第五二〇回	施漕督临镇沂州 陆知府弥缝巨盗	(1943)
第五二一回	逞威风独临战阵 筹计策欲阅楼图	(1947)
第五二二回	开金锁巧样精工 击铁箱楼图毕露	(1951)

第五二三回	飞云子初次识施公 众英雄更番战王朗	(1955)
第五二四回	临大敌埋伏齐开 得御杯英雄出色	(1960)
第五二五回	飞云子计破齐星楼 黄天霸威震沂州府	(1963)
第五二六回	递公禀百姓呼冤 施薄惩知府撤任	(1966)
第五二七回	获强人申奏朝廷 治奸臣降施刑法	(1971)
第五二八回	除奸贼满朝清正 降谕旨众将加封	(1975)

第四五五回 出驿站细访琅玕山 入酒馆小闹沂州镇

话说黄天霸、关小西等人，早间出了客店，去访琅玕山的所在，以便将夜光杯的下落探访出来。到了上午时节，又值暮春天气，不免因人。小西向天霸道：“黄贤弟，你我走得困了，此时腹中饥馁，不如找个酒馆，众人痛饮几杯，借可问知路径。”天霸听他说得有理，乃道：“走不多远，即到一座镇市。”众人遂信步而上镇去了。只见那个牌坊上面，有三个金字，乃是“沂州镇”。到了镇上，但见客商店面，热闹非常，原来是个水陆码头。离城三十五里。由北京大道，至沂州城内，皆须由这镇上经过。

天霸到了此时，见前面街口挂了一个酒幌，下面悬了一个灯笼，上写：“家常便饭”四个红字。天霸向众人说道：“谅想这个地方，无甚太大酒馆，就在这里面胡乱饮酒吧。”说着，领了众人，到里面去了。见那里面起坐尚好，众人即在中间桌上坐下。哪知坐了半晌，并无人前来答应。天霸一时兴起，也不问他原由，举起手掌，在桌上乱拍了几下。早把那吃酒的从人，吓得鼓舌摇唇。只听天霸道：“汝等这班狗头，老爷坐了半会。全没有人来招呼。难道吃酒不给钱吗？人家来此吃酒，老爷也是吃酒，同一买卖，为何如此看待？”小二见他动怒起来，要想上去，又不敢上去。又见他是个武职的打扮，同来的人，皆非寻常之辈。内有一个胆大的堂倌，见天霸如此，若远的丢下笑来，高声喊道：

“上面老爷，且请息怒，小人有言奉禀。老爷初到敝地，不知这地方事件，只道我等懒惰，也不怪你老动怒。小人说明原由，老爷便不怪小人了。”天霸见这人笑面前来，反不怪他。乃道：“汝有话快快说来，究竟是什么原因，不来招呼？”小二说道：“老爷是明理之人，我们开了酒馆，为生意二字，岂有买卖上门，不来招呼之理？老爷若是在别处坐头，见我等不来服侍，便是小人们不是。只因这中间座落，任你是天王到来，坐也不许坐的，莫说要我们服侍了。”天霸听了此言，越发不解。骂道：“汝这狗头，格外胡说了，这位置既不买卖，为何又设在这里呢？这分明是无话可说，用这言语来支吾老爷。今偏要在这位上饮酒，看汝能奈我何！”两人正在争论，旁边有位五十多岁的中年老者，见天霸如此着急，深恐小二吃苦，赶着起身，向天霸说道：“我辈以杯酒消闲，何必遽然动恼？且请过一叙，可知中间这席位，店小二不让与尊驾，却有苦衷？这沂州道中，不比南方各省，平安无事。只因离此三十里，有座山头，名叫琅玕山。山上有个寨主，姓王名朗，真是人才出众，武艺超群，任你千军万马，也没有一个伤他性命。手下有一班头领，俱非寻常之辈。只因这王朗喜于饮酒，见这酒馆地方洁净，肴饌俱佳，因此与店主说明，将这第三进中间的席位包定。每天无论来与不来，以十两纹银交兑。凡有过路的客人，不知道他包去，要想在正中这席请客，一切责成小二，不许一人上前招呼。违了他的号令，这个酒馆就开不成了。所幸这通镇的人家以及来往的熟客，皆知道这寨主的厉害，凡到这里饮酒，俱不到中间席位上去。客人既不知道，老汉说明，尊兄就不怪这小二了。好在酒老汉已吃完，且请在这边坐来！”说罢，便命小二收拾残肴等件。

当时天霸等听了此言，心下想到，我等此来，正为琅玕山起见。难得遇见这机会，何不就此探探这人口气。当下也就转过脸来，向着老者拱手道：“咱等不知贵地有这原故，既是老丈指教，何必寻找是非！便借光老丈桌位了。但咱等萍水相逢，便蒙厚爱，何必克当。拟请老丈暂停玉趾，加饮一杯，聊表敬意。不知老丈可肯赏脸否？”那老者笑道：“贵客盛意相招，理合前来奉陪。”说着，天霸便请老者坐了首位，小二上来问道：“请问客官用什么酒菜？”小西道：“但有上等的酒肴，尽管送来，临了一起给钱与你。”小二见他如此说话，知道是个阔老，随即答应，向前而去。转眼间托了两大盘酒来。又将杯箸摆好，然后说道：“客官要添热菜，随意招呼便了。小人还要招呼别处，求客官莫怪。”天霸道：“咱知道了。”说毕，随手满斟一杯，递与那个老者道：“在下初临贵地，还不知老丈尊姓大名。”老者道：“老汉姓徐名德升，向以钱业为生。但不知尊兄何方人氏？”天霸道：“在下姓李名霸天，这位姓胡，这位姓汤。”不知徐德升说出什么，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五六回 贪赏赐小二说真情 访行踪云章留豪客

话说黄天霸说了姓名，向那老者问道：“方才老者所言，这琅琊山寨主，名唤王朗，想必是横行不法的了。为何这偌大的府城地方，各官不去拿获呢？”老者见他追寻根底，深恐惹出是非，乃道：“客官是过路之人，管他什么？”又见天霸是行伍装束，深恐连累自己。忙道：“老汉也不过是道听途说。现有紧急事要去，实在不能奉陪了。”说着，打个招呼，匆匆而去。天霸也不便再问。当时关小西说道：“这老者方才说琅琊山离此只三十五里，今日天气尚早，何不就此一行？”当时王殿臣、郭起凤齐说：“愿往。”反是计全说道：“黄贤弟，你们真是性急，难得这里有点头绪，少顷小二上来，再问他个仔细，俟明白了，前去不迟。而况大人面前，也要禀明，随后方有准备。”众人正说之时，那小二又来问菜。计全便在身边，摸出一锭碎银，向小二说道：“方才这位客官，不知你这里的缘故，错怪于你，这一锭银两是赏你吃茶。但是那个姓徐的老者，说道琅琊山的寨主名唤王朗。我们这位朋友，惯走北道，与这王寨主很有交情，目今正要打听他的路程。汝等既然晓得，可快快说明，好让我们酒后前去。”小二见他如此赏号，已经喜笑颜开。又见他们说是个保镖的出身，而且如此装束，也就深信不疑。忙笑道：“客官哪里要如此费钞？早说是王寨主朋友、敢不招呼吗？此去出镇，向南走去约有五里远近，

有座吕祖庙，过了庙子，向左转弯，便是一带树林，树林过去，再走十数里地方，名唤琅玕道，就此一直前去，不足二十里远，远见那座高山，便是琅玕山了。”说毕，复问长问短，方才走去。天霸道：“路径是问明了，既然今日不去，也该早回馆驿，圆明大人了。”计全道：“咱也不住在这里，问明了，谁说不走？”当时酒饭吃毕，给了钱文，出了酒馆，仍由旧路，回馆驿而去。

到了日落时节，已离馆驿不远。只见贺人杰站在门首，两头盼望。一见天霸等回来，连忙迎到面前，向他问道：“黄叔父，你们去了这一日工夫，可知大人向哪里去了？”天霸见他说此言，忙道：“我们早上是赶先走的，临行时节，还招呼汝等在家保护。为何大人出去，汝两人不知，此时反来问我？施安可在家吗？”贺人杰道：“我与金叔父到后园内闲逛，回来时，便不见大人。那时就问施安，他说大人招呼，一人出去闲逛，不必人跟随。登时换了便衣，就出去了。施安此时也在这里盼望呢。”众人听了此言，一个个惊疑不定。天霸道：“这地方，非比寻常，设有意外之事，便觉十分碍手。这街坊上面，也非说话之所，且到馆驿内计议。”当时众人走入里面，施安见众人进来，也是这番言语。计全道：“大人此去，必又是暗访去了。稍停上灯，再不回来，必另有意外之事。此时再等一等，然后再分头去寻。”内中惟有天霸性急说：“无论有事无事，我等且去寻找一番。若能遇见好了，否则还须另想方法。”说毕，仍留贺人杰与金大力在家等候，自己一人先出门而去。随后，郭起风与关小西向东寻找，李昆与李七候向北，计全与何路通向南，王殿臣已先随着天霸向西前去。众人分头走后，四面八方，寻找了半夜，哪里访得出影响？但说黄天霸与王殿臣两人，出了镇口，凡有村庄镇市，无不细细探问，

皆说不见有此人经过。约有二鼓以后，肚中不免饥饿，心中甚是着急，忽见一个村庄，一带树林遮盖在四面。天霸道：“你看这个院庄，倒是个大户人家，咱们且进去询问一声，能在里面最好。不然也与他说明原故，寻点饮食充饥，然后再去寻找。”两人计议已定，迈步向庄前而去。不知里面，早已惊觉，犬吠之声，不绝于耳。天霸到了前面，见一带护庄河，甚为宽阔，只得高声喊道：“里面庄上有人吗？”他两人在外面喊问，里面早已来了数人，手执火把，向外答道：“汝等是哪里来的？我家庄主问你，欲寻何人？”天霸见有人答应，只答道：“贵庄可有一位学究先生，布衣布履，年纪五旬以外的人吗？”天霸正在这里喊问，忽见里面走出一个苍髯老者，身着布衫，手执竹杖。见天霸过来，将两人上下一望，说道：“汝等可是找漕运总督施大人吗？”天霸听了此言，不觉也吃了一惊。又见他气度不俗，知道是个隐士。只得据实说道：“下官实为施大人而来，但不知尊处何以知道。”只见那老者笑道：“施公午前惠临敝地，老夫尚与他杯酒盘桓，本拟屈他暂住一宵，以尽地主之意。只因他以萍水相逢，不肯久留，已于午后回去了。何以二位此时还来寻找？”原来这地方，并非别外，就是吕云章的庄上。天霸见他如此说项，以为施公又向别处耽搁，上灯时节，当可回去。吕云章道：“如此说来，真是先后一步。料想此时尚未晚膳，敝庄粗酒残肴，若不嫌弃，就在此权请充饥。”天霸道：叨扰不当，何敢嫌弃？既然老丈命食，下官只得领情了。”便随云章到了里面。顷刻之间，庄丁端出酒肴。天霸与殿臣谦谢一番，彼此饭罢，已是三更之后。天霸道：“下官冒昧造府。又扰嘉珍，惟有铭诸心版，此时未见大人，总觉放心不下，就此告别。”吕云章见他二人如此忠心，保护着施大人，重

复问过姓名，方知是黄天霸与王殿臣两人，又赞叹一回。知他们不可久留，命庄丁送过庄河，自己与天霸一拱而别。不说吕云章回庄而去。单说天霸二人，出了庄外，遥想施公早已回去，两人戴着月色，一路向馆驿而来。到了门外，已交四鼓，两人到了里面，只见计全、李昆等人已经回来，忙问：“大人可曾回来否？”计全道：“这话从何说起？我等寻了半夜，也不知大人的下落。不得已又回来询问，你忽然问几时回来，难道你送大人回来否？”天霸听了此言，不禁跌足道：“这明是出事了。”当时就将在吕云章家的话，说了一遍。众人道：“照了此说，这必是回来时节，有了阻隔。但是这地方，很不安静，设若遇见仇人，那时如何是了？今日既知这琅玕山的路径，惟有明早前去一趟，以便访个实在。”众人就此也不睡觉，等到天明，仍向沂州镇而去。不知此去可访出施公，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五七回 听言语天霸追踪 说姓名吴球交手

话说天霸等到天明，一路向沂州镇而来。到了镇口，已是辰牌时候，觉得肚中饥饿，大众仍然到了那酒馆内。小二看见，忙招呼道：“客官说到王寨主山上去逛，为何今日复来此地？”天霸随口应道：“咱此时正要前去，由此经过，特来用了早点心，好去赶路。”小二听了此言，忙道：“现在二进内，正有空桌，客官就此请坐吧。”天霸一心要问他底细，只得依他的言语，走了进来。谁知才走了进去，见上首桌面上，坐了一个黑面大汉，年约四十上下，满脸的杀气；旁边坐着一个少年小子。见天霸进来，将他上下一望，若有惊疑的模样。天霸也将他一望，遂与计全丢了个眼色，彼此目中会意。拣一桌空的，坐了下来。当时小二送上茶水，去喊点心。只见那个小子向大汉说道：“爷！咱们吃了点心，赶快走吧？听说朱二爷得彩，这也是意外之事，咱们前去看看。”大汉听了此言，连忙打了个暗号，教他不必多言。天霸等是个绿林出身，岂有不解之理？暗使何路通在门前守候，自己吃完了早点，已见大汉给了茶钱，出门而去。天霸连忙起身，便在后面追去。到了门外，向何路通说道：“这厮有几分着眼，汝且进去，命大众前来。”说着，便一直向北跟去。约走了有一、二里远近，忽然大汉转身一望，见天霸跟在后面，也就知道不妙。向着少年说道：“你我今日不利，此时仍然回去吧。想他那里，也

不能瞒我。”说着，便向东北上义路走去。天霸听得明白，一人暗道：“不怕走到天边，要想将大人藏匿，也是万难。”当时仍旧紧紧的跟在后面。复走了四、五里路，忽然想道：“我已经为他识破，此时跟在后面，他越发不露真实了。”想罢，见前面有座树林，抢一步，隐身入内，远远望那前面路径。大汉在前走了一会，回头见天霸已不知去向，复向少年道：“你这个小狗头，几乎为你误事。茶坊酒店，乱喊乱叫，就此一面言语，那厮便跟了这偌远的路程。设若为他访出朱二爷，岂不是白白的辛苦？”少年听了这话，乃道：“爷也太多心了，哪里会这遇巧？此时那厮已去，你我还是前去。听说朱二爷昨日下午时分，将这对头捉住。俺便要前去瞧观，究竟这人有多大的胆量，偏与咱们作对。”大汉随即骂道：“你这杂种，叫你不必多言，你偏在此路乱说。你道他真走了？咱们今天偏不前去。”天霸此时虽在树林，远远的听得清楚，见他不肯回去，深恐误了大事。忍不住大声喝道：“汝这狗强盗向哪里走？俺黄天霸在此。”说着，身躯一纵，如燕子穿帘仿佛，早到大汉前面，将身落定，便想动手。大汉也就吃了一惊，将身倒退了几步，高声骂道：“俺道你是个三头六臂，享这大名，照此看来，也是鼠辈。不要走，吃我一拳。”说着，举起左手，便向天霸胸前打来。天霸全不在意。身子一转，让在右边，将左手腾出，用了个劈刀削掌势，在大汉脉络上打来。大汉知道不好，收了拳爪，改作个泰山压顶，一拳向天霸顶上打去。天霸将腰一扭，让过一拳，两脚在地上一垫，早蹿到大汉的后面，飞起右腿，向大汉肋下扫去。大汉见一拳打空，知道后面暗算，欲回转身，已来不及。所幸少年看得清楚，见大汉不能招架，赶着迈步上前，用了个海底捞月的架式，将周身的气力，运于右膀，

伸开手掌，便想雕天霸的右腿。天霸哪里在意，遂将腿一缩，脚尖向下一进，认定少年手掌，踢将过去。只听哎呀一声，早已五指断落地下。少年既已受伤，不敢向前再斗，只得没命的奔逃而去。天霸正想去追赶，又见大汉转身过来，拔出腰刀，当头劈下。天霸回向大汉劈去。彼此一来一往，约有数十个照面，若论天霸的本领，早将大汉杀死。无奈他欲访问施公的消息，须得将他生擒过来，方可问个明白。彼此正在恶斗，后面计全、何路通等人，早已追到。李昆见天霸擒他不得，忙向身边取出个弹子，向那大汉的面门，泼溜的打去。大汉见天霸刀法厉害，已是兼顾不及。不提防，迎面又来暗器，一刀才架过去，忽然迎面一阵冷风，来了一个石子。晓得不好，将头向右一偏，耳旁大面早已中了一下。当时鲜血直流，十分疼痛。知道迎面有了帮手，不敢再战。随即向前一刀虚晃逃去。天霸哪里肯舍！一声暗号，众人紧紧追来。谁知大汉迅速非常，转眼之间，已被他逃入树林里边。天霸此时只急得三尸冒火，七窍生烟，也不问有什么暗器，不问深浅，蹿入林中，提着朴刀，四下里寻找。谁知找了一会，早已不知去向。只得复行出来，向计全道：“这厮不知躲到何处去了！大人的下落，他明明的知道。只是寻他不住，这如何是好？”计全道：“我看此人，也不过住在此左近。他既到沂州镇酒馆，或者那小二知他的下落，也未可知。贤弟与李贤弟且去寻他一回，若仍然寻他不着，我等仍在酒馆内聚集便了。”天霸听了此言，复又向前追去。

此时日光已经过午，计全等人，回转镇上，进入馆内。忽见昨日那个老者又在那里，彼此招呼一番，拣了副座头坐下。先把那小二喊来，问道：“方才那个黑脸大汉，与一个少年小子，在

此吃茶，我们见他甚是面熟，一时记忆不清，不敢上前招呼，此人可是琅玕山的大王么？你可晓得他仔细，可说与咱听。”小二见问，笑道：“客官是看错人了，他却也不是大王。此人姓吴名球，绰号一溜烟；那个少年小子，便是他的义子。名叫吴洪；此人以砍柴为业。平日王朗也招他来结义，他却也不肯前去。说绿林买卖，终无了局。若山上有什么疑难事件，一经招呼，定来帮助。因此，王朗知他的秉性，也就不去勉强。所有绿林中朋友，却与他皆有交情。此人离镇十里远近，有座高岗，叫做猫儿墩，他就与他义子住在那里。”计全听了此言，乃道：“原来就是吴球，我说有些面善。你且去取几件酒肴，这人我知道了。”小二答应，走了出去。却巧黄天霸与李昆已走进来，计全也不动声色，命他与徐德升打了照面，众人入座，吃饱酒饭，仍然出门而出。走到僻静的地方，计全把方才的话说了一遍。天霸道：“既有此处，便好寻找了。莫若我等分头前去。”众人齐声道：“好！”就此各人前去。不知天霸果访出施公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五八回 寻黑汉力斗父子 送实信路遇英雄

话说天霸分头寻那吴球，走了有七、八里路程，果见前面有一高阜之处。天霸向前远远望去，但见周围一带，多是松林，没有什么房屋。心中暗道：“莫非是计大哥受了那小二的谎骗？这所地方多是树木，连来往客人俱是没有，从哪里去寻吴球？”正望之间，忽见林内一闪，好像一人蹿了过去。天霸便大声喝道：“你这狗头！向哪里躲僻？俺不将你捉住，誓不甘心！”说罢一个蹿身，进入林去，早又不见，天霸此时更加心急，只得穿林越树，提着朴刀，四下张望。忽有一声响动，从背后一支冷箭射了过来。天霸知是暗算，赶将身子往前一俯，用了个毒蛇出洞的身法，向旁蹿去有一丈多远，那支冷箭早落于地下。天霸转身，再向前一望，又是一个少年小子，与那吴洪仿佛相似。只听他向天霸骂道：“你这无义的死囚，俺兄弟的手指为你断落，正要寻你报仇，却好自来送死。不要走，吃我一棍！”天霸见他说出吴洪，知是他们一类。忽见他一棍打来，也就提起朴刀，举手劈去，用个独手寻王势，右手前去，左手背后，刀尖向前进上，认定少年胸口，拚力挑来。少年见这刀来得凶猛，赶将身子一转，复又蹿于林前，将天霸一刀让过。天霸见自己的刀落空，只得也追出林外，与他厮杀。谁知这少年身体异常灵便，等你进去，他便出来。等你出来，他又进去。就此来来往往，把天霸急得大叫连天，做了个

“英雄无用武之地”。突然心下想道：“我何必一个人在此与他纠缠，谅这小子也无什么本领，且将他置之死地，然后再去寻那吴球。”主意打定，故意这次用了足劲，举起朴刀，穿入林内。那人依旧蹿跳出来，天霸在林内也不追赶，随在身边，掏出金镖，对准少年打去。那人在林外，不见他追来，心下已是疑惑。赶着回头望去，一镖已到了面前，说声：“不好！”右腿上已中了一下。哎呀一声，栽倒于地。天霸见一镖已经打中，正欲上前摆布，只听得大吼一声道：“黄天霸休得逞能，连伤我二子，怎肯甘休？”天霸吃了一惊，掉转身来一望，原来就是那黑脸大汉，一刀已到了腰间。天霸赶将朴刀招架过去，高声骂道：“吴球你这狗才！汝不识好人，与俺交手。今日不将汝这厮生擒活捉，也不知俺的手段。”吴球听他此言，也就高声骂道：“天霸你休胡言！”两人一对利刀，杀在一处，斗作一团，此往彼来，日光早已落尽。天霸见天色已晚，想道：“自己一人在此恶斗，后面又无一人前来，虽然不惧怕这吴球，设若为他逃走，那却又费周折了。”到了此时，只得倒退了数步，取出金镖，向他打去。谁知吴球眼力甚好，见他手一起，知有利器到来，赶着向左边一让，天霸的金镖已落于地下。吴球哈哈大笑道：“汝这物件，能打别人，焉能伤我？不要走，俺的宝贝也来了。”说着袖口一扬，早有一枝袖箭，向天霸面门射来。天霸也不在意，将朴刀一起，打落一旁，天霸未见打中，只用了个虚张声势，仍然喊道：“吴球！我金镖又来了！”说着将左手故意一扬。吴球不知是计，也就防备躲让。天霸进前一步，举起朴刀，已到肋下。吴球说声：“不好！”赶着移动脚跟，向后一纵，退去有一丈远近，天霸一刀仍未斫到。彼此正在拼力恶斗，却好关小西与何路通已到，远远向天霸喊道：“黄贤弟！不

要将这厮放走了，愚兄等前来助你。”说罢，扑扑两个都到面前。关小西将倭刀一摆，杀上前来；何路通双拐一提，紧紧地拐下。吴球见天霸有了帮助，知道难以取胜，不禁大声喊道：“汝等这狗类，也非英雄好汉，一人斗俺不过，便添了帮手，俺今日放你去了。”说着撇了众人，复行穿入树林。此时天霸见天已不早，虽然有点月光，究意不比日间，可以入林追赶，只得在林外大骂不止。何路通道：“黄贤弟且莫焦躁，这人不过躲入里面，俺去寻个火种，将这松林烧着，看他到何处躲避？那时将他捉住，再要他交出大人。”你一言，我一语，在此叫骂。

谁知路旁，喘吁吁的走来一人。听见众人说大人二字，连忙问道：“诸位在此何干？方才所说，可是淮安漕督施大人么？”小西一听此言，赶将那人一望，虽是看不明白，隐约之间，好像是个喽兵装束。忙道：“俺等正是寻找大人。汝是何人，前来问俺？”那人道：“众人且莫问我，究竟大人与你们在何处分手的？为何此时寻访？若说明来，大人自有下落。”天霸忙接口道：“大人是昨日早间，由琅玕驿起身的，一夜未曾回去，我等有保护之责，安得不来寻访？偏生遇着这对头，他知道大人的下落，再也不肯说出，故与这厮打了半日。现又为他逃入树林去了。汝果晓得，赶快回明俺等，将大人救出，随后自保举于你。”那人听了这言语，不禁失声道：“小人跑得苦了，这也是大人命不该绝，因此得遇众位老爷。但不知这里面有黄总镇么？”天霸见他问到自己，忙道：“俺便是黄天霸，汝有话赶快说来，大人究竟性命如何？”那人道：“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且到前面，小人当告诉明白。”说罢，匆匆地便向前走了去。众人见他言语实在，也就一齐在后面跟来。约走了一里多路，见旁边有座古庙，那人将庙门推开，

让众人进去，然后将门关上。到大殿之内，趁着月色，向天霸等人纳头便拜，众人甚是诧异。小西道：“汝这人姓甚名谁？何以知道大人的消息？此时见面，又何以行此重礼？从实说来，好与咱等明白。”那人道：“小人不是别人，就是大人在江都任上捉住的那个王雄。只因近日在琅玕山上栖身，昨日奉令下山差事，晌午回山听说：二大王朱世雄将总漕施公捉住，现在吊在茅厕，使他先受些秽气，然后剖腹刷心，为绿林中朋友泄恨。小人听了此言，吓得魂不附体，赶紧销差已毕。到那厕屋里一看，果见施大人吊在那里，已是个半死的样子。当时欲想救他，又困一人乏力，救他不出。只得想了一法，如此这般，问明了首尾。”说着，就将酒醉喽兵的话，说了一遍，然后又说道：“黄总镇！这事万不可迟延。今夜大人睡在暗室里面，遥想尚不碍事，但是明早便要前去。方才那个大汉，与我们山上大王很有交情。但是这大汉，何以认得山上的大王？”不知王雄说出么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五九回 众好汉回转琅玕镇 三英雄潜入朝舞山

却说天霸见王雄说出施公下落，遂问：“吴球何以与山上大王有交情？朱世雄又从何处捉住大人？”王雄道：“这吴球虽是个砍柴的樵子，心地却是甚好。虽有一身本领，却不肯落草为寇，他此时怀恨恩公，大约也是平时王朗等说起，大人专与绿林中作对，害了多少英雄豪杰，所以他不服这气。听见朱世雄将大人捉住，也就要去看望。为今之计，若能够将话说明，告知大人是为国为民，并非与强人作对，能将他疑心除去，请他同到朝舞山去，大人保管是万无一失。”天霸道：“他今与我杀了半日，此时即便前去，他也未必相信。而况他出没不定，虽知他住在猫儿墩，方才那树林一带，也不见有房屋，叫俺何处寻他？此时不知大人便了，既知大人在这朝舞山，拼着俺这本领，哪怕他有千军万马，俺也要将大人救出。你且将路径说明，俺此刻便去是了。”王雄道：“小人岂不想如此？只因那座山头，十分险峻，由此前去，有十数里宽河，方可到得山下。上岸之后，尽是小路，就连我们本山的人，尚难出入。昨晚朱二大王，就是在吕家庄前面树林，将大人捉住，从后山河路乘船上山。总镇此时若冒险前去，设若误入他埋伏，那时岂不误了大事？且设法将大人救出，随后自然知道。但这山头，虽比不得琅玕山高大，也是非比寻常。论你三人偌大的本领，这道宽河，今晚皆不得进去。若由后山上去，那路

更绕远了。我现在信已送到，此时还须赶回山去，惟恐大王查问。”说着，匆匆的要向外去。天霸一把揪住道：“你这人太无见识。方才说河面宽，不得过去，难道你来去多是半飞的吗？”王雄道：“我岂不想带你们进山。只因我来时节，偷了一面腰牌，下山有事。此时回去，喊那渡船，只要将腰牌取去，自然无事。你等又无这凭据，山上查得又紧，何以混得过去？若到明早，将木排推下，趁那无人时节，穿了过去，躲在那僻静地方，等到晚间进去。那时我出来接应，人不知，鬼不晓，将施大人救出，岂不是好？”天霸听他此言，虽是有理，总之心在施公身上，恨不得立刻救他出来。登时向王雄说道：“你此时快快回去，告知大人，说我等明日定来便了。”说毕，放了王雄，只见他匆匆开了庙门，回山而去。

此时已交三鼓，三人肚中甚是饥饿。天霸道：“计大哥等人，不知向何处去了。照此看来，今夜是来不及前去，总是明早的事件。此刻须要将计大哥寻找，找个地方充饱肚子，然后方好计议于事。”说罢，三人出了庙门，不问东南西北，顺着月光，一路走去。行不多远，忽见前面来了一伙人，三人疑惑是吴球的党类。正欲上前去问，对面一个哨子，早打了过来。不是别人，正是计全与李昆、贺人杰一众人等。天霸见是自家人，连忙招呼道：“计大哥！你们到哪里去的？听我一人杀了这半日，方才将大人的下落问明。这是什么办法？”当时聚在一处，便将王雄的话说了一遍。计全道：“我们这山东道上，但知有个琅琊山，谁知道又有朝舞山？但不知这姓朱的又何以与咱们有仇，还是在这山上闻信，说大人到此，下山将他捉住？抑是由远处跟来，将大人捉住，然后奔逃上山的？若是由远处跟来，不但大人有了下落，恐

那个案件，也在这人身上。你可曾问明这王雄？”天霸道：“小弟也是这般想法，正要问他，怎奈他立脚不定，说此时要赶快上山，惟恐山上查出，那时误事不浅。因此未曾说明，他便去了。但是大哥等在何处会见？为今之计，如何前去？既然王雄如此叮嘱，除却天明，谅难到他的山上。咱们此时又饥饿了，左近一带地方，可有处买点饮食？”计全道：“你因这事，倒把方向忘却了。由猫儿墩一路穿小路而来，走过这处树林，不就是琅玕驿么？无论何处，此时夜半更深，也没有吃物买卖。不如仍到馆驿饮食了。”天霸向四下一望，果然不差。当时随着大众走过树林，但见前面瓦屋如林，知是到了驿馆。众人进得门来，施安早来询问，天霸又将王雄送信的话，说了一番。便命他去做面饭。稍停，做好出来，众人饱餐了一顿。然后天霸说道：“今番前去，除小弟与贺贤侄外，须请何老哥同去一趟，方觉妥当。”何路通本欲前往。乃道：“贤弟本领虽佳，但那水面的工夫，未曾习过。愚兄此去，正可助一臂之力。”说着，三人带了干粮，天霸命计全等人在河岸一带接应，吩咐已毕，已交四鼓时分。顺着王雄所说的路程，一路飞奔而去。却巧五更的光景，已到了朝舞山下。但听水声潺潺，周围一带，有十数里河面，绕住山根。天霸道：“这一道宽河，哪里有什么木桥？除非摆渡，方可过去。”正说之间，见对面岸上，隐隐约约有三、四个喽兵，在那才排上面，好似撑篙的一样。天霸连忙问道：“何二哥，你看对面何事？”何路通道：“俺知道了。只因这河南太宽，摆渡又费周折，若造木桥，又无此工料，必是用篾缆将木头编好，从那边撑转过来，编成了一个极大的浮桥，便人行走。你看前面已到了河中间了，我们在此也不能立足，莫要被他们看见，反为不美。”说着，拖了贺人杰并天霸，到了树

林里面，藏着身躯，向对面望去。不多一会工夫，早见两个喽兵，将一座木排，撑过岸来，然后由浮桥上，如飞似的又跑了过去。何路通道：“我们趁此，可以过去了，再返，有人过来，便不佳妙。”说着，举步向前，运动提功。顷刻工夫，由那木桥上过去。天霸见人杰年纪尚幼，深恐他不知利害，一时粗心失足落水。只得退后一步，命他先行过去，然后自己过去。三人到了前，天色尚未大亮。也有个理解说：日落时，浮桥起去，山上的人，便不得私下去闲游，外面进来的人，也就便于稽查。五更时将桥放下，山上物件，方可着入到那沂州城内去卖。再说那山上，毫无动静，天霸向着何路通道：“你两人先在那树林背后藏躲一会，俺进去先探个消息。如能会见大人，就此将他背出，也免得惊天动地的，为人知觉。”说罢。一个箭步，早上了树头，以上视下，向山内仔细一望，但见有三座关头，头一座的关头，甚为雄壮。却好把守的喽兵，不在此处。天霸看明路径，即由树林穿入里面。不知天霸进去，救得施公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六〇回 入山寨窥望雄关 杀仇人邀请好友

话说天霸见关内喽兵不在那里把守，即用一个躡身，到了里面。只见头关之内，一个大大的兵房，约有四五千喽兵，睡在里面。兵房一带，皆挂着那弓箭之类。当中六扇屏门，门上皆钉了些铁钉。绕过屏门，有个极大的院落，两旁栽了些树木。天霸向前走去，约有两箭远近。复有一座牌楼，周围一带，皆排列着枪炮。当中一门，将倒刺钩钉得密密层层，关闭在上面。门前一连六层坡台，皆是青石砌就。两边又有两座兵房，无非是喽兵把守所在。天霸正往前进，见有这个所在，知道是第二座关了。若想由当中进去，门既关闭，自然难入，只得复将身躯一纵，蹿到那牌楼顶上。两脚尚未站稳，忽听咯咋一声，兵房门里早来了一人。天霸吃了一惊，所幸此时交过五更，天将发白，那个月光正暗下去，猛然向黑里望去，尚辨不清楚。天霸只得将身子缩小，将牌楼的横额遮住自己。只听下面人说道：“王三，你也该起来了，今日是你的班期，少顷里面有人出来，见我们还不开关，岂不又是倒运？三位大王连日正喜得不亦乐乎，终日饮酒喝叫。昨日李头目回来晚了，大大王问他在何耽搁，他说老子开关开迟，以致过河不早。大大王就迁怒到老子身上，将差额除去，还打了四十大棍，欲将我治死。幸有智大王说情，保了性命。我看你早些起吧，现在已不早了。”说着，好象小解似的，过了一会，复行进去。

天霸听下面无什么动静，仍就转身向里望去。谁知二关之里，又是三关之外。里面所有埋伏，迥非头两关可比。一带空地，约有一里多许，地下连一草一木都没有。一平阳，好似铺就的一般。顶头一连三座大门，皆用铁皮包就，也是两座兵房。兵房里面，灯光雪亮，将一座九层台阶，照得明明白白。每层台阶上，皆设着橧木滚石，当中一座大炮，高悬在半空，四面皆置就车轮炮。若有外人进来，只要将车轮一开，四面八方，皆可照打。天霸细细看去，劫晓得它的厉害。但地下如此平稳，不知下面埋着什么物件。正在为难，忽然左边来了一个灯笼，一人在前，两人在后，且说且走。说到施公在石室里饿了一夜，打量不曾死，也有八九分没气了。听说方才大大王下令，命人去看他，如已经要死，便将他拖到聚义厅前，照着智大王所定的，将他开边刷^①。一人分做两个，把所有的心肝五脏，俱皆取出，遥祭那班朋友，为绿林中报仇雪恨。谁知道不但未死，且比上山时十分精神，听说他还大骂大王呢。这不是件奇事吗？后面两人答道：“施公究竟何如？”三人你言我语，已到关口喊关。天霸再细一望，原来左边有一条极窄小路，曲曲弯弯，直抵第三座关下。天霸方才省悟，它中间这条路，尽是埋伏，若不知它的路径，定然遭它暗计。当时听了此言，知施公仍然无恙。看看东方已经发白，心下急道：“这三个死囚还不出去，再迟俺便不得进去了。”正急之间，忽听呼隆一声，关上横门已经开下。一声响亮，关门大开，三人走了出去。天霸趁着此时，蹿身下来，由那条小路，飞奔而去。到了前面，却是一个小小的铁门。天霸在前正想摇动，忽然里面有人

① 刷（zhǔ，音主）——用刀斧砍。

一推，将门开下。天霸吃了一惊，赶着一个箭步，将身蹿到上面，谁知里面那人，早已看见。低声喊道：“黄总镇，小人在此。”天霸见有人招呼，低头向下一望，乃是方才送信的那个王雄。也就飞身下来，向他问道：“大人究竟怎样了？你何故此时出来？”王雄道：“小人幸亏早到山上，不然几乎为大王查出。却好我上山时，已是三鼓以后，到了暗室里面，才将总镇的话，回明大人。聚义厅上查问，说大大王立等大人到厅上问罪，幸亏回了一番言语，方才挽回。直至五鼓以后，始行安静。小人怕总镇已到山上，冒险前来，唯恐有误大事，因此随那采办的喽兵一同出来，却好在此遇见总镇。就此尚无人知觉，赶快出去。山外左边有五六里地方，有个马房，是从前盖的，现在破坏不堪，久无人到，大众可在那里藏躲一天。到了二鼓以后，再由这一路进来，小人总在这里接应便了。”天霸听他所言，又见天色欲亮，只得说道：“大人在那里，我便不去了。但是这里面路径不熟，夜间前来，又多一番周折，汝必要到此方好。”说毕，仍由原路，出了头两座关头。只见那浮桥上面，已有许多人来往，所幸相离尚远。天霸赶着运用功夫，穿到树林里面，对何路通说了一遍。依着王雄所说的那个马房，一路而来。果然走了六、七里路，渐渐离后山不远，却有一所破屋。四面八方，无人来往。天霸道：“想必就是此处了。”说罢，当先到了里面。何路通与贺人杰两人，也就随着进来。但见些朽坏的马槽，余下也别无物件。当时三人便在里面藏身，专俟二鼓以后，便去干事。

话休烦絮。单说曹勇自从施公捉到山上，喜得眉飞色舞，更兼智明要报关王庙大仇，更见十分高兴。一夜之间，叫唤兵到那房里，去了几次，皆见施公精神陡长，毫无受苦神情。曹勇见喽

兵如此回复，向着智明说道：“这施不全究是何人转世，便如此强硬？从昨日下午被捉，到此时，未进饮食，而且被捆受苦，仍然不见伤损。照此看来，虽饿他两三日，也不得就死。咱们此时正在高兴，何必要到那地步方才下刀？此时将他拖来，照着你的法则，由脊背下刀，用那开边刷格式，送去他的性命，岂不爽快？”智明道：“大哥有所不知。这赃官既来山上，若是咱们自家处死，即便说与人知道，绿林中朋友，也未必相信。咱们山上的威风以及朱二哥英名，也不能大振。在小弟看来，莫若等到天明，命喽兵赶到琅玕山，将那王朗这一班英雄，请至咱们山上，饮酒杀人，使他们亲眼看见，随后也见得咱们公道。便是日后绿林说起，也皆称赞。”曹勇听了此言，不禁大笑道：“还是智贤弟言之有理，此时可教这赃官多活几时。”说着便命了一个小头目，等天明开关，由山后小河，到琅玕山去请王朗。我且将他摆着再叙。

再说飞云子得了琥珀夜光杯，自己便匿迹京中，打探事后的消息。到了次日，听见街坊传说，昨日大内里面丢失宝物，现在皇上召见施公，命他捉拿强盗。飞云子听了说道：“施不全你也太糊涂了。天下事，你可奉旨承办，这件事，也要追究，可知我此次前来，也是你种下深仇，用这事来害你，莫说你倚仗的这一个黄天霸，便有十个黄天霸，能奈我何？既是你为这案出京，我虽不做你的对，那王朗面前，也不能不去交代。”到了次日，果然施公回任。他就跟了施公后面，一路由那山东而来。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六一回 献宝杯云鹤说威风 报喜事王朗消仇恨

话说飞云子得了琥珀夜光杯，随着施公到了山东，将宝杯交下，远走高飞。忽见施公在琅琊驿住下，知道他为访这案件，也就自己找了客店住下，夜间出去探访消息。你道他为何不就去寨中？只因他并非是杀人放火的强盗，知道施公是个好人，此次进京，也是出于无奈。总因他有这身本领，加之王朗又有深交，若不去，反说他失了义气。此时施公在此，深恐一到了山上，王朗复将他绊住，同害施公，故此想暂避一时。不料到第二日，施公就为朝舞山捉住。飞云子得了此信，心下想道：“不趁此还了这事，随后事件愈加多了。”次日，便回到琅琊山上。早有喽兵去禀知里面，适值王朗与一班强寇，在聚义厅上会议。喽兵说道：“现在云老爷已上山了。”王朗听了此言，便起身来至山前。早见飞云子到了关口，彼此见面，携手而行，直至厅前坐下。王朗首先问道：“兄长此去，事件何如？前日曹勇大哥还着人来问，究竟这件宝物，可曾到手？”飞云子道：“来是取来了，不是愚兄夸口，非有通天的本领，也不能得此宝物。自从那日离山，到了京中，已是正月十四。北道上虽走过几次，京城里却未经久住，那大内里更未去过了。那日晚间，先在琉璃胡同，寻了一家客店住下。到了三更以后，窜出了寓所。那街坊上面，还是来往的行人，加之月色又好，两边的铺面，所有灯球、点得如灯山一般。当时

内宫太监，也有出来观灯的。愚兄便随他们混入里面，将路径看熟，以便次日动手。十五这天，由早至夜间，满街闲人，络绎不绝。那些灯光，也说不尽五光十色，天上人间。凡到一段街坊，皆有那武职巡察，愚兄也就在各处游玩了一回。到了三更以后，方渐渐稀少游人。此时见天色不早，也就不回客寓，直向大内而去。到了里面，谁知许多穿宫太监以及值殿侍卫，仍在那里看守。愚兄那时便穿在屋上，听下面的动静。那时午门外转了四更，这许多人始纷纷退去。末后来了个掌院太监，向那二人说道：‘汝们在此看管一会，少顷五更，便可换班，免得此时收去，明日又要费事。’说罢，他也去了。愚兄仍怕下面有人，赶即将瓦揭去两片，向下面一望，那看管即两人，已在那里吃酒。虽然此时尚未走尽，若不趁此下手，便永久不得到手了。只得用了个缩身法，将身钻入里面，蹿到供桌面前，正要动手。无奈皇家宝贝，摆满案前，早不知这杯子设在何处。但见那二十四碟的果品，全是些珊瑚翡翠玛瑙水晶洗就的器皿；还有些核桃大的珍珠；酒杯大的猫眼以及乌金盆、铁珊瑚等类，无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那时见有许多宝物，其中独无这御杯，要正移步细望，那帮看守的人，已站起身来。愚兄彼时急中生计，赶用了个鬼招手法，右手一起，将御案前两副烛台，全行掀熄，即由桌上穿到上手。果见正中间有只雪亮的酒杯，杏黄颜色，润泽非常。就此顺手取在手中，仍由那原来的瓦屋，钻到上面，回到寓中。刚欲动身，已交五更了。”说罢，将那夜光杯取出，递与王朗。王朗接杯手中，细细的一看，真是有生以来，目所未睹。这杯子规模，比寻常的酒杯略大一套，现出一种鹅黄的颜色，既薄且静，与鸡蛋壳子相仿。上面镌的一派山水，由山水里看去，如吞云吐雾仿佛。两条

龙盘聚在里面，鳞头爪牙，无不活现。王朗夸奖了一番。一面令人摆酒，为飞云子接风；一面向他说道：“这件宝物，非寻常可比。兄长既然取来，也该命人到朝**徧**山去，将盖世大王曹勇并朱世雄、尹朝贵、智明等人，请到山上，珍玩一番。然后送到齐星楼上最上层，以杜人来盗取。”飞云子尚未答言，只见一个喽兵跑上厅来，向着王朗说道：“禀大王，朝**徧**山大王，派了头目朱童，前来请大王上山，说有天大的喜事，在明日去做。大王去与不去，还请示下。”王朗笑道：“曹大哥你也太鲁莽，你那里的喜事，总比不得摇用夜光杯重大。既可施不全报仇，又得了这件宝物，岂不喜上加喜？”当向喽兵言道：“汝且命来人进来，咱们有话问他。”喽兵答应下去，顷刻将朝**徧**山的人带上。王朗问了一遍，不禁拍案大叫道：“这可算一时双绝！咱们去盗此杯，也不过为施不全这一人，现在人杯两得，真乃意想不到。”随即向飞云子道：“不料兄长去后，曹通又命朱世雄入京追赶，也不过为施不全这一人。现在仇人见面，正好为众英雄报仇雪恨。曹大哥既来招请，兄长也该前去一趟。”飞云子听了此言，心下说道：“我当初本与他说明，将杯盗来之后，随我走往他方。他此时却不提此话，现在若遽然说明，反而不得走脱。”当时笑道：“朱贤弟此次也吃苦了，贤弟且与来人同去。愚兄稍息征骖，明日定到。这御杯既交与贤弟，愚兄之事也毕，自落得去看一看喜事。”原来飞云子这句话，却暗藏别见，王朗此时正是高兴，全不以此言留意。当即笑道“这宝贝既到我山上，理应镇压山头，只好等大众前来再看了。”说罢，命喽兵将楼门开下，自己上楼，将那琥珀夜光杯收藏在顶一层之上那个八门柜内。然后下来，陪飞云子吃了酒席，遂与朝**徧**山的喽兵下山而去。这里飞云子见他去后，

回到自己房中，将随身物件，打了个包裹，也就不辞而别。就此一去，直至大破齐星楼，方有交代。

且说曹勇打发喽兵去后，直至上灯时候，又向智明说道：“王朗离此也有数十里路，今日晚间断不会前来，你我此时何不到暗室一走。若施不全尚有支持，便等客来，再行处治。若已经要死，莫如将他剮心破腹，将个空尸骸留放在这地，以为凭据。但不知贤弟意下如何？”智明道：“俺便与你去，将他数说一番，问他破关王庙的英雄何在？现在既已到此，他知道是自作其孽，不可挽回。看他若何解说？我恐他此时也悔之无及。”说罢，两人哈哈大笑，一同到暗室里来。不知施公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六二回 贺人杰拚力救施公 黄天霸飞镖伤曹勇

却说曹勇与智明、朱世雄、尹朝贵来到暗室里面，先向那兵问道：“你在这里看守了两日，施不全究竟怎样了？”喽兵道：“捆在这里面，虽是动弹不得，但有一层，令人可怪！饿了一日两夜。居然毛皮不变，一点伤损也没有，终日里仍是骂不绝口，连小人都为他骂厌了。”曹勇大怒，便与尹、朱说道：“不待王朗到来，你两贤弟，可就此动手。”说着，只见朱世雄、尹朝贵两人，一齐答应，走到里面，早将施公平进出来，一溜烟来到聚义厅，将施公掉下。早见曹勇问两个喽兵，端一口油钵，一张大凳，所有那麻绳钵头以及火炉柴炭之类，无不各备齐全。然后曹勇又命那宰坊的喽兵，先将施公捆起，四马攒蹄，并在一处。正要向大凳上推去，忽见两个执刀的哎呀一声，向后一仰，早已栽倒在地，将手上那柄刀，抹去有五六尺远近，一声响，正落在智明身旁。众人不解何故，反向喽兵骂道：“包你好不济亭！未经下刀，就摔了家伙，还能干这事件吗？”正说之间，又有第二个上来。谁知尚未起身，忽又听得噗噗两声，早下来两人，高喝道：“曹勇你这狗头，敢杀朝廷的命官，俺黄天霸来也！”说着，就是一刀，向曹勇砍下。众人不提防，忽听黄天霸三字，如霹雳一声，所有喽兵，没命进去。此时智明虽在后面到了这地步，也就不能不去动手。赶即跑到前面，将上面一把虎皮交椅抢在手中，便来与天

霸抵敌。谁知天霸一刀向曹勇砍下，曹勇也是个手无寸铁，仗着身体灵便，用了个燕子穿帘式，两足在下一垫，早到天霸背后。顺手将回一弯，在地下把成兵扫去的刀，拾在手内，便想赶到施公面前，一刀结果了性命，然后再与他斗。说话之间，前面厅口，早已进来一人，双锤一摆，认定曹勇打下。曹勇看得亲切，急架相迎，尹、朱二人看见来人，已为他两人接住。趁此便飞到面前，各取自己的兵刃，一个飞抓，一个单拐，抢在手中，复奔到厅上。高声喊道：“大哥且莫惧怕，俺两人家伙来了！”说着，又直奔天霸。天霸此时，见三人敌他一人，明知贺人杰已到，深恐为众人缠住，不得分身。设若有人将施公结果，那时如何是好。不禁大叫道：“贺贤侄！不将大人保出，在此恋战什么？”这句话，把贺人杰提醒。一手舞动飞任，把曹勇的刀紧紧过住，一手便将施公身上的索强，向上一提，往腰中一夹，拚力将曹勇的刀架开，蹿腾纵跳，早出了厅前。曹勇见施公被一个后生救去，这一急非同小可，赶着向后追来，大声喝道：“汝这小娃，胎毛未净，竟敢与格作对！不将你这厮杀死，不能占这山头。”说罢，也就赶来，穿房过屋，向他赶去。贺人杰见他来赶，虽无惧怕，只因腰间夹着施公，不能自便。还未走出第二座关寨，后面曹勇已到，只听他高叫道：“前面喽兵，赶快放箭，莫要将这厮逃去！”一声招呼，那守关喽兵，早已得信。见一人将施公夹住，向外奔逃。知是他手下勇士，当时矢如雨点一般，向贺人杰身上射来。此时，前有喽兵，后有曹勇，仗他有通天本领，总不能与这乱箭相敌。贺人杰知事不妙，忽叱咤一声，复行杀入。里面，黄天霸与尹用贵、智明三人战在一处。见人杰已经出去，也就无心恋战，一刀将朱世雄的飞抓开去，撇开众人，撒腿就跑。所幸出了厅外，便见那

个铁板腰门，开在前面。审过前面，已见贺人杰为乱箭逼住，不得上前。黄天霸到了此时，只得将金镖取出，相隔有四、五箭远，对定曹勇一镖打去。曹便此时一个正与人杰恶斗，见他复转身来，与自己拚力，将身一口大刀一摆，对定锤头招拦格架。二人正是要你死我活，不防着后面暗器前来。一刀将锤头格开，正要还手砍去，忽觉脑后冷风一阵，一物打来，晓得不好，赶用一个进身，奔到旁边。哪知已来不及，哎呀一声，肩头上已中一镖。天霸见已打中，随即一个箭步，到了跟前，便想再砍一刀，送他性命，忽听后面智明喊道：“王大哥！快来助战，莫要为这厮走了。”说着，对面来了一个人，如风驰电掣一般。从关头忽然飞下，手执连环枪，向天和便刺，贺人杰见曹勇中镖，便想就此拨箭奔逃。无奈智明等见有人来，将天霸敌住，也就一拥上前，来阻人杰，此时把天霸与人杰等，团团围住。不知天霸等果否能杀出重围，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六三回 出重围人杰失路 渡宽河王雄驾舟

却说贺人杰见曹勇中镖，正想就此杀出重围，忽见对面又来一人，年约四旬以外，手执连环枪，将天霸敌住。后面智明等人，又复涌上。虽然拚力冲突，只是难出重围。危急之间，忽听叱咤一声：“贺贤侄勿得惊惧，俺何路通来也。”言里，只见朱世雄栽倒地下，眼角上面，流出飞红。何路通双拐并施，早把智明战住。贺人杰见有人帮助，赶着一锤，将尹朝贵开去，转身向外来打喽兵。顷刻之间，已杀出一条血路，掉身往上，站定关头，一路飞奔出去。无奈昨夜到此，虽是五更天气，月色微明，从那浮桥而过。谁知此时这一阵恶杀，早已将方向忘却。出了山下，不向原路走去，却向山后而来。一气奔驰，约走了有八、九里地面，看见树林丛杂，不辨东西。心下明知走错路径，想再寻原路，又恐遇见了强寇，厮杀起来。那时复又入重地，只得穿林越树，向后逃奔。又走了二三里路途，方将树木走遍，以为可寻大路。再朝前一望，不禁失声喊道：“大人！大人！天绝我也！”乃是白茫茫一道大河，横于前面，河内连一舟一筏俱无。再朝那树林内望去，所幸敌人未来，只得将施公从腰间放下，喊了两声，方才苏醒。见有人杰一人在此，忙问道：“黄贤弟到何处去了？此时离驿馆还有多远？后面可有人追来？设非众人前来，施某久经已没命了。”人杰见施公尚可能言语，乃道：“黄叔父尚在里面，是千总

将大人救出的，但是走错了路途。前面这河阻住，设若有人追来，那便如何是好？”施公听说，向前一望，也就吓得哑口无言。过了半晌，向人杰问道：“何贤弟也曾到此，何以不见前来？若他能来此，你我便可有命。此时走入绝路，且让我在此少坐，汝可向沿河一带，寻看寻着。若有什么渔船，无论何人，先给他些银两，渡过此河，再灭此山寨。”人杰也是没法，只得依着言语，向前寻找。走了不上半里多路，见那芦滩里，出来一只小船，只有一人把舵而驶。人杰喜出望外，正要向他喊叫，只见那人远远的招呼道：“岸上这人，一可是救施大人的么？前面不能回去，赶快由这里下去。”人杰听了此言，疑惑是山上的喽兵，用这话来哄骗，反而不敢答应。再到前面一望，不是别人，正是昨日送信的王雄。连忙地答应道：“施公正在此处，汝可将船拢岸，我去请来。”说着，飞奔就走到十原处，禀明施公，一同到了岸口。搀扶上船坐下，此时天色已将五更。王雄一面撑篙，一面向贺人杰问道：“老爷们昨日五更到此，黄总镇渡河前去，偷看路径，若非小人细心在那里等着，请众人在马房里去躲，日间便立身不住了。及至到了晚间，曹寨主要摆布大人；智明还想等个客来，再来动手。那时小人倒甚欢喜。若能再停一个更次，黄总镇与老爷们便可进去。那时人不知鬼不晓，将大人救出，岂不是好？偏生那该杀的尹朝贵与二大王，噜噜苏苏的，说了许多的话，把大人便抬出厅前了。小人见刀又拿出，锅又抬出，分明是没命的了。那时眼泪直向肚内流出，恨不能代大人受罪。欲想去杀曹勇，无如又没有本领。正在无法之时，忽见老爷与黄总镇已到，小人又欢喜。忽然对面又来了帮手，此时小人如淋水一般，浑身乱战，怕老爷敌他不过。急中生计，赶着又由便门出了后山，驾了这小

舟，预备过河，奔到馆驿送信，请那几位老爷们前来接应。不期在此看见，这是朝廷的运气，大人的福泽，绝处逢生了。”说着，那船渐渐的已到对岸，还未撑篙，只见那对面来了数人，一见施公，齐声喊道：“大人受惊了！卑职往救来迟，身该万死。”贺人杰再为一望，却说计全、关小西等人。自从天霸走后，昨日一天，未得回信，故此众人齐来探访。黑夜之间，不知路径，此时方才到此。大众见了施公，便向人杰问道：“贺贤侄！你何以一人在此将大人救出？黄叔父、何叔父两人向哪里去了？”人杰道：“他两位现今尚在里面，不知胜负如何。众位叔父既来，大人便交代众位了。小侄此时尚要前去接应。”说着，李昆便将施公搀扶上岸，与众人保护回到馆驿。忽见王雄说着：“贺老爷，山上去不得了，小人舍命前来，山上喽兵，也有看见。此时小人回去，岂不遭他们毒手？而且黄总镇战了这半会，现在天已大明，他岂有不杀出之理？老爷何必再去？”李七侯听了此话，知他不敢前去、连忙说道：“汝且同大人前去，这篙子交与我便了。”说着，跳上船头，将篙子一撑，早去了一箭之地，直往山前而去。

再说黄天霸将曹勇打伤，正要上前结果他性命，忽然来了一人，手提连环枪，与他帮助。天霸将他一望，知是个绿林好汉。所幸施公已去，何路通又来，将朱世雄打伤，人杰救了出去，心中无所惧怕。当时将刀一起，对定来人，只见刀枪，不见人影，两人正杀得不分上下。何路通虽与尹前贵、智明交手，总不以两人在意。此时见黄天霸不得脱身，天又渐渐大亮，设若再有人帮助，那时虽杀个对手，何时才得出去？一时性急起来，双拐一摆，左右开弓，将尹朝贵的单拐掀格在面后，掉转身躯，来助天霸。那人一声叱咤：“该死的贼囚，何人畏汝这班死囚？俺不将你两

人杀死在此，也不知俺的厉害。来得好，吃我一枪。”说着，转身架去天霸的刀，枪尖一进，便向何路通刺去。何路通见他来得凶猛，赶将双拐用了个古字势，拚力将枪开过。三人你来我往，战在一处，恨不得你要我死，我要你亡。怎奈那人枪法精通，只见他上下盘旋，把枪杆舞得如雪舞梨花相似，力敌两将，全无惧色。又战了有一二十回合，天霸虽拚力向前，何路通已只能招架。一人暗道：“天色现已大亮，即便此时出去，那条大宽河，也难过去。不如先将这厮治死，随后再行出去。”想罢，双拐一架，跳出圈外。此时天霸一刀，向小脚砍去，那人连忙枪杆一缩，枪头往下来掀这一刀。忽然耳边一阵风声，晓得有了暗器，赶将枪杆往外一送，身子往下一蹬，那个石子由头顶过去。不禁高声骂道：“你这无能的杂种，用暗器，也不算英雄好汉。咱们一刀一枪，见了高下，方算得正大光明。这暗器能奈我何？若有石子，尽管打来，看我怕你不怕。”说罢，手提起一杆长枪，向着何路通便刺。不知路通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六四回 助曹勇王朗大施威 救天霸人杰重入寨

话说何路通一石子未能将那人打中，此时反被他一枪刺来，只得复行追进，再来杀住。天霸从昨日到此，虽然带着些干粮，到了向晚时节，已吃得干净。现在战了一夜，已是力尽筋疲，腹中渐渐饥饿。恨不得脱身回去，以后再来灭此山寨。无奈山上人并未动手，忽然来了一人，竟至如此厉害，两人杀一，尚不能得胜。此时见何路通一弹子，又未打中，不禁怒气填胸，连声叱咤。忽然后面又来了兵刃，也就呵呵的喊叫，舞动长枪，前后左右，直奔他两人的命门刺来。此时天霸不敢怠慢。将刀紧了一紧，觑定他的枪头，也是前后左右，招拦格架。二人此时正混战在一起，远远一声喊道：“黄叔父休得多虑，小侄复杀来也。”说着，人已入了重围。手起双锤，用了个流星赶月，一连两下，将那人的枪打开在旁面。赶即举动锤法，如锤山一般，只看那人打下，此时尹朝贵、智明两人，复见那个小子杀来，知施公被他救出。吓得摇唇鼓舌，惊骇非常。到了此时，又恐那帮助的人有失。只得复提兵器，赶上前来，仍然为黄天霸获住。那人见贺人杰锤头厉害，惟恐再杀多时，败战下来，反为两人耻笑。存了这个意见，也就无心厮杀，三十六着，以走为上着。等贺人杰将一路锤法使尽，末了一锤有点破绽，赶即用了足劲，将锤开去，反手提枪，穿到关外。但听喊杀之声，震动山谷，赶着此时，仍回本山去了。

你道此人是谁？却是琅玕山的寨主，镇山太岁王朗。自从曹勇命座兵去请他上山，当时便趁着月色，下山而来。到得这朝舞山前，已是四鼓以后。当时浮桥已去，那个喽兵，在对河喊了暗号，守山的人，方才放船，将他渡过。才进了关头，又听得一片喊杀之声，心下正是惊疑，忽然山里跑下两个喽兵，向着众人说道：“不好了！施不全在厅上，正要将他开刀，突然黄天霸与郑幼年后生，走到厅前，将施不全救去，欲将他带下山去。现在三位大王与智大王，俱赶了出来，在二关里面交手呢。你们把守好，莫要令他逃走，大王招呼进去放箭了。”王朗听了此言，不觉吃了一惊。喝道：“这姓黄的，大本领大胆量，他一人便敢来此。我今不到此地，也就罢了；既到山下，若让你将人救去，随后那许多大事，何能去做？”因此，不问情由，便在兵刃架上，提了一杆连环枪，纵上关头，前去却敌。不料又来一何路通，用弹子打伤了朱世雄，贺人杰依然将施公救去。此时天霸见那人已走，也就招呼一声：“贺贤侄！何兄长！你我就此走吧！随后再同这厮算帐。”说罢，二人答应一声，噗噗早已身起半空，跳过了第二座关寨。接着，何路通、贺人杰亦是跟随出来。三人来至山下，天霸赶着问道：“大人哪里去了？”人杰道：“计叔父已经接去。现在李叔父也在这里。前面那浮桥已走不过去，随我前来！”说着，飞身在前引路。不多一会，已到岸前。李七侯见他三人前来，赶将篙子一撑，靠在岸上，三人噗噗上了船头，一直向对岸过去。天霸问了人杰，方知这船只是王雄得来。不多一时，弃舟登岸，已是日出东方。一路而来，直至向午时光，到了馆驿。

此时施公诸人，在馆驿中，正拟着人来探问。见他三人均已回转，方始改忧为喜。早有施安送上茶来，为大众梳洗了一回。

进了饮食，然后施公向王雄问道：“汝尚天良不昧，记得前情。本院回任之时，代你保举一言，给你个小小的官职，也不负你这一番美意。但是这朝**徧**山上情形以及手下众人名姓等，细细报来，本院好命人上山剿灭。”王雄道。“大人有所不知，这朝**徧**山上，并没有什么厉害，所仗的，不过这三座关头。平时打劫客商，却是在别处动手，便是小人从前为他打劫，也是有一无两，故一向地方官俱未得悉。大人现在欲灭此山，必先用计，把守这宽河，不得使它拦阻。然后命地方封了船只，由水路攻山，方可得计。”施公听了这些言语，正是踌躇不定。只见黄天霸向他问道：“照你说来，如此难破，方才那个用枪的强盗，岂不是他们本山的人吗？此人姓甚名谁？”王雄道：“此人也是个强盗，他却不是本山寨主，乃沂州镇那边，琅玕道过去，琅玕山寨主，姓王名朗。我们寨主，与他至好朋友，从智明到了此间，曹勇也将他请过来了，想了两天，方想出个主意，请他一个朋友，到京干事。”施公与天霸听到这里，连忙问道：“你知道他这朋友是谁？到京干的何事？”王雄道：“当时小人也曾打听，只因他们甚为机密，只是打探不出。后来曹勇又叫智明到京打听，究竟这事可办成没有。朱世雄又说，他是犯事之人，怕遇见老爷们，不大妥便。所以自己下山而去。这皆是去年年底的话。不料前日回来，在半路之间，便将大人捉住，这不是意外的事吗？”天霸听毕，向施公说道：“照此看来，那个案件，有几分在这琅玕山上了，但是这王朗十分厉害，手下的羽翼又多，一时何能前去？在总兵看来，大人此时权往淮安赴任，然后商议个妙策。”此时天霸附耳与施公细说如此如此施公但笑而已。不知天霸说的什么，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六五回 工头目倾心献策 施漕督虚己下人

却说施公听了黄天霸之言，随即笑道：“这事也可行得，但不过又要打扰人家。”你道他两人究竟何竟？原来天霸见施公不肯先行回任，须俟破了朝**徇**山，方肯回至淮安。犹恐这馆驿之内，不大稳便。曹勇今番受了这大亏，心下定然不甘，事后又必着人下山打听。若知施公在这琅**玕**馆驿，夜半更深，前来行刺，纵有人防备，只可防得一时，不能日夜守候。因思吕云章乃是这地方财主，那里房屋又多，欲请施公到他家暂住数日。一则来就近等他破山，二则来可无意外之事。就是他们大众，与强人争斗，也可放心前去。故将这话向施公说了一遍。又将前晚寻找施公到他庄上，并在沂州镇酒饭，饭馆里面遇见徐德升以及争中间座位并与吴球争斗的话，说了一番。施公道：“这吴球究是何人？何以也知本院为山上捉去，莫非也是他一类么？”天霸道：“总兵前日也如此着想，后听王雄所言，乃知这人是**个樵夫**。平日并不做强盗，此人本领也还去得。但不知他这信息从何得来！”施公听说，复向王雄问道：“汝既认得这吴球，可是不做强盗，本院为朱世雄捉上山去，他又如何得知呢？”王雄道：“大人倒不必如此疑惑。此人的本性，前夜已与黄总镇说过。至说他得此信息，他每日午后，皆向我们山上打柴，前日定是上山之后，听得人说，将施大人捉住，所以喜出望外，欲去观见，看是真假。莫说此人虽是粗

鲁，平生专抱不平。若告知他大仁大义，教他前去，虽赴汤蹈火也所不辞。”施公道：“你既说他如此好法，本院为国家出力，为民间除害，与强盗种下深仇，被强人捉去，他若稍知大义，理合同天霸等人，将本院救出，方是正理。如何他不但不去，反为要去观呢？”王雄道：“大人有所不知，所以他成了粗人。他但听曹勇平时一面之词，说大人如何贪赃，如何与绿林作对，将人捉去。所有的家财，尽行入已，仍要将绿林之家小，杀个净绝。因此他听了这话，甚是不平。一听朱世雄将大人捉住，他所以要来看望。在小人看来，此人乃一勇之夫。若能待之以恩，便可为我所用。大人能将他说之归顺，命他诈入山中，里应外合，此事无不成之理。”施公道：“本院自有章程。但不知这吴球家中，汝可认得否？”王雄道：“他住在猫儿墩地方，前日黄老爷与他还在那里斗的。”施公听罢，向着众人说道：“汝等连日已是辛苦了，此时可去歇息一番。向晚起来，本院有话吩咐。”众人见施公如此，已就猜着八分。当时天霸命金大力、郭起凤等人，保护施公，自己与众人，也就前去打盹。

闲言少叙。到了晚间，大众醒来，齐至施公前请示。施公道：“古人云：‘询于刍蕘^①。’又云：‘匹夫之言，圣人择焉。’王雄所说之言，正合本院之意。难得有这吴球，本院相请黄贤弟同王雄一行。如这人尚在家中，望即赶快回来送信，本院预备亲自前去，拚着三寸之舌，两行之齿，说以利害，晓以大义，命他投往山内，约期里应外合，将一干强盗获住，除了这沂州大害。不知

① 询于刍蕘（chúráo，音除饶）——刍蕘，割草打柴的人。此句意为：“向割草打柴的人征询意见。”

你等意下若何。”黄天霸道：“总兵等恐大人不行。”说着，王雄也到了里面。天霸便向他问说：“这个吴球，想你必是认得了。大人今想自己前去，将为国为民的话，对他细说一番，使他归顺。意欲与你同去，作个引线，你看这事可行得吗？”王雄道：“若果大人前去，小人看来，他必然一心归顺。此时如果前去，他必然在那里面。不过他那地方，不比寻常的所在，大人前去，恐未免褻尊。”施公道：“本院也不是到那里去住家，不过看他这个人，有这身本领，徒然误听人言，不能上进，故此前去劝他。一则为民除害，二则使他立点功业。”王雄道：“大人有所不知，他所住的地方，虽有地方，却无房屋。只因猫儿墩这个所在，从前有个猫精，在那树林里面，窟了极大的窠巢，青天白日，在满山的作怪。彼时被吴球父子打死，恐它窠巢内仍有余孽，因此下去探看。谁知这下面有五间大小的地方，深也有一丈多深，一踏平阳，十分齐整。他正无处栖身，见有这么大的地方，便同他义子吴洪，将这物件收拾干净，改为自己的住所，人要前去，须走尽树林，由那个方洞下去，方可入内。”天霸听了此言，不禁说道：“怪不得的日前与他交手，只不见他的房屋，但见他由树林内走来。原来他有这个所在，倒也别致非常。”施公道：“无论什么地方，本院皆去一走，以表我的诚心。”当时计议妥当，施安做了饮膳，众人吃罢。王雄便在前引路，施公带领着天霸并关小西、贺人杰两人，一路向猫儿墩而来，约至二鼓以后，将近三更，已离前面不远。施公止步说道：我们在此且住一住。王雄可先前去通报一声，说漕运总督施仕伦前来讲活。”王雄见施公待下如此，实是满心敬服。于是一人向前走到树林面前，不禁高声喊道：“吴大郎，你可在家里吗？”果有人答道：“王头目，你可以此时前来？寨主买卖

可好否？听说朱二大王昨日得了件喜事，我打柴回头，碰见刘老四，方才晓得。次日到镇上吃酒，预备茶后前去。忽然遇见黄天霸那杂种跟着，俺恐此去露了风声，误了寨主大事。不意他出言不逊，两人便交起手来。后来不耐烦与这厮动手，也就退到里面。所恨俺两个儿子，皆为他打伤。你此来干什么？可为我说明！”王雄听了此言，不知他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六回 施大人求贤枉驾 吴壮士弃暗投明

却说吴球见王雄喊他，便问道：“王头目，你此时到此何干？听说朱二大王得了一件喜事，你不在山上热闹，为何到我这里？”王雄见他乃道山上的事件，一时不便说出，更不便将施公说出。乃道：“你们寨主，虽是兴高采烈，在我看来，也不算件喜事，恐以后的忧愁愈觉多了百倍。”吴球一听此言，乃喝道：“王头目！你何出此言？幸亏你在这地方言语，若是在山寨内讲说，被几位寨主听见，岂不恼你？”王雄道：“我正为此事，所以向这里前来。我看我们二大王，虽将施不全捉住，可知他乃是朝廷的大人，平日为国为民，方与他们结下这仇恨。推他的心迹，也不过想地方上安静，杀一儆百，使人不为非作歹，做一种好人，不做那杀人放火、打家结寨之事，并非有心要杀那帮朋友。咱们这朝俊山，虽也是绿林一班，施不全又不曾与咱们见过一面，交过一言，理应各做各事。谁知寨主不知道理。自从智大王上山以来，偏把个施不全说成个人间恶鬼、世上魔王，恨不得顷刻之间，将他碎尸万段。虽是寨主想出这条妙计，命人进京，朱二大王现已将他捉住，不知皆中了智明的诡计，说是为绿林除害，其实报他的私仇，哪里是什么喜事？所以施不全上山之后，次日就为人救去，闹下这场祸来。眼见得大祸临身，你老难道不知道？”吴球听了这番言语，忙道：“你说什么？昨日俺还想上山去，看这施不全，究

竟是个什么样。怎么倒为人劫去！难道就是那黄天霸上山去的吗？”王雄道：“何尝不是！便是此人。”说着，便将天霸等劫救施公的话，告诉他一遍。然后道：“你看不是大祸么？”吴球听了此言，也就十分诧异。说道：“俺与黄天霸战了半日，虽觉本领高强，万不断他有这通天本事。你此时前来，莫非曹勇胆怯，请我上山相助？”王雄道：“倒不是这个意思。因俺有一事不明，特来请教。大凡人生在世，皆晓得善恶循环。此时山寨上既有这祸，而且这施公威名大振，是天下之清官，此时又在此间，回想当初实有恩于我，意欲去投他，实是委决不下，因此前来问计于你。”吴球听他这番言语，大喝道：“王头目，莫非疯了吗！据你说来。施不全是天下一个好人，何以绿林中提起他来便恨如切骨。况且你是个头目，他是个漕督大员，风马牛不相及，焉得说有恩于你？”王雄道：“你老哪里知道！其实施不全是屈煞了。小人若不遇他，哪有今日！”当将他在江都地方，如何为贼，如何被施公捉住，不但开恩放他，而且给钱与他，使他做买卖，以及施公断案如神、伸冤理枉、虚贤下士的话，说了一遍。吴球道：“你这话可是真的吗？”王雄道：“我今日正无主意，特来问你，哪里有句成言？我若是一派假话，肯说自己做出么？”吴球不等他说完，忙道：“曹勇、智明这几个死囚，俺老子几乎被他们误了！天下有这等好人，我还要与他作对，代他们出气，岂不是不知人事？王头目既是施大人待你有恩、理该投他前去，在此山寨中，终无了局。我吴球恨无门径，若有这个恩人，虽千山万水，也愿去投他的。”王雄见他这言语，已有投顺之意，忙道：“你老之言，可是真心吗？”吴球道：“谁与你说谎？”吴球即大叫：“曹勇等人骗得我好苦，将此等好人当作坏人，叫我吴球岂不被人耻笑！”王

雄道：“你老也不必焦躁。设若施大人到此，你可肯代他出力吗？”吴球道：“你不是说那梦话，他是个堂堂大人，我是个砍柴樵子，他如何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引路，我去投他，收做小吏，也是甘心愿意，留个好名。”王雄到此时，知他是真心归顺，不禁道：“大郎不必如此，咱实对你说：现在施大人已经来了，还不去迎接？”说着，便将自己如何搭救施公以及施公前来的话，说了一遍。吴球听了，忙问道：“王头目，你这话是真的吗？”王雄道：“谁同你作耍！我且去请来，好让你相信。”当时便飞身出来，去请施公。

此时施公与天霸等，正在树林盼望。见他前来，忙问道：“吴英雄意下如何？”王雄尚未答言，后面吴球早又跟将前来。一见施公，纳头便拜道：“小人有眼不识泰山，身该万死，此时如梦初醒，有负大人盛德。若蒙恩不弃，赏赐收留，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何敢劳人大驾！小人这地窖里面，万不敢劳玉趾。若不弃好，此去不远，有座古庙，且请大人与众英雄暂行歇步。小人取灯便来。”说着，爬起身，复向里面去了。施公见他已肯投顺，心下好不欢喜。当时向黄天霸道：“既然吴壮士如此多情，本部堂使到古庙中权行联足便了。”说毕，仍是王雄在前引路，到了前面那个古庙内。不多一会，早见吴球提着个灯台，后面两人拿了些矮凳、茶壶之类，到了里面。先请施公坐下，然后向天霸陪罪道：“前日冒犯虎威，多多得罪，还求总镇海涵。”施公道：“不知者不罪。本院昨日听见王雄一番言语，方知壮士是个清白英雄，虽与强寇往来，却是一尘不染。本院十分敬礼！即如黄贤弟、关贤弟等人，从前也是做这买卖。初时也不知本院为何人，故江都任上，还去行刺。后来为本院劝说一番，改为好人，立下

多少功劳，做了多少事业。现在身居总镇，耀祖荣宗。莫说本院敬服他，就是当今万岁，也以他为重，那些百姓们更不必说了。壮士既有此一派人材，又有这两手武艺，虽然砍柴为食，不做那强盗事业，可天地生人，皆要立一番事业，方不愧为男子丈夫。若隐姓埋名，与草木同腐，岂不可惜？而况壮士与曹勇等，尚有往来。设若他后来被擒，扳连壮士，有口难辩，势在可疑，岂不以清白的好人，入于恶党？果壮士真心向上，弃暗投明，便随本院在馆驿中暂宿一夜。明日到朝，扮山中，扮为细作，里应外合，除去强人，为地方百姓除害，然后随本院上任，商议妙计，去打琅玕山，查访那钦限的案件。不知壮士意下如何？”这番话，把个吴球说得舒心服意，哑口无言，伏于地下言道：“大人之言，句句金石。人非草木，焉有不知？既蒙大人如此提拔，小人虽执鞭随镫，皆是乐从。但今夜静更深，小人趁有器具，存在此间。大人如肯相信，小人明日早间带上小人两子，定到馆驿便了。”说着，便将两个儿子带上，为施公见礼。施公问了名字，方知这个是吴洪，那个是吴涛，然后复问吴球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果诚心归顺，即是明日前来，这也无妨。但要有负本院的来意便了。”当时王雄说道：“吴壮士决无反齿，此时请大人先行回去，小人还想在此耽搁片时，以便另想个主见，报效大人。明早定与壮士前来便了。”施公听了此言，不再追问。当时起身，嘱咐了一番。然后与天霸由原路口转馆驿。这里吴球将施公送出大门，走了二三里路，方才回来。不知他两人计议出何样妙算，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六七回 行假计入山相助 说真情回驿陈言

却说施公与大众回到馆驿。吴球与王雄两人，仍是回到林内那地窖中坐下。王雄道：“你主意是一定无疑了，但是施大人如此恩宽收留你我，若无半点寸功，为进见之礼，自己也未免无味。但不知智明上山之时，曹寨主与王寨主商议那条计策，欲害施大人性命，不知究是何事。未有数日，朱大王便下山去了，直至前日回山，便将施大人在半路捉住，你可知道这个消息吗？”吴球道：“俺虽有所闻，只因此事，与俺无涉，也就未曾访问。你近来在山，可听见琅玕山云鹤的话么？”王雄听了此言，方才省悟道：“怪不得近来到那山上，不见那个飞云子，莫非他干出什么大事来？”吴球道：“便是此人。听说是正月十五元宵佳节，到京城内，盗那什么琥珀夜光杯，来害施公。虽有这个议论，不知可曾盗来。”王雄道：“如此说来，便实在了。我想朱大王进京，也是为的这事，所以随施大人出京，将他拿去。若能将这事访明，禀明大人，岂不是一件大功？而且施大人方才还说回任后，再来剿灭这琅玕山，想必也为的这事。访明禀知大人，要在山上返寻了。我想你老今夜何不上山一走，姑作听喽兵传说，施不全为黄天霸救去，深恐山上另外出事，特来探访。曹勇见你前去，必将细情告知于你，请你助他一臂。那时便将飞云子的话，细问一遍，然后下山，到馆驿而去，岂不是件大功？”吴球听了此言，甚是

有理。忙道：“此去虽好，但是明早拿不定回来。若施大人见我不去，疑我反悔起来，如何解说？”王雄道：“这事不必多虑，咱先同你的儿子前去，将这话说说明如何？”吴球道：“如此讲甚好。你同他在此收拾，俺就此前往。”说着，吩咐了吴洪，吴涛，各将兵刃物件，收拾已毕，随王雄去投施公。然后自己出了树林，直向琅玕山而去。

且说曹勇自天霸救出了施公。腿上中了一镖，已是疼痛难忍；又见朱世雄又中了一弹，不禁怒气填胸。大骂道：“黄天霸你这死囚，我到手的功名，又被汝抢去，俺与你誓不两立了！”此时尹朝贵与智明两人，见天霸已走，只得向前说道：“大哥、二哥暂回内寨，遥想这施不全，不过在此左近，哪怕他再有多人，也经不起王大哥与飞云子两人的本领。为今之计，一面着人到琅玕山，请王大哥再来助一臂之力，顺问飞云子可曾回来。一面着人下山，打听他的下落。两位兄长在此徒骂，也是无益。”说罢，便命人将朱世雄与曹勇两人，抬至寨内。尹朝贵又在外边查点一番，但前那番喽兵，被天霸杀伤者，不下有三十人，死者倒有十余人之多，只得命人掩埋，照旧的布了埋伏。三座关头，添人把守，怕天霸等再来破寨。这些事布置已毕，方才回转里面。只见曹勇与朱世雄两人哼的不止。智明道：“天霸这个金镖用药水制就，其毒非常。所幸小弟这里，尚存了些末药，敷了上去，只要一伏时，便可无事。”当即到自己房中，取出末药，向那伤痕敷好，令他睡下，将养精神。朱世雄虽中了一石子，所幸伤痕不大，也用绸子扎好。智明道：“这皆是小弟累及兄长，目今事已至此，不去寻他，他必来寻我。不知二位兄长意下如何？”曹勇道：“方才贤弟已经说明，惟有着人前去，王大哥何以半途而去，莫非他

回去，约那些朋友吗？”他两人正说之间，只见那个请王朗的喽兵道：“大王有所不知，那个到京里去的云老爷回来了，小人到了那里，王寨主也是着人来请大人，但听什么宝杯，已经到了。”智明听了此言，不禁大乐道：“大哥不必烦恼了，此乃天助我等。飞云子已经回来了，王大哥此去，必是约他去了。此时大众且歇息一番，到了晚间，他必然至此。”曹勇听见如此，也是欢喜非常，安心歇息。谁知到了晚间，依然未有动静，心下十分盼望。乃道：“莫非王大哥惧怕天霸，不敢再来吗？他有那身武艺，平时胆量又大，何以今日如此？莫非在半路又遇见对头么？或者他是这个想头，不到我这里来，便知施不全的住处，去他那里行刺吗？”众人你言我语，只是想不出个道理。直至三鼓以后，方见那下山的喽兵，前来回信说：“小人奉命前往琅琊山，请王寨主，哪知他日间回山，便想请飞云子前来相助，谁料到房里已是不知去向。四处寻问，那守山的喽兵说：‘自从王寨主下山之后，飞云子带一人拿了自己物件，也就下来。临行时，向我等说明，寨主回山，多多上复，说我飞云子事情已毕，从此到他方去了。’因此寨主听了此言、大惊失色。疑惑他将那貌用夜光杯依旧带去。当即到齐星楼上八门柜内去看，所幸这物件尚在里面。王寨主怕天霸等访出这事，到他山上寻事，因此不敢前来，并命小人禀知大王，若怕山上有事，人少难防，就迅速将吴球父子请来，防备数日。打听施全动身，即便可以无事。”这番话，把曹勇说的没了主意。向智明道：“我们这两个山头，如何是好？”智明见他惧怕如此，深恐不替他出力。乃道：“大哥这样烦闷，还能干那事吗？小弟血海冤仇，我们去请吴球，此人本领比我们强胜几倍，何不就去请他？”正说之间，早有那守关的喽兵，前来禀明：“回

寨主，猫儿墩吴球，前来喊关，未敢放他进寨。请示下。”智明忙道：“好极。”与曹勇道：“咱们正想去请，俺同你出去迎接。”说着起身，一路出来，到了头关，赶着将关开了。吴球见是智明，问道：“智寨主，你们受惊了。小弟傍晚回家，听我儿吴洪道，朱大哥前晚回来，在半路将对头捉住，今早忽然又为黄天霸闯进关来，将他救去，还将两位寨主打伤。那里可曾报信？若将飞云子请来，大有裨益。”智明听他言语，便将飞云子盗取夜光杯前后细情，说了一遍，吴球方才明白。故意对智明道：“照此看来，大仇是不能报了。”智明道：“小弟岂不知道？只是无人帮助，也没有别法。你老哥素存好意，果能助我一臂，定当生死不忘。”吴球道：“愚弟今日即在此防备一夜，等至天明再说。”智明大喜。一宿无话，次日，吴球向馆驿来报信。不知施公若何施行，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六八回 何路通入水杀巡兵 黄天霸拚力战强寇

却说飞云子的事件，吴球打听了明白。即于次日，便下朝舞山，向琅玕驿而来。到馆驿时，吴洪兄弟与王雄早已到此，将吴球上山打听虚实的话，禀明施公，施公自是喜出望外。又见吴球到来，便问道：“壮士昨夜前去，所访之事，有无消息？”吴球道：“小人探得，琥珀夜光杯，却是在那琅玕山上，盗杯的人，已经走了。”话尚未完，天霸跳身起来道：“杯子真在此么？飞云子究是何人？有这本领？杯子究竟放在何处？这人到何处去了？”吴球道：“这人之去，连王朗也不得而知。现在王朗日夜与那班众好汉商议妙策，共图大事。”天霸道：“既然这人走了，此事倒还易办，咱们既有这许多人，又有这一身本领，他既盗得来，咱们就不能盗去吗？”复向施公道：“大人此次出京，多半为这案件，不料仍在这里破案。飞云子你究竟有多大胆量？竟敢做出这天大的事来。钦限在即，朝舞山这班狗盗，也没有什么本领。这夜光杯，既在琅玕，不若将它盗回，先销了钦限的案件。不知大人意下如何？”王雄忙道：“总镇莫小视他，可知王朗的本领，不比寻常。况那齐星楼许多埋伏，虽有千军万马，也不得进去。听说从前造这楼时，王朗求了飞云子，数月功夫，始肯将这楼图画下。真有神出鬼没之势。想这琥珀夜光杯藏在楼上。除却得了楼图，方可去破。设若朝舞山再招集好汉，联络一气，激成大祸，反为

不美。不若先将朝舞山破去，然后攻打一头，好在这山头有吴壮士内应，还怕不一战而获吗？”计全听王雄之言，颇为合理。随即向吴球耳旁如此如此，吴球诺诺答应。又带了吴洪、吴涛，回朝舞山去了。施公见天霸不言不语，不知他又想出什么主意。喊道：“黄贤弟！可恼这智明，关王庙死里逃生，还是不知悔过。复又生出这毒计，陷害本院，贤弟今晚不将此人捉来，也不消我这愁恨。”天霸听施公此言，说道：“大人吩咐如此，总兵何敢不从？但是这里须人保护。不如留贺贤侄同金大哥、郭大哥在家防守。咱们与关小西、何大哥、李七哥今晚前去，将这厮结果性命，以为百姓除害，以报昨日之仇。”大家饱餐了一顿。命贺人杰等在家，小心保护。自己与众人，带了兵刃，换了夜行的衣服，直奔朝舞山而来。

且说曹勇自吴球去后，果然末药效用甚大，到了巳牌时候，已经止痛，且可行走。向着智明说道：“吴大哥今来助我，真是幸事。恐天霸昨夜未来，今晚必来寻事。必得打听施不全的消息，方可无事。”此时吴球与他两个儿子，已经到了山上。听了曹勇之言，乃道：“寨主但放宽心，今有俺父子在此，管他三头六臂，叫他为一团肉饼。我等今晚，但开怀饮酒便了。”当时众人听了此言，甚为欣悦。惟有智明一人闷闷不乐，浑身如坐针尖之上仿佛，皆不安稳。暗中想道：“莫非今晚有什么祸，应在我的身上！不然他们俱不觉得，我何以这样难受？”也就无心饮酒，便到各处巡视一番。等到上灯以后，依然不去睡。吴球一心想将智明等人灌醉，天霸到来，便上前动手。此时见智明如此防备，疑惑他看出形迹，反而不美，不敢再饮。尹朝贵等，见智明如此，也就带了喽兵，到各处探看。谁知智明正从里面出来，黄天霸等，已

经到了山下。只因何路通与李七侯俱有水性，到了岸口，已交三鼓。知道浮桥已撤，正在钻身下水，将众人渡上岸来。忽听见上流头，咿唔的声音远远而来。李七侯眼力正足，随即向前一望，却是一支巡船，顺流而下。三个喽兵立于船中，露出一点灯光。何路通笑道：“妙也！咱们正怕费事。”便同李七侯一齐跳下水去。两人在水内，将船帮搭住，往下一拖，那三个喽兵喊声“不好”，咕咚咕咚，一齐栽入水内。何路通伸手一捞，早将两个喽兵夹住，其余那个喽兵，又为李七侯揪住。复行跳上船来，将三人杀死，摔下水去。两人一前一后，撑过岸来，渐渐离寨不远。正拟上岸，忽前面关寨上，有人问道：“来者何人？为何不打暗号？”何路通向李七侯道：“咱们未免粗心，早将他暗号问明，再结果他的性命。此时被他识破，其奈之何？”天霸急道：“问由他问，怕他什么？”说着提刀上岸。上面的喽兵，见他回不出暗号，忙将铜锣，乱敲一顿。天霸见他鸣锣报信，赶向众人喊道：“诸位！就此去吧。”说罢，关小西、李七侯、王殿臣等人，各取兵刃，到上面去。天霸本是熟路，知道头座山寨，无甚埋伏。随即带领众人，在前面引路。山上的喽兵，见是天霸，正要来阻，早被一刀一个，杀死数人。其余喽兵，只得向里面喊道：“不好了！黄天霸又来破寨了！二座关上，快放箭呀！”这派声音，早已传到里面。天霸也不问他只箭射来，放定心路，直向里面杀去。此时曹勇与智明，正在外面巡查，听见外面喊声，知道不好，即将镏金铰端在手中，复又带了百练飞抓，拼命杀出。智明也将钢刀提在手内，随后赶来。奔出三关，遇见天霸，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六九回 黄天霸大破朝舞山 何路通押犯沂州府

却说黄天霸正赶曹勇，忽见他掉转身躯，左手一抬，早把个百练飞抓，对他打下。天霸晓得不好，赶用了个倒扳桨的势，两手将刀护定身躯，脚跟向后逃起，倒退有五、六尺远近，方将这飞抓让过。曹勇见一下未中，复行飞步前进，认定天霸没命的打来。链索声音，不绝于耳。所幸天霸那口刀，十分锋利，招拦格架，便捷非常。把曹勇两膀，震得酸麻，只是近身不得，不禁失声喊道：“黄天霸！咱与你往日无怨，今日无仇，两次三番，入我的山寨，今日这一命，同你挤死了！”就把飞抓一手执定，一手镗金钹高起，双手并用，两物齐施，直向天霸没命地打下。天霸见他舍命的恶斗，一时杀得兴起，恨不得就此一刀，结果了性命，也就精神陡长，拚力前来抵敌，两个人杀在一团。两人正敌之际，那边关小西见智明来迎敌，不禁高声骂道：“不怕死的秃贼，关王庙为汝逃走，未得施刑；今又死灰复燃，在此作恶。你认得关爷爷么？”当时将折铁倭刀一摆，跳上前去，交起手来。智明见是小西，提起腰刀，便向他胸前刺下。小西将左边一让，躲过这刀，一个旁势，也就一刀向他肋下砍去。智明见他还手，当时不敢怠慢，用了个秋风扫叶势，把身体向前，手拐向后，勒定刀柄，觑定小西的刀，顶面一拦，响亮一声，火星乱迸。小西见他刀开去，不禁大怒道：“该死的秃囚，还如此猖獗，偏要看

汝这腰刀，有多大厉害。”说着，将身进前一步，舞动刀法，一路砍来。智明到了此时，已吓得心惊胆战，欲想逃走，也不得脱身。只见他上下盘旋，如刀山相似，直向自己的要害砍来。当时只得将刀握定，前后左右，拚力招拦。哪知小西这口刀，却不比寻常。碰在刀背上，还可支持；若遇着刀口，便立时损坏。智明不知它是削铁如泥的宝物，正是舍命地招架，忽然一声响亮，自己的刀，被小西的兵刃，早已削去半段，飞在空中。这一惊非同小可，欲想再斗，更是万难。只得大叫一声，转步往寨里跑去。谁知何路通看得清切，飞起一个弹子，直对他左眼打去。智明没命跑来，不提防另有暗器，一个黑影，飞到前面，正欲向旁边让去。早已躲闪不及，大叫连声，鲜红飞出。何路通见石子打中，紧追一步，双拐打来。智明晓得不好，赶着掩住眼眶，复行奔跑。谁知下面有块乱石，未曾看见，一绊一个筋斗，早已栽倒在地下。后面关小西已经追到，手起刀落，割了首级。

里面尹前贵与朱世雄得了这信，赶着拿了兵刃，飞奔出来。迎面遇见吴洪，连忙说道：“吴贤侄，天霸来了，赶快前来助敌。”吴洪听了此言，也就应声答道：“小侄来也！”说罢，单刀一摆，直向尹朝贵劈下。尹朝贵这一惊不小，喊道：“吴洪！你认错人了，咱叫你去杀天霸，怎么杀起俺来”吴洪骂道：“你这狗头，谁是你的贤侄？你还在梦中呢！实对你说：俺父亲已投顺施大人了，命我等来灭山寨，快快将头割下，让俺前去投功。”尹朝贵听了此言，方知中了他计，不禁怒道：“汝这小小匹夫，俺道你父子是个好人，故请上山相助，谁知道反去助敌，真是人面兽心！”说罢，手提兵刃，将刀开去，两人在聚义厅，便大杀起来。此时李七侯、王殿臣等人，早已进入寨中，遇见喽兵，举刀便杀。曹勇

在外面，与天霸对敌，只能招架，不能还兵。满眼望吴球前来助战，忽听后面一番喧嚷，如天翻地覆一般。一派红光，照耀得如同白日。早见来的一众喽兵，高声喊道：“大王，不好了！后寨里面火起了。”那片哭喊的声音，已震动山谷。曹勇见大势已去，再见智明已为人杀死了。此时无心恋战，只得虚晃一刀，向前逃去。天霸哪里肯舍？朴刀一舞，紧紧追来。出了关头，但见他向左角一钻，忽然不见。天霸知他有什么诡计，也就不敢前近提转朴刀，杀入里面，正拟寻朱世雄等人，杀个净绝。谁知第三座关上，火绳一亮，随即响亮一声，如春雷仿佛。天霸这一惊不小，知道是车轮炮发作。正是无可躲避，一时失措，两足站立不定，早已掉下那陷人坑内。哪知就此一来，反救了他的性命。原来那第三座关门埋伏已久，欲将车轮火炮，开出关来，去轰天霸不只因下面曹勇与天霸交手，一时不敢开放，怕伤了自家寨主。此时见曹勇逃走，夫妇复又杀人，故此用这埋伏，以便送他的性命。哪知天霸一吓，跌入陷人坑内，那许多炮子，皆由上面过去，反而未能伤损。不多一时，炮子放尽。天霸便在下面，一个纵身，复行跳上。喷烟拨雾，杀上前来。早有关小西由里面出来，见天霸在此寻觅，赶着喊道：“黄贤弟，快随我来！尹朝贵已被吴洪活捉了。”说着，只见李七侯、何路通俱皆到了。说道：“咱们到了里面，正寻那朱世雄的踪迹，适巧他迎面出来，咱们就与他交手。忽听大炮声音，深恐这里有失，手头一松，就被他走去。”众人聚在这里喊问，只听那山上的喽兵，哭声震耳。原来那派火光，是吴球到他那马料房中放的火。此时天霸见贼首已走，欲想追寻，已来不及。只得高声喊道：“山上喽兵听了，汝等皆地方上百姓。总因这曹勇强寇，诱骗前来，做了这不法的买卖。若能改

邪归正，就此将曹勇妻小并强人羽党，活捉前来，皆免汝等的死罪。”这声吩咐，早见那班喽兵，皆跪倒于地，声称情愿改悔。当时众人一声拥起，概找人内寨，将曹勇的家小，全行捉出。复又将那几个亲信的头目，俱皆捉住，送到天霸面前。天霸命李七候、何路通等人，押着人犯，自己前去，找着了吴球。带了关小西并吴洪弟兄，将山中所有的埋伏并那三座关寨，全行拆毁。此时天已大亮，命喽兵放下浮桥，一路过河，向琅玕驿而去。

此时，施公正在驿馆内盼望，忽听贺人杰跑了进来，说道：“黄叔父与大众皆回来了。关叔父手里，还提了个首级。想必就是强人。现在门外招呼地甲，随同何路通，押解人犯，往沂州府投报呢。”施公听罢此言，心下甚为得意。只见天霸与众人进来，将上项事说了一遍。施公道：“贼首虽走，所幸这智明当场格杀，这也是一件快事矣。且说何路通押着人犯，随地甲一路向沂州府而来。此时沂州府秦蔼仁，正在坐堂问案。忽闻值日差上堂禀报此事，吃惊不小。只得命原、被告暂退，自己迎接出来。不知如何交代，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七〇回 施漕督先回淮安任 黄总兵夜探琅玕山

却说秦蔼仁听说施公押犯人到沂州来，赶着出来迎接。只见许多喽兵，押着一个强人，两个女子。另外五六名少年大汉，纷纷拥拥，到了大堂前推下。早有地甲上前禀道：“小人琅玕驿地甲李坤，日前漕运总督施大人路过本驿，驻驿馆中，访问本境朝舞山强人，横行不法，特命现任总兵黄大人，带领众位英雄，前去剿灭。现在人犯惧由何老爷押解到此，请大老爷发落。”秦蔼仁听了此言，赶着向着何路通行礼已毕，邀入内厅坐下。何路通开口问道：“贵府在此，为一邦的太守，境内有这项强人，不能预期剿灭，叫百姓何以安枕？本路通奉施大人之命，与黄总兵前往山头，现获得强寇一名，名叫尹朝贵，当场格杀了关王庙的逃犯智明，贼首曹勇与朱世雄两人现已逃脱，获得曹勇妻小二人并几个犯事的头目。大人吩咐，赶快申明，就地正法。”秦蔼仁到了此时，已吓得浑身乱战，明知自己的处分，只得诺诺连声，敷衍了一会。何路通也就告辞出来，回转馆驿。施公自将吴球父子并天霸等人，夸奖一番。仍想趁此便破琅玕山寨，复取宝物。惟有吴球同王雄两人，十分苦劝，说请施公先回淮安，然后再来破齐星楼，完那要案。

施公正犹豫不定，到了上灯时分，秦蔼仁早赶了前来，施公当时传他进见，问了一番，知已将尹朝贵与曹勇的妻小正法。其

余喽兵头目，俱各具改过切结，恳令归养。施公见所办的事，尚觉稳妥，当即说道：“本院初到此地，访闻贵府的声名尚好，但是这强人在境，姑息养奸，未免稍耽处分，此后还须整顿方好。”秦蔼仁道：“卑府捕务废弛，自知其过。”施公也不过于督责，反而向他问道：“贵府在此，可知这朝舞山外，另有甚么强人么？”秦蔼仁道：“还有一山，有什么镇山太岁王朗，却不清楚。”施公便将飞云子盗取琥珀夜光杯，王朗砌造齐星楼的话，对秦蔼仁说了一遍。秦蔼仁道：“看来此案，非急切可破。大人若不先回淮安，不但误了任期，而且于事无济。况久闻这飞云子，无人可敌。此楼虽王朗本人，尚不能破，非将飞云子原图得来不可。此事还望大人三思。”施公听了此言，知秦蔼仁是个好官，所言谅皆是实。只得命他小心防守城池，自己择定后日起程，先到淮安赴任。

哪知其中，惟有黄天霸与贺人杰两人不服，说道：“这飞云子，也不过是人，难道他制造此楼，便无人能破！照此说来，设若飞云子原图竟无人晓得，这钦限的案件，终久不破了？好在大人后日方才起程，今夜咱两人便去偷看一番。若能取得杯来，也免得往来转折。”两人计议妥当。等施公安设已毕，命李公然与小西两人，在家保护施公；自己换了夜行衣服，各带腰刀，出了馆驿，一路奔驰而去。琅玕驿到山头，虽有数十里地面，怎奈他两人夜行功夫，十分纯熟，顺着路径，一路而来。约至三鼓之时，见前面一座高山，峭壁悬崖，树立在琅玕道前面。远远向前望去，但见半山上面，起了一座牌楼，万丈苍松，将它遮盖。又走了数里，已至山跟，隐约一带山坡，倚斜而上。天霸向人杰道：“你看这座山头，好一派气概，俺与你就此上去吧！”说着，二人大踏步上了山坡，只见九曲三弯，甚为险峻。好一会，将山坡走尽，

见有一片旷地，当中竖立那个牌楼，磐石砌成，约有五丈宽阔，周围上下皆悬空，有万笏来朝的花样。顶上有块模额，高耸在半空，细细看来，好象是“独居胜地”四字。天霸看罢，向人杰道：“狗强盗如此无礼，你看这四字，是自尊无上了。”人杰道：“管他则甚？俺但前去，将杯盗来，那时他也就惧怕了。”说着，复向山头望去。只见牌楼前面，有座寨门，约离有半里之遥。寨门一带，皆是粉壁高墙，两扇铁门，关得水关相似。天霸就此便一个纵步，上了墙头，瞥眼向前看去，乃是一个大大的院落，正中一条甬道，两边有十数间廊房，窗棂内放出许多灯光，照在那院内。天霸知是喽兵的房屋，随即蹿房越屋。过了二座重门，乃是朝南五开间大厅。上面排列着十八般兵刃，左边有六角月门，月门内是一带曲折廊房，环抱着个抱厦厅。屋对面一个假山石洞，穿过洞去，是一个花园，杨柳画桥，牡丹亭榭，真所谓无美不备。天霸是看了一遍，对人杰道：“这一带地方，皆非正屋。究竟那齐星楼在于何处，必得寻了门径，方好前去。”正说之间，忽见花园东首，有个船厅，厅旁有个石桥，石桥那面，见了两个十数岁的孩童，一人提着个灯笼，一人端个茶托。嘴里说道：“偏生你我晦气，昨日上班，今日便出了这事。他山上的事，与我们何关？我们大王偏如是多事，说替他报仇，将甚么黄天霸拿着，碎尸万段。到了此时，还未睡觉。一时要茶，一时要酒，我看曹寨主好象个疯子一般，笑一会，哭一会，闹得人不得安稳。这不是倒运吗！”天霸听得清楚，知是曹勇到了这里。赶着将人杰一碰，将身躲入假山后面，等那两个孩子走过，也就提步随后跟来。只见出了船厅，穿过竹院，过了有十数进深房大屋，方到了一个方厅，四面八方，虽有格扇，那前面有块石板，忽然竖起，里面却

现出园门一个，两层坡台，由此进去，复见铜铃响动，依旧还原。天霸看在眼里，不禁诧异道：“这是他会客地方，使有如此关键，那齐星楼更可想而知了。”当时与人杰侧身蹲下，只听里面许多人讲话。有的说：“曹大哥不须烦恼，但求王大哥大事定后，俺们也不怕不富贵。”有的说：“咱们这齐星楼，也是人间少有，天下无双。将这物放在当中，一日不得出楼，施不全一日不能无事。违了钦限，固然有罪。若来争取，也是死命一条。而况我们这班弟兄，谁人好惹？总之，黄天霸再有通天本事，到了齐星楼前，恐也入于死路。”天霸听了此言，只气得两眼圆睁，双眉倒竖，便想趁此杀入里面。无奈见他有这埋伏，二来齐星楼尚不知在何处。天霸道：“此时已四鼓了，只不见那个所在，这山势又高，加上这座高楼，岂有不见之理？”说着，两人复蹿到前面，四下看来。不知这齐星楼，究在何处，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七一回 入深地问路杀更夫 闯高楼放箭伤人杰

却说黄天霸与人杰两人，到了高步之处，四下一望，只不知齐星楼在于何处，心下正在着急。忽听远远一派金声，由东北角而来。那声音渐来渐近，乃是两个更夫敲着更锣巡夜。当时天霸怕为人看见，仍然躲在屋上。哪知人杰性急，一时见找不到高楼，见此两个更夫，随即蹿步上前，到了他后面，提起右腿，一腿打去，只听咕咚一声，栽倒一个。前面那人不知何事，正欲回身来望，人杰举起左腿，复又打倒。两人见是夜行的强人，知道事情不妙，便想喊叫起来。人杰早提过一个更夫，刀柄一抽，刀口向上，刀背向下，在那更夫颈上押定。骂道：“你这狗头，若喊一声，便送你回去。”说着，天霸也飞身下来，将前面那人揪住，也是如法炮制，不许他出声。更夫见他两人，各执明晃晃的利刀，早已将舌头吓短。连忙说道：“爷、爷，饶、饶、饶，饶命！”人杰道：“你要性命，俺有一句话问你，如若说明，便放你回去。你这山上，那座齐星楼，在什么地方？快说明来！你便无事。”更夫听了此言，忙道：“楼、楼、楼，楼不是在前面么？”人杰道：“你这厮，死在头上，还要说谎！你说它在前面，为么咱两人皆看它不见？”更夫道：“爷爷！从我来处走去，向那边看去，便看见那座高楼了。”人杰还不相信，忙道：“黄叔父！这厮如此可恶，你老爷偏去一走，究竟看有没有。”天霸听了此言，松开那个更

夫，交人杰看着，自己到了前面，果然一座极高的高楼，在那山顶上面。只因前面有些大树，将它遮住，因此在下面看来，反而不见。连忙向人杰道：“贺贤侄！这楼看见了。”人杰听了此言，一刀结果了更夫性命。复又一刀，将前面那人杀死。随着天霸，向齐星楼前来。

原来这座高楼，共有五层。头一层，一带栏杆。每栏杆面前，一支花朵。栏杆里面，虽是走马廊檐，却又曲曲弯弯，宽窄不一。大约有五六步的远近，便有小小石墩子，上设着一灯。里面便是正屋，却又门径不一，或大或小，不下有一、二十门。里面透出灯光，好象有人在里把守。第二层，是个六角式样，每面一个圆门，圆门里又套了一门，门上现出些虎头模样，张牙舞爪，凶猛非常。周围十二个滴水出檐，支在外面，每处瓦角上挂着两个铜铎。就此两层，已有一丈余高。欲想再向上望，只是看不清楚。天霸向人杰打个暗号，见身后那个高树，有二、三丈高，无限的树头，由下至上。天霸便想蹿到树上，再看那三、四层楼，以便到最顶上去。当时将身躯一转，用个晚雀归林势，两脚一升，蛰想落定在树上。哪知齐星楼上早已看见，只听灼落一声，大树面前，早放出一支火箭。天霸晓得不好，赶着在树头上一垫，一个游鱼送水势，复行落下地来。谁知火箭躲开，只听炮响一声，那一带栏杆，一齐倒下，所有那些花朵，皆变作铁子流星，四下纷纷，直对两人打下。但听上面喊道：“何处鼠辈？敢偷看俺寨主的禁地！”说着，灯球一齐燃着，周围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天霸到了此时，已吓得手足无措。只得将朴刀取在手中，预备人前来厮杀。谁知但听人言，却不见出来动手，更把个黄天霸弄得惊疑不定。正拟转身出去，只听一人喊道：“黄天霸汝这狗头！今

既入我山寨，欲想出去，留下头来。”天霸转身一望，正是镇山太岁王朗，手提连环枪，劈面刺下。天霸赶将扑刀架去，让过一枪，随手一刀，也对命门劈去。王朗哈哈笑道。“黄天霸！你也不打听打听，当着我还是在朝舞山上么？来得好，会我一阵去吧。”说着，枪头在刀口上一格，身体一掉，蹿到楼前。只见他左手一挥，将那银铃乱敲，屋中立出有十二个大汉，取青黄赤黑白，五色面孔，锤棍斧叉，直向天霸攻杀。此时贺人杰恐天霸有失，只得将双锤一摆，前来助战。哪知这十二个才要动手，复又一派喧嚷，齐声喊道：“王大哥！莫为这厮走了，俺兄弟们来也！”只见扑扑扑穿过树林，八、九个强人，手执刀枪，前后夹战。天霸与人杰到此地步，只得将性命置之度外，施开手段，抖擞精神，格架招拦，与众强寇大杀不止。王朗在上面，看得清楚，只见他两人，两般兵器，左冲右突，惧怯毫无。复又望下说道：“黄天霸！你是好汉，便上楼来，俺与你杀个你死我活。”说罢，跑到第二层楼上。飞出一件利器，到了树前，那树响亮一声，唿隆倒下，几乎压在天霸身上。两人不知这里面暗器，从何而来，赶着虚晃一刀，蹿身逃走。王朗见他两人败去，复行一声吆喝，许多强盗，紧紧追来。人杰也就且战且走。到了那花园里面，只见一大汉，提斧砍来，后有人追，前有人阻，不禁叱咤，双锤格过爷头，复又向前而去。谁知向前跑时，又见一支火箭，从旁射来。举起锤头，正似将它打落，哪知第二支火箭，复又射到，闪躲不及，肩头上已中了一箭。当时，只得忍痛逃奔，夺路而去。所幸前面尚无阻隔，一直蹿房越屋，穿出山来。四下找寻，只是不见天霸，心下此时好不作急，只得在牌楼前等候天霸。

哪知天霸在里面，几乎送了性命。他见人杰敌住众人，心想：

王朗在那楼前，趁此上去，背后一刀，结果了性命，岂不完事？当时主意想毕，提起朴刀，便蹕身绕过大树，飞上楼来。谁知到了面前，那个滴水廊檐，忽然倒下，圆门一转，出来个蓬头使者，手执许多铁索，对面飞来。天霸到了此时，还想向旁躲避，谁知那铁索锋利无比，每圈上面，皆挂着倒刺钩儿，早已钩住他短袄。天霸这一惊不小，赶将朴刀割去衣襟，转身蹕出楼前，直奔院落而去。所幸人来现已逃走，虽然有人在后追赶，仗着夜行的功夫，胜人一着，也就从正屋蹕到山前。人杰见他出来，连忙喊道：“黄叔父！小侄在此。”说着，依旧聚在一处。过了牌坊，向琅玕道而去。两人一路言语，到了日光东出，已抵馆驿。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四七二回 负冤仇三更托梦 诚孝子满口怀疑

却说天霸与人杰，一路回来，到了馆驿，已是日光东出。关小西连忙问道：“齐星楼可易破么？”天霸道：“俺是绿林出身，英雄好汉，也不知遇了多少。今日遇见这案件，便不能将此害除去，岂不令人可恼！”说着，就将夜间话，说了一遍。人杰道：“但有一件，小侄不解。姑作这飞云子厉害非常，他也不是神仙，哪里便会变化？你记得那大树有三、四丈高，顷刻之间，便尔倒下；栏杆上的花朵，就改作流星。六角门内，又有圆门。这许多暗门、暗器，皆人所未见。虽有通天本领，也不能一刀一枪，两下厮杀，何能同那些争斗？眼见得目前破不下来了。”计全在旁道：“这齐星楼，不过飞云子用的一套功夫，制就这许多暗器，无非是关连子、生死斗而已。只要知道他妙法，便一点不难破了。据我看，还是同大人先回淮安上任，那里朱光祖、褚标等人，见多识广，或者他们知道这破法，亦未可知。不然，或有人知飞云子的名，然后再大家设法，重破此山。完了那琥珀夜光杯的案件，方是妥当。”人杰道：“叔父之言，固是有理。但小侄肩头中了这火箭，此时疼痛非常，如何是好？”计全道：“此箭不知可有毒药么？如没有毒药，咱这里尚有药治。”便取药末，在他肩头敷好，令他养息一番。此时施公已经醒来，听得他等所言，知是黄天霸夜间去访山寨。当即将计全喊去，问了一遍，方知这齐星楼的厉害。

随即命贺人杰与天霸，好生歇息，定于次日回转淮安。早有秦蕩仁率领带来兵丁恭送，施公又命他以地方为重，平日小心防备，莫为强人肇乱的话，说了一遍，然后命他回城。次日一早起程，夜宿晓行，非止一日，奔淮安去了。

这日到了徐州府属萧县境内，渐渐天色已晚，随命施安拣了村镇，投店住下。这地方唤陶家洼。当时众人下了店，一切安顿已毕，送上茶来，坐了一会，吃了晚膳。施公因连日途中辛苦，便命众人早为安设，自己也就安心去睡。到了三鼓时分忽见一只猛虎，向他身上一扑，正是张牙舞爪，欲来啖^①吃。卧床下面，扒起一人，举起一棒，将虎打死。施公正要开言，问他名姓，又见床下睡着一人，满身是血，不禁一惊，转醒过来，乃是南柯一梦。施公自己甚为骇异。当时又将梦中之言，记忆了一遍，复行安歇了一回。已是日光将上，外面俱皆起身，吃了早点，便皆动身赶路。施公道：“本院今日身体不爽，在此权住一日，俺还要访一案呢。”众人见他如是，只是不解何故。忽然管帐的小二进房有事，施公见他穿一身孝，便问道：“汝姓甚名谁？”小二道：“小人名字叫裘龙。”施公又问道：“汝今几岁了？身上服制，为何人带孝？”小二又道：“是为我父亲带的。”施公道：“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小二道：“我父亲叫裘伯虎。”施公听毕，不禁一惊。忙道：“他是几时死的？”小二道：“去年腊月十四日，与我叔叔一天死的。”施公惊讶，道：“哪里有这巧事！他两人便一天同死么？”小二道：“何常不是。小人的父亲同我的叔叔睡在一个房内，次日早间，小人到房内喊他，两个人全没气了，小人那时如天塌

① 啖（dàn，音旦）——吃或给别人吃。书面语。

一般。一天遭此横事，心下有点疑惑，恐怕为人害死。无如他两人是住在一间房内，临死之时，我叔叔尸骸在床上，我父亲的尸骸却倒在我叔叔床外，当时小人进去看，便是如此。怎奈我年幼无力，要想告官、又无势力，只得将我叔叔同我父亲的衣服等件变卖钱，买棺收殓。”施公听了此言，暗道：“这事必有缘故了。我夜间所梦的，是一只虎向我扑来，床下那人便一棍将他打死，后来床里又睡着一人，浑身又有血迹。这孩子说他父亲如此死法，名字叫裘伯虎，伯与扑字虽不同，意还相同，必是他有冤枉，前来示梦与我，这是求我的意思。照此看来。又与这姓裘的裘字相合，必是裘伯虎这人，求我伸冤了。”随向那小二问道：“你说你父亲身死，岂无伤损？可有什么伤痕？”孩子道：“可怜他两人，初死时尚不觉得，后来临下枋，我叔叔眼肉内不住流血，我父亲脊梁骨忽然断下，这不是显而易见吗？一施公道：“你父亲平时可有仇人么？”小二道：“他在这店中二、三十年，从无人与他难遇，不知为何如此。”说罢，不禁大哭起来，依然走去。此时施公甚是不乐，暗道：“本院出仕以来，为民伸冤理屈。若不在此将这案访明，岂不令人鬼含冤？”当时便将计全等人招呼到房内，将这点说明。众人齐声说道：“现在钦限在即，琅玕山之事，尚无头绪，且请大人回任罢。这事虽属可疑，无奈他儿子皆说不出底细，这从何处访问呢？”施公见众人如此，乃道：“本院连日路途辛苦，本想在此暂停几日，又有这个疑案，若竟自不问，未免亏心。现以两日为度：若两日之中，破了此案，便是死鬼的阴灵；如若不能，本院也就起程了。”计全知道施公的秉性，当时只得退了出来。

施公一人到了店前，便在外面闲游了一会，信步到了镇外。

但见些乡民农户，服力田间，一遍秧歌，颇为有趣。行了一、二里，忽然天云漫黑，山雨欲来，施公深恐自己遇雨，只得复行回来，谁知走到镇前，那黑云复又散去。当时一人暗道：“天有不测风云，你看这雨势到又过去了。”想罢，依然转身向乡间走去。正走到方才的所在，谁知风声又起，大风裹面，犹如两只野猪，顷刻不见，满天红日，照耀如常。施公当时点点头，知道是袭伯虎的案件。随即回转、到店内坐下，将那小子喊来，问道：“你们这店中，可有个云里猪么？”小子道：“没有，没有。”施公见他回得切实，也不向下问。随命天霸、小西与计全等人出去，到镇上去问同音的姓名，拿来讯问。大众听了此言，暗道：“我们初到此地，向何处去问？岂不是苦人所难。”计全道：“好在大人有言在先，两日之后，访问不出，便仍然起身，此时咱们便去访一访算了。”当时众人吃了午饭，彼此出门去访。惟有天霸性急，不问东南西北，直向那有村庄的一路而来。忽然来了一人。不知此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七三回 访奇案无意得凶人 招口供欺心是赌鬼

却说黄天霸奉了施公之命，到各村庄访问那个云里猪。走了几处村庄，见那些男子、妇女均不在家，只有些年老妇人、幼年孩子，向他问话，皆是所问非所答，把个天霸急躁的万分。此时又到了个人家，仍然见一孩子。天霸不得已，问道：“这家可有姓云的么？你家大人向何处去了？”谁知那小孩子是个哑子，见来了一个生人，已是惊疑不定，又见天霸那身装束，是武士派头，更是伊伊哑哑，闹个不了。天霸见他手指画脚，说不出一句话来，更是气怒非凡。当时骂道：“俺们是今日晦气，遇见你这小杂种，连言语还说不出，还要在世上吃饭！”说着，便匆匆向前而去。哪知这个哑子，见天霸如此模样，一时惧怕，便大哭起来。正闹之时，前面田内早已听见，随即跑来数人，向哑子询问，劈面遇见天霸，疑惑他是个强盗，连忙骂道：“汝这狗头，白日间想来打劫，不是爷爷宽厚，将你这厮捉住送到县衙，送汝一条狗命！”天霸听了此言，哪里忍耐得住，转身喝道：“汝这班混帐杂种，在此撒野。知道俺是谁？县衙里也管得老爷么？”说着，便立下身躯，端然不走。谁知那人也是应该破案。见天霸说这大话，不禁抢上一步，举起拳头，劈面打来。嘴里骂道：“老子在此立业，谁不知道俺的大名！你也同拳头粗做对！”天霸一时听不清楚。见他说：“拳头粗”三字，疑惑他说的是云里猪。赶着将左手伸开，

对定那人拳头，一把揪住。忙问道：“你便叫云里猪吗？”那人不知他问的是何缘，依然怒道：“老子便叫拳头粗！能将老子的拳头挡得住？”说着，便猛力向前，想收回去。天霸见他承认，也不问是与不是，便将他向身边一提，夹在腰间，大踏步转身便走。

来到了镇上，便在店门外面，摔了下来，那人还是大骂不止。里面许多人见门外喧嚷，赶着出来，瞧见地下睡着一人。天霸左脚踹在那人面前，右手取了条麻绳，便行捆缚。此时施公也就出了店外，见天霸提来一人，连忙问道：“黄贤弟，且莫动手，让本院前来问他。”说着，只见天霸将他提起，到了店内，高声喊道：“汝这面知道俺是谁？俺乃现任总兵黄天霸是也。这位乃漕运总督施大人。可知道你做的案件？有人告你。在此吃苦。”此时店主连忙上前请罪道：“小人不知大人驾到，照应不周，望大人恕罪。”施公道：“本院向来如此！汝到城内县衙投信，命萧县知县前来会我，本院有话吩咐。”店主听了此言，那里还敢怠慢，随即传了地甲，到县衙而去。

施公一面命那人跪下，问道：“你这人姓甚名谁？还是祖居于此，还是目下到此？”那人听说是施大人，心下早经吓慌，深恐那亏心的事为他问出。连忙道：“小人姓朱行二。”说着，那人脸变了色，战战兢兢的，现出那个情虚的模样。施公见他如此，连忙喝道：“汝这狗头，可知你平日事情！本院已皆知道了。你明是姓云，叫云里猪，为何将上两字改去，单说姓朱呢？”朱二听了此言，方知天霸的言语误听。一时急道：“小人实是姓朱，排行第二。只因平时性情不好，动辄与人交手，因此外人起了个绰号，唤拳头粗的朱二，并非甚么云里猪。大人不信，这店中管账的小二认得小人，问他便知真实了。”施公本是个依样葫芦问这

案件，见他说是“朱二”两字，心下恍然悟道：“这人定有眉目了。方才黑云里面两个野猪，分明是个朱二。”当时大声喝道：“汝这狗头，还要提那管账的小二。他的父亲、叔叔，皆为你害死。你还想他来辨认么？”把个朱二吓得魂不附体。脸上颜色早已吓变，嘴里噜噜的问道：“小人此事不敢，求大人放我回去。”正说之间，那个小二已由外面进来。忽见施公面前跪着一人，再为细望，不禁说道：“朱二叔，你还在此么？”施公见他向他说话，连忙问道：“此人你何以相识？可知你父亲身死、便是此人谋害？某非别人，正是现任漕督施某便是。汝可将这人的原由告知本院，自代你父亲、叔叔伸冤。”小二一听，方知是施公，赶着俯伏在地下，放声哭道：“小人今日遇见青天，这疑案可以明白了。但是这朱二是我父亲的表弟，前来借钱。因父亲手头无钱，未能应命，后来我父亲死后，他因无人可靠，第二日便回去了。不知何以为大人捉来？”施公听毕，冷笑一声，复向朱二问道：“你这厮，可招也不招！当时因何物害死他二人？可知本院日为阳官，夜为阴宰。日前你表兄已经告你，我劝你赶快说来，不然便用刑来。”当时便命施安取出五根铁条，约有七、八寸长；另外一个铁筒，有笔筒大小，摆在旁边。朱二本知施公断案如神，现在见他一语道破，心下如同小鹿一般。过了一晌，方才说道：“大人之方，乃是无辜牵涉。若叫小人招供，小人从何招起？岂不将小人冤杀么？”施公听罢，怒道：“汝这巧辩，瞒不得本院。本院这刑具，向不常用，今日倒要试验你这手段。”便命施安将铁条放在筒内，将朱二手拖出来，盖在筒上，每手夹内，隔一根铁条。只见施安两手抱定，上面用力，将铁条一夹，早把个朱二夹得叫苦连天，筋骨暴露。连忙道：“大人饶命，小人情愿供来，求大

人先行松下！”施公冷笑道：“你这厮，赶快说来，将汝松下。”朱二此时，实是疼痛难忍。连忙招道：“这皆是小人一时之错，干出这丧心害理之事。小人家住沛县十里庄地方，因连年五谷不登，日食难度。所有陈米陈稻以及衣服等件，又为小人平时赌尽。加之天寒岁尽，无可如何。心想：我表兄，在这店中有二、三十年之久，谅该积聚许多钱文，因此前来借钱度岁。谁知他一毛不拔，也不令我回去的，问起他来，便说无钱，小人疑惑他现财难舍，怀恨在心。暗道：‘我与他是个至亲，他竟如此慳吝，何不用个毒计，将他两人治死。他儿子年纪又小，不知世情，便可得他的财物了。’那日主意想定，听说那药老鼠药内放有砒霜，赶到城中，买到两包末药回来，和在酒内，以便将他药死。谁知这裘伯虎未曾吃酒，反被兄弟裘伯龙吃下，当时并未发作。小人恐他一时不死，访出真情，反害自己。小人左思右想，无计可施，当晚便以睡着为名，先行走去，却暗躲在他床下。到了二鼓，裘伯龙只喊肚疼。未到三更，便大叫一声，竟尔死去。裘伯虎也在房中，听他这个声音，随即起身来问。小人怕他看出破绽，顺手便是一棍，打中他的腰下，大叫一声，栽死于地。小人见他两人已死，仍就回到自己房内。次日，他便收殓了。”这番供毕，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七四回 传县令录供根柢 归故乡毙命离奇

却说朱二招出一派口供，施公复问道：“汝即将他两人害死，为何不回沛县，仍在此处呢？”朱二道：“小人于裘伯龙入殓之后，次日便回去了。近因家中田地已经卖去，无田可耕，特来此地。今日便破这案，也是小人作恶报应。但求大人开一线之恩，苟全性命。小人还有八十余岁的老母呢。”这派口供，说得那店中人，各吓得鼓舌摇唇。齐都说道：“我们这店中出此横事。凶手在内，皆不晓得，大人昨日到此，今日便破此案。便是宋朝的包龙图，也未必如此神断，真乃是民之父母，万家生佛了。”众人正自讲说，惟有裘伯虎的儿子，见了父亲被朱二害死，登时嚎陶痛哭，抢上前来，揪着朱二骂道：“你这丧心的强盗！我父亲、叔叔，待你不薄，平时也常周济于你，你反恩将仇报。所欲不遂，便下这毒手。不是我父亲阴灵有感，遇见这青天大人，便有血海冤仇，也无时申雪。”便将朱二乱打乱踢，拚命起来。施公连忙说道：“裘龙，你此时且勿胡闹。可知本院既已讯明，断不能轻待这凶犯？且待本县太爷国比，自有定夺。”当时便命施安与郭起凤等人，将朱二带去看管。小二又向施公磕了几个头，方才哭哭啼啼的站立旁边，专候县官前来。

再说这萧县知县，姓刘名大成，祖贯洛阳人氏。本是少年科第。十六岁上，中了乡魁，连捷进士，用了榜下知县。适值萧县

出缺，便令他前来接篆。到任之后，果然一清如洗，一明似镜，案无留牍，钱不私留。三月之后，萧县的绅民无不颂声载道。这日正坐早堂，谁知本邑有一乡户姓仇的人家，婆媳、母子共是三人，儿子名叫仇瑶。娶亲之后，未有三月，闻得广东潮扇颇为获利，便自凑集些资本，预备贩买回来，转卖各户。这日本钱凑定，择日起程，谁知一去十年，毫无音信。于是母亲李氏，自是倚闾^①而望，日夜焦愁，衣食乏资，渐无着落，所幸他媳妇王氏，克尽孝道，平日为人家针线指头之费，为供养之资，虽然不能富丰，也不至冻馁，而且这王氏，终日亦绝不出门。他说，人生在世，所靠者丈夫、儿子，现在她年老之人，儿子远出，已是悲苦万状。我若再出门另觅生活，虽然一样孝养，终不比依依膝下，可解愁怀。因此人家知他这个，将衣服、针线送来，与他做活。每夜晚间，皆婆媳同枕。虽然思夫甚切，却又不现于形色。每逢李氏愁怨之时，他反百端慰藉。这日午后，正在家作活，忽然门外敲门声甚急，哎唷哎唷的，好似挑夫的声音。连忙问道：“谁人敲门？”门外早有人答应：“娘子，仇瑶回来了。”他婆媳一听，真如半空中得了个日月，赶着将门开下，果是仇瑶，骨肉相逢，自然悲喜交集。当时仇瑶开发了挑夫，将行李物件搬到母亲房中，然后他母亲问道：“我儿一去，十年不归故里，将为娘同你媳妇苦坏了。”仇瑶千里归来，此时见他婆媳无恙，自是喜欢不尽。当时便将在广东遇见了客人，同约到南洋，买卖了一趟，因此飘海出洋，行迹无定，以致归期久滞。所幸买卖尚佳，颇为获利。当时他母亲自是喜出望外，随命王氏烧了茶水，与他梳洗，即办了饮食。仇

① 闾（lǚ，音吕）——里巷的门。

瑶复了走后的事情。他母亲道：“我儿此去，设非有这贤孝的媳妇，老娘早经饿死了。”仇瑶感激他妻子不尽。到了晚间，他母亲见他夫妇久离，遂不免生了怜爱之意，向着王氏说道：“我儿，你丈夫今日回来，衣服等件，恐有破坏。今晚搬到自己卧房去睡罢，就近可以询问。”王氏听了此言，也知婆婆的用意，而且丈夫远别，男女大欲，岂有不思也，也就答应。将房内收拾出来，三人又谈说一会。俟他母亲安寝，夫妇两人方同归房内，锦衾用枕，各叙离怀。久别鸳鸯，自不免欲翻水浪。那知仇瑶的阳具，才进入里，忽然大叫一声：“痛煞我也！”喊罢，翻过身来，顷刻呜呼，送了性命。王氏不知何故，赶着起身，提灯来看。谁知他一支玉杵，如刀削一般，连根断去，血流被褥，气息毫无，王氏此时，自是魂飞天外，不禁大哭起来。他婆婆正是睡熟梦寐之中，为她惊醒，疑惑她儿子，委曲她媳妇，赶着问道：“我儿何故拌嘴？今日远出方回，为甚么两人不合？”王氏听他婆婆开言，赶着道：“不好了！他死了。”说完，亦即气闭倒地。李氏赶着起身，忙忙的跑进房来，只见他媳妇已气闭过去，不知何故，将帐幔掀开一望，果然他儿子直睡在床上，摸一摸，鼻息已是冰冷。当时也就痛入骨髓，大哭一声：“我儿苦也。”一个斤斗，昏晕过去。此时他婆媳，已痛绝过去。所幸他乡间之内，尽是草房，间壁人家，听得如此喊叫，说是他儿子死了，也不知道是何事，只得起身出来，将他家大门推下，走到里面，见他婆媳皆在地下，赶着将自己家人喊醒过来，烧了姜汤，将她婆媳灌醒。忙向李氏问道：“你儿子今日方听见回来，为何便身死了？”李氏见众人询问，忙道：“我正中房中熟睡，忽见我媳妇叫喊一声，惊醒过来，便到这里，谁知我儿子已死了。这不知道，他是何病症。今日到家，

便遭此事，这不是天突下的祸吗？”复向王氏问道：“我儿，你丈夫回来，究竟同你说何言语？为何便自己死了？你且说个明白！”王氏见她婆婆问他身死的缘故，真是又羞又苦，说不出来。过了半晌，乃道：“这总是你媳妇命苦，叫我从何说起？你老母但看你儿子，便知道了。”李氏听了此言，只得哭哭啼啼到了床前，将被一掀，早见他儿子鲜血淋漓，身上洞然无物。不禁失声道：“这是怎么说了，天下哪里有这病症？此事总该知道，究竟怎么去的，现在向何处去了。王氏此时愈觉苦恼，只是说不出口。此时邻家众人，见她婆媳如此，有那好事的男人，也上来观望，真是猜疑不定。只得向王氏说道：“人生色欲都是有的。即使他在玩笑场中染了毒气，他也不致连根皆拔尽了。”你一言，我一语，王氏羞得无地可容，嚎陶痛哭。那众人愈见他不说话，愈来追问。王氏被众人逼迫，不得已，只得哭道：“他方要三字”，尚未说完，复又忍住，哭个不止。众人再向下问，他实是回答不出。乃向李氏哭道：“婆婆，总是命苦。你儿子既死，我也无望，只得随他到地下了。”说罢，一阵伤心，复又昏去。李氏见媳妇如此伤心，不知如何是好。众人到了此时，只得向她说道：“你家出了此事，全无男子做主。听说你的内侄，现尚在家，喊他来照应各事，总比我等邻居亲近许多。”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七五回 无赖子挟仇报案 贤令尹据稟登场

却说众人见仇家出了此事，说将李氏内侄出来做主。李氏此时也是无法，只得道：“我的内侄，闻说昨早动身，到扬州买卖，不知他可还在家。如尚未动身，便请你们将他喊来。”众人道：“我等且喊他去。”常言道：远亲胜似近邻。当时有人便匆匆寻了灯笼，出门而去。谁知这李氏的内侄，名叫李贺芳，自幼读书不成，改习了绸缎生意。从前在这萧县绸缎店内做个伙计，无奈他不守本分，终日与那班差伙光蛋、游手好闲之人联为至好，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不到数年，把祖上产业，败得干净。店内管事的见他所搭非人，也就将他歇下。谁知他更肆无忌惮，终日与一班搭台讹诈的朋友，吓诈乡愚。时常到仇家看他姑母，哪知他在看姑母为名，实则因仇瑶久出不归，见王氏有几分姿色，起了那不良之心，言语之间，百般挑弄。无奈这王氏十分贞烈，任他如何言语，总以正言责之。两次三番，碰了恶语，李贺芳知他不得上手。因此怀恨在心。近来谎言骗他姑母，说到扬州买卖，因缺盘川前来借贷，那李氏因自己的儿子远走，一个内侄，未有不怜之理，且他说做买卖，便欲将王氏针线活给他。虽然有此意思，总因自己家贫，媳妇寻钱甚苦，不好明说出来。王氏明知李贺芳是派假言，无奈见婆婆如此用意，孝顺媳妇总得讨老人欢喜。因向她婆婆说道：“表叔无钱前去，媳妇前日还有三吊铜钱，可给

他贴补盘费。”李氏见他说出，自然赞叹一番，将李贺芳喊来。王氏将钱取出，向着李贺芳说道：“叔叔此去，将本求利，愿你生意兴旺，发业起家！愚嫂因你改邪归正，故给你这盘费。若后日归来，依然如故，恐你自己惭愧了。”这番话，说得李贺芳无言可答。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诺诺连声，称谢而去。因此，愈加怀恨，此时在家，正与人赌钱。忽见他姑母的邻舍于二匆匆跑去，喊道：“李大爷，你表兄死了，你姑母喊你快去呢！”李贺芳听了此言，忙道：“哎，于二爷，你作耍什么？仇瑶出去，十年未回，你哪里知他死的？是谁前来送信？”于二道：“你还不知此事？仇瑶今日午后归来的，方才进房睡觉，忽然大叫一声，那阳具便连根断去，死过去了。问你那表嫂，何以如此，他又不肯说出，这事岂不奇怪？现在你姑母同她媳妇，俱哭昏在地，请你赶快去罢！”李贺芳听了此言，笑说道：“我两次三番，不得到手，她反骂我一顿。今日遭了这事，到我手里，也叫她知我们厉害。”当时将赌账算明，与于二匆匆而来。到了仇家，他姑母与王氏俱已为人灌醒。李氏见了她内侄，自是格外伤心，将仇瑶回来的话，说了一遍。李贺芳向着王氏说道：“冤有头，债有主，哥哥是个活人家来的，这事喊我前来，也是无益。但问嫂嫂，方知底细。既不是暴病而死，又非带病回来。至于那人道的事情，也大人有的，从未听过因此绝命，难道不是人类、是件铁货将他咬去吗？这事显见有别情。若不控官，也不明白。”说着，恨恨的将他姑母拖去，向她说道：“你老人家，平时以她为好人，左一个贤孝的媳妇，右一个贞烈的妇人，今日知道为人了？不是与人通奸，被奸夫将仇瑶害死，为何他方到家内，便如此死去么？”李氏听她内侄之言，连忙哭道：“这明是他身死不明，但是我媳妇孝贤

万分，断无这苟且之事，你切莫如此乱说。这也是我命苦，老年丧子，好在他今日回来，带有银两，你代我前去买口杉木棺材并那衣服等件，这惊官动府之事，我是不言。儿子已死，不能再冤枉媳妇了。她平时与我片刻不离，而且连大门不出，那里会有此事！”李贺芳看他姑母如此，冷笑道：“私盐越紧越好卖。她做的事，你怎能知道许多？表兄身死不明，我若不代他伸冤，外人还要骂我。照此看来，谋害亲夫，已是可怕，随后再将你老害死，我们这般亲戚，担当不起。”他两人在外面讲，王氏在里面早已听见，知他欲报前仇。赶着出来，对她婆婆说道：“自古妇人，出嫁从夫，这四字我也知道。现在你儿子已死，我里外全无望想，居心一死，相从地下。但是他这身死不明，连我也不明白，既然叔叔惊官，此事甚好。听说这县太爷，也是一个清官，果能将此事审明，那时媳妇虽刚虽刵，也是甘心，对得起你儿子了。不然，目下虽死，还落个不美之名，还说我畏罪身死呢。”说罢，不禁大哭，反催李贺芳前去报案。李贺芳本是个无赖，当时便出去，找了地甲并那班搭台儿讹诈的朋友，写就稟词，到城内报案。

此时刘大成正升早堂，看见一个状词，当时展开看道：

具稟民人李贺芳，年二十八岁，本邑人。为谋弑亲夫，迫叩临验事：窃身姑母仇李氏，生有一子，名唤仇瑶，兹因娶妻王氏，举止不端，秽声四播，不得已远出广东，集资贸易。近以老母在堂，日久未归，殊深焦灼，于某日回乡视亲，兼扫祖墓。不意王氏伺夫夜睡，私约奸夫，将亲夫仇瑶谋害受毙。治命之处，难入呈词。为此姑母遣民据情投报。吓求青天大老爷，迅速赴乡，验明尸身，将王氏讯明，照律惩办。实为德便。上稟。

刘大成将这呈词看毕，随向李贺芳问道：“这案件乃逆伦之事，何以仇李氏不前来具禀呢？”李贺芳道：“仇李氏以年老难行，族下又无他人，惟恐自来报告，仇王氏乘间逃脱。小人是他的内侄，属在姑表，理合禀诉。”刘大成见他所言，也还觉确当，当时只得传了通班，带同仵作刑房，下乡而来。

到了午后，早已临场。随将地甲并邻舍传来讯问，皆说仇瑶久出是实。至于昨日回来，夜间何故身死，小人等实是不知。刘大成道：“你既是邻舍，人家出了这逆事，也不能置身事外。李贺芳那禀上说，‘仇王氏谋弑亲夫，但仇王氏这人，平时为人如何，应该知道。晓得他奸夫是谁？从实供来，本县好出捕拿人。’”邻舍道：“小人虽近，但仇王氏平日实是贤孝无比，大人如不相信，向她婆婆便了。惟有死者伤痕，令人实是奇怪，非大老爷验后，不得而知。”刘大成见众人如此言语，又不说伤痕在于何处，即是李贺芳禀上亦未说明，已是满腹疑惑。此时只得将仇李氏并他媳妇，提到面前，只见王氏垢面蓬头，悲苦情形不可言状，虽然有几分姿色，却无一点轻狂气习，到了案前，大哭不止。县官问数名，但说道。“小夫人愿随夫死，但我死之故，实是不明，叩求大老爷判明这缘故，小妇人虽千刀万刚，亦所不辞。”说罢，便大声痛哭。又将李氏问了数句，皆说是儿子昨日回来，夜间身死，求大老爷伸屈。县令此时，只得命衙役如法相验，才将尸身抬至场上。不知他说出什么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七六回 刘县令具详请示 施漕督拍案惊奇

却说刘大成登场之后，命衙役将尸身抬上，把被褥掀开一看，吃了一惊。暗道：“这案叫本县实是惊骇。”旋命忤作验看。只见衙役等人，须臾验毕，高声报道：“男尸身阳物断落，系毒物咬毙。”衙役尚未报完，李贺芳忙到案前，向县官说道：“这案请大老爷另掉衙役，秉公相验。此人显系奸夫贿托，相验不明。仇瑶夫妇，两人在床，明是行房之时下的毒手。这衙役报的毒物咬毙，此乃有心掩饰，欺蒙老爷，求大人复验！”刘大成听了此言，赶将衙役传来，问道：“这尸骸身死，乃是夫妇同房，以致毙命。汝何以说是毒物呢？汝受何人贿托？从实供来！”衙役见县官如此询问，忙跪下回道：“老爷的前程，小人的性命。弑夫案件，非同儿戏。小人若受贿欺蒙，情甘具结；如果相验不是，请老爷反坐便了。”刘大成见他如此言语，乃道：“你说他是毒物咬毙，你究竟有何凭据呢？”衙役道：“下物根蒂，尚有齿痕，照此验来，尚是蛇物等类。”刘大成还不相信，只得亲身下了公座，目睹一番，果然不错。无奈李贺芳一口咬定是奸夫谋杀，当时请县令，只得将尸骸权行小殓，详请邻村相验，然后将李氏、王氏并贺芳一概人证，带回衙中，细细审问。无奈据仇李氏说，她媳妇十分贤孝，绝无苟且；王氏但说愿随夫死，推求大老爷将此案讯明，究竟是何物毒毙；李贺芳总说是另有奸情，请老爷照弑夫

案办。把个刘大成弄得挖耳挠腮，直是委决不下。却巧施公命地甲同店主前来，断那裘伯虎的案件，传他前去。刘公得着此信，自是喜悦非常。说道：“本县正因这案难办，难得施大人到此，他乃是第一个清官，疑难案件，不知断了多少，何不向他禀明，请他详察。”当时便带了原班，随着来人，一齐前去。

到了坊店，向施公请安已毕，侍立一旁。施公道：“只因本院路过此地，歇息在此店中，夜间阴鬼托梦，因此破了这案。本院虽是漕督，只因此案乃贵县境内的事件，特请贵县前来，将朱二带回衙中，录供详报。照那谋财害命的律例，抵罪便了。”当时刘大成诺诺连声，口称遵命。随即上前，打了一恭，禀道：“卑县有一案不明，本欲具详请示，幸得宪驾到此，特来面询。”说毕，便将仇瑶的案卷呈上。施公展开，看了一遍，也是惊骇非常。乃道：“据这仇李氏的口供，说是王氏实是个孝媳，但是这仇瑶身死，实在可疑。贵县权将朱二带回衙中，将此案完结，明日前来候示。”刘大成见施公也断不出个虚实，只得遵命退出。带了人犯，回衙而去。

这里，施公俟他去后，复将案卷细看了一番，只是不明其理。暗道：“夫妇敦伦，本是常有。而且他彼此阔别，自必鱼水和谐，胜人一倍，为何反将这物伤去？若谓毒物咬毙，始作床上有什么蛇物，为何王氏也无伤损呢？这事叫本院实在不明。”一人坐在房内，将原卷看了有十数遍之多，依然寻不出理解。到了二鼓以后，复又寻思一番，忽然拍案叫道：“必是这个缘故了！”说着，当时便写一道札文，将那审案的原由，叙在上面，命黄天霸连夜进城，传刘大成明日午堂验明，前来复命。当时，黄天霸只得领了札文，向城中而去。

到了县衙，刘大成当即迎人。天霸随在身边将公文取出，交与县官。向刘大成说道：“大人吩咐，请贵县依计而行，定可知晓。”刘大成当时称谢一番，请天霸吃了夜膳，命人送回馆驿而去，然后将公事细细看了一遍，回至上房，与夫人商议了一夜。

次日早间，未及升堂，先将人证传齐，说是午堂问讯。此时王氏在狱，听候审讯，忽见有个老年媒婆，进来说道：“娘子，今日里面夫人传出话来，命我带你到后堂问话。”当时便将刑具除去，出狱门向后堂而去。王氏到了里面，只见上面椅上坐下了一位二十二、三岁的妇人，正中间坐了一位四、五十岁的中年太太。向前问道：“哪位是夫人？”早有媒婆指道：“这位便是夫人。那中间的便是太夫人。”王氏上前，叩了两礼。只见太夫人言道：“好一位娘子，偏生遭了这事，老身听见，皆可怜煞了。你今年纪多大了？”王氏见他两人皆是一团和气，连忙答道：“小妇人今年二十八岁。”太夫人道：“你多大嫁与仇家的？于今几年了？你丈夫出门贸易，何以这许多年代？家中除了婆婆而外，尚有何人？”王氏听了此言，不禁心内一酸，登时流泪。忙问答：“罪妇十八岁于归，弹指之间，已是十载。丈夫完姻三月，便赴广东，直至前日，方回故里。谁知命途多桀，便尔身亡，想来好不苦恼。”说到此处，那声音便呜咽下来，不能再说。太夫人见她如此讲说，实不是个淫妇，乃道：“据你说来，实为可叹。但是你丈夫外出，家中作何养活呢？”王氏道：“针指度日，侍奉婆婆。”太夫人道：“你可有小孩么？”王氏道：“丈夫在外，焉有小孩？”问到此处，太夫人便起身叹道：“照此说来，你真苦煞了！难得你年少青春，便能久旷如此，我知道你受屈了。随我走来，有话问你。”便将王氏携进房中，低声问道：“你这案件，老爷只知道你是孝妇，无

奈你丈夫实是死得奇怪，不将这缘故说明，你那个表小叔李贺芳固然是要上控，就是你这一生名节，反而有伤。你且将你丈夫那日回来以及临睡时如何同房、如何死的话，细说一番，好与你转禀老爷，结此案件。”当时王氏只得将前后的话，带泪含羞，说了一遍。太夫人想了半晌，问道：“照你说来，是交媾之时身死的了。但你平日可曾思念么？”王氏道：“丈夫初出之时，四、五年间，心有所欲。只因妇人从来不敢越礼而行，每逢火炽之时，便尔定气平心，除此邪念，故十年以来，犹恐守身未固。适值婆婆年老，立志同卧一床，一则代丈夫聊尽子道，二则完全自己名节，不觉苦志十年，反遭此祸。”太夫人道：“你但言四、五年前偶尔思想，近年可还思想么？”王氏道：“近年之间戒思欲。每逢动念的时节，觉一物在里面蠕动，稍顷便也忘却了。”

太夫人听了此言，忙道：“难得难得！你今日的冤枉，可以明白了。”王氏听他所言，也是不知何故。只见她出来，向那少年的妇人，低低的说了一番，然后向王氏道：“你且出去，等候顷刻，老爷便升堂了。当时王氏只得出来。谁知刘大成早已在套房里面，听得清楚，随即传令坐堂，讯明此案。不知如何讯结，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七七回 验毒物表扬节操 明字理叙述案情

却说王氏退了出来，听说传令升堂，当时便在大堂伺候。谁知刘大成往日皆坐大堂，今日忽然在花厅升座，命将人犯，一并带入。当时威武一声，皂役、书差，两旁侍立。先将李贺芳带了上来，问。“汝供你表嫂，谋就亲夫，可知你那表嫂，实是个孝妇？本县已访明实情了。好言劝汝，反强词夺理，可知诬害节妇，罪名难逃？本县若不将此案理清，也不能使汝心服。尔且具结前来！若果取出这毒蛇，便将汝加等问罪。”李贺芳心下暗道：“明是狗官欲了此案，见我言词坚执，特用这言语哄吓。此时若听他所为，何能泄我仇恨？”当时回道：“小人所禀，系是实情。若有虚浮，小人反坐便了。”说罢，当时便具了一张切结，送到案前。刘大成复又说道：“王氏乃女流之辈，讯案之际，本县与汝应得避嫌，你我两人，权在此堂上，令她婆婆协同王氏并媒婆等人，到上房取物。若有毒蛇，随禀前来，你心可甘服么？”李贺芳此时拿稳，他取不出物件，当即口道：“只求我姑母亲眼看见取出这蛇，小人也就深信了。”说罢，刘大成便命媒婆并李氏、王氏，同到那花厅对过闲屋里面，复行将太夫人、夫人请出，督同看视。只见太夫人向李氏说道：“你这媳妇，甚是贤孝。可知你儿子身死，并非他不端之故，乃是他贞烈所致？以致生此毒物，伤害你儿子性命。我们老爷，禀明施公，方得了这件秘法，为你儿媳伸

冤。你在这里，眼看着了，便命媒婆取物。”只见那个媒婆，命王氏睡下，先将底衣改去，命李氏将两眼遮盖起来，免得她见了害怕。随即身边取出一根短小铁条，一面用牛肉裹好，先在滚水内烫得温热，然后由阴户送了进去，赶紧用力，将那一头抓住。谁知方递进去，好象有一物衔着铁条，便向里拉去。媒婆觉得吃力，赶紧用力向外一拖，只听“呼”的一声，早见有一物，穿在地下，随即上前，将它一击，再细为一道，好似没毛的老鼠，约有七、八寸长，死于地下。李氏此时，大惊失色，忙哭道：“我媳妇也不是妖怪，为何里面有这毒物？难道我儿身死，便是这物件害死的么？”太夫人连忙道：“何尝不是！若非施大人寻出这道理，几乎将你媳妇冤煞了。”说罢，便将王氏搀扶起来。连忙回道：“你此时觉得身上怎样？”王氏道：“不知何故，但觉腹下松了许多。”媒婆当时说道：“娘子，你肚内有此怪物，害人的性命。现在老爷在堂上等信，我去禀明就来。”说罢，取了那毒物，到了花厅。

正是刘大成在那里盼望。见她走来，随即问道：“媒婆，尔可曾验明白么？手中所取何物？”媒婆见问，连忙上前禀道：“小人奉命，将王氏试验，果如施大人所言，腹中有此一物，现在此间，请老爷查验。这仇瑶身死，必是此物咬毙！”刘大成听了此言，真是惊叹不已，随向李贺芳言道：“现在已有实据，这毒物是方才验出。”说罢，便将王氏在上房说的言语以及媒婆如何试验的话，说了一遍。然后道：“汝这狗头，无端诬控。非本县细心察核，几乎将那贞烈的妇人，污了名节。可知此物，名叫女贞。凡是女流，丈夫久久不归，欲火常燃，思虑过度，却又保全名节，不肯非为，那一团结凝嗜欲，无可泄发，日久年深，便生此物。

此乃纯阴之气，聚积而成，故一见阳物前来，便一口咬伤性命。此乃防节保身之物，非真是节烈妇人，断不有的。汝此时可明白么！”正说之间，李氏又哭了出来，说道：“大老爷，我媳妇为这案件，拖累多时，今日方才明白，这是老妇人亲眼看相。想必我儿那日，也是这样送命的了。但求大人将我媳妇放回家去，买棺为我儿成殓。这里老妇人叩求销案。”李贺芳听得刘大成一派言语，复见他姑母前来销案，当时只得不发一言，听县官作主。刘大成随又说道：“大凡平常细故，一经诬告，审出情由，皆加三等问罪。此乃弑夫重案，汝乃挟己偏见，赴诉公庭。若是你表嫂往日不端，尚可解说；好自从丈夫外出，尽心竭力，奉侍孀姑。今日特遭此事，汝便该愈加怜悯，曲示张罗，代她办此丧事，方是亲戚的道理。本县屡次劝汝，还敢坚辞固执，顶撞本县，如此刁风，岂可不做！本县且将汝带至施大人前，面禀此案，排定罪名，以为遇事生风者戒！”说罢，便命差役，先将李贺芳钉上刑具；然后命人取了一块大红绸匾额来，铺在公案上面，自己取了大笔，深墨写了四字，乃是“贞节可风”。复将自己官轿执事，预备在堂前，然后将王氏传到面前，说道：“汝事姑尽孝，守节堪嘉，可知非遇着本县，几净汝冤沉海底？本县非施大人到此，也不能水落石出。今日既案讯明，此后可愈加谨慎，以保终年。若日用不周，本县定来接济。那请旌表之事，谅大人皆要代奏的。守节孝妇，幸勿稍失，勉之慎之！”这番话说罢，随命人升炮奏乐，用了自己的仪仗，送王氏回去。王氏当时却感激万分，随即磕头称谢，同李氏一同乘轿回去。

这里刘大成带了那女贞毒物同李贺芳，到了陶家庄，来见施公，已经下昼时分。当时到了里面，先将试验明白的话，说了一

遍。然后问道：“卑职年幼无知，自从赴任以来，无不以民心为心，实缘事大案重，卑职思量数日，实想不出个原故，不知大人从何处得来，便如此明见万里，敢来指示，俾有遵循。”施公道：“贵县如此用心，诚为难得。本院昨晚因看案卷，见贵县详文，说这王氏平时颇为贞节，因思古人造字，大抵因鸟兽成名，如犹豫、**梼杌**^①等类，不一而足。曾记《说文》，‘贞，定也。精定不动感之谓贞。’尸格上面，又说他治命所在，是毒物咬毙。显见这物是腹中之物了。以她贞节上推求，必是她丈夫外出，思念过深，将一团纯阴的精血，无可发泄，随结于此，日久便生此物。若是她平时不端，阴阳交合，断不会有此事的。而况人之一身，常有虫物，如虱子、蚤虫等类，无不由皮肉内生来，由此类推，方悟此理。不料果然验出，便叫人取来看视。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① **梼杌**（tāowù，音涛勿）——古代传说中的猛兽，借指凶恶的人。

第四七八回 施大人谢恩任事 黄天霸远别回衙

却说施公说明那女贞原故，随将那物命人取来，看了一会。又道：“可知这断案一层，万不可粗心浮气。若仅以一纸供词便为可据，或以原告口利，辨说分明，即定了罪案，也不知冤枉许多人了。但能酌理准情，细心揣度，断无不明之理。贵县如此细心，尚不愧为良吏，但这王氏口供案卷，贵县可摘由详报，以便申奏朝廷，表请旌节。”刘大成便将先上匾额及将她送回去的话，说明了一番，施公甚为称赞，即命刘大成将李贺芳，因照诬控例，严加惩办。惟念情节太重，罪至凌迟，着减等永远留禁。朱二之案，讯明正法。刘大成一一领命下来，伺候施公起程。施公又道：“贵县且请回衙，办理案件，本院明早起程，无须贵县往送。”刘大成知道施公平时秉性，当时只得进城而去。次日早间，果然大众起程，惟有裘伯虎的儿子，痛哭非凡。恋恋不舍，施公便去安慰他一番，然后向淮安进发。

萧县离淮安不远，数日程途。这日早间到了城外，早有漕督衙门差官，前来迎接。施公亦不另择公馆，随即乘轿到了衙门。此时护院的总督，却是淮扬道代护，当时出来迎接，请了一安，预备交卸。所有黄天霸等人，皆到院上。施公择了次日子时接印。天霸等人，虽各有衙门，欲想回去看视一番，无奈见接印的时辰甚早。当时众人计议温“我等连日车马劳顿，此时回去，又有一

番讲说，不如在此权住一宵，候大人接印之后，再回衙署。”于是命人到厨房里面，备了酒肴。大众到了晚间，吃酒已毕，安歇了半夜。到了二鼓以后，便起身穿了披风，齐到大堂，两旁侍立。少顷，巡捕官设了香案，三声炮响，鼓乐喧闹，淮扬道差官捧出敕印。施公朝服行拜印礼，然后望阙叩头谢恩，升公堂座，用印标封，受僚属贺礼。这些仪制行毕，已是天亮时候。黄天霸候施公退了后堂，众人方来请示，各回衙门。

此时张桂兰久已得信，听说大人回来，连忙着了差官，到院上打听。随命厨下备了酒席，以便为丈夫接风。所有褚标、朱光祖，现在俱在衙门。得了这个消息，也就到里面，向桂兰说道：“听说你家大人回来了，此时夫荣妻贵，做了夫人，万勿将我老朽逐出门去。现在预备的何席？赏点我两老吃吃。”桂兰听了，忙道：“老爷子，酒已摆了，你去吃吧。”朱光祖早将褚标拖出。此时天霸到了署内，夫妻见面，自必欢喜非凡。桂兰忙问道：“贺贤侄哪里去了？为何不同你前来？”天霸道：“贺贤侄究竟有些孩子气，今日一早，便同我说，听说关叔父的婢娘，生了个兄弟，他要去望，此时准是去了。”说罢，他的母亲，也就走了出来，与天霸见礼已毕，问了入京以后的话。却巧人杰走了回来，见了张桂兰磕头便拜，然后又向他母亲磕头。此时母亲见他得官回来，自必愈加欢喜。桂兰道：“姐姐真是福气，佳儿佳妇，美玉成双。此时官职虽卑，日后定然重用的。”人杰母亲，也只得称谢一番，说：“承妹的提携。”当时人杰向天霸问道：“黄叔父！那个飞云子，你老曾问过老爷子么？他们可曾晓得？”天霸道：“我们方才回来，哪里就要问起这事。总之，这人也非什么大有名人，不过那座山头，有些碍手。”张桂兰听了此言，知道又出了事情，连

忙问道：“你们问这人何故？莫非又有什么案件？”天霸道：“何尝不是！不然我们还在京中，哪里便可回任！只因皇上内殿的御物，为人盗去，因此大人稟明出京，访此案件。”当时便将元宵佳节飞云子盗去琥珀夜光杯，沂州府施公被擒以及劝降吴球、大破朝**徇**山、杀死智明并自己偕同贺人杰夜走琅玕山，人杰中了火箭，逃回馆驿的话，说了一遍。张桂兰道：“照此看来，这飞云子又不可小看，而且此人必不是歹人。他如与王朗一类，何不便在山中？这总是智明与王朗以义气待他，故此他去盗此物。见说是犯禁之物，依然远走高飞。我们虽在江湖上多年，可知强人之中还有强手。且请老爷子等人进来询问，或者他们知道这人。”当时人杰早已出去，对褚标与朱光祖说知。朱光祖一闻此言，随即到了里面。向天霸道：“这飞云子可是姓云叫云鹤么？”天霸见他来问，疑惑知道此人，忙答道：“正是此人，你老可知道吗？”朱光祖道：“这人虽未见过，但他这大名，久听万君召说过的。他说陕西五子，惟有这飞云子最狠，其余什么穿云子、吞云子，皆不及他。照此看来，必得将这入访明，细问了他的楼图，然后这案方可明白。但不知万君召现可在家，必得命人前去问他，随后寻找飞云子，方有下落，不然则偌大的天下，从何处得知呢？”天霸听了此言，方晓得飞云子本是个能人。当时又谈论些闲言。人杰便将肩头的伤痕褪出，与朱光祖看。朱光祖道：“这必是此人了。不是老汉说大话，凡此道上的利器，无论谁人的物件，到了眼前，未有不知。你这伤痕，却是云派，所幸入肉未深，不然也没有性命了。”彼此谈论一番，日光已是交午。天霸饭罢，早有何路通、计副将、李参将、关总兵都到了天霸的衙门，与褚标、朱光祖两位老英雄请安。天霸又将朱光祖的话，说了一遍。计全

道：“黄贤弟总是性急。当时王雄前来说道‘飞云子’这三字，俺就知道他不是等闲了。此时万君召既知道此人，且等明日，禀明大人前去，到那里询问。”众人在此议论了半日，复又日光落尽，明月东升，大家便饮酒畅谈，席散回去。

贺人杰虽是新婚，无如殷赛花大破关王庙之后，已随殷龙仍回殷家堡而去。此时到了内堂，母子两人，各叙了些家常的事件。惟有天霸与关太两人，久别闺房，此时张桂兰、郝素玉鱼水寻欢，自不必说那夫妻之乐。次日，天霸一早起身，同贺人杰到了衙门，见关太等人，已到了里面。当时等施公升堂，堂参已毕，天霸等进入里面，便将朱光祖知道飞云子的话，说了一遍。施公道：“朱老英雄，本院久经阔别，现在仍住在贵提督衙内，何妨就此去同褚老英雄一齐请来，一叙离情！”天霸见施公如此，只得命人杰先行回去，说大人相请。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七九回 说姓名好汉识好汉 谈委曲英雄感英雄

却说褚标、朱光祖两人见人杰回来，说大人请他前去。当时两人换了衣服，同人杰到了辕门，来至后厅里面，早有差官报了进去。施公当即起身迎到檐前，高声招呼道：“老英雄一向可好？本院久违了！”朱光祖两人见他迎来，赶着抢上一步，口称：“我等山野村夫，何敢劳大人迎迓！”当时进入屋内，彼此行礼坐下。施公先叙了寒暄，褚标等向施公道喜道：“某等前闻差官传说，大人钧驾已抵前路，知是王眷优渥^①，复莅此邦，真乃万民之福，昨日大人接印，便当前来叩贺，借叩钧颜，只以山野村夫，不知仪节，反恐有扰大典。适才正拟趋前，面伸阔怀，不料大人不弃葑菲^②，遣使相传，实深感激。但不知大人自破关王庙后，圣意若何？连日京中有无新政？我等虽不知时事，但道听途说，聊助谈资，尚祈示教。”施公见他二人说这闲话，那琅琊山之事，犹同不知一般，因自想道：“这必是他想我请问了。”乃道：“本院自诸位贤弟及殷老英雄大破关王庙，除去淫僧，谁知漏网一人，复

① 王眷优渥（wò，音握）——皇帝的深厚关怀。优渥，雨水充足。后来泛指丰厚优裕。

② 葑（fēng，音风）菲——蔓青一类的菜。《诗经·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下体，指根茎。原意指采者不应因其根茎不良而连叶也抛弃，后因袭用作有一德可取的歉词。

行为祸。虽蒙主上加恩，宠优眷程，无奈恩光愈重，报效愈难。此次出京，几为关王庙逃犯智明丧了性命，皇家宝物，亦为人盗去。虽蒙众贤弟将本院救出，复莅斯邦，无奈这钦限的案件，未能破获。明知这琥珀夜光杯，在琅玕山里面，只是无人破得，徒叹奈何。以上各情，想黄贤弟已与老英雄等说过，但不知这飞云子，众英雄何以能知此人，尚求见教。”朱光祖道：“我等生长江湖，绿林中英雄，无不知道。后来与万君召偶然谈论，那时也不过是一句闲言，谁知今日果有此事。若要访飞云子下落，除万君召知道，别无一人。”施公听了此言，也半忧半喜，喜的万君召尚能知道，忧的万君召非褚朱两人去请，不肯前来。当时向朱光祖说道：“万君召既知此人，足见是国家鸿福，但他远在海州，本院虽想趋前，无奈到任伊始，未便擅离。拟求大驾一行，将本院下情，务求转达。然后将飞云子下落，细问一番。务请他同老英雄前去寻找，上为国家出力，下为百姓除害。不但本院刻刻不忘，那百万苍生也受德惠的。”朱光祖听了这番言语，不禁愁思半晌。乃道：“某等自蒙知遇，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岂有万家村不肯前去之理？但万君召性格，不与人同。自他回转海州，立志再不出来，管世间闲事。即如我等在黄贤侄衙内，他还说我等俗尘未尽，贪恋那富贵场中。即便前去，他亦闭门不纳。想要他出来，更是无望了。”施公见他推辞，乃道：“万英雄性格，本院岂有不知，但此时非江湖中绿林可比，为国为民，一举两得。老英雄与他是莫逆的朋友，前去尚未必行，如黄贤弟等人，皆身有官职，这些人前去，更是火水不入了。”复向褚标道：“褚老英雄与万君召也是至好，故求两位同去海州，将本院不得已苦衷，细细转达。万英雄素称爽直，或可鉴本院的诚意，惠然肯来，两位幸勿推

却。”朱光祖还是推辞。只见贺人杰走了上来，向朱光祖说道：“老爷子！大人如此言语，你何故总是不去？可知我这肩头上，中了那一箭，虽然未曾伤命，至今还未全口。设若因此伤了性命，我父亲英雄一世，半路之上，只留下我一人继承宗嗣。那时老爷子也不代我报仇吗？你平时很为疼我，今日我为人伤害，又有大人如此相求，你竟不肯前去，忍令我这无父的孩子，吃人家暗苦，你平时亦是白疼我了。若是我父亲在日，何至如此？”说罢，站立在朱光祖面前，好像要流泪样子。谁知这番话说来，不但施公与黄天霸等人，听了悲惨，反把个朱光祖与褚标说得哑口无言。心想：贺天保在世，那样英雄，江湖上谁不知道？现在只有这孤子，即便施大人不令前去，自己看人杰吃人家暗苦也要拔刀相助，为其报仇，方不负义气两字。而况贺天保与大众皆有交情，平时又疼爱这人杰，今日坐视不顾，不独负施大人的盛意，兼又何以对得起天保？故听了此言，不觉悲感起来，十分惭愧。褚标在旁看见，知朱光祖甚为作难。乃道：“万君召那人，虽然古怪，但以大义相劝，未必终始不允，你我两人便去一走罢了。”光祖到了此时，也是推辞不得。乃道：“我们明日便去就是了。”人杰见他已经答应，自是欢喜非凡。当时向他说道：“老爷子！你可要将他请来，不然我这伤痕一天不好，那就不恨王朗同飞云子两人，专与你这老爷子作对了。里外你这胡须太长，爽性将它拔去，同心拚命。”这番话反把朱光祖说得笑起来。本来施公最喜人杰，见他说了此言，虽是戏话，却比自己亲嘱的愈加切实。乃道：“人杰！你也休得无礼。老英雄前去，自会将万英雄请来，何容你在此乱说。”当时便命人摆酒，请朱、褚二人上座，为他送行。两人道：“大人初回此任，我等理合具酒奉敬，为大人洗尘。乃

寸意未伸，先叨厚惠，岂不是倒来么？”当时逊谢一番，大家坐下。朱光祖说道：“此去海州虽不远，但琅玕山一事，此非数人可以破得。殷龙老英雄在家，而且他令郎令爱，俱有一身好武艺，出色惊人。若能请他到此，随后借重甚多。不知大人意下何如？”施公道：“本院久有此意，且殷赛花与人杰新婚未久，便随本院赴京此时正思念人杰前往，一则使殷老英雄与佳婿聚会，二则将赛花接到淮安，使他夫妻完合，好侍奉他母亲。只因各事纷法，未计及此。且俟老英雄赴海州去后，本院使人同人杰前去便了。”人杰听了此言，自是欢喜不尽，天霸亦甚欢喜。当时彼此痛饮一番，席散而去。朱光祖向施公说道：“不知大人可有书信么？”不知施公意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八〇回 回衙门激说朱光祖 问路径打倒王大拳

却说朱光祖与褚标席散之后，问施大人可有书信带往海州。施公道：“本院岂可无信，人既不能亲往，简贴复又不周，岂不令万英雄怪我？老英雄且请回衙安歇，本院少顷写就，命黄贤弟带回如何？”朱光祖道：“如此，某等前去，便可措词了。明早动身，不再来聆请示，俟万君召若何回答，再来禀明。”当时与褚标两人，就此告别，带了人杰，一同回总兵衙门。此时张桂兰与贺人杰的母亲，见朱光祖、褚标两人到衙门，一天未曾回来，正在家里盼望。忽见他两人一同走了进来，张桂兰连忙问：“老爷子！可是今日吃醉了，睡在施大人那里，胡说连天吗？不然何以此时才回？”朱光祖笑道：“我倒未曾胡说，偏为这小猴孙说了一气，惹下这件事来，叫我如何办法？”张桂兰忙问何事，褚标只得将施大人请他到万家村的话，说了一遍。张桂兰道：“这事实是难说，即如我父亲回去之后，至今连信息仅无，把个凤凰岭，以他为养老的所在，听你有何大事，他不但不肯出来，连好歹一句话皆不开口。万君召叔叔，也是如此古怪，此事确是难行。但施大人如此盛情，贺贤侄又是年幼孩子，怪可怜的，吃了人家的暗苦，免不得你老下一番说词，将他请出。好在你老口舌便利，虽然这题目难作，尚不致惹人笑话，说你全无用处，连客皆不会请来。”朱光祖听了此言，不禁笑道：“你看你这张利口，用这派

话头来激我，总要将他请来，不然羞也羞煞了。可是你这口利，我也不同你辩，但愿黄贤侄出外十年，终日与那些男子英雄打仗，不回来同你交锋。那时你也就要念佛修行，不说这刻薄话了。”说着，自己也就回转房去。却好黄天霸也由院上回来，将书信交与朱光祖，然后取出一包银两为路费。当时又说了些闲话及请他致意万君召，一同前来的话，然后回转上房。次日一早起身，朱、褚两人，每人各带了一个包裹，吃了早点，只向海州而来。

原来海州虽是个直隶州，却与淮安毗连，不过三、四日路程，便到万君召的所在。虽在海州乡下，离城也只有数十里地方。这日朱光祖与褚标到了海州，先在城外找了个客店住下，向那小二问道：“这一带有一万家洼，你们可知道么？”小二道：“这个最大的村庄，谁不知道！但是姓万的太多，他们族中，连自己皆认不清楚，不知你要问哪一个万家？”朱光祖道：“他村上有个万君召，这人可在家么？”小二道：“别人或不知道，这个万英雄，却甚有名望。听说淮安漕督施大人羡慕他的武艺，保举他为官，他只是不肯。现在终日在家，栽花插柳，种竹养鱼，享那田园之乐，就连这城内也轻易不到。你老从何处前来？问这位何故？”朱光祖道：“咱不过与他朋友，便问一声，看他在家不在。”当时小二送上茶水，问了酒肴，与他两人饮食。当晚与褚标歇了一夜。次日一早，给了房钱，直向万家洼而去。行至晌午时候，见前面有座大大的村镇，镇外一带尽栽着些杨柳，每棵杨柳中间，夹着杏树，遥想二、三月之内，真是个绿荫满地，红杏在林。两人到了镇前，见有个杂货铺子。朱光祖道：“你看这个镇市，好一个所在。为什么与我从前来时不对，莫非咱们走错了不成？”褚标道：

“咱虽与万君召认识，他这所在，却未到过。既是 you 有点疑惑，何不到镇上问他一问？”当时朱光祖只得进了镇门，上首有个杂货铺子，门前站立个少年，约在三十上下年纪。朱光祖走上前来，打了个拱手道：“朋友！借问一声，这里可是万家洼？”那个少年将他一望，见是个过路客商，乃道：“你这人，也不是瞎子，这圈门上明明写的是华家镇，为什么要代它改号，说是什么万家洼？还不为我滚去。你这个老杂种，向着你爷噜苏。”朱光祖看了此人，反觉好笑。心中暗想道：“你这厮真是造化，放着俺十年前的性情，早将你这厮一拳打死，俺问你的路，便出口伤人。”当时反而笑道：“朋友，不必动怒，老朽不认得字，故而动问。既不知道，再问别人何如？”说着便向前去，谁知那少年见他如此，疑惑他可以欺吓，当时追了上来，一把将他的肩头揪住，骂道：“老子叫你滚，你便要在这镇上胡闹。你要问路便出镇门去，这地方不准你到！”此时朱光祖虽然动气，总因自己手辣，不肯轻易动手，反将一肚怒气接捺下来。谁知后面褚标正是忍不下来，当即上前喝道：“汝这少年，如此撒野，俺朋友问你路，你不知道，也就罢了，为何不许他另问别人？难道这镇上是你一家住么？还不与我松手！象你这模样，也要在俺面前骂人？”少年见褚标前来说他，当时转过脸来，高声骂道：“你这老乌龟，老子与他说话，谁要你多言？你来，我爷爷就与你作对，只要你认得爷爷的拳头。也不打听打听，爷爷在镇上，谁不知道个王大拳，容你这老杀材的多嘴。”褚标见他竖起拳头，实是又怒又笑，骂道：“你这小狗头，便叫王大拳吗？你褚爷也叫褚大拳，怕你那个大拳遇见俺这大拳，就叫王小拳了。”那个少年听了此言，哪里容得下去？当时举起拳，便向褚标的胸前打下。褚标倒也好笑，顺

手向外一推，只听咕咚一声，一个仰面朝天，早跌在地下，当时爬起身来，抱头便跑。嘴里骂道：“你这两个老杂种，在此等着，爷爷总叫你吃苦厚了。”说着，出了镇口，飞奔而去。朱光祖笑道：“这人也是倒运，今日遇见你我。但不知他姓什名谁？”旁边那店内说道：“二位爷！这人便是前面万家洼的，此人姓王。你老问万家洼何事？”朱光祖闻了此言，便问他路径。不知那人说出什么，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八一回 见良友入室谈心 命表弟鞠躬陪礼

却说朱光祖听那人说出万家洼来，连忙道：“在下正要向万家洼去，不知走哪条路径，方要借问一声，偏遇着这杂种，胡乱了一气。”那人见朱光祖年纪虽大，却是甚有精神，知他两人不是寻常之辈。因指道：“此去转弯，向东而去，过了那三岔大路，前面一带树林，便是的了。”朱光祖谢了一声，两人顺着他的路径走去。果然到了前面，一派村庄，不下有四、五十家户口。朱光祖道：“这地方不错了。”二人过了护河，便是个大大的打麦坞，门外高积了一个草堆。大门口外，坐着个小童。看见有客前来，连忙起身问道：“二位客人到此何干？且请说明，好进庄通报。”正说之间，接着又走出一个四、五十岁中年老者，向朱光祖询问。光祖道：“烦你进去通报一声，说淮安府黄总兵衙门内，有位姓朱的同一姓褚的前来造访。”那小童听了此言，忙道：“可是黄天霸么？”光祖见那个孩子甚是伶俐，也实道：“便是此人。你何以知道？”小童道：“我家爷爷在家时，常说起什么黄天霸、关小西，我等已经听熟了。你两老来此，有何事件？”褚标道：“稍顷见了你家爷，便知道了。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小童道：“我家爷也未说过，我又未与你见过，哪里知道？”正说之间，早听里面有人招呼道：“朱老叔！褚老叔！你两老什么风吹得到此？小侄屡次思想，欲着个前去相请，又恐这山野村庄，不比得那富贵场中

热闹，因此屡屡中止。既然不远而来，且请里面坐吧。”说着，命小童代他将包裹携着，向里走来。褚标四下一看，只见大门之内，一个极大的院落，院内皆种绿竹。过了竹院，便是二门，却是三间矮屋。过去一带竹篱，编就些蒴条等类，弯弯曲曲。一条幽径，下面铺着卵石。穿着竹篱，朝南一个方厅，皆是竹子造就。里面摆设，皆不脱个竹字。里面设了一张竹炕，炕上铺了两面竹簟^①，正中设一个竹几。竹几上摆的是竹根帽筒，下面竹椅、竹桌、竹凳、竹帘、竹窗、竹灯，无物非竹子造。过了方厅，又是一个院落。中间四棵柏树，清风纤拂，音韵欲流。地下栽的绣墩草旁边有一个六角洞门，进了此门，却是一个花园，里面海棠、兰草、芍药、牡丹，各种齐备。当中一个六角玻璃厅，里面铺设十分幽雅，万君召将他两人邀至里面。朱光祖道：“老朽一别经年，实深怀想，还不知贤侄有如此乐境，较之前次造访，益发幽逸了。”说着，彼此见礼，下榻而坐。小童送上菜来，然后打了面水，为他两人净面。褚标道：“难怪贤侄置身高尚，原来有此幽境，我等到此，几成俗物了。”万君召道：“二位老叔前来，经过此地，惟问施大人与诸位兄弟可好？诸位可升官否？侧耳听来，好代他们称赞！”朱光祖见问，忙道：“某等特地前来，专诚造谒，不知贤弟可能容纳否？”说着，早有小童送上酒肴，请他两人饮酒，彼此方才入座。忽听外面一人喊道：“这两个杂种，连跌我两个筋斗，还未同他算帐，哥哥为什么留他？”朱光祖听清了，不禁大笑起来。向万君召道：“听说贤侄武艺越发长进了，两手拳头，长有水缸大小，不知这话果确与不确？”万君召不解何故，忙笑道：

① 簟（diàn，音电）——竹席。

“你两人初来此地，何故拿小侄取笑？人的拳头，哪里会如许大法？”朱光祖道：“你说拳头不大，怎么你家有个王大拳呢？没武艺人，尚称大拳，你这有武艺的，拳头岂不有水缸大么？”万君召听了，方才明白。忙道：“莫非这厮得罪老叔么？”光祖道：“他虽得罪于我，我却未与他动手。却是褚老叔气他不过，跌他两个筋头，但不知此人，贤侄可认得么？”万君召道：“此人便是小侄的表弟，名叫王陶。只因姑母亡故，无处安身，因此将他留在庄内，无奈他不肯上进，教传他武艺，也不经心，学了几趟的毛拳，便自生非闹祸，每日里在那镇上与他人争闹。所幸小侄尚有人缘，因人人看小侄面情，不与他较量。今日又得罪老叔，岂不是自寻苦楚么？”当时只听得他在外乱叫，随即喊道：“王陶！你还不进去陪罪，不知这两人便是时常我说的朱光祖与褚标两位老叔，你有眼不识泰山，还在此乱喊乱叫。”说着，便自己出去，将王陶拖近。此时褚标反不好再说什么。只见王陶到了里面，向朱光祖道：“咱王大拳，听哥哥吩咐，为你老陪礼了！今日你老跌我筋斗，为你作揖，明日你老将送我命，哥哥还要磕头呢！”朱光祖见他是个半痴，忙道：“贤侄，且请坐下，老夫有一言奉劝：大凡人生世上，皆不可以自满。强中更有强中手，何能自以为是？譬如咱与你这表兄，本领不在人之下，还以和气为贵。况你本领未经到家，何能与人交手？下次这个性情，千万要戒一戒方好。”王陶听他言词，只得默坐一旁，无言可对。还是褚标将他邀入席中，一同饮酒。彼此饮了数杯，朱光祖道：“某等今番到此，也是喜者喜，愁者愁，不知此时施大人怎样了！”万君召忙问道：“老叔由淮安而来，不过数日，何以便虑及他人？闻得施大人去岁进京的，皇恩高厚，而且大破关王庙，除去淫僧，久已威名大

振。此时出京回任，正是喜事重重，哪里有什么愁事？”朱光祖便将智明如何在关王庙逃走投到朝舞山，曹勇等人到琅玕山上请飞云子计害施公，盗取琥珀夜光杯、起造齐星楼以及大破朝舞山的话，前后说了一遍。然后道：“某等此来，正为此事。”说着，将施公亲笔的手书，由身边取出，递与君召。不知他所说什么，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八二回 辞委任褚标用激词 感知遇君召勉应命

却说朱光祖将施公的书信取出，万君召看了一遍，方知是欲叫他去寻飞云子的下落。当时冷笑了一声，向朱光祖说道：“这事你两老也空跑了。小侄蒙大人知遇之恩，不究前罪，此恩德没世不忘，理直为其前去，稍尽微劳。只因其中有两层缘故；一则小侄避居此地，闭门思过，犹恐难周，名利两途，久无此志。此时忽然出去，知道的为宪命所迫，不知的恐笑我无恒。虽承施大人盛意殷殷，屡思保奏，无奈宦途人事，缺然于怀，故小侄不肯应命。如此时可以前去，当日保荐的时节，久已为官。耿耿此心，你两老谅皆知道。二则飞云子虽与小侄有旧，他却远在陕西。自从早年路过潼关，与弟兄见面，承飞云子盛意苦留，小侄歇马陕西，不必再回此地。那时小侄心高志大，立意回来。临走之时，飞云子言道：‘但愿你老哥此去，大业能成。设有不然，切莫再来此地。’言犹在耳，何日忘之？不料回转此间，大事未成，依然故我。虽蒙施大人宽厚，得以养晦田间。回思飞云子之言，尚自羞惭无地。此时再到面前，恳求此事，岂不令人愧死？而且他行踪无定，或往或来，还不知现在何处。有此两层，小侄万不能前去。还求老叔回禀大人，另派能人前往，方不有负委任。若命小侄，断不能从。”朱光祖听了言道：“贤侄之意，老夫岂有不知？故动身之前，久向大人告禀。无奈他谆谆劝导，义不容辞，故此

前来一走。但人生在世，与其隐姓埋名，与草木同腐，何如为国出力，留此芳名。虽不做官，未为不可。若说飞云子无颜见他，这话殊为费解。未来之事，岂能预知？那时未遇施公，自然独行其是。古人言：‘识时务者为俊杰，明哲者必知机。’既进贤人，理宜从顺，此正是英雄的作为。即令飞云子听见，还道是贤侄不敢去会他。在某看来，总宜前去为是。”万君召乃是一言不发。褚标道：“朱大哥！那时我说不来，你偏不肯相信，可知他果不出吾料了。我如有这样田园房产，虽死在此地，也是情愿。管他什么大人的知遇，朋友们盼望，旁人耻笑，名声好不好，只求快活便了。难得生个人来，为什么要奔走劳苦？我看施大人，也不思想思想，有人能行的，有人不能行的，一味的苦心苦意，屈己求人，到此有何用处！万贤侄不肯前去，想必知道这个飞云子，有不敢去的缘故，方才如此。何必苦苦的奉劝呢？可惜多等老朽无能，不知道这飞云子的住所。若有一面交情，虽万水千山，也要前去一走。一则蒙大人如此看待；二则为国家出力，替主宣劳；三则为朋友助一臂之力；四则虽不做官，也教人敬重，享个大名。有此四件，虽赴汤蹈火，也可去得，而况访人的下落呢？”褚标这一派激功，把个万君召说得开口不得。过了半晌，言道：“你老之言，人非草木，岂有不知！但不过一出此山，更多事故。若小侄执意不去，两老岂不责我！但有一言，先行告禀：此去陕西，有两个月的来往。若到潼关之时，飞云子在家，自是顺事。设或他未曾回去，由琅玕山往别地方，这偌大天涯，尚不知在于何所。即然大人有命，总之将飞云子的楼阁，得来为度。随后事件，小侄不能过问了。况飞云子之父云逸，其人家法渊源，不可究竟。

制造一切，奥妙非常。如诸葛武侯之木牛流马^①，淮南子飞车等类，无不得其真传。五子之中，长名云龙，次名云虎，三名云鹤，四名云鹏，五名云鹄，飞云子班次行三，凡云逸的真传，他俱皆学会。所造这个齐星楼，想必另有秘法，俱是他殚心竭虑，始获造成。未必轻易将图取出。这事只好临时再说了。”朱光祖、褚标见他肯去，当时自是欢喜。席终而罢，撤去残肴，彼此又谈论了一回。万君召方将他两人带出庄前，观看了一番村景，直至月色东升，始行入内。晚间席散，便在内花园内，安歇一宵。依朱光祖两人，便想次日起行，无奈万君召苦苦相留，耽延了两日。到了第三日，三人方才一齐动身，各带包裹，向淮安进发。

晓行夜宿，一路而来。这一日已到了淮安城内，当时来至辕门，先命差官进去通报。此时施公正与黄天霸等人在里面议论，说朱光祖有心推却，虽然勉强前去，尚不知万君召果否肯来！设若绝计不行，这飞云子无人去寻，齐星楼何日能破？那时误了钦限，如何是好？黄天霸道：“大人不必忧虑！朱老英雄不去则已，既往海州，不将万君召请来，他也不能辞责。而况褚老英雄一同前去，即使君召不肯前往，见他两人殷殷劝驾，也觉得不能固执了。”正说之间，只见差官进来，禀报说：“朱老英雄同万壮士皆在辕门伺候，请大人示下。”施公一听了此言，自是喜出望外，当即命人请见。一面与众人走出后堂，在厅前迎接。一见他三人进来，连忙高声言道：“老英雄回来么？万壮士一别数年，今始到此，真乃万幸！”说着，抢前一步，携手同行，一同到了厅内。君

① 木牛流马——三国时蜀汉的诸葛亮攻打魏国时，曾用机制的木牛和流马运送粮草。

召道：“小人自蒙知遇，片刻不忘。日前朱、褚二位老叔，言之谆谆，万不敢自外生成，安居乡里，只得趋前请示。但不知大人何以知道这齐星楼是飞云子所造？设若假用其名，虽万某奉命前往，恐亦无济于事。”说着，与施公见了一礼，然后与天霸坐下。此时彼此又叙了寒暄，复又提到这齐星楼之事。不知施公与天霸如何方使万君召前去，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八三回 万君召远赴陕西城 贺人杰三入殷家堡

却说万君召到了淮安，施公接入里面，说那齐星楼，何以知道是飞云子所造，恐有人冒名，为此欺愚外人。施公道：“壮士不必多虑。此楼本院虽未亲见，据黄贤弟说来，甚为险峻，所有埋伏，皆是目所未睹，况朝舞山头目王雄，现尚在本院衙门，曹勇与王朗所谋之事，无不尽知。非壮士将飞云子下落访明，将原图得来，此楼万难破去。”万君召道：“岂敢推却？但是飞云子远在陕西潼关口外，若他果在家中，自是幸事。设若行踪无定，再往他方，那时再等小人回来，岂不误了钦限？在某愚见，一面到陕西寻访，一面请大人派人前往，另请能人，先破这山寨。万某此去，断不偷安推却的。”施公听他所言，甚是有理。当即命人摆了酒席，众人入座谈心。酒至三巡，施公道：“本院除黄贤弟等人，别无能手。且请壮士先行前往，此处再为设法便了。”朱光祖道：“某等在海州数日，不知大人果命贺人杰到殷家堡去么？”施公尚未回言，万君召接着问道：“可是那殷龙老英雄么？此人本领甚是惊人，何不请他同去？此外如黄贤弟之岳父，老英雄张七，此两人皆与朱老叔、褚老叔是江湖上前辈，见多识广，本领高强。若得此两人，与众位仁兄前去，何愁此山不破！”褚标道：“据你说来，将这琅琊山，视同儿戏了。可知你我长枪大朝，虽斗个三天五夜，也不惧人。若是摆甚么阵图，没什么门径，

不知他的法则，何能去破他？贤侄能将原图得来，那时也要随众兄弟稍助一臂。日前命贺人杰去请殷龙，不知大人可有吩咐？”施公道：“贺千总已于昨日动身了。”万君召见众人所言，是专等自己前去，心下甚是欢喜。当时便道：“明日万某一定动身。”施公称赞了一番，席终而散。是晚朱、褚众人也不回去，一齐在此歇息，以便明日送行。次日绝早便起身，出来取了二百两碎银，命他作为路费，又给了沿途文凭一道。恐此去日期耽搁，脱了盘川，或另有什么案件，或到地方官那里办事。万君召当时接在手中，用油纸包好，揣在身边，别了众人，直向陕西而去。

单说贺人杰从朱光祖到海州去后，次日施公便命一个差官，同他上殷家保而去。在路行程，非止一日。这日到了庄前，却巧殷强在庄前闲游，举头见是人杰，不禁喜出望外，迎面跑来，向他问道：“贺贤弟！你今日来了么？老爷连日正是盼望，不知道大人可曾出京？蛮想命大哥到淮安探问，你我快些进去吧。”说着，命庄丁将他包裹接上，自己一人，先跑进去。人杰与差官进了庄院，早听里面许多笑声，跑了出来，齐声笑道：“我们娇客到了，快些进来，好教赛花妹妹放心。”人杰抬头一看，乃是赛花的两个表姐并殷刚、殷猛等人，接着殷龙也走了出来。人杰赶着上前请叫了一声，然后到厅前。只见赛花站在厅前，笑容可掬，人杰反不好意思前去招呼，只得向殷龙见礼，然后与殷刚兄弟见礼坐下。殷龙问道：“大人是何时出京？你此时由何处前来？”人杰道：“小婿从正月十五大内里失去御物，次日皇上命黄叔父擒获此贼，便命施大人回任，一路访获这案。小婿等于十七日，便随大人起程，到日前方抵淮安接印任事。”殷龙忙道：“怪不得久久无信，原来有这些情节，看来这是个钦限的案件。但不知大内

里失去何物？这盗取的人，可曾访出么？”人杰道：“访是访出了，实是有许多碍手，小婿几乎送了性命。”这句话，把个殷赛花吃了一惊，忍不住出声问道：“谁人与你作对？现在怎样了？”殷龙道：“怎么讲？可慢慢讲来，与岳父知道。”人杰道：“一时也说不了这案件，小婿前来，无非是施大人的意思，请岳父同破此山。少顷，小婿再为细细告知。”殷龙见他如此，只得命人取面水来，送上茶点，使他进了饮食。人杰方将前后的话，说了一遍。殷龙明白此事，忙道：“我儿肩上伤痕可好么？你母亲精神可好？”人杰进：“家母幸尚康健，命小婿请安道谢。肩上伤痕，虽未全好，谅也别无妨碍。但不知这个飞云子，岳父可曾知道么？”殷龙道：“北道上面，虽常听人说及，是什么云家五子，想必就是此人。但是未曾见过，不知他本领怎样，我儿且在此间多住几日，养息伤痕。即使朱光祖到了海州，将万君召请出，既是飞云子远在陕西，非一朝半日之事，便可回来。明日且着人到淮安，打听万君召何日动身的日期，几时回来。然后你我再行起程，也不误事。”贺人杰听了此言，乃道：“岳父之意，虽是爱惜小婿的道理，但大人为这个钦案，日夜焦愁，恨不能立时破去。故命小婿前来，面请岳父助一臂之力。若是在此耽搁，岂不令他盼望？”殷龙道：“他虽着急，你今日才到这里，难道明日便走么？你岳父自有主见。”当时命人预备了酒席。郎舅夫妻，到了晚间，便在后堂畅叙。当时众人酒过数巡，殷龙又问起关王庙之后，皇上升赏如何。人杰更将众人推升及自己升官的话，告诉一遍。殷龙望着他，直笑声不止。随向赛花道：“我的儿！人杰居然已升官了，这也是你的命好。”大家笑谈了一番，然后席散。殷龙向人杰说道：“你连日路途辛苦，今日且早些安歇吧。”说毕，复命殷猛兄弟，各

自回上房而去。这里人杰与赛花彼此就寝。次日一早，便自起身。要知底细，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八四回 小夫妻逃走殷家堡 贤郎舅约探齐星楼

却说贺人杰要起身，只见殷强走了进来，对人杰道：“愚兄此来，非为别事。但是那琅玕山究竟如何厉害？若能将飞云子访到，自是好事；设若寻不到他，难道这山头便不去破吗？我想王朗等人，也不过是个鼠辈，只要将他引出山来，把他擒住，这楼自然可破。即便有埋伏在内，有了人，还怕那御杯不得到手吗？因此愚兄前来询问，但不知贤弟与妹子意下如何？”殷赛花听了此言，也知道他的用意。乃道：“哥哥莫非前去破山么？妹子也有这个意思。只因初日到此，不知他可情愿？咱们想施大人如此厚恩，设若万君召将飞云子寻不到，误了限期，固是有那处分。江湖上面，谁不知我们这班英雄的大名！今日为一个王朗，造了这齐星楼来，便无一人敢破，还要寻张找李，求人帮助，岂不为人取笑？爹爹的意思，虽是爱惜你我，只不想这个道理。想我等此时，若能前去将王朗捉住，破了此楼，无论施大人要重重保举，便是万君召、黄叔父等人，也要看我们得起。而且张桂兰与郝素玉婶婶，从前干了许多大事，咱这本领也不在她之下，为何不能去破山头？因此欲想前去。一则恐爹爹不肯答应，二则怕他初来，贪恋此地。那时逼迫他去，设有他虑，爹爹与母亲岂不说我不贤？故尔未经说出。你今既有此意，只问他便了，妹子无有不可。”贺人杰听了此言，正是喜出望外，忙道：“你两人果能如此，岂不

是条上策！虽然我肩头上中了一箭，向无大碍。有我三人这本领，只要王朗下山，那时不怕他走上天去。不过岳父面前，要你们开口，方可行得。若是我与他问说，他必定说我伤痕未好，且待痊愈，再行回去，那就无可更改了。”殷强道：“贤弟！你说哪里话来？若想告知爹爹，一年也走不了。在咱看来，不去则已，去则不辞而别，好在这条路径，你也走过。到了那里，破得齐星楼更好；不然，纵有人受伤，或为他擒上山去，那时再赶回来报信。我三人，皆是爹爹心爱的人，怕他不去解救么？”他三人本是个年幼无知，恃着自己的手段无敌，便把琅玕山看得极淡。贺人杰听了这话，不禁喜道：“果然哥哥如是妙计，你我今晚便收拾停当，明日午后，便自起身。”殷强同殷赛花也就答应。当时商议停当，三人到了殷龙的房内，请安已毕。殷龙见他一对小夫妻，如一双美玉一般，自是欢喜。当时便吃了早点，又到了上房里，与一班舅嫂等人谈说了一会。殷龙见人杰不提淮安之事，疑惑他安心在此，以待消息。谁知到了晚间，赛花先将自己的动用短衣并两口利剑，打在一个包裹里面，随手带了铁背花装弩，换了小袖衣衫、大脚裤、铁尖快鞋，复行取了二百银子，放在包裹之内。此时贺人杰已与殷龙吃了晚膳，回转房中。见殷赛花收拾已毕，两人便和衣而卧，安歇了一宵。到了五鼓时分，殷强又过来，肩头上负着一个包裹，身穿玄色短衣，排门密扣，布列胸前；头戴一项英雄盔，滚圆一朵红球，贴在面前；元色酒花丢裆叉裤，薄底靴儿，手提一柄生铁飞叉，腰刀藏在里面。向着人杰道：“天色现在不早，再迟可有人看见，那时便走不了。”赛花道：“你我虽然前去，也要留个信下来，使爹爹知道方好。不然，岂不说咱等避父而逃？”殷强道：“咱那里已留下字迹，爹爹起来，到我房

中，便可看见，你两人不必耽误了。”人杰听了此言，也就催赛花从快前去。当时三人到了房外，将窗格倒关起来，出了檐口，噗噗两声，便由屋上出庄而去。

一路晓行夜宿，赶奔而来。这日已到沂州府界内，殷强道：“贺贤弟！此地离琅玕山还有多远？你我且寻个客店，安歇一天，打听他山上的事件，然后再去破楼，你道我此言如何？”人杰道：“前面离琅玕驿不远。这地方热闹，虽有客店，但是我等，前月在此，耽搁了许多日期，总有人认得。设若露了风声，王朗逃走，或使人暗来行刺，那时岂不是多事吗？在俺看，还是另寻个坊店为是。”赛花道：“你如此说，就此前去寻找，惟最要便当方好。”人杰答应了一声，当时转过了那驿站，走了有四、五里远近，有个小小村镇，里面有十数家户口，其中有个客店。人杰到了门首，只见个老者向他问道：“客人可是寻店么？这里面虽小，一切尚是洁净。现在上首房内，尚无人住。客官共有几人？何不在此歇马？”人杰道：“此地正好，我去找个朋友便来。”当时转身向外，前来告知了赛花，三人便在这店中住下。店中那老者忙问道：“客官由何处前来？到此何干？”人杰道：“只因咱们这朋友，到此寻亲，忽然身子不快，故在你店中暂歇两日。”当时问了酒肴，送上来水，当晚，三人饱餐一顿，在房中养息了一番。到了二鼓以后，每人各带了兵刃，蹿出房屋，只向琅玕山而来。行了有十数里路径，所幸星光之下，尚辨得出东西，人杰在前引路，穿林越树，到了半山。那个楼前搭着个更棚，里面点着个灯球，两人在里敲那更鼓。殷强走上前去，将那个更棚一掀，拔出腰刀，一刀砍去。更夫见有人来，赶着起身，一望见是个少年大汉，一刀砍来，早吓得魂不附体，连忙让过一刀，向殷强跪下道：“爷爷

饶命！”殷强道：“你且将埋伏说明，由此上去，还有没有埋伏？俺便饶你这狗命。”再寻那一个更夫，早已不知去向，殷强疑惑他逃命去了。出了更栅，便与赛花上山去。谁知方上山坡，未到那个楼门前面，忽然脚上一绊，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下。接着一阵铃声，早将殷强滚入陷人坑内。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八五回 陷深坑险擒小将 中火弹急煞佳人

却说殷强跌下那陷人坑内，赛花正欲前来相救，复听铜铃声响，半山来了一人，手执大刀，飞奔而至。嘴里喊道：“何处的野囚，前来偷探？不要走，爷爷来也！”到了面前，举起一刀便向殷赛花砍下。原来王朗自从黄天霸与贺人杰两人那夜来后，便知道施公那里总有人来，当即命各处埋伏了许多暗器。半山那个更棚，与这陷人坑，是一人看守。殷强杀死一个更夫，那一个见有人来，便出了更棚，前去报信。因此铜铃响动，把殷强陷入坑中。此时这人前来，殷赛花双剑一分，用了个二龙出水势，左手一剑，将刀格去，右手一剑，对定来人的咽喉刺去。那人见是个女子，也不将她放在心上，见自己一刀掀去，剑已前来，赶将身子偏让于左侧，刀头一转，格在一旁，两人厮杀起来。那二百个喽兵，齐声喊叫，山谷里面，如千军万马一般。贺人杰赶到面前，见殷强已中埋伏，惟恐山上头再来强盗，赶着双锤一摆，杀上前来。谁知殷强跃入坑中，却是个鱼鳞铁网，铜铃一响，早有把守的军士走来擒捉，殷强晓得不好，遂将生铁飞叉双手一举，两脚在铁网上一垫，便想由坑内蹿纵上来。此时山寨里早已得信，王朗听得铃响，遂向朱世雄说道：“朱二哥，你可赶快前去，怕施不全那里又有人来，交手起来，务必将他引到里面来，等俺活捉这狗头。”朱世雄答应一声，也就提了飞抓，前来争敌。见殷强

正往上纵，随即高声叫道：“你这杂种，还想上来！不要动，爷爷来请你。”说着举起飞抓，在坑前护定。两边喽兵一声呐喊，挠钩齐下，早将殷强擒捉上来。人杰到了此时，吃惊不小。当时一声叱咤：“朱世雄休得逞能，俺贺爷爷来也！”双锤飞起，从后顶上打来。世雄抬头一看，见是人杰前来，知道他的厉害，赶将飞抓勒定，贯了足劲，并力上前，人杰知他武艺有限，遂将锤头乱舞，一气打下，早把个朱世雄杀得浑身是汗。殷赛花与那个人战了六、七个回合，忽见殷强被人捉去，心头大怒。双剑分开一个二龙出水，早把那人头颅砍下。两足一纵，到了前面，直向那喽兵砍杀。朱世雄见来了一员女将，深恐将殷强救去，只得舍了人杰，反奔前来，将赛花敌住。后面人杰又到，锤如雨点，一路打出。王朗在里面听得，正欲派人前往迎敌，蒋责喊道：“大哥把守此楼，让小弟前去。”钢叉一摆，飞下山来。见殷强正要挣扎，赶着一叉。谁知人杰手段飞快，见他来得厉害，将身躯一矮，锤头高起，格去钢叉，一手将殷强夹在腰间，便想逃走。蒋责哪里肯舍，一声吆喝，所有的喽兵围绕上来。殷赛花见救了殷强，也就放胆宽心，与朱世雄厮杀。两人一来一往，复战了有七、八合照面，朱世雄只能招架，到难以还手，掉转身材，直向山上逃去。赛花此时已不追赶，上前一步，将蒋责敌住。遂向人杰喊道：“你将四哥解下，就此杀上山头。”说罢，双剑齐施，早将蒋责的钢叉逼往。人杰听了这句话，来不及解绳索，在殷强肋下，拔出腰刀，将绳索割断，殷强放开手足，飞叉乱舞，杀上前来。蒋责哪里是他三人的对手。高声叫道：“若是好汉，奔上山来，俺与你斗三百回合。”人杰笑道：“汝这个狗头，也要逞嘴，俺怕你的埋伏，也非好汉。”说罢，三人各举兵刃，奔追上来。谁知王朗

见朱世雄败回，知那些寻常埋伏，擒他不住。随即传令让他进来。当时与众人到了楼前，站立台阶，直等人杰。他三人见无人抵敌，也就蹿跑纵跳，到了花园，离那个大树不远。殷强还要前进，人杰知他的厉害，赶着喊道：“四哥且住，待俺前行。”当时便想绕过那树木，蹿上楼去。王朗早已看见，刀头一指，霹雳一声，火球飞至。人杰知道不好，随即向旁一让，到了左边。谁料殷强随后走来，迎面相逢，正落在肩头上面。登时顿起大泡，痛入骨髓，大叫一声：“痛杀我也！”飞叉一舞，跳到树前，直向王朗打下。人杰恐他有失，也杀奔前来。王朗也不交锋，复将栏杆一推，花朵中早飞出流星火弹，前前后后，直向两人打来。殷强到了此时，也就不敢前进，飞叉在手中，舞得如雪片一般，遮挡流星火弹。奈此弹总线发作，火弹过去，无限的火箭，复又射来。殷强身上早已中了数箭，人杰犹恐他再战，赶着喊道：“四哥此时不走，尚待何时？”“俺脸上已中了火箭了。”说着，掉转身躯，便想逃脱。到了琉璃厅口，里面已蹿出数人，锤棍刀枪一齐杀入。当时便高声喝道：“汝这小贼，前番未送汝命，已是万幸，今日复来送死。曹寨主在此，不要走，吃我一镗！”说着，镗金镗一起。连肩带臂，一下打来。人杰此时不敢恋战，只得将双锤一架，夺路而逃。所幸赛花未曾受伤，此时见众人杀到，知道力敌不过。遂将铁背花装弩取出，一声响亮，一弩射出。曹勇冷不提防，见有暗器飞至，赶将身躯一让。后面那人躲避不及，早已射中了命门，哎呀一声，栽倒地下。曹勇一人来厮杀，他三人趁此漏空，出了花园，复向寨门逃去。

到了山下，方才并在一处，喘息一番。此时殷强脸上已肿得有面盆大小，冷风吹入，疼痛非凡。赛花此时也就着急，只得将

殷强背负肩头，回转店中，将原由告知了店主，店内方知他三人是施大人手下的人。赶着烧了面水，让殷强薰洗了一番，身上箭伤，复行扎好。人杰虽未中弹右背上又中了两枝火箭，两人睡在房中，疼痛非常。到了天明，殷强大叫一声，早已疼昏过去。殷赛花真是手足无措，向着人杰道：“这事如何是好？早知如此，临动身时，将爹爹的末药皆带来了。现在用何药敷治呢？”人杰到了此时，也是哼声不止。见赛花如此着急，便道：“此去十数里，有个村庄，这人家姓吕名叫云章，你到他家，说明缘故，或者有什么解救，亦未可知。不然，请他儿子到殷家堡送信，他必然肯的。”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八六回 见伤痕英雄痛儿女 探消息豪杰访强人

却说殷龙自他三人走后，天明起来，梳洗已毕，只不见人杰出来。心下暗道：“这总是他夫妻贪睡，尚未起身，我且不必喊他，看强儿在那里何事！”随即信步走了出来，才到殷强房内，但见案上放了一张纸帖，上面写了数句：“禀父亲安，男与妹子妹夫，同破齐星楼也。”殷龙见了此字，不觉大惊道：“这三个畜生，好不知事！连天霸与朱褚两人尚不敢前去，你们有多大本领，竟自背我而行，岂不是自寻死路么？”当即跑到赛花房中，哪里有人杰！殷龙这惊不小，遂命殷猛、殷勇两人前去追赶，哪里追赶得上？到了上午时分，仍就回来。这三人本是殷龙心爱的儿女，此时见他们冒险，只得向殷猛说道：“汝且去赶赴淮安，报与施大人知道，说贺人杰带同你妹子三人，去破琅琊山，惟恐他此去有失，快请黄叔父与朱老英雄一班人众，前去救护。我此时随即动身，在琅琊山左近等候。设若万君召回来，得了齐星楼的原因，那时便大众去破这山头，千万莫要误事！”说毕，殷猛只得领命，到淮安而去。

却说殷龙与殷勇、殷刚，带了动用的各件，一路追赶而来，这日到了山东，正访琅琊山的路径。忽见有个老者，喘吁吁的向那人说道：“我昨日店中住下三个客人，谁知是施大人的手下，昨日夜间去破齐星楼，皆受了王朗的重伤，现在问我吕云章的庄

子，你们可知道这路径么？”殷龙听了此言，忙向那人道：“这三个人可是两个男子，一个女子么？”老者见殷龙询问，忙道：“你老何以知道？”殷龙道：“此人现在何处？赶快带我前去，那伤痕可致送命么？”原来此人，就是店内店主。见殷龙问得急迫，指道：“前面过去，东边那个庄上第二家，便是他住的所在。”殷龙听了这话，顺着路径，飞奔前来。到了店前，只见殷赛花站在店前。殷龙不禁怒道：“你这三个畜生，瞒得我好苦。设若伤命此地，教我怎见施公？现在他究竟怎样了？”赛花见了父亲前来，如半空中接着日月。忙道：“他虽中了火箭，尚还支持得住。惟四哥伤痕太重，现在昏在床上呢！”殷龙此时看着殷强，自是着急，忙道：“你且将受伤的原由告诉我来，看我可有敷治的药料！”赛花将昨夜入山，中他埋伏，说了一遍。殷龙尚未听毕，不禁顿足道：“这事如何是好？这花弹名叫流星弹，内有毒药造成，打在人身，不过七日，便要身死。为父的无救药，只有褚标那里的化热丹，可以解救。此去数日路程，着人前去，也来不及，如何是好？”殷勇道：“爹爹且勿着急，孩儿看咱们那个清陈散，也可用得。何不先代他敷上，能将这火气拔去，也就轻松一半了。人杰兄弟已中了火箭，此时先代他将箭药敷上，然后再讲吧！”当时殷龙只得将包裹打开，取出末药，将箭疮敷好。究竟人杰受伤未重，虽然觉得疼痕，自从敷药之后，那火气已去了几分。惟有殷强只是昏迷不醒，殷龙此时眼望他受罪，恨不能将王朗擒住，一刀报了此仇。焦躁一番，只得出来向赛花埋怨。赛花也是悔之不及。只望褚标果能到此，而人大可有命。

且说殷猛奉了他父亲之命，去到淮安送信，一路之中，不敢怠慢，破夜而行，这日已到了漕督的衙署。当时找了巡捕，说明

来历，进内报知施公。施公听了此言，也是大惊失色。说道：“贺千总如此冒险，设若有失，如何是好？”随即将殷猛传了进去，问了一遍，方知是殷龙留他在家，恐怕误了限期，因此他三人暗自去的。施公道：“贺千总你性急了，那样一座高楼，岂是你三人能破的？”当即将黄天霸、关小西一班人众并朱光祖等人，一齐请来。见了殷猛，方知这番事件，无不齐声说道：“三人前去，必然有失。殷龙虽是赶去，还请大人示下。”施公道：“本院为这案件，恨不得立时破获，无如飞云子下落未曾访明，因此权且等候。褚老英雄虽然又去探访，不知何日回来。本院此时，只好急其所急：黄贤弟、关贤弟同朱老英雄三人，就此随殷猛连夜而行，赶到沂州。如他三人未曾受伤，仍然一同回来，等飞云子访明，再行前去。设若有意外事件，大众便聚在那里，等万壮士回来，再行定夺。那时能破不能破，皆可知道了。”黄天霸见人杰为齐星楼案件，复又冒险前去，心下甚为着急。见施公如此吩咐，惟恐朱光祖推辞，忙道：“朱老叔，人杰这小孩子，你老怪欢喜他的，设若此去有失，冥冥之下，何以对得起天保？你我就此去了吧。”说着拖了光祖，别了施公，回转自己的衙门。张桂兰与人杰的母亲，也是吃惊不小。当时将天霸朴刀以及随身的物件，一齐打入包裹，命他连夜而行。朱光祖此时，也无可推却，带了兵刃，与天霸到了辕门。关小西同殷猛两人，已在那里等候。天霸又向计全、何路通叮嘱一番，叫他们小心保护。万君召一经回转，便大众齐来。说毕，别了众人，直向沂州而去。

看官，你道殷猛前来，为何施公道褚标又去探访？只因万君召走后，褚标向朱光祖说道：“我看齐星楼这案件，断非此数人可破。若能将凤凰岭张七请出，便可得个大大助管。今日万君召

虽去，迟不救急，误了钦限，为害不浅。”光祖说：“张七那人，倒不必去请。惟有琅玕山的消息，现在如何动静，全不知道，不若且去打听明白。一经万君召回来，那时便可以前去，也不至于耽搁，岂不比去请张七较为得当么？”两人计议停当，褚标也不告知施公，便向山东一路走去。后来施公不见褚标，询问起来，方才晓得。这也是殷强命不该绝。他三人未到沂州，褚标已先期住下。殷强这日上山之后，受了重伤，次日褚标已打听明白，心下了一惊。明知这化热丹可以解救，虽在自己身边，却不知他们的下落，只得在琅玕山左近，四处寻访。不知殷强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八七回 褚标解药救殷强 君召投山寻普润

却说褚标因探听王朗消息，预先到了山东。贺人杰等人受伤，次日他已知道，只不知他三人住在何处，只得在琅玕山一带探访。谁知殷龙见殷强受伤甚重，无法可治，只得自己想出些败毒的药件，预备进城制合。却巧走出店来，未有四五里路，正是心中焦急，不防着对面有人招呼道：“殷老英雄何时到此？你令郎究竟何如了？现向哪里前去？”殷强抬头一看，见是褚标，自是喜不自禁，也就迎了上来。忙道：“褚哥！你何以也在此地？快随我来，救你侄儿性命。”褚标疑惑贺人杰上山，殷龙知道。忙道：“你老也太大意了，怎么在江湖半世，不知这个厉害，令他三个孩子前去冒险？”殷龙见他知道这事，心下也甚疑惑，忙道：“你老哥怪我，我也冤煞，他们三人，瞒我到此，教我怎么样？昨日前来，已经如此，正想你老到此解救，不知那化热丹可曾带来么？”褚标道：“这也是他们命不该绝。我由淮安到此，不过因大人走后，此地无人探听，怕王朗乘此起事，故而前来打听。那日动身时，并未随带多物，所幸这化热丹，还在这里。你我且前去看了伤痕，再行取药。”殷龙听了此言，自是感激不尽。随即二人一路转来，到了店内，早有赛花看见，忙道：“老爷子你来了吗？真是巧极了，你的丹药可曾带来？”褚标见她问得急迫，故意说道：“我知道你们有这身本领，断不会受人的埋伏，因此未

曾带来。听说你三人已将齐星楼破去，那琥珀夜光杯现在何处？且取来把老汉一看。”殷赛花见他如此说来，明知是取笑的意思，乃道：“你老不必说了，现在既已如此，后悔已迟，我哥哥伤痕太急，请你老就此看视吧”说着，殷龙只得将褚标领到房中，此时人杰见他进来，也是欢喜。只见他到了殷强床前，将那清凉散先行洗去。当时取出一根金针，是凡有泡的地方，俱皆挑破，但那淌出的毒水，腥秽非常。褚标便令赛花将房内窗格全行糊好，以免露风，然后出了房门，回转自己寓所而去。到了上午时分，已转回来，命赛花向店家取了一杯暖酒，先将末药冲入里面，向殷强灌下，然后用净水调了许多，轻轻的敷上。未有一个时辰，只听殷强大叫一声：“疼杀我也！”殷龙等人见他转醒，方才放心。赛花忙上前问道：“哥哥此时怎样了？”殷强将眼睁开，看见了殷龙在此，忙道：“爹爹几时来的？王朗好厉害呀！”殷龙此时正是转忧为喜，看他如此，也是可怜，哪里还去抱怨。乃道：“我儿且安心在此，等你伤痕全好，不日大人到来，这齐星楼便不难破了。”当下又复安慰一番出来。褚标又带贺人杰将箭药敷好，然后出来向殷龙说道：“这座山头，万分难破。即便无此埋伏，那负隅之势，已英勇非常。非等万君召回来，不能得手。闻说现在有准备，他三人受伤之处，尚是极小的埋伏。那四、五层楼上，连他山上的人，尚不知道，何况我等外人！但贺人杰由淮安动身，为何这般迅速？在殷家堡临走之时，你难道不曾知道？”殷龙此时只得将他三人约伴逃走的话说了一遍，然后又将命殷猛到淮安送信的话说了一番。褚标道：“照此说来，我也不必回去。施大人得了此信，总要命天霸前来，不如大众权歇此间，专等万君召的消息。咱看这个店中，也不妥当，俟殷强伤痕全好，搬至那洪

家道镇上泰来店中，与咱住在一处，岂不是好？”殷龙听了此言，也就答应。自此末有数日，殷强的伤痕已好有九分，人杰已能行走。这日打算移守客店，忽见褚标笑脸进来，向殷龙道：“你老放心吧，天霸与朱光祖俱来了，现在到我寓所饮食，稍顷便来。你儿子也来了。”殷龙、人杰听了此言，随即问了路径，去见天霸。行至半途，天霸等早已遇见。向着殷龙笑道：“老英雄可谓是儿女情长了。设非人杰冒险，你老肯轻易到此吗？现在咱们已经前来，这事究竟怎样说项？连日可曾到那山上么？”殷龙还未开口，人杰道：“黄叔父，此时万不能前去了，小侄两次受了重伤，所幸未曾送命，惟有等万叔父前来再说。”天霸笑道：“你这个孩子，想得也太容易，难怪吃了此苦。此去陕西有两月路程，哪里便如此迅速？现在殷强伤痕已好，我等在此往下吧。”殷龙道：“可知你我住在此间，无济于事。张七果能前来，便要他交手方好，不然也是空路。但是飞云子的下落，不知君召可曾访到？意想今晚我等众人上山，细探一番，看他究竟怎样厉害！”朱光祖见他高兴，也就答应愿往。于是众人进了寓所，约定同探那齐星楼的消息。

且说那万君召别了施公，一路向陕西行来，走了一月有余，离潼关只有十数日的路径，那日向晚，寻店住下。想道：“此地离潼关不远，曾记早年在此，有座山头，名叫狮子山，那个铁背头陀普润，此人甚有本领，与飞云子也是朋友，何不到他山上先问一番，便知他的下落。”当时主意想定，命小二取上酒肴，一人饮毕，然后问道：“这里到潼关还有多少路程？那个云梦山，你们可知道么？”小二道：“此去半月光景，方才得到。但听得人讲，现在老寨主已死，那后辈五个兄弟，也不在山内，每人每年也不

过回来两趟。”君召听了此言，心下闷闷不已，只得安歇了一宵。次日早间，便向狮子山而去。到了山下，正拟向前招呼，忽然一棒锣声，出来了数个喽兵，高声叫道：“牛子慢去，留下买路钱来。”万君召到了此时，甚为好笑，乃道：“汝等喽兵，且勿动手，你家铁背头陀，可在寨内么？”喽兵听了此言，赶着退了几步，齐声问道：“你问寨主何事？你老从何处而来？且请说明，好进山通报。”万君召道：“俺乃万家洼万某是也。与你寨主，从前在云梦山相会，今有多载，特来拜谒。”喽兵听是生客，也就不敢怠慢，报上山来。顷刻之间，早来了一位胖大和尚，远远的喊道：“万大哥！何以到此？僧人久别了。”说着，万君召也上了山头，两下进寨，彼此行礼坐下。普润问道：“闻得大哥回转南方，干那大事，今日何以到此？”君可道：“小弟自愧无能，岂会成事？一向在故乡闲处，寂寞无聊，故而前来访友。但不知飞云子贤弟，还常见面么？”普润见他问及云鹤，忙答道：“能者多劳这四个字，他足当的了。可惜老哥迟来一天，不然在此会见。”这句话把万君召说得急煞。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八八回 出潼关义重普润僧 献楼图得遇飞云子

却说万君召听普润说他来迟，忙问道：“他是几时到此的？现在又往何处去了？”普润道：“云龙、云虎，现自从云老叔父亡故，便与咱们这绿林中朋友联为一气，惟有他怕后来多事，想脱这个买卖。无奈我辈中朋友，皆闻他的大名，请他共图大事。近闻又在山东，干出一件大大的事来，惟恐后来牵连在内，因此仍然回来。在俺寨中，住了有两月工夫，前晚方才辞别，此时大约还未到家。大哥若要会他，非得到潼关不可。但是你轻易不来，今日到此，必有要事。”君召道：“自从与老哥别后，便想自树一帜。无奈事业未成，反为黄天霸等人所诱。不料施大人恩德高厚，收留小弟。又见咱有两手武艺，保举为官。只因俺不悉世情，近数年来，只在敝乡闭门思过，足不出户，所以黄天霸屡次升官，小弟惧不在座。谁知飞云子干出这一件遇天大事，累及施公。访知小弟与云家五子有死生之交，特命人前往海州，登门奉请。小弟受思深重，义不容辞，故此前来探问一番。不料在此不通，只得再往潼关去了。”普润听了他这派言词，方知已归顺施公。乃道：“咱闻这施不全，专与咱绿林作对，乃是我等仇人，大哥何以归顺于他？”君召道：“这也将施公冤煞了。你老虽未至淮安，北道上的英雄无不知道，诸如凤凰岭张七、殷家堡殷龙以及褚标、朱光祖等人，谁不是江湖上的朋友？现今俱在施公麾下。施公所捉

强人，皆是奸盗邪淫强盗，见施公威法过严，布这谣言，坏他名声。不然小弟还肯归顺么？”普润听了此言，乃道：“照你说来，施不全既是好人，飞云子做的这事，是害他不得，你今前来，有话怎讲？”君召料他已是知道口气，乃道：“你老既然明白，还不知小弟来意么？现在钦限在即，皇上的御物，固然要紧，那王朗的作为，你老还不知道么？那些事已把绿林中脸面丧尽，地方上的人，也不知为他害了多少。这样的人，飞云子竟帮他干事，岂不是助纣为虐么？小弟前来，无非因那座楼的事件，你老还知道这门径么？”普润道：“僧人一向不知王朗如此为人！照此情形，莫说他施不全不能容他，俺普润也要杀这狗贼了。但是飞云子有言在先，从此回家，再不出世。惟恐此去，也是空走。也罢，大哥既不远而来，俺与你且同走一走，看他如何！”当时万君召听他此言，正是喜出望外。次日一早，两人便下山而去。

这日出了潼关，离飞云子山前不远，山上的人，见是普润前来，无不认得，忙道：“普师父你来么？且请里坐奉茶！”普润道：“你家三爷，现在哪里？”众人道：“我等方才上山，不知可在里面，小人且进去看看。”君召见这个人言语，皆不实在，怕他推辞，遂向普润道：“你老既是常来，咱们就此进去吧。”普润也知他的意思，不等那人回报，便自向里走来。过了厅前，正听那后面回道：“你去说，我前日出门去了，早则半年，迟则一载，方才回来，免得外人知道。以后无论何人，皆是如此吩咐。”君召在外听得清楚，知是飞云子口音，不禁高声喊道：“云鹤你也太高了，咱由海州到此，数千里路，方至山头，难道你一面不见吗？便与我万君召，也有这交情？”飞云子在后面听得此言，知是回报不去，而且听是万君召，自是又愧又喜。只得走了出来。忙道：

“我当何人，原来是大哥到此。现在大事想必干成了！”万君召听了此言，不禁满脸飞红，向他说道：“贤弟何故再言，愚兄已悔之无及了。但是吉凶顺逆，人贵知己。愚见之大事不成，贤弟干大事，回转此山，也是一样的意见，何必仍以从前的言语，作为口实呢？”飞云子见他说了这话，已知他的来意，忙道：“小弟既回山中，大哥也不提既往，你我从此隐姓埋名，那外面的是非，彼此皆不必多管吧！”普润本是个直性人，听飞云子如此言语，乃道：“贤弟之言差矣。要得人不管，除非已莫为。琅玕山你管下那事，累得施大人好苦。今日君召前来，无非问那个齐星楼的门径。这楼既是你造，未有不能破之理。不如与他同至淮安，破了这案，改邪归正，留个英名，岂不是个好汉？”这番话，把个飞云子说得哑口无言。半晌道：“小弟也是一时之误。听了智明的言语，为王朗等人逼迫，看那个义气为重，只得做了此事。事后回想，也是后悔，因此独自回来。但不知天霸等人，如何救出施公？琅玕山可有人前去。”万君召只得将前后的话，并施公命朱光祖到海州，请他前来的话，说了一遍。然后道：“愚兄此来，专为这事，现在钦限在即，大人以下，无不等俺回去，破那个琥珀夜光杯的案件。尚望贤弟看愚兄的薄面，同去一行，不然将原图取来，好令愚兄带回，按图办事。不但尽兄同施大人感激，便是当今皇上，也要喜笑的。”飞云子到了此时，自是情不可却，乃道：“小弟既为王朗造楼，又何能复行去破？此图惟有请老哥带去，他日将御杯取出，入奏朝廷，幸勿株连小弟，那时便感激不尽了。”当时将万君召留在山中，次日将图取出，指示一番，命君召回转淮安，复行到沂州前去，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八九回 说细情虚言允许 动盛怒举手交锋

却说万君召同普润二人，在飞云子山上说了来意，欲请他前去同破齐星楼，或将原图献出，以便召请妙手，打破山寨。当时云鹤见万君召说得恳切，又见普润在旁说话，欲不答应，无奈这事实是自己一时受人之愚。欲待应允，那些江湖上的朋友，也是说自己全无义气。思前想后，左右为难。当时只得说了几句虚话，道：“此事小弟干得鲁莽，既二位兄长到此，敢不将图献出？惟是这件琥珀夜光杯，乃是皇家的御物，随后入奏朝廷，将宝物敬献。”君召见他应允，甚是欢喜非常。乃道：“贤弟美意，足感盛情，既蒙慨允，何不就此前往？目下施大人望眼欲穿，恨不得立破此案，销了钦限。而且贺人杰到殷家堡去后，此人性急如火，必然冒险去破山头。殷龙见他女媚冒险，自必率同儿女飞奔前往，到了彼处，仍然大败而回；设若遭了毒手，施大人面前又少了几位英雄。在愚兄看来，这杯酒盘桓，其事甚小，救人破案的事大，便请即刻下山。”飞云子尚未开口。普润在旁哈哈大笑道：“万贤弟，你也太性急了，你不远千里而来，云兄弟这个地主之情岂能不尽？只要他肯去，便万无一失，那在此一二日功夫？我也要在此耽搁一宵的。”飞云子见普润如此言语，正是合了本意，随即答道：“还是普师父爽快，万大哥可莫再催。”说着便命人到厨下，吩咐酒肴。三人坐厅上，谈论些别后之事。君召又将施公

及黄天霸等人如何义气，自己如何不肯做官的话，述了一遍。当时摆下酒肴，三人入席畅饮。

酒吃数巡，忽见个孩子匆匆过来，高声叫道：“稟三爷！二爷、大爷回来了。”普润听了此言，赶着起来，向君召说道：“万贤弟，今日是巧极了。他二人前日到我山上说：‘往陇西买卖，早则半年，迟则一载，方可回来。’此时回转山头，岂不是凑巧已极！”君召看外面进来两个人，身材高大，气宇轩昂。走至厅口站下。原来这两人，便是云龙、云虎。君召与他本是自幼的朋友，虽然阔别多年，未有不认得的道理。慌忙出席喊道：“二位兄长，今日相遇，小弟君召想煞了。”云龙二人见是君召，当时不知他的来意，正是惊喜非常。也就齐声答道：“贤弟何以到此？你我阔别多年，不期先君见背，回思往昔，如在梦中。今日相逢，真是出人意外。”说着彼此行礼已毕，便在上横头坐下。云龙本来性急，不等大众开口，遂向君召问道：“贤弟心大志大，欲想干一番大事，目下自是功成名就了。但是北道上的朋友，屡屡传知，闻你现在万家村隐姓埋名，不问外事，岂不与初志相反？”万君召听云龙这番言语，知他是一团热意，欲想将来意说明。无奈他不比云鹤，一经说出缘故，必有一番争论。只得含糊答道：“多承大哥盛意，小弟足感美情。此时大哥回来，谅必车马劳顿了，小弟仍有一番细情，尚须细说。”云虎见他半吞半吐，疑惑他落簿下来，前来投奔，连忙插言道：“贤弟何必如此？我兄弟也非那势利之人淡薄贤弟，贤弟有话，但说不妨。”君召听了此言，虽然感他美意，只连连称是。普润知他的用意，乃道：“二位贤弟虽是美意，可知万贤弟此来，正是你我出身之路。从前江湖上面皆说施不全是是个赃官，专与我们绿林中朋友作对，谁知是个好

官，为人冤煞。我等把琅玕山王朗当着了好汉，那知竟败坏了我们的体面。非万贤弟前来，几乎误了大事。”云龙听了此言，起身叫道：“普师父，你这派言语从何说来？无论江湖上朋友，不知为他害了多少性命！就是那个黄天霸杂种，杀死盟兄，逼死义嫂，投在他麾下，巴结功名，此人也非人类。施不全如是好官，还肯受用这等人么？你今说这言语，莫非万贤弟也为他所骗，前来骗我不成？”他两人在此言语，把万君召在旁急煞，一人暗道：“照此看来，今日免不得要动手了。”只见普润道：“你二人勿得多疑，可知三弟造那齐星楼，误中王朗的计策，把个施大人冤煞了。万贤弟在家隐姓埋名，不问世事。施公命朱光祖驰赴海州，登门奉请，令他千里而来，请问三弟。此时到此，正是为那齐星楼案件。现在三弟已经俯允，将图献出，完了这钦案。两位贤弟回来，正好就此同愚兄与贤弟两人，奔赴山东，助施公一臂之力，也落个弃暗投明，免得为江湖耻笑。”云龙见普润欲投施公，这一怒非同小可，登时虎眉倒竖，怒眼圆睁，高声大叫道：“你这秃驴，口说何言？我云家五子，肯投在这赃官麾下么？敬重你喊一声师父，咱反胜过来，那怕你三头六臂，俺云龙也让你不得。咱本欲留万贤弟盘桓几日，以尽愚兄这个地主之情，如此说来，便是绿林中仇敌。三弟既摆酒相酬，且看旧日交情，饶他一次。你这秃驴赶快回去。若有不然，我这两个拳头谅你也知道厉害。”说毕，高竖拳头，恶狠狠地望着普润。无如普润也不能受人言语，到了此时，已气得三尸冒火，七窍生烟，大声骂道：“云龙你这狗头，俺劝你一派好言，反而出言不逊，你这拳头，谁人怕汝？若不同去破了山头，欲想我二人下山，也是登天向日。欲斗便斗，难道俺怕你不成？”说着也就出了席位，以便与他们动手。飞云

子见他二人动怒起来，赶着起身，居中拦住，忙道：“普师父切勿动怒，此事容缓商量，不可伤了和气。”他一人正在调处。忽然云虎跳起身来，向云龙喊道：“大哥，且不必向秃驴争论，且将这奸细逐出门去，便安然无事了。”说着提起左脚，一个旋风腿，将个坐头踢在院落里面。袖口高卷，露出拳头，向万君召面门打来，君召吃了一惊。不知君召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九〇回

飞云子强作解纷人 普润僧翻成和事老

却说云虎举起拳头，对着万君召打来。君召碍于飞云子情面，只得向左让过。谁知云虎疑惑他惧怯，接着骂道：“你这杂种，也知道你二爷厉害，还不为我滚出！难道为你让去，俺就此无事么？”说着又是一拳，在左边打来。君召只得又向右边躲去。此时君召又恐他再行打来，只得向云鹤说道：“三贤弟亲眼所睹，愚兄被二哥连打二下，皆看昔日交情，未曾还手。若再争斗，非是愚兄无礼了。”云虎听了此言，更是怒不可遏，骂道：“你这无志杂种！用这花言巧语前来哄谁？俺兄弟为你哄骗，若要他下山，休生妄想！”说着一个蜻蜓点水，到了君召面前，便用二指想将他乌珠挖出。君召见他来得厉害，心下想道：“我被他打了二拳，也就算情理两足，此时再不还手。只道我惧怕于他。”登时举手答道：“云虎你休得猖狂，俺君召手段也不在汝之下，既然苦苦相斗，却就难怪小弟了。”说着竖起两个指头，名曰恶鬼敲门法，在云虎寸关上着力的打了一下。只见云虎脸嘴一苦，那只手如不是自己的一般，酸麻难动，登时将左手收缩回来，掉转身躯，将腰刀拔出，仍然向前争斗。君召见他取出兵刃，惟恐彼此皆有失误，登时将身跳在云鹤身后，高声叫道：“三弟救我。”此时飞云子正拦普润同云龙二人，忽见云虎与君召争斗起来，心中格外着急。正是左右为难，见君召已着身后。赶向普润道：“普师父，你

知道俺大哥的性情，且请你老息怒，护庇着万家兄长，俺与二哥说情。”说着便将普润向后一推，同君召站在一处。自己蹿身到了前面，向云虎道：“二哥不可动怒，小弟有言奉告。万大哥此来，虽为那齐星楼案件，但此事实系小弟一时之误，干出这懈怠事来。今日万兄前来，也非苦苦逼我，不过想我等投明弃暗，落个好名，为江湖上朋友生色。去与不去，皆由我等作主，何必伤了和气？且万大哥乃是我等自幼的兄弟，千里前来，不能尽地主之情，反要送了他命，那时你谈我论，我等肚量太小，将他逼死，岂不为外人耻笑？彼时虽万语千口，也难分辨了。在小弟看来，且请二哥住手，咱们再从长计议。”说着一面上前，便将云虎拖开。此时云龙见三弟如此语言，气也就平了一半，站在一旁。君召本是个解人，见他两人没有言语，趁此上前，对着云龙道：“小弟一时失言，冒犯虎威，致劳二位兄长动怒，此时务望包含容纳，实为万幸。小弟这旁有礼了。”说罢向他两人深深一躬到底，复向那原座坐下。云龙兄弟本是个直性，见他如此服礼，回思从前交情十分亲密，现在一言不合动起手来，反觉自己无味。只得道：“贤弟既然知过，彼此还是交情，再不许言施不全的话了。”君召唯唯答应。”飞云子连忙命人将座头扶起，重整杯盘，重行入座，再不敢提那齐星楼的事。无如君召只为此事前来，深恐飞云子借此反悔，不肯下山，那时便误了事。嘴里虽然谈论，两只眼睛直望着云鹤。飞云子无奈一时不能开口，只得向云龙问道：“大哥前月下山，说往陇西，为何此时便回？莫非遇见敌手么？”云龙道：“不知万贤弟是何日到此，别后在何处栖身，何故又受施不全驱使？”飞云子见云龙复行询问，不等君召开口，便将如何受施公厚恩，如何保举，他不愿为官，如何在万家村居

住，朱光祖登门奉请，如何前来访问，遇见普润，以及到此间请他下山的话，前后述了一遍。云龙道：“照此说来，施不全倒是个铁面无私的好官了，但是江湖上提起他三个字，无不恨如切骨。古人所云，真是做人难耳。好在此去离山东不过一个月光景，由山东到淮安，再加半月日期，来往不过三个月功夫，也可转回。且待愚兄前去访问，若施不全果是个好人，不但贤弟可去，连愚兄也可助他一臂。”君召听此言语，心下急进：“现在钦限已过，再等他前去回来，已早误了大事。若再另生他故，将大人在淮安结果了性命，那便如何是好？”正想趁此开言。普润早又说道：“贤弟如此过虑，可知此去淮安，非旦夕的路程，等你回来再去，岂不误了大事？即使万贤弟所言不实，三弟在北道上面，也时常来往，一路上百姓谁不知施公是个好官，难道他访闻不实，还须你打听么？在愚兄看之，贤弟既不相信，自然不敢勉强，而万贤弟到此，又不能久持。惟有一法，且请贤弟同我等一齐前往，贤弟到了淮安，访知施公是个好官，那时便令万贤弟禀知大人，我等驰赶山东，将齐星楼破了。如若不实，仍然回家，岂不两全其美？”君召见了此言，不觉喜出望外，忙谢道：“还是普师父语言爽快，他日事成，定当叩首！今日暂住一宵，明日二位兄长同三弟起身如何？至于那一座楼图，仍望三弟取出一观，俾知大概。”飞云子见他要楼图观看，乃道：“大哥，且勿着急，如能小弟前去，还怕那座楼不破么？但不知大哥二哥意下如何？”云龙道：“普师父所言也是，咱家明日便同他前往，若是所言不实，不但施不全用我不上，惟恐琅玕山又添了几个英雄好汉了。”君召见他已答允，也就称谢了一番，不再言语。那知云虎坐在一旁，却是一言不发，复饮了数杯闷酒，起身向普润说道：“师父在此

多饮一杯，小弟一路而来，车马劳顿，此时实支持不住，稍时便来。”当时打了招呼，遂起身向后去了。君召与普润疑惑他是个真话，也就不向下问。惟有飞云子神情慌乱，见云虎起身前去，知他另有别的意思，赶着出席，随后追去。到了里面，见云虎取出一个小小包袱，往肩头上一背，便是个出门的样儿。赶紧抢上一步，向云虎问道：“二哥，你我到淮安前去，无非为这事件，欲走同走，现在一人欲向何方？且请说明，以定行止。”云虎道：“贤弟改邪归正，愚兄尚有何说？这包里乃是方才带回的物件，你问做甚？”飞云子见他如此，也就不便再问。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九一回 拂众意云虎窃楼图 寻宿店君召入古庙

却说飞云子闻此言语，当作他是真言，也就不敢再问。但道：“二哥既是如此，也免得遗臭万年，小弟与大哥大约明早便须动身了。因施大人钦限在即，万大哥又苦远而来，若大哥不允君召同去则已，此时既已允许，迟早皆要去的，何必在此耽搁？二哥这包袱可无须再解了，好在明日便要起行，免得临走时，再行收拾。”云虎此时只是糊涂答应，也不说出缘故，竟自携带着包袱，向旁边书房去了。云鹤当时也就出来，复行饮了数杯。看看天色不早，只得命从人将残肴撤去，安排普润与君召安息。然后回转自己书房，与云龙议论些山上的事件。

且说万君召同普润来到个小轩内，见西首一个大大的房间，里面点着琉璃灯球，上下设着两张床铺。二人到里坐下，君召道：“蒙师父大力解了此围，实为万幸！但云二哥匆匆席散，不知明日果否动身，若再迟延，岂不令大人在淮安盼望？”普润道：“俺们不答应则已，既已允你同去，少不了飞云子总要动身，若能此人前去，还怕这事件不成么？”彼此在内谈论，一面和衣而卧。普润本是个浑人，头落枕边鼾呼睡去。君召恐飞云子仍有推却，而且云虎在席间忽然走去，此番甚是疑惑。设有变动，这便是空跑一趟了。一人思前想后，总难睡熟。到了四更以后，方才沉睡下来，才至五更，早有普润起来，高声叫道：“万贤弟，此时不早

了，你既有要事在身，还不到前面催促么？”君召为他惊醒，也就拗起身来，将灯剔亮了，复行将衣服整理了一会。然后来到厅前，天色才微亮。普润便呼么喝六，将孩子们喊了起来，一面命人去打面水，一面招呼到里边催促。停了一会，早已云龙出来，问道：“三弟曾起身么？厨下已招呼置办馒首，稍停出来，我等便可饱餐赶路。”正说之间，飞云子也就走出。当时四人净面漱口，送上清茶，专等云虎前来饮食。等了好一会功夫，只是不见动静。普润着急，问道：“二弟昨日在先睡，此时我等俱来，难道他还未起来么？再不出来，咱便要先吃了。”云龙见普润性急，只得命人到前厅书房喊叫。谁知过了一会，那人回来说道：“二爷昨晚酒后，回转书房，将那口佩刀带了去，说是下山去了。若有人问他，便说到淮安访案。看书房的胡德听他说这言语，疑惑他便为施大人之事，前去助他破贼，故而未来禀报。方才小人去问，方知这事，二爷是一夜未回，不知向何处而去，且请你老同万将军先去罢。”君召听了此言，吃了一惊。忙向飞云子问道：“二哥与贤弟是不住一处么？”飞云子道：“这里边本有五个书房，为我弟兄五人所住，因敝眷居住后山，偶来此间，稍可便当。不料二哥昨晚席散，复然下山，想必他是不愿前去了。所幸大哥与普师父皆在此间，若能同行，非是小弟夸口，这山头定可破下。”普润道：“既是二弟去了，此时说也无益，我等赶快饮食，下山赶路。”说着便拿了几个馒首，夹些牛肉葱白大嚼起来。云龙也就一同饮食。早有孩子们打好包袱，放在厅前，只等他四人行路。

众人吃了早点，君召向飞云子道：“多承贤弟盛情，此去定可成事。但不知那幅楼图，可曾带下否？”飞云子道：“此乃紧要之物，何能忘却？大哥在此稍待片刻，小弟取来如何？”说毕，便

转身到了里面，以便取那物件。谁知走进书房，再向那书柜内一看，早吓得魂飞天外。忙将管书房的孩子喊来问道：“这柜子除你这里有这钥匙，旁人决不会开，今日天气尚早，你开这柜子何事？”那个孩子转眼望去，也就如木偶一般。过了半晌，方才说道：“昨夜二爷进来，听见这柜子响动，小的只道是爷招呼他来，故未进去看视，想必就是他开的了，但不知里面携去什么。爷且查它一查，当可知道。”飞云子听了此言，也就猜着八分，只得将抽屉掀开，翻了一会，那个齐星楼的原图，早已不知去向。当时心急如火，只得匆匆出来，向云龙说道：“不好了！二哥昨晚上山，谁知道将楼图窃去，这便如何是好？”万君召听了此言，格外着急，又恐飞云子借此推却，未必就有此事。当时大笑了一声，向着普润说道“普师父，我万君召也不是个孩子，只因与云家弟兄非泛泛之交，故允了施公这差事，此时鹤弟说原图窃去，眼见得这琅玕山不能打破，可知这事尚小，教俺如何回去？知道的，说咱吃空一趟辛苦，连自幼的兄弟皆不能请来，还说什么义气？不知的，还说小弟躲艰避苦，假意说项。那里有这兄弟的物件，哥哥盗去之理？这不是掩耳盗铃的话么？”飞云子听他所言，知他是疑惑的意见，不禁急道：“万大哥，你我是相好多年，不敢如此欺人。今日如小弟谎说，咱云鹤便有凶恶报。大丈夫明去明来，不答应你则已，既允你同行，岂肯不往？也罢，少不得小弟与王朗翻脸，这楼阁尚有一副存在他楼上，且等小弟到了山东，将此图盗出，交与大哥办事，那时便知咱云鹤了。”万君召见他如此着急，方才深信不疑。只得说道：“贤弟何必如此？愚兄也是情急了。果能如你所言，不过多一番手脚，随后大人面前，当竭力保举便了。现在天已不早，咱们就此走罢！”说了同普润、云

龙等人，各自带了包袱，一齐下山，向潼关前进。

行了数日，已到了陕西境内。这日天气将晚，满望前面有个村镇，以便借宿一宵，次日再走。谁知一直大路，走了有二三十里，依然不见个村落。众人又走了数里，见前面隐隐的有带廊房，为树林遮住。普润首先说道：“万贤弟，前面有人家了，你可先行一步，无论这人家是谁，问他要些面饭，让我等充饥，然后再与他借宿。”君召听了此言，奈因为自己的事件，当时不能推却，只得答应前去。到了树林，趁着月光将那房屋一望，谁知不是个住宅人家，乃是一座古庙，不能借行。一人正自踌躇，忽听咯咋一声，山门天开，里面出一个大汉，高声喊道：“老大，你在这里稍待，小弟取些野食来，请你老下酒。”说着，两手将山门一带，直向大路而去，君召此时好不欢喜，他既有酒可饮，自必也是有面饭了。且待我进去一看，如果是个软货，或是个熟人，免得我们动手。想毕，转身打了个哨子，叫普润等在前面待着，自己将长衣掀去，两脚一垫，蹿上墙头，展眼向里面看去，只见窗格眼内露出灯光，知道有人在内，随即飞身下了墙头，蹑足潜行，到了窗口，偷眼朝里望去。不知里面果有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九二回 投王朗巧遇旧宾朋 见李成喜分佳饮食

却说万君召到了窗格前面，轻身向里一望，却不见有个人影，只听见里面一派笑声，送出大厅。君召暗道：“这必是有了买卖，他们既有多人，料想硬来不得。不若听一听，究是谁人，再作道理。”想里，一人便靠着门框，侧耳听去。但闻里面说道：“四弟，可知道‘强中还有强中手’？江湖上面，谁不知道贺天保是个好汉的，他的儿子自必也不落人后了。谁知王大哥造下这座高楼，竟无一人破得。贺人杰不知分量，初次与天霸前去，受了重伤，二次与殷龙的儿子又去，几乎送命。现在听说殷龙赶了前去，与朱光祖要了救药，救了他二人性命。虽然未能身死，可见得这座高楼难破了。”接着一人答道：“二哥，你莫这样说项，我看黄天霸断不肯甘休的。王大哥今日请我等前去，也是他惧怕的意思，准备敌人来破此楼，以便厮杀，但不知施不全在淮安，现在如何？”里面你言我语，不料君召早已听见，心下如意，好不欢喜。原来这伙人乃是王朗的朋友，或者飞云子与他认识，亦未可知。当时赶着回转身子，蹿出到了外面，将所听的言语，对飞云子说明。云鹤道：“既然如此，大哥同普师父在此稍待，俺与咱哥哥前去便来。”说毕，便同云龙到了门前，高声向里喊道：“那位朋友在里面饮酒？小弟飞云子接待来迟，是兄弟前来相会。”说着，两人早进了大殿。里面众人正是谈论，忽然外面来

了两个，吃了一惊，起身到了外面，也就高声答道：“是谁在此？”飞云子道：“原来朋友方才言语未能清楚。可知飞云子便是在下，此乃家兄云龙。此去正拟前往山东，不期在此得遇足下，不知里面尚有何人，朋友尊姓大名，宝山何处，与王寨主有何交情？”这番话尚未说完，只见那人倒身下拜道：“小弟有眼不识泰山，素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萍水相逢，设非大哥自道姓名，几乎失之交臂。小弟说来，也甚惭愧，先君在日，名叫黄通，绰号火弹子。与云老伯父也是深交。自从到了关西，彼此才生疏音信。后来在五虎山做了响马。生下小弟兄两人，小弟名唤黄成，江湖上因俺面黑。为俺起个绰号，叫黑玄坛。里面便是胞兄黄达，绰号叫红毛獠。今日得遇尊颜，实乃三生之幸！”说毕，请飞云子到里面入座。飞云子道：“咱弟兄此来，尚有伙伴，只因赶路错过路头，以到此借宿，现有朋友在外。”黄成道：“且请进来一同饮食。”

当时飞云子便转身出来，到了外面，早见普润在那里站起，一见云鹤出来，赶着上来问道：“你在里面言谈些什么？可知我这肚皮却要饿坏了。现在如何说项，无论是朋友是谁，且让我吃他一饱。”飞云子道：“此人说来，谅师父也可知道。”便是火弹子黄通的儿子，名叫黄成，是他弟兄在这里面。只因王朗怕黄天霸攻打，特地命人请他入伙，故而在此耽搁里面。此时正有酒肴了，且请师父同我进去。”普润听了此言，自是喜出望外，大着步子，先到了里面。万君召也就随后跟来，低声向飞云子问道：“贤弟进去，愚兄作何话说？”飞云子道：“这事不必多言，小弟久经遮改了。”当时一齐到了里面，大家问了姓名，黄成方才知知道。正说之间，方才那个大汉才转回庙来，见有众人在此，一时

未曾瞧见，便向黄成问道：“这四人何处而来？难道是咱们一伙么？这句话反把黄成疑惑起来。忙道：“你是琅玕山之人，为何不相识？莫非他是冒名顶替么？”飞云子不等他说，赶将那人一望，不禁哈哈答道：“我道是谁？原来是李头目呢？”大汉再将他一望，也就惊讶非凡，忙道：“你老为何到此？可怜王寨主自从你去后，如失左手。不知目今要往何处？”飞云子道：“俺正欲投他去，不期在此路遇，真是可喜之至。”普润在旁喊道：“你们既认识，便不必文诌诌的了，我腹中已饿得老久，里面既有酒肴，快取出来让和尚先饮数杯，方是道理。那里有饿肚子闲谈的道理？”黄成听了此言，赶着同黄达将酒肴取出。吃了一会，然后方才谈论。飞云子向李头目问道：“自从我下山之后，山上可有别事么？朝佛山曹勇，何以为人攻破，将施不全救了出去？嗣后有谁人来破楼？目下来请黄成，是何主见？”李头目见他询问，不知他顺了施公，就将以前的话说了一遍，君召细细想道：“这必是我走之后，大人命贺人杰到殷家堡去请殷龙，因此他夫妻郎舅，干出这冒险的事件。”当时只得唯唯否否，不置一词。只见飞云子问道：“汝三人明日可能起身么？为何在这半路上耽搁？”黄成道：“我等因闻这路上有件买卖，因此做这个露水，若是你老欲去赶路，咱弟兄少不得奉陪。”飞云子听他说尚有耽搁，正是合了己意，乃道：“我等也要到别处访个朋友，多则十天，少则五天，方可向琅玕而去。如二位先到山上，且请将路遇的话禀报一声，好使王寨主知道。”黄成也连连称是。众人谈论了一回，便在殿上和衣睡去。

次日早间，飞云子与君召说道：“小弟此去，正要盗那原图，不期遇见这两人，正是我等引路的机会，俺与哥哥且同他前去，

你同普师父就此奔淮安，报与大人知道，遂同黄天霸等人前来攻打。那时众人齐到山头，小弟便趁便将图取出，听随众人攻打。以后事件，咱也不能过问了。”万君召见他如此，更是喜出望外，随即与普润跳起身，将黄成兄弟喊醒，乃道：“昨晚俺兄弟多承厚爱，本当结伴同去，为他相助，无奈前途有人守候，不便遽行，俟小弟将这事件办完后，再往山头助王寨主一臂之力，此前只得告别了。”黄成不知他是施大人手下的，见他与飞云子同走，也就深信不疑。忙言道：“朋友且请自便，我等后会有期，在琅玕山恭候便了。”说着，便将昨晚所剩的酒肴先让普润等饮食，随后送他两人起行。不知万君召到淮安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九三回 送消息施公得信 扮刺客赵五行凶

却说万君召将饮食吃毕，与普润别了飞云子，出了庙门，直奔淮安而去。且说施公自从贺人杰去后，日夜望殷龙前来，大家便商议主见。这日见殷猛前来，说：“人杰与赛花同他四弟殷强，私下逃走，前奔琅玕山攻打。特奉殷龙之命，前来报信，请施公速派能人前去接应。”施公听了，十分焦躁，乃道：“贺人杰乃是本院极钟爱的将士，虽是他有一身本领，总不比黄天霸手段高强。他二人前在沂州镇时，尚不能将齐星楼破去，此时虽有赛花，自然也是无济，设若伤了性命，这钦案未曾破获，反失了我的将士，这便如何是好？”此时黄天霸、关小西等人皆得信，也是陆续到了辕门。众人面面相觑，想不出个主见。施公道：“万壮士此去潼关，尚无多日，即使将飞云子请来，也是个缓不济急，黄贤弟、关贤弟有何妙策，救了他三人性命？”天霸道：“在总兵看来，惟有我等赶速前去，接应于他，舍此无法。所幸殷老英雄已先追去。纵然人杰冒险受伤，是他自己的爱婿，决无不设法之理，这事虽险，尚无可虑。惟是我等起行，大人这里无人兼管，设若王朗暗施毒计，前来行刺，甚是可虑。”施公道：“本院自莅任以来，民心爱戴，此间断不致有此事。即使王朝命人来谋害，而且何路通、计全将皆在此间，汝两人走后，将这干人传来上宿，也就万无一失了。”黄天霸与关小西两人，见施公如此言语，知道

他说一不二，也就不敢推诿，只得领命下来，以便次日动身，前往山东救应。谁知：“无巧不成书”，黄天霸领命回家，便向计全等人商议妥当，命何路通、李七侯、金大力、王殿臣、郭起凤、李昆等人，二人一班，分夜巡緝^①，专等万君召由潼关回来，将飞云子请到，便大队人马前往琅玕山而去。

不说黄天霸两人次日起来赶程，单说施公吩咐之后，一人坐在书房思想了一回，便传了李七侯、郭起凤两人进来上宿，自己仍然办那些公事。到了二鼓之后，忽然听前屋上响了一声。郭起凤虽不留心，李七侯甚是细心，随即拗起身来，将郭起凤一推，登时用了个燕子穿帘，上了房屋。定睛向四面一望，只见花厅后面有个黑影子一晃，顷刻间便不见了。知道有人暗算，赶即蹿跳进纵，一路追去。正行之间，后面又听有一个哨子，向南边去了。李七侯知道不止一人，也就向南望去，正恐一人难以兼顾，幸郭起凤也上房来。李七侯连忙叫道：“郭贤弟，有刺客了。”说着拔出腰刀，蹿下房来，一路向那人追去。到了大堂外面，但见那人一身皂衣，头上扎了个青布包儿，当中一个大红绒球，站立在院落中间。见李七侯追出大堂，高声叫道：“俺一朵缨不肯下手，汝尚苦苦追来，不要走，吃我一刀！”当时如赤练一般一道红光，早见一口苗刀，对李七侯命门砍来。李七侯见来得凶猛，知他非是无名之辈，赶急举刀相架，两人就此交锋。”

谁知那郭起凤上了屋槽，望见李七侯与一人对敌。起凤凝神一看，忽然吃了一惊。起即举刀在中间一格，连忙喊道：“李大哥休得动手，赵五哥勿得参商！且听小弟一言，彼此息怒。”那

① 巡緝——巡察警戒。

人再将郭起凤细细一看，也就吩咐一声，将刀绊去。连忙向起凤言道：“郭老爷，小人知你老在此，再也不敢来了。”起凤听了此言，不禁失声问道：“汝可是上年路过蟹虎山，那里寨主一朵缨赵五么？”大汉道：“小人何尝不是？外面便是咱哥哥赵四。老爷若欲问他，咱便叫他下来。”起凤道：“这便奇了，你即知道俺在此，如何前来做这事件？可知施大人乃国家栋梁，今日非俺在此，设若为尔等送了性命，那便如何是好？”赵五道：“老爷且请下来，小人有一言奉禀。”说着便打了哨子，一个纵步进了大堂，将刀绊下，接着外面也跳进一人，便是他哥哥赵四。起凤随即也将李七侯招呼下来，赵五道：“俺弟兄自从蟹虎山相别，今已相隔多年，早知老爷在这地方，也不答应王朗了。”李七侯听了此言，也不禁吃惊道：“朋友，你说这王朗，可是那山东琅玕山的寨主么？”赵五道：“便是此人。只因施大人专与我绿林中人作对，因此王朗奉请了飞云子，盗去玉杯陷害，不期黄天霸与贺人杰屡次攻山，王朗听了曹勇之话，特命我等来到此间，见机行刺。今既遇见二位，反叫小人为难了。”李七侯笑道：“难怪王朗不能成事，他也不知进退，这偌大一座衙门，又复有俺众人在此，汝两人前来，有何用处？汝今既难回复，且待咱禀明大人，自有道理。”说罢，便命众人退去。

自己到了里面，见施公已抖战万分，赶着上前说了原委。施公道：“此人来得甚巧，此时黄天霸等尚未动身。汝可将他带来盘诘一番，一面到黄贤弟衙门传他说话。”李七侯答应退出，先叫施公之仆施安去请天霸，自己到了堂口，将赵五弟兄喊了进去。施公见他进来，随即起身迎道：“两位英雄尊姓大名？今晤尊颜，实为万幸！但不知与王寨主有何交情，何故舍命进来？设

若送了性命，岂不误了自己？”赵五道：“大人有所不知，小人虽是鲁莽，那义气二字也还知道。只因十数年前，小人未上蟹虎山聚义，其时小人兄弟万分落薄，投奔于他，始有今日。命小人到此，所谓点水之恩不能不报。不期在此又遇见郭老爷，反成画饼。今日之事，尚求设有妙策，命小人回转山东，从此弃了这生涯，改邪归正。”众人还在此谈论，早有施安率同天霸进来，先向施公行礼已毕。赵王见了天霸，用即起身问道：“这位可是黄老爷么？小人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相逢，足慰景念！”天霸见他如此谦和，也就答道：“在下正是天霸。二位英雄，到此何干？”赵四在旁答道：“俺兄弟已向大人言过，不过是知恩报恩的，可知俺弟兄此次前来，因琅玕山上出了大事。”施公听了此言，明知乃是贺人杰前去，不由的吃了一惊，连忙下问。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九四回 得细情天霸赴山东 施手段普润打客店

却说施公见赵氏兄弟说琅玕山出了大事，忙问道：“英雄所言，究是何事？莫非为那齐星楼之事么？”赵四道：“大人所见不错，小人此来，正因贺人杰二次上山，同他妻子二人偷探，被王朗拨动机关，用火箭射他，二人受伤，虽然逃走，大约下山之后，便要送命。此事在王朗看来，已觉得毫无惧怕，奈因曹勇从旁怂恿道：事由根起，祸不单行，贺人杰上山，皆是大人指使，若不将大人送了性命，这里能人广众，少不得寻了好手，报复于他。故命小人兄弟来干这事。可怜他那山上那个姓殷的，必是送命了。小人倒有一计在此，黄天霸老爷有这一身本领，何不同我等前往山东，用一个里应外合，岂不是好么？”施公道：“英雄此来，所为此事未成，已令汝兄弟为难，若再命黄贤弟同去，设处事不密，岂不反送却汝二人之命？”赵五道：“大人且放宽心，常言道：‘良禽择本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大人为国家的栋梁，口碑载道，谁不知之。王朗虽有恩于我，是私恩也；咱们为大人出力，是公恩也。公而忘私，有何不可？但得黄老爷同去，里面消息自可得知，若能趁此破了此楼，小人也有了出头日子了。”施公听了此言，也觉出于至诚，便向黄天霸道：“贤弟本欲前去一往，难得有他弟兄作为内应，谅无不成之理。本院忠厚待人，他弟兄当可为力。”天霸道：“既然大人吩咐，咱与他同去便了。”说着，施

公便命厨下送出酒肴，就在书房一席坐下。赵五又与郭起凤等人，谈论些江湖上事件，约至四更以后，方才散席。众人谢了施公，各回自己的所在。惟有天霸仍回自己的衙门，同张桂兰说明此事，命他瞒着人杰的母亲，自己收拾包袱，率同关太，复行到了辕门，拜别众人，与赵氏弟兄，向山东而去。

在路已非一日，这日到了徐州，已是夕阳西下，远远见前面有个村镇。天霸向着小西说过：“关大哥，咱们走得困了，今日在此权住一宵，明日赶路。”赵五道：“俺也饿了，前面这镇上咱有个至好的朋友，名叫独眼龙方刚，在此开设个吃食店面，俺往来皆在他家客店中住，好酒好看，悉听其便。”天霸道：“既有这座所在，你便前去通知，俺三人后来便了。”赵五听了此言，随即趋前先去，到了镇上，见方家店前，拥着个大大的人圈，叫喊之声，络绎不绝。赵五不知何事，只得将长衣抛去，两个拳头用了个分水势，一声叱咤，闯进店中，便将方刚推了过去，那和尚见来了一人，将自己拦住，也就向赵五道：“朋友，且听我讲明，便知出家人的委屈。咱与个朋友由潼关而来，到了河南，不期抱病。谁知一病半月，精力不佳，暂时不能举步，只因要事在身，故命俺先自起行。今早到了这店中，觉得身子不爽，犹恐再去赶路，受了风寒，反误了事件，见这店中也还洁净，进取了五六两银子，命他代办些面饭，并命他蒸两笼馒头下酒。谁知他早间将银两取去，进来客人俱已吃毕，只有俺久久不来，你道恼不恼？”赵五还未开口，方刚早已骂道：“你这贼秃，还亏你会撒这谎话，若再开言，便要汝这乌珠去合药！你道俺惧你不成？”赵五知他两人总有不是，乃道：“方大哥，你且将原委说来。”方刚道：“五哥有所不知，午前这秃贼进来，说是出家人，与这里化顿午

饭，咱还道是嬉耍的话头，也就不向下问。方才下昼之时，又要许多酒菜，小二便向他要钱，他便老羞成怒，敲打起来。咱在江湖上也有这一派名声，谁不知俺的毒手？他这贼秃，前来放肆，还能受他的威胁？”赵五听他所言，勃然大怒道：“汝这秃驴，在俺爷爷面前，胆敢花言巧语！不要走，吃俺一拳！”说着左手一起，一个独力擒王，劈面打去。和尚见他动手，也就翻过脸来，左手向前右手向后，用了个关门捉鬼势，五指分开，便来雕他这手膀子。赵五一时性急，不分皂白，乱打起来。和尚见了说道：“汝这无用的死因未走了，四五个来往，便现出这个模样，你佛爷爷便怕你不成么？”当时叱咤一声，如雷贯耳，两只手将兵刃尽对着赵五的手肘紧紧格来。赵五本想乱打一番，打他个措手不及。谁知这和尚十分勇猛，不但不能取胜，反而支持不来。加之肚内空虚，早已汗流浹背。

正在危急之际，外面黄天霸等人早已到了，见赵五与和尚动手，也不知道原因。赵四欲上前，只见黄天霸迎面上前，大声喊道：“赵五哥权且住手，俺黄天霸助你一臂之力。”说着袖口一起，取出金镖，便向和尚打去。和尚正欲摆布赵五，忽听黄天霸三字，不禁吃了一惊。正思住手招呼，只见犹如闪电一般，一阵冷风，对命门打下。和尚晓得不好，赶急转身一扭，左手一起，将那枝镖接着，复向黄天霸笑道：“姓黄的，闻你大名已久，能奈你佛爷怎样！有金镖全数打来，若伤俺片毫毛，也不在北道之上了。”天霸也甚惊讶，忙道：“咱天霸萍水相逢，何肯遽然动手，只因路过至此，见汝这和尚与俺朋友交斗，特恐互有伤损，因此略施一镖，以解此争。咱们皆是久慕，还不知和尚仙山何处，到此何干？”和尚见他如此言语，乃道：“汝问俺到此何干？汝问那个万

君召与和尚的来历了。”天霸听了此言，心下更觉疑惑，赶道：“和尚俗家莫非姓云呢？”和尚听了笑道：“汝这言语也就奇了。难道万君召的朋友。只有姓云的一人，此人而外，别无朋友么？在汝既认识君召，何故又与俺动手呢？”这番言语，反把黄天霸说个疑信半参。只得上前问道：“和尚既言万君召，何以此时他不来，抑或中途另有他故不成？且请说明，俾知底细。”和尚道：“此地非谈心之所，若欲问他事件，且命沽壶酒来，咱们谈论谈论。”天霸欲问万君召，只得命赵五退了下去。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九五回 遇僧人欣然叙旧 得良友各述前因

却说天霸听和尚如此言语，只得命赵五退了下去，向着和尚打了个稽首，乃道：“万君召乃俺至好朋友，只因前月奔往潼关，日久未回，正深盼望，你老何以知他的底细？且请与俺说明。”和尚道：“说来谅也知道，俺非别人，乃普润是也，自从君召过俺山头，方知为琅琊之事，访那造楼之人。俺与云家兄弟，交非泛泛，故一同驰往潼关，说明原故。”当时便将路遇黄成的话，前后说了一遍。天霸不禁大喜，乃道：“照此看来，是俺自家朋友了。赵五哥，这店主也是你的朋友，彼此谈起，皆有面熟，今日俺作一小东，大家聚谈一晚，明早各自行路。”方刚听说黄天霸到此，不禁肃然起敬，听他如此言语，随即走了出来，向着普润道：“和尚，俺们不知不罪。即然赵五哥在此，又有黄大人吩咐，你老的房饭的银两，皆小弟代办了。”此时店门外的闲人，见他们俱已无事，也就各自散去。

方刚将众人邀到后面，拣了一座大大的席面，请他众人坐下。普润先行向黄天霸问道：“黄贤弟，汝此时意欲何往？君召现病在河南，特命俺到淮安送信。汝今复又他往，还是得着琅琊的消息，还是另有他故么？”天霸将那赵五弟兄行刺的话，说了一遍。普润道：“飞云子与黄成分路前去，无非为这楼图，非盗了出来不可。今俺既然相遇，何不一同前去？若能里应外合，俱

省却许多事件。”关小西在旁言道：“你老虽急欲盛事，在俺看来，还是待图的为是。咱虽未见这齐星楼如何厉害，前在沂州镇时，早已打听明白的。目下大人盼望君召，如大旱望雨一般，仍是请兄台赴淮安送了那信，我等仍在沂州守候。候你到来，咱们再行上山攻打。”普润哪里肯信？说着：“咱们今日遇见，方知万君召的下落，设若彼此相左，有谁再往淮安？咱不知道这机会便罢，既是赵五哥可以为力，正可相助一臂，何故又往淮安？”天霸道：“即然佛爷不去，咱也不便相强。惟君召病在河南，这便如何处置？在俺意见，请你老前去迎接，同至山东聚会。”普润道：“这事又可不必要。遥想此时他病已全好，设若彼此两误，徒然耽延日期，大人面前自有他口去报信的。”天霸与小西见他执意要同去，不便过为勉强，早有方刚命小二取出许多酒肴，掌上灯台，众人入座。普润道：“俺肚中实在饥饿了，上午那样饅首，还要俺十两银子，幸亏俺未带银子，打了一顿，不然吃你的苦处，还能抵赖么？”方刚听了笑道：“还亏你说得出口，方才与赵五言语，说咱们用你十两，此时又说出真情了，不然为你打了一顿，尚是当这白吃的，账目还无着落呢。怪不得说出家人是茭瓜心，原来你便是这样。”说着众人也大笑起来。直至二鼓，方才散席。次日早起，赵五便起身，将众人喊醒。此时连普润共是五人，别了方刚，即向沂州进发。

且说王朗自贺人杰二上山头，虽恃着齐星楼埋伏，心下不无有许多畏忌，因此命人各处去请人。这日正在山头，忽见喽兵前来报道：“启寨主，李头目与黄成兄弟现在山下，飞云子也一同前来。”王朗听了这个信，便到牌楼前面，远远望见飞云子兄弟，如获至宝。不到一刻，三人进了方厅，大众分宾主坐下。三郎向

飞云于问道：“三哥一向何处安身？”飞云子道：“某自别后，便往陇西九羊山铁面阎王胡熊山上，适值家兄云龙、云虎皆在彼处，弟兄相遇，各道来由，多蒙胡大哥十分过爱，将愚兄弟留在山中，过了几日。怎奈长安虽好，终非久恋之家。二位家兄，欲回故里，故前月复回潼关，不期道路传闻，说黄天霸攻打琅玕山，欲将齐星楼拆毁。因思此楼乃小弟所造，虽然机关灵动，也须有精熟之人，方有验效。特恐寨主用人不当，误了大事，累及众人，那时反难对了寨主。适值家兄有南行之志，因此邀同前来，相助一臂。”说着，指着云龙说了名号。王朗听说是飞云子的长兄，慌忙起身说道：“小弟有眼不识泰山，大哥光临。未及远迓，抱罪之至！”说着，到了云龙面前，彼此行礼。云龙也就将路进黄成的话说了一遍。王朗自是欢喜，随即命厨下摆酒接风，众人入座。王朗便将别后之事，细说一遍。飞云子接着说：“小弟造下此楼，除却俺兄弟五人，别无一人可破。贺人杰与黄天霸连来两次，也算得个胆大包身，但不知他受了重伤，随后可曾送命？”王朗道：“黄天霸来后，现已与施不全回转淮安。贺人杰二次前来，闻又为殷龙救了他的性命。目下住在左近村镇，行踪无定，迁徙频闻。小弟久想前去，究他下落，先送了此人性命。又恐殷龙非无名之辈，前去不易成事，设若彼此相左，我去寻他，他反上山攻打，那时反误了大事。因此虽有此意，久久未行。若得大哥兄弟相助一臂之力，还虑这两人不成路鬼么？”飞云子听说贺人杰未曾送命，心下安慰了许多。彼此谈论，直至二更之后，方才安静。

次日绝早起来，云龙向飞云子道：“普润与万君召驰赴淮安，目下恐未到此，遇兄久闻殷龙大名，意欲借此访一访，且可将我的细底，告知与他，命他安心等候，俟淮安众人到此，便破此山，

岂不是好？”飞云子道：“大哥所言极是，但这山下村镇，非止一处，知他现在何处？此时东寻西找，设若露了风声，反为不美。在小弟看来，不若在此权住数日，先为暗探一番，知道他居住地方，然后暗暗前去，岂不完密？”云龙本来性急，不待说完，便道：“昨晚已经说明。”遂不听飞云子所言，硬行要去。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九六回 用机谋复见王朗 探消息初访殷龙

却说云龙欲去探访殷龙，飞云子虽绝意阻拦，全不肯听，当时起身，梳洗已毕，早有王朗前来问道：“两位兄长不远而来，实乃合山之福。但不知三哥有何见教，设使黄天霸等人再来攻打，有何法将他擒获？”飞云子知道云龙阻拦不住，与其随后露出风声，为王朗知道，不若此时见机进言，免得随后疑惑。当时向王朗说：“寨主但放宽心，既有俺兄弟前来，那怕黄天霸怎样？常言道：‘水来土掩，将领兵行’，昨晚寨主曾言殷龙父子并贺人杰夫妻，尚在左近，俺大哥欲想就此下山去寻找这班寇仇，若能打死他一人，他等便少一帮手。寨主不来，俺兄弟也想说明前去。”云龙见飞云子言语，也就从旁说道：“俺云龙不到此则已，既上山头，岂能袖手？寨主有何人识他面目，且请同俺一行，代为引路。”王朗听此言语，心下甚是欢喜。当时王朗便命人摆上早点，复请了黄成兄弟吃了饮食。云龙别了众人，带下几个引路的喽兵，下山而去。

且说殷龙自救醒贺人杰夫妻，恨不得将齐星楼立时破去，以报今日之仇。无如万君召前往潼关，不知何日方到，只得等淮安的人来，再为斟酌。这日人杰与赛花两人向他说过：“爹爹你我在此，孤立无援，设若万君召一日不来，难道俺们便不攻打么？常言道：‘人闲思旧怨’。你看这王朗如此声势，岂不令人闷煞！

意想今日再往山头，杀他几个喽兵，也泄了这口乌气。咱们在殷家堡独霸一方，也不在人之下，今日为这高楼，便束手无策么？”殷龙听了此言，连忙拦道：“吾儿有所不知，虽属气人，须防‘强中还有强中手’，前此一时之忿，便中了他的毒手，此时惟有暂时忍耐，少不得万君召总要前来。等到众人来时，其事方觉妥当。”正说之际，只见殷勇、殷强跑了进来，向着殷龙说道：“方才店内来了两人，向小二问咱们可曾在此，孩儿看那模样，好象似琅玕山的喽兵，不知此来所为何事？”殷龙还未开言，早有贺人杰跑了出来，高声骂道：“何处杂种，前来探问？俺贺人杰现在在此间，难道惧怕这狗头么？”说着便飞身冲了出来，到了店堂，不分皂白，便叫喊起来。殷龙恐又肇祸，即时随后追出。只见人杰向小二问道：“你见这两厮向那边去了？赶快说明，饶汝狗命！”小二知道他的性急，欲想说出，又见殷龙追出，知他是阻拦的意思。欲不告知与他，犹恐他动起气来，性命不保。当时只得答道：“他已去的远了，小人未曾看见，请你再问他人罢。”贺人杰不由分说，登时骂道：“汝这乌珠，也不是个瞎子，方才他两人明明白白问你，为什么同俺撒谎？”说着，伸开指头，将那小二的左手拖出，按着手缝套进去，便拚力的一夹，只见小二如牛吼一般，已是疼不可忍，只得说道：“他二人是向正北去了，爷爷可快撒手！”人杰听毕，顺手一松，只听咕咚一声，早将小二推倒在地下，一溜烟飞奔而去。

跑了有数里路远近，早见两人在前行走，忽然一个少年回头一望，见了人杰，遂向那人耳边低声说了许多，人杰知他是琅玕山的奸细，走上前去，高声道：“汝这两个杂种，前来为谁打探？俺贺人杰来也！不要走，吃俺一拳！”说着，一泰山压顶对那少

年打下。你道此人是谁？正是云龙同那个喽兵二人。云龙看见人杰动手，遂将身子一闪，让在一边，早把个喽兵唬得魂飞天外，赶即两手举过头顶，用了个二龙出水势，将人杰一拳让了过去，转过身躯，飞奔逃走。人杰太是个会手，见云龙站在旁边，晓得他是试看武艺。当时冷笑道：“俺贺人杰生在江湖，好汉英雄也不知见了多少，若是服，何妨战个高下？”说毕，立身躯望着云龙。云龙也就答道：“朋友，你这头说谁？若要动手，俺便陪你。若回你半个不字，也不能在潼关行走了。”这句话，原来云龙有心说出，令人杰知道。谁知人杰一心好胜，当时便大怒起来，他两人就打在一团，斗在一处。

正然难解难分，后面殷龙复又追到，见他两人拼命的恶斗，知对面不是个落脚，赶着上前叫道：“人杰休得无礼！何处英雄，前来访问？俺殷龙来也！”云龙见对面又来一人，听他报出姓名，心下不禁大喜。随即蹿身跳出圈外，望着殷龙道：“俺云龙此来，正自访汝，来得好，俺两人且见个高下！”殷龙听他说云龙两字，不禁疑惑道：“君召曾说过云家五子，此人自说云龙，莫非此人便是那个飞云子一类么？此时前来，特地访我，莫非其中另有别故？”当时不便问他。只得答道：“你既前来会俺，莫说是无名小辈，便是潼关以外的名脚，若回他半个不字，也不知俺的厉害！”云龙听他已经知觉，连忙笑道：“今日俺有事上山，不能在此耽搁，若是好汉，明日在此拚个你死我活。”说着，便撇了众人，与喽兵回山而去。

这里殷龙同贺人杰聚在一处，开言说道：“汝这畜生！全然不知利害，可知此人前来，并非与我寻仇，乃是有益于我，汝可知道么？”人杰道：“岳父何出此言？他乃琅玕山的强人，岂得于

咱们有益？若存好意，还与我等动手么？”殷龙道：“汝方才不听他言，自称是云家五子，居住潼关，见咱说出姓名，便尔回山而去，汝试想来，岂不是飞云子一类么？”人杰听了此言，真是如梦初醒，乃道：“孩儿既已与他交手，显见负却他的美意，设若翻过脸来，岂不误了大事？”殷龙答道：“这事倒可无虑，他如不来，又何必约定明日呢？明日到此，汝可勿来，咱与他自有道理。”说着，两人一路而来，到了店内，专等云龙的消息。

且说云龙回转山中，早月王朗上前问道：“大哥今日下山，可曾遇见殷龙么？”云龙道：“咱因日光已午，腹中饥馁，不便交锋，只与贺人杰斗了数十合拳脚。此人在我看来，也不过是寻常之辈，只须明日将殷龙打死，这许多小辈便可无虑了。”王朗见他如此言语，不禁欢喜非常，连声称谢。随即命喽兵摆下酒来，款待他兄弟。席散之后，飞云子向他问道：“大哥今日下山，既已会见人杰，但不知黄天霸可曾在此么？”云龙道：“愚兄正要询问，只因喽兵在旁，不便启齿，已约定明日相会了。”正说之间，早有黄成进来询问。不知他说出什么，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九七回 浅见识妒忌云鹤 乱交战打死黄成

却说黄成自到山上，见王朗款待他兄弟不十分周到，暗与黄达说道：“我等也是他命人请来，虽然未曾落后，究不比云氏兄弟，如花如火，连这合山的喽兵，皆敬重与他，相形之下，岂不令人可恼？”黄达道：“贤弟有所不知，你看山下多少英雄，胜我的固多，不如的也有，所有周旋供应不相上下，推原其故，大约因这齐星楼是飞云子所造，故此十分恭敬。”黄成道：“咱们昨日始到这里，这楼虽未见过，遥想也不甚出奇。据俺看来，飞云子也不过是寻常之辈。今日他哥哥下山，连一贺人杰也敌他不得，还说什么今日明日。遥想殷龙也斗他不过。依愚兄之意，明日稟明寨主，讨令下山，将殷龙性命送了，好令他知俺兄弟也不在他人之下。若不在这事上现出本领，在此随声附和，与那班鼠辈一样看待，岂不令人羞煞！”黄达听他所言，也只得唯唯答应。当时二人便到云龙房内，先向云鹤道：“三哥选下此楼，真乃惊人出色。小弟虽不目睹，以众人夸奖而论，便知此楼的利害了。但殷龙如此无礼，住在山下，专等人来，眼见得小觑我辈。若不送了他性命，焉知咱们利害？小弟不才，明日请大哥暂歇息一日，待小弟前去会他，两脚三拳，打死在地，好代两位兄长出气。”云龙见他抱这愤勇，无非要王朗敬重的道理，心下不禁动怒。正要开言，早有飞云子笑道：“黄大哥若能如此，便是王寨主的造化

了。咱看殷龙，也不过是我辈，有大哥这身本领，还不能送他性命么？”黄成听了大喜，专待明日下山动手。这里云龙向飞云子说道：“贤弟何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令他下山会敌。”飞云子道：“大哥有所不知。殷龙久著大名，谁不知他手段？这黄成不知进退，欲去得了下风，占我两人的体面。谅他也非殷龙的对手，待他送了性命，三郎这厮也少一帮手，借刀杀人，有何不可呢？”云龙道：“贤弟之言甚是有理。愚见明日同他下山，使他个死无葬身之地。”两人谈笑了一回，一宿已过。

次日清早，黄成便起身前来，却巧王朗已到此处。飞云子首先说道：“黄大哥昨日有言，说殷龙住在山前，实为本山之害。俺大哥约他今日相会，惟恐手段有限，输败与他，黄大哥愤勇直前，出身相助，若不将殷龙打死，誓不在此山中，小弟特禀明寨主，请他施行。”王朗道：“虽承黄贤弟美意，但是此人非无名之辈，万不可小觑于他。俺这山中也不下有数十好汉，皆闻他的大名，不敢轻易交手。非是小弟阻隔，黄大哥且请在此，共保山头，小弟便感激不尽了。设若此去，送了性命，那便如何是好？”黄成冷笑一声，向着王朗道：“既如此惧怕，除却这齐星楼一无可恃耳！俺兄弟不到此则已，既在此间，焉能不稍助一臂！”王朗见他执意欲去，只得听其自去。

当时吃了早点，黄成便邀同云龙下山而去。行了有数里远近，却遇殷龙壁面而来，见了云龙高声叫道：“云大哥信人也，俺殷龙在此候你多时，今日前来，有何见教？”云龙恐他说出破绽，当时答道：“昨日放你过去，只因日光当午，饥渴万分，姑且全汝性命，今日既不知死活，且请放手过来，比个上下。”黄成恐他先请动手，随即插身说道：“云大哥且请住手，俺黄成在此，怕

他怎样？”说着，将身一纵，到了殷龙面前，起拳头当胸打去。殷龙见他来得凶猛，将身一闪，偏在一边，便想回手打去。那知黄成万分性急，见自己一拳未中，右手一举，肋下捶来。殷龙知他是个冒失鬼，哈哈笑道：“汝这拳头，奈何俺怎样？”黄成又将右腿打来。殷龙将功夫一提，黄成那只右腿如坐在棉花上一般，绵软非常，全无痛苦。殷龙见他三下打毕，向他哈哈笑道：“不要走，俺也奉陪你一拳！”说着，用了个出水蛟龙，分心打来。黄成见三下未中，已慌得七上八下，着急非常。此时见他还手，更是躲避不及，随即掉转身躯，望上边一让。殷龙见他闪躲过去，也是如法炮制，第二次迎面打来。黄成知道他利害，赶即脚跟倒退，离去七八尺远近，方才让过。殷龙道：“今日休想活命！”说着，两手舞来，如落花相似，左右前后不住的打来。早把黄成打得个只能招架，不能还手。顷刻之间，汗流浹背。这一拳手脚稍慢，只听咕咚一响，一个筋斗，早跌下尘埃。殷龙赶上一步，左脚踹住他小腹，右手上前，将两手握定，向他骂道：“汝这乌龟王八，有眼不识泰山。王朗这厮尚不敢小觑于我，汝偏恃才逞勇，自寻死路。今日落在我手，存亡死活，在我一人。若欲全你性命，只须喊俺三声爷爷，俺便饶汝狗命！”黄成到了此时，那里还肯放口，赶急叫道：“爷爷，咱有眼不识泰山，不知你爷爷的利害，且请你爷息怒，从此便回转头山了。”殷龙听了笑道：“你这无耻的狗头，敢在俺面前说谎，既然到此地步，还能全你性命么？休得多言，为我回去！”说着，一手将衣领揪住，向下一撕，将胸口露出，贯好足力，连皮带肉，掖了下去，早把黄成的胸前戳了一个窟窿，顷刻呜呼，死于非命。云龙见他如此布置其时在旁说道：“殷大哥，你且撒手罢，这个尸骸随他在此，咱们还须谈正

事呢。”殷龙听了此话，随即站起身来，将手上血迹抹去。举起左脚，将尸首踢了过去，然后向云龙招呼道：“朋友到此何干？既由潼关到此，但不知路途上面，可曾遇见个姓万的么？”云龙道：“此人名叫君召，现已回转淮安，月内定可到此。此处非聚话之所，且请向前一步，咱们再谈。”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九八回 抱忿勇兄弟亡身 遇宾朋翁婿得胜

却说殷龙见云龙说出君召，正是喜出望外。随他走到前面，有座大大的松林。云龙向他问道：“请问老英雄何时到此？黄天霸可曾前来？昨日令婿交锋，多多冒犯，致乞恕罪！”殷龙言道：“朋友莫非是云家五子内一位英雄么？”云龙道：“咱便排行第一，学名叫个龙字，飞云子乃是俺的三弟。老英雄既到此间，为何在此静坐？英名久震，难道为这座齐星楼，便尔埋没么？”殷龙见他说这言语，无非是探他口气，乃道：“大哥有所不知。常言道：‘惺惺惜惺惺，好汉识好汉’，若以拳棒而论，咱殷龙在江湖上面，也不致落在人下，只因这齐星楼另有机关，非咱一人可以识得。故施大人命黄天霸屡次窥探，皆大败而回。无非为暗兵冷器，防不胜防的道理。目下万君召尚未前来，且不知前去潼关，可曾请将令弟来否？但不知大哥可知令弟的行踪么？”云龙听了笑道：“老英雄果然名不虚传，肝胆照人，实为确当。既承实言相告，俺三弟现已到此了。万君召与咱们在半途分路，计算日期，久已到了淮安，为何黄天霸等人尚未到此？”当时便将遇见黄成弟兄，以及君召到潼关的话，说了一遍，殷龙方才知。说毕，两人约了日期，分别而去。

不说殷龙转回客寓。且说云龙回到山上，来至牌楼前面，早见黄达大哭而来。见着自己放声哭道：“云大哥，俺弟弟死于非

命，此仇不共戴天！此去不将这殷老狗头拚了此命，也不能泄此仇恨！你老此时回山，命意何在？小弟敢求引路，到前面助我一臂！”说着，跌足捶胸，哭跪下去。云龙见他这样，心下暗道：“汝这两个狗头，此时方知利害，咱若助你，也不去访那殷老。”乃道：“黄贤弟，且勿悲伤，此乃令弟自寻死路，俺昨日便早讲过，殷龙非无名之辈，若果交手，定难生还。他反向我动怒，此时既已身死，即使贤弟前去，也奈殷龙不得。若说命愚兄相助，如可胜他，方也报仇雪恨了。在俺看来，贤弟且回山中，另思别计。譬如没有这无用的弟弟，你还可以夸口，若再前去送了性命，连尸骸也无人埋葬了。此乃俺金石之言，信与不信，听你作主，愚兄是不能奉陪了。”黄达本想他同去报仇，故尔哭跪在地下。此时听云龙这派言语，明是灭锋于他，直急得三尸火冒，七窍烟生，站起身来，大声骂道：“云龙你这杂种，欺吾太甚！殷龙与你有何交谊？如此助他的威风。俺弟弟同你一起下山，死于非命，你若以义气为重，便舍命报复，以泄此仇，方是好汉的作为。现在怕死偷生，回转山寨，已算不得个好汉，还敢这派胡言，代他说话。难道我弟弟是该死，殷龙的仇是不应报的么？俺且不同你耽搁，若我弟弟有灵，此去报仇雪恨，那时回到山寨，再至王寨主面前，同你讲论！”说罢，大骂不止。一路嚎陶痛哭，下山而去。直至黄成身死所在，满拟殷龙在此，拚个你死我活。谁知到了前面，除却山上几个喽兵，那殷龙的形影，早已不在。黄达更自焦急万分，向着喽兵骂道：“殷龙躲在何处？”那班喽兵见黄达如此，只得开言答道：“黄将军且勿悲苦，殷龙离此不远，你老且去寻他，定可遇见。”黄达一听了此言，不问青红皂白，一路飞奔而去。跑了有四五里远近，前面不见一人，直是哭骂不已。也是黄

达合该身死，殷龙与云龙会见之后，回到店中，将此言告知赛花，众人自是贺喜。无奈贺人杰是个火爆将军，听见殷龙将黄成打死，更是喜出望外，跳舞如飞。出了店外，一路飞奔而去，以便到了前面，加上两拳，踢上两脚，若有喽兵看守，顺手打死几个，出口鸟气，正走之间，见路上一人哭骂，嘴里说长道短，大骂殷龙。贺人杰那里忍耐得住，走到面前，高声喊道：“汝这杂种在此寻谁？俺便是殷龙的女婿，贺人杰是也！”说罢，就举手向前，便是个泰山压顶，当头打下。黄达正然嚎哭，忽听贺人杰三字，正个开言，见顶上一拳打下，不禁吃了一惊。赶着将身躯一偏，一拳让过，随即骂道：“汝这不怕死的野种！两次上山，命在危急，今日还敢来送死！若不将殷龙交出，代我弟弟泄恨，欲想有命，转世为人！”当时提起左腿，对定人杰的裆下一脚。谁知踢在裆下，如棉花一般。见人杰全无苦色，晓得不好，赶即将腿收回，那知已容他不得，只见人杰将两腿一并，自己的腿脚如入火坑一般，既麻且木。非凡烫人。人杰当时笑道：“汝这杂种，还有什么本领？”顺手向前一劈，咕咚一声，将黄达送去有四五尺远近。黄达此时，为他牵这筋斗，已是人魂出窍，不省人事。人杰疑他装腔做势，一时性急起来，对定他鼻头一拳打下，登时血流满面，白沫直流；复行一拳，送了性命。那几个看守喽兵，见黄达去寻殷龙，多时不见他回来，知道不是好事。当下穿杨越榆，才到前面去看动静。谁知众人来时，黄达已死于非命。贺人杰打得性起，看见喽兵，即穿到面前，追奔而来，三拳两脚，早见阎王。还有几个喽兵，早已飞奔上山，进寨报信。

此时王朗已在聚义厅上，向那班强寇说道：“愚兄这座山头，幸得诸位相助，也算得人马极盛了。若非施不全与俺作对，命黄

天霸众人攻打，就此领带兵马，杀奔下山，还怕不成大业么？无奈天不从愿，遇见这个对头，岂不令人恼恨！”话犹未了，早见巡山的喽兵，飞奔而至。到了檐口，单落膝报道：“禀大王，大事不好！黄寨主与云寨主下山，被殷龙打死山下，现在云寨主回山报信，黄达已前去报仇，不知此去如何，快请寨主定夺！”王朗听了此言，叹道：“黄贤弟也太为自满了，殷龙非等闲之辈，愚兄昨日劝你，全然不听我言，今日死于山前，令我失一臂助，岂不令人可恼！”话犹未了，早已见云龙走来，向王朗言语。不知说出什么，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九九回 葬和尚吓倒老村夫 名秀才礼接黄总镇

却说王朗见喽兵报信，正在厅前叹息，直见云龙到了里面，向着自己说道：“黄贤弟不听我言，致有身死之祸，愚兄自愧无能代他报仇泄恨，此罪难恕！但不知黄达下山胜负如何，快请寨主定夺！”王朗见云龙如此言语，急忙过：“此非大哥之过，乃黄成不听人言。致有今日。殷龙武艺本是高强，大哥尚不能胜他，还有何人敢去？”正说之间，又有喽兵来报说：“黄达为贺人杰打死。”王朗听了此言，不禁滔滔泪下，大声骂道：“贺人杰，汝这死囚！咱与你有何仇恨？两次三番与我作对，今日又将他二人打死，此报此仇，何时可泄？”遂向云鹤言道：“自从贤弟造下此楼，本拟共图大事，不意贺人杰这班小辈，如此英雄，若不除却此人，老弟英名岂不挫灭？目下楼已造就，所有机关，皆按图行事，贤弟能再助一臂之力，就此下山，将殷龙治死，这山上威名，便可大振了！”飞云子听了此言，正是合了意见。当时乘机说道：“寨主不必焦急！黄成身死，虽是可恨，若以一朝之恨，就此下山，二虎相争，必有一损。假若胜不得殷龙，这座高楼，有谁可守？在俺想来，仍然静以待助。今晚同寨主上楼，复将原图取出，将各处埋伏细阅一番，咱想施不全必不肯甘休，旦暮之间，定有人来攻打。那时等众人上山，将埋伏发出，一战而获，送了他性命，岂非上策！”王朗本是个草寇，听飞云子这番言语，犹如至宝一

般，连声说是，只得命人下山，先将黄成兄弟的尸骸抬回，买棺收殓。此乃是飞云子骗图本之计不表。

单说赵正与天霸等人，在方刚店内遇见普润，一路向沂州而来，行了有两三日路径，这日晌午时分，正拟寻店饱餐，忽然东北角上一朵黑云从空而起。普润道：“黄贤弟，你看这天色要变了，我们赶紧前走罢。”走了未有半里之遥，早已如泼倾盆，大雨如注，只得冒雨向前而行。复走了一里远近，忽见松林外面一带高墙，像个大家庄院。普润道：“你们慢行些，咱先一人前去，包令你有好酒好肉，吃个快活。”说罢，撇开大步而走。只见庄前一个小后生，同一苍髯老者，站在庄门里面，指东画西的闲谈。普润看在眼内，不禁动怒起来，心下说道：“咱们众人如此苦恼，这般大雨，还在大路上赶路，腹中如此饥馁。这两个狗头既看见我来，应将我们请进去，摆出酒来，咱们饱餐一顿，方是道理。他偏全然不采，闲嚼他娘的皇天，明是看老子的穷像了。你既这样，且待俺吓你一下，好令你知俺手段。”当时一声吆喝，骂道：“汝这两个狗种！在里说甚？俺乃云南普润和尚是也。快去通知主人，前来迎接；如若稍迟，先送汝两个狗命！”说毕，身躯一落，却巧站在那老者面前。老者正看雨景，不防着胖大和尚站在面前，犹如玄坛一般，只听得咕咚一声，栽倒地下，嘴里直叫：“大王饶命饶命！”普润见了这样，心下实是好笑。骂道：“汝这狗头也没有乌珠！俺乃路过的和尚，谁是大王小王？”那人听见，方才心定。乃道：“佛爷爷今日来得不巧。若是往常，莫说募化斋饭，便是起庵造庙，也可随缘乐助。咱们主人，最喜布施，每年也要用够一千八百。只自出了好心没好报，遇见这般强盗，闹得人神不安。现在主人主母，正在上房痛哭，谁敢进去回禀？连

咱们午饭还未到嘴，那里有斋饭与你呢？”普润听他所言，知是有了缘故，忙道：“汝这主人姓谁？为什么受强盗啰噪^①？可知俺这身手段，专与强人为难。若你主人请我吃顿斋饭并我朋友一起前来，包管你安然无事。”那老者听他这派言词，也不知是真是假，只得问道：“和尚你法号何名，那方人氏，可真能擒强盗么？”普润见他不肯相信，忙道：“你这老奴说俺撒谎，俺且令你看个见证。”说毕，举起袍袖，走到场前，两手举起两个极大功石滚，前三后四乱舞了一回，然后一齐摔下。忙道：“你两人可能相信么？若再不为我通报，即便将你两人当着强盗，看你怕也不怕？”老者到了此时，早已魂飞天外，忙道：“佛爷息怒，咱且进去禀明。”

正说之间，后面黄天霸等人已到了门外，普润便将方才的话告诉众人。天霸道：“这也难怪老者，想必这左近地方，有什么草寇为害。”随即向老者道：“汝且进去报知主人，说淮安漕运总督施大人标下，有人黄天霸求见，他便可以知道了。”那人听了此言，先将黄天霸上下望了一眼，然后噗咚一声跪在地下，忙道：“小人有眼不识泰山，你老可是追随施大人那个黄总兵么？今日前来，该应我主人可以脱离了。且请在此稍待，容小人进去通禀。”说毕站起身来，匆匆进去。普润向黄天霸问道：“俺也不少半个鼻孔一对乌珠，为什么与他说话，他说俺是个强盗，吓得如古牛愤地一般；一见你来，便如此模样，岂不把人气煞！”天霸听他所言，心下实是发笑，还未开言，早见那个老者领着个中年官客迎走出无来，高声说道：“在下荒野村夫，不知大人驾到，有失远迎，抱罪之至！”说着。举手一拱，便请天霸入内。天霸也

① 啰噪（luó zào，音罗灶）——吵闹寻事。

就还礼答道：“某等冒昧造府，实因大雨倾盆，难寻客寓，故而众至此处。但不知尊见高姓大名？初次识荆，有劳远接。”说着也就进了庄门，后面赵氏兄弟并普润也一齐入内。到了厅前，宾主坐下。天霸开言问道：“尊兄住居此地，想必是自耕自种，共享田园。何以与强人结了仇恨？”那人见他询问，不禁长叹一声，乃道：“大人有所不知，且待老拙细禀。村夫姓李名根，祖父道荣乃落第的举子，只因未谙吏治，不愿为官，遂以舌耕度日，到了晚年，积蓄得数百余亩地，在这地方置下薄田；先父遂勤劳耕种，日有余资，以致家业日进；老朽苦守祖业，博得衣衿，左近乡人便以李秀士称我。目下年近花甲，膝下只有一女，名唤桂英，只以择婿太苛，尚然待字。不料上年有一伙强人，名唤爬山虎秦明，在这东庄虾蟆山中结伙为寇。谁知前月初一，这秦明忽然前来送信，说他家寨主近奉沂州琅玕山王朗之命，请他上山聚义，共图大事，只因自己山中尚无压寨夫人，闻得你家小姐尚未婚匹，因此前来通知。择定初四日行聘，娶你家小姐做个压寨夫人。”说罢不禁放声大哭。不知天霸听了此言如何处置，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〇〇回

傻和尚努力加餐 浑强盗艳装入赘

却说李根说了这派言词，不禁放声大哭。天霸连忙说道：“尊兄且勿悲伤，某等作宰为官，专除的强人恶寇。此时既知这事，断无坐视不救之礼。”普润不等李根开言，连忙插言说道：“李根你还自称是秀士，连这人情世务全不知道，也难怪秦明欺负于你。咱们冒雨而来，为的是腹中饥馁，想问你要讨顿饭食，大嚼一餐。此时请咱们进来，只顾你说长道短，我腹中乱响乱叫，便不曾听见。这不是你不识时务？俺与你明讲，你们将大壶酒大块肉堆盘满盏，请俺们吃顿舒服午饭，莫说一个秦明要娶你女儿，便是十个秦明也将砍为肉浆。”这番话把个黄天霸说得发笑起来，只得向李根说道：“某等冒雨造府，实因腹中饥馁。尊兄既称慷慨，且命厨下略备一餐，加倍算给便了。”李根听了此言，连忙起身说道：“老朽因见大人前来，如拨云见日，遂将所有冤情尽情告禀。以致累诸位老爷挨饿，有罪有罪。”说毕，遂命人到厨去取酒肴，顷刻之间早摆得满桌，李根遂请从人入坐。普润最饿得利害，并不谦让，张开大嘴，如狼吞虎咽一般，一连几次，早吃得干净。那知普润仍然未饱，复向李根说：“你这老汉也太慳吝，常言道‘在生不饱，强如活埋’。这的伙食，如何够吃？快些再办两桌来，俾俺们吃饱，好捉强盗呢。”李根听了此言，复又命人再多添酒肴，请众人畅饮。

普润吃毕之后，捧着肚皮，十分高兴，遂向李根言道：“咱们无功不受禄，且将秦明行聘时是何情形与咱说明，好待你们这强盗。”李根道：“老朽自他送信之后，心下正无主意。那知初四早间便先来两个强人，一个名叫赛活猴孙五，一个名叫恶老虎高三，说他前来为媒，所有聘礼随后便到。当时老朽恐他反过脸来，全家没了性命，只得忍气吞声出厅迎接。不多一刻，果然大吹大打，无限的喽兵抬着牛羊、彩缎，到了厅前，一齐放下，转身就走，孙五同高三也就起身，言道：‘秦寨主择定八月十五日为上吉良辰，前来入赘。尊处所有陪奁，就此赶快备办。’说毕，也是不分皂白，回山而去。这伙强人，全不知天理国法，说将出来，便做到这地步。可怜我女儿得了此信，两次三番寻死觅活；老朽的妻子也是哭得死去活来。今日是八月初十了，离十五还有五天。那时他前来招赘，叫我如何处置？因此为这事情想不出个主意，不料大人忽然到此，真乃万分之幸！大人能伸了此冤，除去这大害，不独老朽感激不尽，便是这左近地方老幼百姓，也是感恩戴德了。”说毕，便向天霸叩头不已。

普润哈哈大笑道：“他是要娶你女儿，即是他要来入赘，这也是他倒运了。不瞒你说，我也同他一类，从前在山寨里面要娶压寨夫人，如此这般吃了那一次的毒手。秦明这事件也与从前仿佛，咱也用这条妙计，请他受用。汝看妙与不妙？”赵五等人大笑不止，乃道：“怪不得你老做了和尚，原来受过这苦楚，方才削去头发。既然如此，咱们便在此等候数日，除了这地方大害，那琅玕山上也少一强人。岂不是一举两得？”黄天霸也以为然。李根见众人如此，自是喜出望外，随命人收拾了三间房屋，取出衣服请众人穿换。当晚又备了酒肴，为天霸等人接风，这许多闲话

权且不表。

单说黄天霸到了十四晚间，对李根说道：“明日便是十五，咱们与秦明交手，若不将他擒住，更是火上加油，归罪于你。动手之时，又恐汝女儿怯惧。不知道左近地方可有闲屋，且将汝妻子女儿先行躲避。等秦明前来，汝与他略见一面，等到送房之后，汝便乘此躲去。随后之事，汝且不问，只听有了锣声，然后再回转家。”李根连连称是。只是普润笑道：“俺这个胖大和尚，装做新人起来，也不十分丑陋。但是他进了洞房，汝等要超先打个暗号，不然为他看出破绽，那时便为祸不浅。”天霸道：“这事咱自理会。咱们定个条例，在房外捉他不住，咱们三人的责任；若进入洞房，汝擒他不得，便归罪于你。”普润道：“这个主见也好。”说毕，当晚李根便将妻女送至别处，二鼓已过，方才回来。厨下备了酒肴，为天霸、普润四人助威，只吃得明月西沉，方才席散。

次日早间，也照着办喜事一般，前前后后挂灯结彩。到了日昼时分，普润便饱餐一顿，然后换了紧身短袄，腰间藏着利刃，进入内堂。早有两个大胆的仆妇，命普润净面漱口，换了装束，在床沿边上，专等秦明进来。外面黄天霸、赵五等人，早有李根送出三套衣衫，命他三人换上，扮作儒士的模样，好陪新人。所有那庄汉长工，无不派着执事。直至日落时分，远远的听人声喧嚷，鼓吹齐鸣。早有门丁进来禀告道：“离此约有里许，有顶绿呢花轿，前面许多执事大吹大擂，向庄前而来。想必便是秦明了。”天霸听了此言，恐他们临时慌忙，乃道：“汝且前去等候，等他到了门前，然后再来报信。”正说之间，听门外一片人声。爆竹声音到了里面，说是媒人来了。天霸见不是秦明，也只得奈着性子，整束衣冠，同赵五迎了出来。向着高三一揖。高三不意是

天霸在此，当时同至厅前，叙了寒温，分宾主坐下。却巧李根正在里面，听说媒人前来，也只得出与两人见礼。接着门外爆竹连声，人喊马嘶，纷纷而至。高三知秦明已至，随即迎了出来。到了门前，但见许多喽兵排立两旁，当中远远的来了一匹五花大马，白铜鞍辔，五色争光；鞍上骑一匹大红绸绕，打了十字两朵团珠，挂在后面。上面坐着秦明，也是满身的大红红袍，红袄红帽红靴，远处看来，犹如火星菩萨相似。到了庄前，早有喽兵放爆连天，奏乐之声不绝于耳。李根见他这般恶相，早已浑身发抖，站立不住，噗咚的朝下一跪，秦明不知他为害怕所致，疑惑他是跪接自己；当时在马上相见，赶着撇了鞍鞭，正下坐骑，高声叫道：“岳丈请起。小婿初次到府，理合登堂拜谒，下了全礼，方是子婿的道理。何敢劳岳父如此，是不将令婿折煞么？”说着，便走上前来，一拉李根。不知李根拉他之后，其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〇一回 华堂上灌醉新郎 洞房中误逢和尚

却说秦明来拉李根，早有高三将他扶起，道：“秀士何必如此，女婿乃是半子，理合入内受拜。”说着便命行人升炮，将秦明、李根一齐邀入厅上。李根心下直是乱抖，只得大着胆量向秦明说道：“大王乃一世英雄，入赘寒门，已万分之幸。何敢自居长辈，受此重礼。”高三那里肯听，早命秦明拜了四拜。厅下鼓乐喧天，倒也十分热闹。黄天霸与赵五弟兄，早已换了装束，扮作文士模样，儒冠儒服，站立阶前，此时见秦明行过仪注，当即向前作了一揖，命人奉过莲茶，请秦明上坐。但见他身高八尺向开，黑漆漆的面目，两道锅底眉，一双铜铃眼，高鼻梁，阔口、腮下一部短须，丑陋之中露出杀气。他也不知是天霸等人，见他文士衣服，心下暗暗笑道：“这两个朽烂腐儒，居然有这么大胆，敢来陪我。俺且用两句话，吓他一吓。”随向天霸说道：“你这人尊姓何名，两臂有多大膂力，每天能杀几人么？”天霸见秦明如此言语，明知他来吓自己，乃道：“某等乃文墨之士，不知杀人。大王若肯教传十日半月，照着大王头颅，即照这个可也杀去。”秦明见他这样，也不知有意骂他。乃道：“秀士你也不知利害了，杀人两字乃性之所致，岂是传教而来？你若俺教你，等俺花烛之后，一同到俺山上，看俺杀人如何？”天霸道：“大王说俺不会杀人，今日便想显显手段。不知大王可惧怕么？”大众也大笑起来。赵

五道：“黄贤弟又发狂论了，常言道‘书呆造反，永不成功’，也与你杀人的一样。”

李根此时，恨不得将秦明送进里面，早早完结他性命，当时说道：“今日天已不早，厅前备下酒肴。且请大王聊饮数杯，然后送入洞房，与小女百年和合。”说着，便请众人入座。天霸与赵五有意将秦明灌醉，入座之后，任意传杯，你三拳我五杯，上了四五个大菜，秦明已有了五六分醉意。高三在旁笑道：“大王今日花烛，酒是不可使尽。黄秀士可看主人薄面，少饮一杯。”天霸想他烂醉如泥，前去摆布，忽见高三插言拦阻，暗道：“你这助纣为虐的强盗！他本人已情愿如此，你反这般讲究。若不将你灌醉，也算不得俺之手段。”乃道：“高寨主所言虽是，今晚乃吉日良辰，理合开怀畅饮，不醉不归。你既恐大王昏醉，你何妨为大王代饮呢。”说着，满斟一杯，递了过来。高三不好推却，只得一饮而干。赵五，赵四也是如此，于是你来我往，有半个时辰，早将两个媒人醉得如泥塑木雕的相似。秦明虽有了几分醉意，只因一心好色，恨不得立刻入内，心下尚是明白，向着李根说道：“岳父年迈，理当安息。令媛想他盼望，何不就此席散。且小婿酒量太浅，设若误了佳期，反恐令媛不悻。”说着，便想起身进去。天霸见他要走，恐他进去，看出破绽，心下正然着急，却好李根女儿的乳娘甚为伶俐，见秦明尚未大醉，赶着上前言道：“老奴奉小姐之命，转告郎君，请郎君多饮一杯，以助兴致。”说着，取过大斗，满斟一杯，奉敬过来。秦明听说是小姐之命，只乐得心痒难熬，便伸手接过，一饮而尽。谁知这里面放下醉药，顷刻之间酩酊大醉。

天霸想此时就结果他性命，无奈他带来的喽兵俱在厅下，只

得令人奏乐，将秦明送入里面。一面命赵五兄弟拦着腰门，自己同他直至里面。向着那几个随身的喽兵说道：“你家寨主今日花烛，这里面无招呼，外边备下酒肴，汝等且出去饮酒。”说毕，使一齐出去。天霸照着送房的仪注，命两个女仆掌着两张灯在前引路。到了洞房门口，见里面直是漆黑，一点灯光没有，不由的含糊问道：“俺今日来前招亲，正夫妻完聚之日。为何这里没有灯光，难道你家小姐不在里面么？”天霸听了正吃了一惊，忽见乳娘答道：“寨主也太粗暴了。我家小姐乃金玉之体，兰蕙之姿，从来在闺房里面不见生人。今日寨主前来，虽是夫妻情面，初次见面总有点羞答答的，故命老奴将灯熄灭。寨主进去，脚下放稳一点，不要惊吓了小姐。”秦明听了笑道：“咱们既为夫妻，还有什么害臊？既然如此，俺便轻轻走路便了。”说着，果然如踹死蚂蚁一般走入里面。

此时普润躲在床上，吃了满肚的黄酒，将上下衣服脱个干净，直挺挺仰在床上。听见秦明进来，当时也不声张，先将那口戒刀顺在手内。但听秦明噗咚一声将门关上，嘴里咕咕哝哝的说道：“我的娇娇滴滴的心肝，魂灵儿为你想煞了。”说着，又听见外衣脱去，一连脱了几件，遥想也是个赤身。走到床前，两手先将床沿一摸，却巧普润直挺挺睡在那里，那手摸在他大腿上面。秦明哈哈大笑：“我道你衣服未脱，那知道在此等候了。”说着，便将磕膝跪，来一个硬梆梆的家伙便想鼓动。此时普润实在忍耐不得，左手向前一伸，揪住那个巨货，身体向上一拗，高声骂道：“你这狗强盗！道俺是谁，还不为我滚去！”说着，向外一摔，直听哎呀一声，秦明早跌了下去。知道有了变局，赶着在此拗起，直奔前来，以便开门逃走。普润那里容他，跳下床来便是

一刀，黑暗下砍去。秦明幸是一个会手，听见有刀风到了身上，赶向左边一让，伸手想摸个物件可以抵挡，却巧窗格里面竖着个盆木架，提在手中，便上下左右乱舞一阵。无如木架甚大，房间里地方狭窄，虽然有这伴手的家伙，不是碰了这件，就是打倒那件，全然不能顺手。二来有几分酒意，加之由外面亮处进去，黑暗之中不分皂白，比不得普润本在黑处暗看，尚有个地步。两人乱打一会，此时天霸在外面，早听两个动手，遂赶着脱去长衫，拔出腰刀，踢了进去，高声喝道：“汝这无名的草寇！俺黄天霸是也。还不为我将头留下！”当时劈面进来，前后攻杀。秦明听是黄天霸三字，已吓得魂不附体，架上单刀，便想夺门而去。不知秦明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〇二回 贪女色秦明被获 重友谊洪魁报仇

却说天霸劈门入内，便是一刀砍去。秦明到了此时，酒已吓醒了几分，听是黄天霸进来，那里还敢怠慢，赤条条举起木架，左遮右格护着周身，想从房内跳出。无奈普润不能相让，大骂道：“汝这狗头，吃我一刀！”秦明股头上早中了一下，登时血流不止。忙用一个燕子穿帘跳出房外，反将那个木架摔去，两个拳头摆出门路，专等他两人的刀来。普润先是在黑暗之中，料他不能取胜；现在到了外面，惟恐他就此逃走，不住的戒刀一路砍来。秦明两个拳头直向命门打去，欲要砍中难乎其难。天霸到了此时，也只得将金鏢取出，大声喝道：“狗强盗休得逞强，俺宝贝来也！”左手一伸，早打中他的肩上。秦明正与普润对敌，不防着一鏢打来，哎呀一声跌了下去。普润上前，用脚踹定胸前，顺手一刀，先将阳物削去，然后取过绳索捆绑起来。

此时赵五弟兄在腰门外面，听见里面响动，知已动起手来，也就命人将庄门紧闭，拔出腰刀，向那许多喽兵喝道：“汝等这般鼠辈，胆敢助纣为虐！良家妇女，抢掠上山。还有什么王法么？”言还未了，后面冲出个胖大和尚，手执戒刀，向赵五说道：“那个狗头，已为咱们获住了。这里还有何人，还不为俺动手？”说着前飞后舞，如砍瓜切菜一般，早杀死十数个头目。其余喽兵早已跪下，哭道：“佛爷爷饶命。此乃高三一人主使，不关我等之

事。我等皆是秦明擒上山的，三日一打，五日一抽，不得已顾了这性命，顺他做个喽兵，心中实是不愿。现在山上还有两个寨主，一个叫八大刀洪魁，一个叫冷箭王杰，此二人皆是秦明结伴的兄弟。老爷们若饶我等性命，就此回转山中，将他两人诱来，为老爷擒住，将他置之死地。”接着黄天霸也喊了出来，“赵贤弟，汝先进去看守那强盗，俺有话问这般狗头。”当时也就照赵五所说的话问了一遍。普润还说：“你是个内行，连这打草惊蛇尚不知道，让他们回去，先不与咱们有碍么？汝且放他回去，咱是不能饶过的，且留下一件宝贝做了记号，方知道俺的手段。”说毕，把那些喽兵耳朵每人割下一只，命他回去报信。

这里黄天霸等人众去后，知道山上必有人来报复，赶着将秦明推到厅前，结果了性命。然后传齐庄汉，各执家伙火把，一路迎去。行了有半里之遥，早见远远来了两匹坐骑，灯球火把蜂涌而来。但听他高声叫道：“黄天霸你杀俺哥哥，俺洪魁来也！”天霸见敌人来前，赶着命庄汉排立两旁，执着腰刀，当先骂道：“狗强盗！既闻俺的大名，便应束手就缚。秦明已为俺杀死，汝是何人？速来纳命！”洪魁见说是天霸，也就不分皂白，磕定鞍缰，一刀砍下。天霸见来得利害，也就贯了足劲，一刀掀去。洪魁见杀他不得，登时喊叫连天：“黄天霸汝这无情无义的匹夫！咱们绿林朋友待汝不薄，汝乃杀死盟兄，逼死盟嫂，随那施不全做了这个鸟官，与俺绿林作对。今日来前送死，又将俺大哥骗醉，杀死庄前。此仇如何可恕？来得好，看刀！”说罢，不住的大刀砍下。先前黄天霸见他这样利害，疑惑他是个好手，此时几刀砍来，顺手掀去，也是个无力之辈。到了七八刀上，拼力一刀格在旁边，向着洪魁骂道“汝这不知死活的强徒！俺在这北道上面，

也不知遇了多少英雄豪杰，谁不知俺大名？汝这一口大刀，只能杀得他人，能奈俺天霸怎样？王朗山上还去过数次，况汝是他的伙伴么？不要走，也吃俺一刀！”说着，用了个蛟龙出水势，对定洪魁胸前刺下。洪魁见他还手，赶将大刀横栏，在马上说声：“来得好！”响亮一声，拼力掀去。天霸怕他再来还手，随即取出金镖，左手执刀向马头砍去，右手一起早已放去。洪魁正掀过一刀，又见他一下砍来，忙将马头一拎，意向左边让。谁知一道金光，早到了面门之上，晓得不好，哎哟一声，未曾喊出，脸上早中了一下，登时疼痛万分，栽于马下。

天霸正要结果他性命，忽听有人喊道：“黄天霸休得逞能，俺也有宝贝来也！”说道也嗖的一声，对太阳射来。天霸是惯走北道的，岂不知道这暗箭，连忙将身子一偏，将一支冷箭让过，原来便是那个冷箭王杰所放。到了面前，向天霸说道：“俺们两人，这还是斗拳脚的工夫，也是斗那个暗器。大丈夫明去明来，说定在先，随后便没有反悔的。”天霸道：“汝乃无名的小辈，俺若开言，便说欺汝这小辈，马上步下，听汝便了。”王杰当时跳下马来，舞动流星锤，便与天霸交手。彼此一来一往，约有十余个回合。天霸见胜他不得，心下想道：“此人本领不在俺之下，若能将他收服，做个内应，岂不是个上策？”当时将刀一隔，说声：“且住！俺与你有话讲来。”王杰见他住手，也就站定，说道：“黄天霸，你莫非斗俺不过么？”天霸道：“汝且勿得猖狂。俺有一言问汝，咱在这北道上面非止一年，好汉英雄无不知道。汝可知道俺的名姓么？”王杰听了笑道：“汝的名姓岂有不知？连汝忘恩负义的事情全然知道。绿林中谁不骂你？休得多言，从速动手！”天霸道：“俺也不怕于你，何必问你这闲话。但汝等只知其

一，不知其二。俺也是绿林出身，何故不做这买卖呢？这因有个缘故，人生在世，不过‘忠孝节义，礼仪廉耻’这八个字。尔是明白之人，与其同王朗一类，遗臭万年；何不急早回头，改邪归正？倘得一官半职，封妻荫子，为祖争光，方不虚生一世。汝且仔细思量，是与不是。”这番话早把王杰说得哑口无言，心中想道：“既有这机会，何不趁此投去？”当即向天霸道：“这派言词俺也知道，但是俺这山中不下数千余人，即便依汝所言，一时如何遣散呢。”不知天霸听了此言，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〇三回 施暗器普润受伤 进谗言云龙动怒

却说王杰听天霸一派言语，心想归顺施公。乃道：“既大人有心提拔，人非草木，岂不回头？大人可上敝山，先将秦明等尸骸埋葬，然后将喽兵遣散，所有资财送回淮安。咱们一同齐赴沂州，到王朗山中做个内应。不知你意下如何？”天霸听了大喜，忙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俺便与你上山便了。”说着，便命那些庄汉在山下等候，自己将一口腰刀撇下，单身在前一路而去。到了山寨，王杰便请他上坐，拜了四拜，便道。“咱王杰虽是绿林草寇，也知顺道利害。难得大人如此婆心，便是俺出身之路。所有事件，全凭大人作主了。”说着到了后面，先将人名册籍并粮草帐簿，送在天霸面前。天霸命他将山上头目先行喊来，将洪魁、秦明治罪该死，并王杰改邪归正的话，说了一遍。然后道：“汝等虽目前为寇，从前也是良民，无非为秦明这狗头逼迫所致。但是本总兵宽其既往，将这山上的资财分给于汝。去恶从善，可速三思。”话犹未了，早见閤山的喽兵纷纷而至，高声道：“大人开罪，情愿回去归农。”说着，一个个跪在檐前，同声感戴。天霸当时就唤了两个老年头目，命他按名散放，择定后日，各自回家，放火烧山，以除大害不表。

此时天色已早大亮，普润在李根庄上提刀出了庄门，那种赤条条一丝不挂的，实在不堪入目。正跑之间，谁知秦明的喽兵躲

在树林里面，见个胖大和尚赤身过去，知是天霸一类，紧紧取出一箭，对定他胸前拼命射去。普润是鲁莽，这秦明兵暗器尚可遮护，正向前来，忽听嗖的一声对面而至，赶着将刀往下一打。谁知他用力太过，将那支箭打断，箭头穿入尊臀上面，鲜血淋漓，痛不可忍。再将自己一望，方知没有衣服。骂道：“俺不是为黄汤灌醉了，为什么不穿衣服追杀出来，设若射中了和尚，连撒尿也不便当了。”登时拔出箭头，转身回去。却巧赵五劈面走来，见他受了这苦楚，只是大笑不止。少时，天霸已命山上的头目前来送信，令庄汉去请李根。命他安然回家。然后普润、赵五等人同上山去。一连数日，喽兵遣散已毕。王杰取了流星锤，先将山寨烧去，随后同天霸等人向沂州而来。

在路非止一日。这日离琅玕山不远，王杰开言说道：“咱就此投往琅玕山，诸位兄长若有了下落，务必设法报信山中，好让小弟知道他底细，送信前来。”天霸道：“俺们此时也不能预定，等到将殷老英雄寻到，各事便易商办了。”不说黄天霸与赵五等前去。单说王杰别了天霸，走到琅玕山下，早有巡山的喽兵，高声问道：“汝这大汉从何处而来？快将来历说明，好禀明寨主知道，不然俺便放箭了。”王杰道：“俺乃虾模山寨主王杰是也！王寨主屡次相邀，请咱入伙，今日特地到此，汝可进去禀明，以便彼此相见。”喽兵听说是王杰，连忙道：“王寨主，你老且在此待着，小人进去禀明，好请咱们寨主出来迎接。”说毕，命人看守着关寨，自己转身奔上山去。

此时王朗正因黄达弟兄为殷龙翁婿杀死，请飞云子各处埋伏，整顿高楼。日前云鹤命他将楼图取出，当时并无疑惑，到了晚间，早有曹勇到他房内，言道：“寨主以黄达弟兄死在殷龙之

手，抑死在云龙之手么？”王朗总“此言是何说项？黄成先为殷龙打死，后来黄达前去报仇，遇着贺人杰，因此两人先后身死，怎么说是云龙呢？”曹勇道：“寨主无须执见，明是云龙置之死地，咱若不说明出来，寨主亦未必深信。先是云龙初次下山，遇见殷龙，他若帮助寨主，理合便与动手。那时不肯交锋，反说他武艺高强，敌他不过，以免寨主命他出战，此是第一个破绽。黄成心抱不平，欲与殷龙厮杀，他又故意拦阻他去，又出激词与他赌胜，是第二个破绽。黄成为殷龙杀死，自亲眼看见，不与他报仇，黄达前去，他反回来，此是第三个破绽。有此三层，回想飞云子临行之时，不辞而别，前日又无因而至，这不是他心存别见么？这楼是他所造，图又是他绘成，岂有忘却之理？此时寨主请他整顿，他应一望而知，何必取图查看。咱恐他弟兄不怀好意，欲想将楼图骗出，乘隙逃走，除了这个干系，那时回往潼关，尚是小事。设若投顺殷龙与黄天霸等人，联为一气，里应外合，攻破此山，那时悔之无及！咱见他事有可疑，因此与寨主说明，那个楼图千万不能取出，等咱们各处的朋友齐请上山，然后再将这高楼大加整顿，彼时众目昭彰，飞云子方不能更变呢。”王朗听了此言，真乃如梦初醒，忙道：“若非贤弟看破，几乎为他所卖。方才已允将原图取出，现在如何回答他？他若真个改变，这便如何是好呢？”曹勇道：“寨主不必多虑，且待飞云子明日如何。他果有心计算，自必催寨主取出，临时如此这般回答；如若不催，等各朋到齐，再行举办。”

王朗本是个无谋强盗，便信曹勇之言。到了次日，决不将此事提起。飞云子见他怠慢，也知是有了变局，心下虽急，想取此图，恐说出为他疑惑，也就不去催促。谁知云龙等待不得，当时

向王朗说道：“大哥造下此楼，本想共图大事，外有殷龙等人窥探，内无十分埋伏之功，倘黄天霸一旦而来攻打山寨，那时恐不比初次，不趁此时精益求精，置下埋伏，等到何日预备？昨晚与俺三弟已经说明，难道今日忘却么？还不趁此时将图取出，更造一番，岂不完美？”王朗听了，笑道：“云大哥，你不远而来，理合歇息数日，再行办事，方是正理。咱这山中，虽不能如铜墙铁壁一般，也不致轻易攻破，虽有一两个奸细，恐也不能成事，此乃咱一人之事，大哥能屈留数日，便请稍助一臂，如若不能，天下名山，何止倍蓰，请大哥另行别路便了。”云龙听了此言，明知有人进了谗言，不禁大声怒道：“王朗你这狗头！这派言语，前来吓谁？俺三弟为你这强徒造下这铜墙铁壁的楼，大事未成，便尔相弃，还有什么义气？你既无情，俺便无义。你若是好汉，同你斗个你死我活！”说着便是一拳当胸打去。王朗见他翻脸，又恐飞云子动了真怒，兄弟两人，难以制服。登时向左边一闪，让过一拳，向飞云子喊道：“三弟可为我劝解！”飞云子也只得故意拦住。谁知云龙蹿到外面，携了自己包裹，便向王朗骂道：“汝这狗头，不知进退，咱云龙再见便了。”说毕，便下山而去。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〇四回 恶曹勇献计请名人 妙赛花当场施毒手

却说云龙见王朗说他是奸细，登时大怒起来，下山而去。这里飞云子恨不得将王朗结果性命，无如楼图未得，此图乃是家传宝物，奈他生死各门，以及八卦五行之类，稍一错误，便坏了大事。就向王朗说道：“大哥，你我金石同心，肝胆相照。你乃是一山之主，用人好坏，且不知道，尚能成什么大事？今日与你说明，这里俺在山中，这楼上事件，须凭专主，不能由你牵制；如若不能，俺也自走他路，莫说俺有始无终。”这番话直说得王朗哑口无言。曹勇在旁，只是面红耳赤。当时只得答道：“云三哥幸勿多疑，寨主想汝上山，如鱼得水，岂有反听人言之理？这楼上制度，请你摆布便了。”飞云子到了此时，也只得趁此下台，回转书房而去。

这里王朗为飞云子一顿抢白，也是将信将疑，只得仍将曹勇请来，暗下计较。曹勇道：“这情形早已露出，目下惟有开列山名，派人星夜到各处敦请，若将众英雄齐集，山下虽再有黄天霸等人，也无大碍于事。”说毕，便开了一单，写了名姓，并珍珠宝贝聘请之物，命人分路而去，约定下月初一到山。两人分拨已定，拣来几个亲信的头目，带着礼物分头而去。次日，王朗恐飞云子疑惑，就出来赔礼，请他上楼，商量各事。飞云子也耳有所闻，也就不动声色。光阴倏忽，未有半月光景，这许多强盗，皆

陆续而至。到了初一，王朗便命閤山杀牛宰马，重新聚义。内中惟有黑阎罗同蛮和尚最为凶恶。当时向王朗言道。“大哥这山中，也有这许多人马，一个施不全尚摆布他不得，还想什么天下呢？非俺出大言，今日就此下山，奔赴淮安，除去这狗官，共图大事，也如探囊取物，何至一个殷龙便各惧法？”黑阎罗道：“殷龙这杂种，也只能在殷家堡独霸一方，见了俺两人，恐那个盖世英名一朝丧尽。”两人你言我语，豪兴登时勃发，便要下山寻殷龙厮杀。王朗知道不能拦住，只得命人送他下山，向殷龙店内而去。

怎奈云龙下山之后，便先寻了殷龙，将王朗之言说了一遍，乃道：“俺家三弟与俺性情不同，此时未得楼图，断不肯半途而去。但是普润到淮安送信，至今不知如何，万君召与天霸皆不见前来，你们翁婿二人，久久在此，也是无益。咱既与他翻脸，此处安身不得，不若此时直奔淮安，催促众人到此，那时里应外合，一鼓可破。”殷龙也知道人少力薄，于事无济。见他自己要去，自是喜出望外。当时便写了信，禀明施公，速请天霸前来相助。云龙就此前去。

这日，殷龙与赛花在店前闲谈所做的事情，忽见前面有个少年，在门前望了一眼。殷龙知道是巡风的喽兵，登时向赛花说道：“我儿你会看见么？”赛花道：“与爹爹就此前去，看有谁在此探窥。”说着，两人离了客店，约走了二里多路。前面一带树林，早见方才的喽兵站在林外，后面一个束发金箍的和尚，手执了禅杖，高声叫道：“殷龙这狗头，既在此地，俺去试他一试。”说着，连蹿带蹦，跳出林外。赛花那里忍耐得住？腰间拔出利刀，两个足尖向前一垫，早到了树林之外，向着和尚叫道：“秃驴休得猖狂，奶奶乃殷龙之女殷赛花是也！汝是何人，敢来送死？”蛮和

尚见来一个女子，那里放在心上，不禁哈哈大笑着道：“佛爷爷菩萨心肠，不肯犯色戒，要你这贱货无用，看你娇嫩的女子，也难挨这一禅杖。今日开莫大之恩，饶汝狗命，从速回转，命殷龙前来，好好送死！”赛花听他这样言语，不由得举刀来砍，说声：“秃厮，休得逞嘴，看刀！”说着早望那秃头上一下。蛮和尚毫无介意，将禅杖望下一迎，说声：“来得好！”但听当啷一声，早将那口刀掀在旁边，接着一禅杖，也就拦头打来。赛花见他来得厉害，也就不敢怠慢，两手贯了足劲，用了古字势，将刀架住。殷龙见女儿吃力，恐败在这秃驴手内，赶着到了面前，喝道：“秃狗头！与这女子交手，尚算英雄好汉么？要会殷龙，殷龙在此！马上步下，听汝前来。”和尚见殷龙出面，随即收回禅杖，将殷龙上下一望，笑道：“俺道你是个人间恶鬼，天上邪神，不能奈何汝怎样，在俺看来，也不过寻常之辈。不要走，看俺家伙！”说着，用了个拜佛听经的势，身躯向上一提，禅杖头在上，铁柄在下，左手向前，右手提杖，由上而下，拚力的在头顶打来。殷龙看了，吃了一惊，暗道：“这贼秃驴，好一派气力。”当时赶将利刀握在手内，一个鹞子翻身，翻去圈外，用个四两拨千斤的刀法，对上禅杖，拚力掀格。和尚不等他还手，复又一下，拦腰扫来。殷龙反前进一步，到了和尚面前，举起利刃，便向他手脉上一下。和尚吃了一惊，随即骂道：“好杂种，汝这诡计，前来吓谁？”说着，拖着兵器，两足向后一退，方将一刀让过。殷龙恐他又来还手，遂用了雪舞梨花的刀法，前后上下，如刀山一般，直向和尚砍去。蛮和尚见了笑道：“殷龙，汝享了半世大名，今日英名何在？俺只杀了两下，汝便现出这模样，难道佛爷爷便怕汝这刀法么？”当时也就将禅杖飞舞起来，对定刀头一路掀去，招架上下

盘遮，毫无半点漏空。殷龙一路刀法舞毕，末了一刀，稍有破绽，被和尚一禅杖，掀落在下面。然后将禅杖高起，四十八路一齐打来。殷龙幸知道他这门路，赶将利刀护着周身，对定那禅枝头儿紧紧的格去。此来彼往，约战了二三十合，彼此不分胜负。赛花见殷龙不能取胜，起手从那袖内取出金镖，向着和尚一镖打来。蛮和尚正斗之间，忽然一道白光向命门飞下，知道有人暗算。但将头颅一偏，两指头当中一夹，却巧那支金镖夹在手内。赛花见一镖未中，复又一镖放出，正对咽喉。蛮和尚将头向下，张开大口，随即咬住。此时赛花心下着急，一连发了两支金镖，已到前面，仍然用手接住。接着第二支，又将才接的金镖放下。赛花连发四镖，俱未打中。忽见蛮和尚袖口一起，放出一物。欲知什么兵刃，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〇五回

喜相逢击走黑阎罗 诉离情恨煞恶强盗

却说殷赛花连发四镖，未能将蛮和尚打中，心下正然着急。忽见他袖口一起，飞来一物，有酒杯口大小，此便是这和尚的十八菩萨子内铁弹。赛花也眼明手快，弃了利刀，拔出双剑，舞得如天花里地相似，早把个铁弹个打落在地下。殷龙见女儿也不能取胜，一时大怒起来，舞动朴刀，当头乱砍。那边黑阎罗孙勇见和尚力敌两人，恐有损伤，也就摇动铜锤当先争斗。正是难解难分的时候，前面远远来了四人，当首一个出色英雄，高声叫道：“殷老英雄权请住手，俺黄天霸来也！”叱咤一声，飞入圈内。

原来天霸与普润等人自虾蟆山收服了王杰，次日便一齐动身，向沂州进发。这日离琅玕山不远，王杰向天霸道：“小弟多蒙兄长提拔，把给功名，本拟随兄长共破山寨。无奈王朗人多粮足，山中事件不得而知，现在离山还远，难得王朗与俺有约，此去投他做个内应，岂不是条妙计？惟恐兄长未能相信，故尔将这事禀明行止，请兄长定夺。”天霸听了笑道：“这皆是贤弟多疑，贤弟自便罢！”王杰见天霸答应，当即便分路而去，投奔琅玕山。这里天霸与普润、赵氏兄弟，到各处村镇，去寻殷龙的下落。走了十数里地面，不是说人已走，便说搬移别处。行了半日，皆未访实，心下正然着急，忽听喊杀之声，震动山谷，赶急顺着声音寻去。却巧殷龙正与个和尚厮杀，因此跳入圈内，拔出单刀，向

黑阎罗便砍。

殷龙与赛花正战斗两人不过，忽听天霸二字喊叫而来，抬头一看。已到前面，心下好不欢喜。就高声叫道：“黄贤弟来得正好，万勿将这厮走了！”普润见天霸说出殷龙，知己寻着朋友，也就应声言道：“俺普润寻觅多时，不期在此相会，这秃厮且留下与俺罢！”说着，两柄利刀一齐砍下，将蛮和尚的禅杖掀去。接着赵四、赵五各取兵刃，两面杀来。赛花见来了多人，愈加忿勇几倍。六个人八件兵器，如走马灯相似，将黑阎罗、蛮和尚夹在中间，四下八方，全无漏空。此时他两人虽有十二分本领，怎禁得他六人，皆是个有名好手，到了此时，已是只能招架，不能还手。杀了有半个时辰，黑阎罗恐有伤损，虚晃一锤，冲开门路，直向山前败走。蛮和尚见他逃走，也就随后赶来。普润还要追赶，还是天霸叫道：“咱们不必追了，老英雄方才寻着，正有要话面谈。这两个强徒，明日还不结果么？”普润听了此言，当时回转身来。早有殷龙向天霸问道：“贤弟何时到此？何日由淮安动身？大人面前该该安静。为何万君召与殷勇未曾回来？贤弟请快说明，与俺知道。”天霸道：“咱们一言难尽。这地方非言谈之地，你老现住在何处？咱们歇息下来，再行谈论。”

赛花听说，便在前引路。却巧殷强与人杰坐在店内，闻殷龙与赛花与人交战，也就前来助战，不期在路又遇见众人，正是喜出望外。人杰首向天霸喊叫了一声“叔父！”一路到了客店，殷强先命小二收拾面水，备下酒肴，众人净面漱口，将包裹取下，送至里面。然后天霸便将殷勇送信，说人杰与赛花私自逃走，冒险攻山后，正想命人打听，却巧赵五弟兄入衙行刺，收服两人，方说出人杰受伤，褚标救了他们性命，因此大人命自己前来，在

路遇见普润，方知君召在河南有病。虾蟆山又收服王杰，此时去投王朗，做了内应的话，前前后后说了一遍。殷龙方才知。又把飞云子弟兄已到此处，杀死黄成，气走云龙，现在邀约强人的话，复又告知天霸。天霸道：“咱们现已到此，少不得要上山一走，但飞云子不知可能一会么！”殷龙道：“此人虽归顺咱们，无奈曹勇这狗头心怀不善，专门窥探他的破绽，现在楼图又未到手，故他不肯轻易出来，连咱们今日尚未见过。”普润道：“咱们既晓得这缘故，若再耽延时日，此山何日能破？今晚咱们同上山头，先看一番动静，明日再设法攻山。”众人计议妥当，当时吃了饮食。到了二鼓时分，早有普润、黄天霸、贺人杰三人，换了黑夜的衣服，各带家伙，飞奔而去。

且说黑阎罗孙勇，与醉菩提蛮和尚为天霸等人败走，当时到了山中，向着王朗说道：“咱们今日下山，不期便遇殷龙与他女儿，一同厮杀，满拟将他结果了性命。谁知交手之时，忽然黄天霸与一个胖大和尚，共计四人前来助战。天霸的本领高强，真乃名不虚传，他那一口单刀，实是惊人出色，因此将殷龙救了回去。咱想殷龙父女在此，尚无妨碍，今又添了这许多人，眼见得不日便要攻山，还须请寨主加意防备才好。”王朗听了此言道：“咱便请云家兄弟，整顿高楼。现在两位贤弟杀败，而目下惟有紧守山头，查拿奸细，惟恐天霸等夜间窥探。”黑阎罗道：“俺们今夜轮班上宿，若天霸大胆前来，务必将他擒住。施不全除了此人，便没有妙手了。”王朗道：“这事须告知那云家兄弟，请他今夜防备一宵，专管楼上的埋伏。其余飞叉将军郭天保、急三枪龚得广、双枪将邓龙，以及穿山甲刘飞虎等人，务必齐上高楼，各守一面，方才无隙可入。”三人计议已定，随即将众人请到聚义厅上，向

着飞云子道：“今晚黄天霸必然上山，三弟乃齐星楼之主，故求上楼专司埋伏，余下八门。及第二三层的关键，愚兄皆派人分守。总期将来人置之死地，方知道咱们的厉害呢！”飞云子听了此言，心下甚是踌躇，不能言语。曹勇在旁言道：“云二哥，你莫非有退志么？大丈夫始终如一，不能半途而废。今晚天霸前来，正是绝好机会，何故半晌不发一言呢？”飞云子笑道：“你以俺惧怕于他么？只因此楼非一朝一夕可成，自从俺前日去后，以为黄天霸等人来过数次，不知现在可有损伤，今晚便想开了机关，将敌人擒获，设误触机关，不但不能擒人，反伤了自己的性命。在俺看来，今夜但防守一夜，只须将他败走，随后等埋伏步位齐全，再行约期，与他厮杀。王大哥若定要在今晚发动，那时误了大事，与俺无涉。”王朗听了此言，乃道：“三哥用意甚是，咱便遵命是了。”当时便命厨下备了酒席，大众开怀畅饮，直至二鼓以后。王朗向众人言道：“从前方厅里面，皆是众人埋伏之所，自黄天霸追来之后，便换了他处。今晚齐星楼下，必须分了地段，谁人愿守何处，各人自己说明，此不过权且之事。等到云三哥功成圆满，然后听咱调度！”飞云子当时说道：“寨主如此吩咐，极为妥当。”不知王朗如何守候，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〇六回

普润僧再上琅玕山 黄天霸三探齐星楼

却说飞云子回转到自己房内。王朗便向众人说着：“云三哥虽不上楼，那黄天霸并寻常少辈，敌人前来，也要施放埋伏。咱们各人各守一路，大家以金声为号，无论何处见有人来，便将机关关下，然后传信各处，四面兜拿，方可万无一失！”黑阎罗日间为黄天霸败下，恨不得将他捉住，以享大名。当时言道：“咱们在这山中，虽不能居一居二，那平常的小事，俺也不做，乃做毛遂自荐，楼台上，头道铁栏杆，为俺把守。俺看栏杆里面，每根皆有支火箭，这埋伏甚是厉害，非俺有这身本领，也不能当此重任。王大哥可将此事让俺罢！”说着也不等他回答，便向楼前而去。接着蛮和尚言道：“俺闻方厅外面那块石板底下，是个陷人的大坑，欲至楼上，非过此不可，这个小差使可以让我罢。”说着，提了禅杖，也就走了。这里王朗言道：“他两人所守的地方虽是要害，尚还有躲避地方。惟有第二层埋伏最多，所有那乌鸦嘴、长蛇头、金龙爪、蜂蛰刺、壁虎尾、恶狗沫这六件毒器，都在那前后左右上下六门，非得六位好汉把守不可。第三层乃是昼夜六时，按着子丑寅卯十二个时辰；第三层乃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埋伏，黑阎罗守的那火气的兵器，便是火门；所有总头，皆在第三层上面。此层楼面最高，非将一二层破去，方能够到得三层。此时人不敷用，天霸虽然凶猛，也未必如此易破，尚可不必

防守。咱拟郭天保把守乌鸦嘴的前门，小阎王管理长蛇头后门，邓得仁防护金龙爪的右门，一撮毛看守蜂蛰刺的左门，穿山甲把壁虎尾的上门，何福坤司理恶狗沫的下门。”这六门分拨已定，还有那龚得广、邓龙这班强盗，在第一层及二三层接着金木水火土五门巡缉，分派已毕，早是三鼓时分，每人饱餐一顿，各带兵刃短衣结束，分头而去。王朗与曹勇仍然在第三层防备。还有许多小头目，在山前山后四面巡风，更鼓之声不绝于耳。

且说黄天霸与普润、贺人杰、赵四、赵五出了店门，直向山前进发。天霸与人杰虽是熟路，无奈前几次上山，皆是黑夜到此，临走之时，又受了重伤，加之隔了数月。此时前去，反记忆不清。所幸赵氏弟兄本在山内，此时便在前引路。到了山下，穿过牌楼，扑扑扑如飞燕入巢一般，五个人齐到了上面。赵五举眼向里面看去，但见高楼上面隐隐出现灯光，或明或灭，第二层杀气腾腾，已是有了防备了。普润道：“这又奇了，此楼除却云鹤无人会用这埋伏。飞云子既归顺了咱们，何至再为他用？但不知飞云子住在里面何处！若能探出真情，俺便下去，先将他找着通个消息，随后再去攻打。”赵五道：“这个里面地方，俺尚认得。”天霸听了此言，正拟命他下去。赵五道：“咱们趁此便进了去如何？”说着，进了寨门，顺着那无埋伏的地方，暗暗走来。走过许多曲折，进了花园，来至方厅下面，倒着身躯，暗下细听。

谁知王朗在第三层楼上照着个千里灯球，由上而下，看得十分清楚。此时四面巡来，忽见方厅外有个黑影，赶着将金钟敲了数下，随即四面八方，无限金钟敲起。顷刻工夫，许多火球向方厅前面照来。只听高声叫道：“不要放走了奸细！黄天霸进了山寨，咱们快来兜拿呀！”赵五这一惊不小，惟恐自己被众人看见，

知他顺了施公，愈加不妙。所幸路径尚熟，赶即掉转身躯，躲入假山背后。黄天霸到此时也顾不得存亡死活，叱咤一声，向人杰叫道：“贺贤侄，咱们就此杀上罢！”说毕，舞动单刀，逢人便砍。贺人杰双锤并举，一上一下，杀得如雨点一般。顷刻之间，早把那巡夜喽兵打死了数个。蛰和尚听外面喊叫，犹如火上烧油，禅杖一提，寻人厮杀。却巧当头便遇着普润，对定秃头一杖打去。普润举刀来架，掀在一旁，随手一刀砍去，蛰和尚见他用了刀法，随即招架，杀在一团。两人正在混杀，天霸早又到楼前，见那一带生铁栏杆，不禁心中大怒高声骂道：“王朗汝这该死的强盗，前次在此为汝暗算，能奈我何？今日前来，定伤汝命！”说着，一个垫步，蹿到面前，便上了栏杆垛上，就此想穿上楼梯，取回宝物。王朗看得真切，早把关键握定手内，正拟来开，忽见黑阎罗孙勇不动声色，王朗不解何意，只道他惧怕天霸，躲在别处，深恐将关键开来，下面无人答应，反触了别项关键。谁知孙勇也是刁顽的强盗，听说天霸屡次前来。皆为他逃走，此时见他上楼，反而随他入内，等他到了里面，然后再开关键，将他治死。天霸不知有人，正拟上楼，忽听一人蹿了出去，举起双锤拦腰打来。天霸晓得不好，赶即转了身躯，将身让过一边，一个顺手推门势一刀便向后砍去。黑阎罗见一锤让去，已早知他利害，接着一刀砍来，赶将双锤高起，左手来格单刀，右手将锤磕下。天霸恐放出暗器，拚力砍了数下，让出左手，取出金镖，对定黑阎罗打去。孙勇久闻他大名，也防着放出暗器，举头金镖打来，已是闪躲不及，只得身躯向外一偏，那金镖从肩头插过。接着使个猛虎归山的形势，蹿身穿进栏杆，高声叫道：“黄天霸俺战汝不过，休得前来！”说毕，便向里一钻，早已不见人影。天霸晓得不好，只

得转身就走。无奈非常快利，顷刻工夫，如同白昼，一声响亮，栏杆垛上，早放出许多火箭，向天霸扑来。不知天霸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〇七回 后埋伏八方受敌 逞英雄众将施威

却说黄天霸用镖正打孙勇，顷刻工夫栏杆上面早放出许多火箭。天霸防不胜防，当时四下一看，见栏杆左边有块石头台阶，当中有个门路。天霸便拨着火箭，到了阶前，身上已伤了两处。只见台阶上站着一人，手执红旗，两边摆舞。见天霸上来，也不阻隔。天霸也道他是个真人，谁知他动也不动。但听扑隆一声，如天翻地覆一般，顷刻倒了下去。再细一看，乃是个木偶人物造就机关，在此摆舞，此时为天霸一刀砍跌下去，只见它左手膀上套着一个铁绳，由下望上一抽，将那两扇铁门顷刻开下，里面早出来一人，手执双锤，望天霸便打。天霸举眼一看，便是黑阎罗孙勇。不禁怒气冲天，接着一连几刀，向他要害砍下。此时孙勇也无心力战，但想诱他进门来，置之死地。当时双锤高起，将天霸的刀格在一边，高声叫道：“黄天霸，汝死在目前，尚然猖獗！若是好汉，进来与俺战三百合！”说毕，握定双锤，转身入内。天霸只道他战他不过，舞刀前进，冲入门来。忽然响亮一声，那门依然关闭。天霸吃了一惊，晓得中了埋伏，正拟转身就走，左边现出个楼梯，只得钻身上去。谁知到了上面，宽阔非常，一带平楼，空无一物，当中悬着个灯球，两边现出六个门径。天霸也不认好歹，钻上楼来，待要寻条生路。忽见那灯球一动，左边门内走出一人，手执长枪，高声骂道：“黄天霸狗头贼，与俺击三枪，

郑得仁在此！”举手一枪，对着咽喉刺去。天霸此时已将命置之度外，提起刀来，便向何福坤头顶砍下。何福坤见来得厉害，赶将铁棍横开，架住兵刃，顺手用了那泰山压顶的门路，拚力一棍，向头顶盖下。天霸自受了金龙一爪，已是疼不可言，忽见一棍到了面前，深恐打着伤痕，性命不保。把那口刀也就同鹞子翻身相似，靠上铁棍，掀在一旁。两人一来一往，约有五六个照面。天霸究竟带伤，站立不住。

只听贺人杰也与那边一人恶斗。你道人杰何故也中了埋伏？只因他同天霸前来，见普润在方厅外面，已与秃头厮杀，晓得这里面知觉，欲想回头，所来何事？心想：“赵五兄弟，必知里面门径，出入死生，当可了然。”转头想寻他同去，那知赵五已经躲避。复见天霸一人到了楼下，早把那栏杆触动，放出火箭。心下怒道：“大丈夫死得其所，虽死犹生。咱非黄叔父竭力提携，安有今日？”想罢舞动两锤，飞身上去。彼时小阎罗与天霸交战，人杰想拟寻个生门，进内攻打。谁知早为王朗看见，赶将灯球一起，下面掌楼强寇，放出暗器。不知贺人杰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〇八回 临危地赵五救人杰 道其名天霸遇云鹤

却说贺人杰上了二层楼来，王朗早经看见，赶将灯球一起。守门将士飞叉将军郭天保在门前正然防备，忽见灯球打了本门暗号，随即舞动飞叉，到了楼上，果见一个少年孩子，手提双锤，在那里乱闯。郭天保首先喝道：“汝这无知的黄牙，乳臭胎毛未干，有何本领，前来送死！俺郭天保一生无子，看汝这小畜牲，尚有人品，不忍送汝的狗命。汝要保全性命，喊俺三声义父，俺便抬手让你过去，唤那殷龙前来会俺。如再在此耽延，这飞叉上面，便是汝送命之处。”贺人杰那里忍耐得住，喝声：“狗强盗！休得胡言，你先吃小爷一锤！”说着，一个流星赶月，双锤一连打下。郭天保只道他是个孩子，全不放在心上，见他双锤打来，将叉向上一架，蛮想就此开去。谁知人杰天生的膂力，两锤堆在叉上，犹如泰山一般。天保的气力又未全行使出，只听哎呀一声，几乎将飞叉打脱。当时连开数次，带拖带架，让过两锤，那虎口早经震裂。贺人杰见他不能招架，锤头起处，不住地打来。郭天保早杀得汗流浹背，赶将飞叉虚刺一下，拨转身躯，向前便走。高声叫道：“汝这小畜，俺杀你不过，若有本领，就此追来。”人杰知道他又施诡计，到了此时，但想结果他性命，也顾不得这里的利害。喝声：“强寇那里逃走？俺贺人杰爷爷来也！”说着摆动双锤接踵追去。天保见他紧紧追去，心下大喜，顺手拨动机关，

前面早露出个门户，身躯一转走入里去。人杰不分皂白，一气到了里面，正寻天保厮杀。但听喳喳声音，飞出一群乌鸦，向着自己乱啄。人杰疑是个羽毛鸟雀，无什么利害，但将双锤向前打去。谁知一只乌鸦对定人杰头上啄了一下，犹如铁锥一般，真正痛杀。再想提那柄铁锤，已提不起。原来里面造就机关，这群乌鸦尽是铁嘴，所以啄了一下，登时大叫一声，顷刻之间毫无影响。人杰只得带痛四下寻路，谁知铜墙铁壁，无处可逃，黑暗之间，辨不出个东西南北，肩头上伤痕，又十分疼痛，因此一声大叫，连喊天霸。天霸为恶狗咬了一下，也是痛不可支，此时但听见言语，欲想见面、绝无门路。他两人困在楼上，暂且按下。

但说赵五两人躲入假山后面，虽然王朗未曾看见，无奈藏躲的地方，与那方厅的方石皆一气砌成，方石一起，这假山便要下去。当时躲在那里，但见普润与蛮和尚正杀得难解难分之际，天霸、人杰上了楼去，心下这一惊不小。赵五忙向赵四说道：“普润师与醉菩提战斗，咱们素不认识，还可上前相救。惟有他两人上楼，多半凶多吉少，设若伤命在内，这夜光杯取不出来，尚是小事；若因此下山谋反，争城争池，施大人面前，尚有何人除这恶寇？”赵四道：“咱们两人要想救他，除非是奔赴飞云子面前，请他设法相救，舍此就别无良策了。”赵五听了此话，忙道：“咱就此前去，汝仍在这地方暗助普润。”说着，转过假山，一路向里面走去。谁知那灯球火把，照得如白昼一般。正走之时，劈面来了一人，正是王朗的兄弟王彬。一见着赵五高声叫道：“赵五哥，汝赴淮安，何以夤夜回来，那施不全可曾结果否？”赵五见是王彬，即应道：“这狗官已经摆布了。方才走到山前，听说天霸上山攻打，因此赶上山头，以便助战，现在寨主可在楼上么？”

咱同你去杀他一阵。”王彬只道他是好意，乃道：“黄天霸此时已中了埋伏，此刻命在须臾，咱同你就此前去。”说着，在前引路，向楼上而来。赵五见他同行，正中他妙计，拔出腰刀，对定肩头就是一下。王彬不曾防备，转身向后，见赵五一刀砍来，知他有了反变，正要喊叫，又是一刀，结果性命。赵五随即飞奔前进，到了飞云子房内。谁知飞云子因王朗与曹勇有心疑惑，惟恐露出破绽，正要私下传信殷龙，如若天霸前来，暂缓上山动手。后来听得人言，王朗已亲自摆派多人，分守了各处。接着听见杀声，知是天霸到此，心下正然着急。无奈那楼图未经到手，一经翻脸去救天霸，再后大破此楼，就费了许多周折。只得出了房门，向前观望。但见第二层楼上，黑雾迷天，下面火光腾腾直上，知己中了埋伏。不禁大声喊道：“咱飞云子不去搭救，更待何时？”撇去长衫，一路飞奔而去。因此赵五前来，已不见面，彼时不知飞云子在何处，眼见得球灯乱起，也就愤不顾身，拔刀而去，一路砍到楼上，早杀死许多喽兵。但听下面喊道：“不好了，杀上来了！”

王朗在上面正命人去捉天霸，忽见下面人喊马嘶，正要命人查看。早有喽兵到来，说飞云子由生门手执宝剑上楼助战。王朗听了喜道：“咱道此楼是他所造，他如上去，这两人便可擒获了。”飞云子上了楼，劈面遇见孙勇，孙勇道：“先生此进来得好，黄天霸同一个乳臭孩子，俱围在里面，此时前去，正可擒他。”飞云子答应道：“这上面有俺动手，方厅外面，那个胖和尚十分利害，赶快去助战。”孙勇不知他是计，双锤提起，匆匆下楼而去。飞云子不敢怠慢，入了生门，先到长头蛇那个门径，按定机关，踹了上去。想道：“这两人必定是天霸了，俺与他虽未见过，且

将他救出门来，然后再作道理。”不禁大叫道：“里面何人，可是黄天霸与贺人杰么？俺飞云子前来救汝，速通名姓，早早下楼。”人杰与天霸正是两下猜疑，忽听“飞云子”三字，天霸大叫道：“云三哥，俺天霸已受重伤，不分门径，若蒙搭救，真国家之福也！”飞云子听说是天霸，赶即开了门户，绕过乌鸦嘴，穿到恶狗沫，到了前门，转身进去，只见天霸正睡在地下，举手将他提起，伏上肩头，便想出去。天霸道：“云三哥且缓，那边仍有贺贤侄受伤甚重，不知从何而去，可快前去将他救出！”云鹤道：“可是贺天保之子贺人杰么？”天霸道：“正是此人，是俺盟侄。”云鹤道：“那边虽隔了一壁，就此前去，又入死地，咱先同汝下楼，然后再来相救。”说着，飞步到了楼口，所幸孙勇不在前面，一个垫步飞下楼来，便向花园内奔去。正恐无人保护天霸，却好赵五到了楼口，但见火光高起对着楼上，自己不敢上去，只得转身去助普润。一路走来，只见飞云子背着天霸，当即上前将他接下。飞云子复去救人杰。不知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〇九回 贺人杰绝处逢生 王寨主难中改悔

却说飞云子背到花园，赵五劈面遇见，当时喊道：“云三哥肩上，可是天霸么？咱们正寻他不着，三哥既将他救出，此时意欲何往？”飞云子见是赵五，不觉喜道：“天霸身上受伤甚重，此时虽到此间，尚不能径自出去。贺人杰仍在楼上，必得将他救出，一同走出，方可无虞，汝来得正好，且将他交付与你。”即将天霸放下，复行抱上赵五的肩头，转身又上楼去，仍入生门，到了里面，将人杰夹在腰间，回身就走。不意龚得广在外面巡风，劈面撞见，不禁吃了一惊，向着飞云子喊道：“云三哥，此人已困在楼上，你此时将他负出，意欲何为？王寨主现在上面，一看破了，又何回答？那不是出尔反尔，私通敌人么？”云鹤见他不住的喊叫。犹恐再有人来，当时并不回答。举头向第一层楼上观看，见王朗手执令旗，各处招展，命人去捉普润。飞云子见他未曾看着自己，便回头向得广道：“汝来得正好，汝道俺出去么？只因天霸受伤，无人进去将他捆绑，咱方才下楼，见这乳臭孩子，凶恶异常，因此拨动机关，令他中了埋伏，将他送与寨主发落，汝既前来，且将他交付与汝，俺去捆天霸去了。”龚得广不知是诈，便将兵刃丢下，来接人杰，早被飞云子砍中咽喉，噗通一声，栽倒在地，接着又是一剑，结果了性命。人杰虽受了伤痕，心下尚然明白，见一人将他救出，虽未与飞云子见过，料想必是此人，

见他将来人杀死，带着疼痛，拼力地拗起身来问道：“救我者莫非飞云子么？”云鹤道：“休得多言，须防耳目，俺便是云鹤也！黄天霸现在前面，且随我来。”当时便抱着人杰，一路到了花园。赵五见了人杰，忙来迎接。飞云子向他两人言道：“此时楼图未得，俺不能随汝出去，天霸伤痕，非消除万毒丸不能相救，切记切记！”正说毕，将人杰放下，转身就走。

这里天霸早已抬身不得。赵氏兄弟各自负在背上，每人拔出利刃，大喝一声：“俺赵五赵四，顺了官兵，汝等让我者生，挡我者死！王朗乃无名的草寇，恶贯满盈，改日必有杀身之祸。黄天霸、贺人杰，已为俺兄弟救出了！”说着，不分皂白，一路杀去。那些喽兵，听说是赵五救出天霸，犹如天翻地覆一般，无不同声喊叫：“不好了！赵五到淮安顺了施不全了，现在楼上将黄天霸救出，在楼前杀人无限！”同声呐喊，早惊动了王朗，赶即传令，将寨门紧闭。赵五到了门前，但见守山头目排列两行，枪棍刀叉，迎面砍下。他两人到了此时，也只得拼命的厮杀。赵氏兄弟两柄刀犹如砍瓜切菜一般，逢人便砍，遇贼即斩。蛮想杀出一条血路，谁知里面已知山前无多能人，王朗命黑阎罗孙勇前来追赶。孙勇本在前面施放火箭，忽听王朗调度，带了双锤到了山下，见赵五肩上背着天霸，暗想道：“这狗头既有反心，与他交手起来，总有个不肯相让，不如先将天霸打死，然后与他争斗，便是万无一失了。”当时便在鱼鳞甲内，摸出个铁弹子，向前喊道：“赵五，俺孙勇宝贝来也！”说着放出弹子，便向天霸的后心打去。赵五正夺路而走，也不防着孙勇赶来，谁知天霸命不该绝，铁弹子正然放出，忽然喽兵队里冲出一人，手中将铁弹接住，袖口一起，放出一支冷箭，向孙勇左眼射去。孙勇见一弹未中，忽

然一箭射来，已是吃惊不小，赶着将头一偏，那箭射在豹子冠上，不禁怒气冲天，飞起一锤对来人打下。你道此人是谁？正是虾蟆山王杰。与天霸等人同到沂州分手之后，便投到这山上，方才听说紧闭寨门，莫放天霸，正是焦急万分，无可搭救，只得同李兴一同前来，看个动静。不意进了寨门，见赵五背着天霸，后面赵四也负着一人，又见一个大汉拼命的追赶。忽见孙勇一弹打来，只得蹿身到前面，将弹子接住。此时孙勇一锤打来，只得将护身佩刀拔出来，将一锤开去，复行一刀阻住去路，一面招呼赵五：“俺王杰在此厮杀，赵五哥快快下山，勿再耽搁了。”赵四背了人杰见王杰出来救应，胆子大了数倍，奋力当先，举刀乱舞。顷刻之间，两人早冲下山来，到牌楼前，却巧赛花与殷龙前来接应。赛花见人杰又受了重伤，心下好不难受，只得在赵四肩上，将人杰扶下，人杰此时尚是清楚，遂向殷龙说道：“俺与黄叔父虽受伤痕，所幸脱离山寨，但普和尚在山内厮杀，里边好手甚多，一人恐难抵敌，岳父可前去将他救出，与王杰一同前来，再作计议。”说罢，一声大叫：“疼煞我也！”几乎昏跌下去。

殷龙听了此言，只得命赛花同赵家弟兄，送他两人回店。自己提动朴刀，一路而去。进了寨门，果见一人勇力厮杀，便知道是同来的王杰。当即蹿身上去，就是一刀，对孙勇肩头劈下，孙勇见王杰将人杰放走，已是虎眉倒竖，怒发冲冠，两个锤头，不住的打下。殷龙跳入圈内，忽然一刀砍来，孙勇更是怒不可遏，骂道：“汝这两个狗头，若有本领，尽行放出，欲想逃去，除非转世为人。”左手一锤将刀掀去，右手一锤向胸打来。殷龙也是个有名好汉，彼此一来一往，杀在一团，斗在一处。王杰见有人敌住孙勇，即抽身到了里面，见蛮和尚正与普润恶斗，还有许多

强盗围在核心，普润已是招架不住。王杰将刀一摆，杀入重围，大声叫道：“普润和尚，俺王杰前来救汝，快随我杀下山去！”一声叱咤，普润见有了帮手，也就放心厮杀，戒刀起处，滚滚人头，杀开一条血路，与王杰下山而去。

蛮和尚杀了一夜，虽然未曾输败，两膀也提动不得。当时只得回转方厅，命人上楼打听。早有王朗走上前来，向众人说道：“不料俺们这山中，竟有许多奸细，天霸、人杰已是身临死地，乃竟为赵五两个狗头将他救出，从此又成后患！虾蟆山乃俺邀他入伙，他反顺了敌人，上山厮杀。这不是意想不到么？此次虽获胜仗，无奈楼上的关键，损去七八，又非修理不可。云三哥昨日言语之间，早有退志，昨夜之事，未必不怨于我，若再袖手旁观，不肯出力，岂不是进退两难？”说罢进入大厅，众人闷闷不乐。但见孙勇首先说道：“寨主何出此言，胜败军家常事，咱们大杀一夜，天霸虽然未死，也不敢再来报仇了？飞云子今夜未曾出来，正是他避嫌之意。寨主若去当面请他，将高楼复行整顿，岂不照旧么？”这番话说得王朗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一〇回 寻救药送信淮安 脱病躯误临黑地

却说孙勇让王朗去请飞云子，当时蛮和尚也就言道：“寨主何必以此为虑，咱们山上有这许多好汉，还怕殷龙怎样！即使飞云子有了他意，俺这刀枪头上，也不致落在人后。”王朗道：“多谢诸位仁兄竭力帮助，但是强中还有强中手，纵有能人，总不比这座高楼可静以待动。”说罢，便命人到飞云子房内，请他前来商议。飞云子自救了天霸，深恐被人看见，进入房内，先将自己的宝剑，并许多暗器带在身边，准备厮杀。到了天明时节，外面杀声渐渐散去，忽见一个喽兵，匆匆进来说道：“王寨主在方厅的里面守候，请寨主速去议事。”飞云子只得随那人走入厅内，见众人闲坐，里面并无防备之意，心下方才坦然。只见王朗起身言道：“这也是小弟薄命，难得你老造下此楼，满意共成大事，不料天霸三番两次，为他逃脱。今日上楼，期其必死，谁知王杰与赵五兄弟顺了官贼，救了众人，不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么？因此请三哥前来，为俺想一个良策。”飞云子听了此言，不禁大喜道：“也是你气数该绝了。他既请俺划策，不趁此时将原图骗出，更待何日？”想了一回，乃道：“这事请寨主无须多烦，但能信实待咱，不听谗言，这座小楼凭在小弟身上。莫说黄天霸受伤甚重，性命尚且不保，便是转死还生，前来攻破，也不过是自寻败亡。但此非一朝一夕之事件。现在楼上杀死众人不计其数，且命人前

去埋殓，然后命人下山访天霸消息。一面命人上山置下埋伏，整顿高楼，再图机会，还怕甚么官兵攻打？”王朗信是好意，乃道：“三哥如此用心，小弟敢不深信？但是我这楼图存在楼顶上面，与夜光杯收在一处，一时恐不能取出。”飞云子见他不肯取出，也不过于催促，乃道：“此乃不急之务，但山寨前面，非严加把守不可，恐殷龙见女婿受伤，前来报仇。”王朗只得依言办理。

不说飞云子守候楼图。且说赵五将天霸救出，已经不知人事。赶将人杰与他放将下来，赛花见丈夫命在垂危，不禁放声大哭。赵五道：“人杰虽然受伤，一时尚不致命危，天霸头足皆肿，神志昏迷，惟恐性命不保。飞云子临行之时，说是消除万毒丸方得救性命。但不知此丸在何处购买，又是何人所造。现在且不必痛哭，打算主意，救人为重。”殷龙想了一回，道：“从前人杰伤痕，幸得褚标前来救命，此时这消除万毒丸绝非市廛^①所有。咱们先把那万功散，代他敷上，一面命人奔赴淮安送信。或者张桂兰与众人知道这个药名，也未可知。”殷龙正然吩咐各事，忽见人杰睁开两眼，向殷龙说道：“岳父不必焦虑，前在淮安，屡闻张婶母谈及，说他父亲张七，自制炼就一丸，名为消除万毒丸，无论跌打刀伤，虫蛇恶毒，将此丸服下，不到一夜工夫，便可起死回生，上场交战。孩儿伤痕尚无大碍，岳父可从速命人赴淮安而去。”殷龙听了此言，虽是有了出处，但是天霸受伤甚重，来回有个月程途，若辗转不及，如何是好？心下正自踌躇。王杰道：“此去淮安非俺不可。咱这两条腿起去铁条，一日可行三四百里，约有半月工夫，便可回转，不能耽搁。你老如有信字，从速写成，

① 廛（chán，音缠）——古代指一户平民所住的房屋。

就此便去。”殷龙道：“此乃汝亲眼所见，到了淮安，将此细情禀明，自有人去请桂兰前来解救。”说毕，王杰就带了包袱，出门而去。

且说万君召自与飞云子弟兄别后，与普润到了河南，一病不起，只得命普润先去送信，自己在店内养病，满想耽延数日，便可动身。谁知个月以来，病尚未愈，所有川资概行用尽，渐渐将衣服变换。那开店的店主见他如此落薄，不但不去照应，反而赶他出去。君召初时尚有在意，后来愈催愈紧，不禁怒道：“知道老爷们是谁？我乃漕督施大人的朋友，前往潼关办案，路过此地，不料病在店中。难道你这房饭还有差错么？今日来催，明日来要。不是老爷耐气，先将汝这乌珠挖下，然后同你再算账！”谁知那店主也不是好人，专在那黄河一带开那黑店，与那绿林朋友皆有来往，王朗欲害施公，此事他也知道。听说施不全是朋友，又说到潼关访案，无非与绿林中作对，心下暗道：“这也是此人该死。咱闻王大哥与他等反对，何不将此人送了性命，献上山头，做一个见面之礼？好在他山上入伙，免得在此做这买卖。”当时，故意说道：“小人有眼不识泰山，不知大人是钦差所使，还求大人方便。”说罢，便命人送茶送水，周到万分。君召只道他是真心照应。

到了上灯时分，店主复又进来，向着君召问道：“老爷前往潼关，去访何案？咱闻施大人正直清官，咱想投奔于他，谋个出路。老爷若能引进，小人便有出头之日了。”君召道：“此事在俺身上。但是俺病初愈，如有上等酒肴，快送些来，日后加倍照账给你。”店主听毕，喜出望外，暗道：“咱正虑无处下手，他既要酒肴，何不就此摆布？”应进：“这事小人专心奉敬。想要什么，

但说不妨。”当时便走出来，命人送上四个菜碟，皆是清松的肴馔。到了自己房内，将蒙汗药放入酒内，然后打了一斤黄酒，送在君召面前。君召正在病后，闻这派酒香，登时透入宫庭，垂涎欲饮，不禁斟了一杯。只见颜色娇黄，令人可爱。随即饮了一口，真是色香味美，三绝俱佳。取过箸儿，夹着肴馔。究竟是病后方愈，禁不起这个酒兴，忽然头晕眼花，不禁诧异道：“咱平时虽不能十分豪饮，也不至如此浅薄。何才饮一口便如此昏晕？莫非这店主有什么歹意么？”想到此处，便将酒放下，暗道：“若果这狗头如此暗算，不将他送了狗命，也不知道俺的利害。”却巧院落内有只花狗，随割了一片咸肉，在酒杯内端了一下，摔在阶前。那狗一口吞下，未有多时那狗乱咬起来，四下乱窜。再过了一会，只见那狗倒下，鼻孔流出鲜血，一命呜呼，死于院内。君召见了这样，登时心头火起，站起身来，将桌子掀去，一声响亮，早惊动外面。店主不知君召看出破绽，亟亟跑进里面，准备结果他性命。谁知君召举眼看见，蹿前一步，便将店主领头揪着，纳在地下，举拳就打。不知那人性命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万君召痛殴店主 华天王杀害客商

却说着召将店主纳在地下就打，店主知他是个辣手，连忙求道：“老爷息怒，这事小的实是不知，且求饶命！”君召明知是他所为，想道：“咱便将他打死，也是就不能动身，不若如此这般。”想罢，便在鼻梁骨上就是一拳，早已流血不止。店主在地下只是磕头，说道：“若舍了小人，随老爷吩咐，皆可应允，只是不能带上淮安，那就全家没命了。”君召见他苦求，心下说道：“这狗头也是不用的货色，偏生要干出这事，岂不是倒运吗？”当时喝道：“汝既要活命，老爷的言语，可是要依从。不是此时答应，一经放下，尔便不采。”店主见他换了口吻，只在地下求道：“老爷何必多虑，只求饶了小人，便是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那里还敢违傲。求老爷从速吩咐。”万君召道：“既有这条心，眼见店中不能居住，若要走去，又无川贄^①。汝且将好酒肴供应老爷一顿，送出纹银二十两作个买命的银钱，随即饶汝狗命了！”店主听说放他，赶向外面喊道：“汝等快将咱们的好酒送上一壶来，上等的肴馔送进几盘，老爷便饶我命了！”君召不等他说完，接着又是一下，骂道：“汝这杂种不肯改换心肠！若将汝的酒取来，分明又是暗号了。且同你讲，若请老爷饮酒，须要你自己相陪。凡

① 川贄（zī，音资）——盘缠，路费。贄，同资。

有酒来，汝必先饮一杯，所有肴饌也是如此。那二十两银子，还要先取。老爷方才无事。”店主两手护着面孔，口里连连应到：“老爷莫打！老爷银两照付便了。”

此时，那许多小二见店主如此吃苦，早已跑了干净，怕君召迁怒于他。店主喊了几声，只是无人答应。君召故意骂道：“汝这丧人的狗贼！预先命人躲去，此时反要乱喊！我也不想酒吃，不要钱文，但要送汝见阎王！”说着，举起拳头，对着脊背打下。店主格外作急，喊了王三，又喊李四，末了一声叫道：“诸位小二哥，再不来，敢是我性命不保了！”连喊带哭叫了一会工夫，方才有一人前来。君召道：“这事乃店主所为，与汝等无涉。快依他所说的话，将银两酒肴一齐取来，好让俺去走路。不然，连你这班狗头全行送命！”小二听了此言，自是不敢怠慢，赶取了一壶顶上的美酒、四碟的佳肴放在桌上。君召道：“俺已说明在前，要与你这店主同吃。取一小小几子，搬到俺这所在。”小二见他怒气冲天，那敢多话，赶到客堂将几子取了过来，放在院落里面斟了一杯酒。光奈君召有意寻仇，君召接在手中，饮了一口，骂道：“老爷向不吃哑酒，汝不饮，便无法处治你么？”说着，一手拨开他大嘴，一手端定酒杯，硬向下灌。登时在小几上取了一条连头带尾鱼，向他嘴里一揣，那店主如同鸡子一般，所有的鲜血尚未淌完，早已随酒咽下，正要作呕，那条鱼又揣了下去。两下在咽喉内一撞，不由的忍耐不住，又咸又酸，又辣又臭，四个气味混在一处，大嘴一张，犹如胃鸡屎一般连呕带吐。吐得君召满脸，故意怒道：“俺说这里面放了毒药，汝才吃下便如此发作。”说着一连几拳复又打去。店主只得忍气吞声，不敢言语，只好两手在地下作揖道：“且请饶命！”君召到了此时，怒气已出，骂道：

“汝这狗贼！不是俺高抬贵手，顷刻命入黄泉。这酒肴难道真吃么？不过命汝权知利害。快将银两取来，让俺动身！若再不改变心，指日由淮安回来，定将汝身首异处！”当时小二早已取出二十两银子，揣在身边，携了包裹，带怒而去。

在路有四五日路程，这日到了徐州府肃县界内，看看天色不早，心下想到：“此地离淮安不过三五日光景，今晚且寻个客店歇息一宵，明日天明起身，夜间再放个夜站，两日可到淮安了。”想着路径，一路往淮安而来。此时日光已经落去，但见月色渐渐东升。看看前面有个镇市，正待前进，忽见前面来了一人，手提一箢篮，两眼泪痕，匆匆而去。君召见了甚为疑惑，故意止步问道：“你前面镇市是何地名？汝亦行路之人，为何不住在此地？”那人见君召询问，摇手道：“客人快转回去，这个镇上是不能住的。前面镇口有个来福客店，咱们同来五人皆住在这店内，今早起来已不见了四个人。咱道他们还是起早出去了，谁知找了半个月，找到他后屋里面，有个宰坊，闯了进去，但见那四个人犹如牛羊一般，赤条条挂在宰凳上，那人头早不知去向了。小人这一下非同小可，明知一人敌不过他。又不敢喊叫出来，送了自己性命，只得走了出来，以便鸣保投案。谁知这地方正保全不闻问，听说是来福客店的案件，如同没有此事，反将咱们骂了一顿，要将我送回店内。这不是有冤难伸么？同此愈想愈怕，不敢再去住宿，此时天晚尚要赶路。”君召听了怒道：“青天白日，村镇上面那里还有此事？汝且随俺前来，指个明白，待俺今晚送他性命。”说罢，不问他肯行与否，挽着手膀向前就走。问道：“汝这人姓甚名谁，何方人氏，约伴到此干何事业？”那人道：“小人名朱魁，祖籍扬州人氏。只因路过鸡山，遇见一伙强盗，名叫托天王华盖，

所有银钱货物均为他劫掠到山上，同伴之中杀死三人，其余五人逃躲在树林里面，方得活命。满想奔赴淮安，到施大人衙门告状，谁知在此又遭这个大祸。小人准备是没命了。”君召道：“汝且不必号哭。俺便是漕河总督施大人的朋友，这案你要告状，俺可助你一臂之力，包管此案不难破。汝且随我前来，提明店面。”朱魁见他这派装束，又听他一番言语，也是半信半疑，只得随他到了镇上。远远的将客店指明，然后说道：“小人向别处安身，明早在此候信。”说罢，掉转身躯，寻路而去。

君召背了包裹，到了客店面前，迎面站下，向着里面问道：“汝店中可有闲房么？若有洁净的所在，俺便住宿一宵。房金照算。”里面见有人问话，只道是个富户。忙道：“客人且请里面坐。里面有宽大房间，一切俱全，听便赶取便了。”说着，出来一个堂官，便将君召的包袱接住，君召就随他入内。但见五开间一所，店堂上首支个厨房，七口大锅，一连而下，下面设个案板，鸡鱼鸭肉列在一堆。当中一个腰门，里面一个院落。穿过院落，又是五开间房屋，当中三间许多桌椅，便于饮酒，两边两个房间乃客人的卧室。君召找了一个宽大的所在，命小二将包裹送下，放水泡茶，净面漱口。小二尚未回来，忽然响亮一声摔下一物，君召吃了一惊，赶着出来观看。不知此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一二回 闹酒市恶打王七 见豪客巧遇朱魁

却说君召听得响亮，正是出来观看。只见客堂上坐了一人，年约四十上下，身高七尺向开，两道浓眉，一双怪眼，身穿元色短袄，头戴一项英雄盔，当中一朵绒球。坐在上面，但见满脸的怒气，高声骂道：“咱也不是白吃的，黄金白银听汝算帐！为何来这多时，酒肴尚未取出，那边有后来的人，早已吃毕。这不是有意欺人么。”说着，拍着桌凳骂个不已。君召听了一会，知道他为酒肴来迟，因此也不过问。只见那小二送进茶来，向他问道：“你老何方人？这店内有上等酒肴，欲吃何物，在先说明，好前去叫。”君召心下想到：“朱魁说他这店是个黑店，想必所卖的肴馔也是人肉所造的了。咱且将他的包饺试他一试。”乃道：“咱们远道而来，别项物件总要等候，先取盘包饺为俺先吃，然后上等酒肴一总送来，再为算帐。”小二答应而去，顷刻送到十个馒头，一壶清茶，放在君召房内。君召待那人出去，先将房门闭上，点了灯火，将那馒头拨开细望，也不见有什么破绽。只得送入口内品一品气味，只有一点微酸。一人在此犹疑未决，暗道：“这就令人莫解了。这店既是歹人，不应有许多客人，而且这个馒头又无人腥气味。若说平常客寓，朱魁那样痛哭，绝无假装之理。俺且等到夜间，再办个真假。”净面漱口，少倾，小二又送进酒肴。

君召正在疑不胜疑，那外面一片声音早惊动各处，但听一人

骂道：“汝这瞎眼的狗头！俺在北道往来多时，好汉英雄不知遇多少，汝敢出言不逊，挺撞老爷！且将你店主唤来问个明白，咱姓王的难道与他有仇隙么？进来这许多时候，酒未见有一角，菜未见有一箸。将俺的银钱骗去，令俺在此挨饿，究竟是个道理？不要走，且与汝问你店主！”说着，见这所有桌凳并许多动用物件概行毁去。正闹之间，忽然走出一人来，大声喝道：“何处的野种？也不问俺的大名，便在俺这店中啰唆！俺偏没酒肴与汝，若知麻本，便赶快出去！不然便送汝狗命！俺这店中不容汝在此喊叫的。”话犹未了，那人怒发冲冠，大喝道：“好狗才！你道俺不知底细么？汝既做这买卖，江湖朋友也该探访。俺若仍在山头，将汝这厮先结果了性命！”君召听了此言，知他两人皆非善类，当时出了房门，走到两人面前，问道：“二位请了。咱们初到此地，不知地方规矩。彼此交易，一去百来，客人出外行商，理合和平为贵；店主将本求利，又何能怠慢来人。二位全行息怒，且向店主道个明白。”那客人见君召这番言语，忙道：“咱们皆是过路之人，不是腹中饥馁，何必在此闲坐？小弟一进门，即交下十两银子，命他送两壶酒、几碟菜来，吃下还要赶路。该派早早送来，谁知他将咱的银子收下，命俺在此守候，自下昼等到此时，酒菜俱不见来。这客堂内许多后来的人，尽行走去，咱还未曾饮食，这不是有心亏负么？”君召道：“这乃是店主不是。如何收下银钱，不去买卖？他也不是白吃你的。”那人见君召也说他不是，怒道：“你也不是他亲娘舅，汝多这闲话！咱这店内喜卖就卖，不喜卖与这人！他有，难道咱们就没有吗？进了门来，就用这银两吓人。如此小视咱们，还能使他受用么？俺看此狗头亦无基本领，三拳两脚便见阎王，自寻苦恼。”君召听了，怒道：“汝这人好不明道

理。即不愿向他买卖，为何收下银钱？这不是汝不是么？汝若识得抬举，就此送出酒肴，使这朋友饮食；若道半字不行，莫说你这样身材，就生个铁罗汉也要将你磨个光亮！你道咱这样是惧怕你的吗？且与个榜样，方才晓得咱利害。”说罢，见那客堂外面有棵两个人抱不过的一株槐树，到了面前，举手一摇，随即一腿打倒在面前。

店主见了这样，也就半晌不言，所有那饮酒的客人无不惊讶。当时来了两个小二，生恐那店主眼下吃苦，赶着上前，带笑说道：“客人有所不知，咱这敝东平时有些呆气，但凡酒后便不知轻重。方才这位进来，说是将银钱交下，小人们却未看见。常言道‘买卖认分毫’，咱们东家又未招呼送酒菜，一人说已经交钱，一人说未经交下，两不认帐。难道还是小人晦气么？内中有此原故，说明出来，两位客人便可息怒。现在既已争论起，想必是敝东呆气发作，忘却银钱，致今这客人受饿。但今天色已晚，不便赶路，不如在此暂宿一宵，小人立刻送饮食来。”说着，便拖那人向外而去。

那人见君召如此慷慨，走上前来，“老哥尊姓大名，何方人氏，由何地而来，此去欲将何往？”君召只好答道：“在下乃漕抚施大人的至好朋友，海州万家洼万君召是也。汝是何人？请明示名姓。”那人听说是君召，喜出望外，忙道：“莫非你老由河南来么？目下贵恙如何？普润和尚已自沂州来了。”君召听了此言，更是诧异，忙道：“普润僧人正是与咱朋友。汝何以与他相识？”那人道：“不欺尊驾，咱也是绿林出身，向在虾蟆山与秦明这干人聚义。姓王名杰，排行第四，便是小可。只同黄天霸与赵四兄弟，路过山下，杀死秦明，欲烧山寨，普和尚劝俺归降，同赴沂州，

攻打王朗。不料王朗十分利害，天霸与人杰同上山头，为齐星楼的埋伏打了半死。现在人杰尚有言语，天霸已经不省人事。因此到了这店中，进了饮食，仍去要向前赶路的，不期这个杂种同咱作对。现在急赴淮安，到凤凰岭那里，将那消除万毒丸要来，方救得天霸。今幸遇你老前来，定将这狗死打一顿！”君召听了此言，自是吃惊不小，忙道：“飞云子既在王朗山中，为何不将楼图取出，反致天霸中了埋伏？”王杰道：“咱也上山杀了一阵。只因云龙与曹勇角口，不辞而去，王朗也就疑惑。屡次要这楼图，皆是托那辞故。飞云子又不便过于露迹，以至迁延至今。日前天霸非飞云子搭救，早经死在楼上了。你老在河南抱病，何故这许多日子？此时大约是前赶淮安了。”两人说明了名姓，自是一家的好汉，君召便命王杰将自己的包裹搬到一处，乃道：“今日已将更鼓，夜站也不便行走。咱们坐一夜，明日早起，两人一齐赶路，也要有个伙伴。”王杰听了此言，自是愿意。

不必说二人在此等候。且说两小二将店主拖了出去，到了店堂坐下，低声言道：“这两个皆是肥羊，不过那一个甚是辣手，咱们须设个计策将他擒住，得一宗大财爻。”你道这店主姓甚名谁，此外有个外号，称他赛时迁的王七。此时为小二拖出，乃道：“这两口羊虽然缠手，但是用了药酒将他灌的烂醉，也就是直手直脚。”说罢，便命小二前去置办，以便害他二人。不知君召与王杰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一三回 施大人待客情殷 张桂兰救夫心切

话说王七被万君召抢白了一顿，到了外面，对小二说道：“这两口肥羊大有油水，只是不易动手。咱们仍将那一杯灌顶妙药放入里面，多备绳索，抬入后面，专候我前去动手。”小二道：“咱们自理会得。但前来的那人不过是火暴性子，惟有后来的人，看他那样膂力，好像是个内行，咱们倒要留心才心。”说罢，便命几个伙计托了一盘肴撰、一个酒壶，放在里面。后面的人来取筷箸儿，担了抹布，一直到了后面，把当中一个方桌放下，向君召说道：“请你老陪客，为咱们这客人解恼。咱们小人先奉敬一杯了。”说着，按了两副座头，将筷子放好，手执酒杯，每人斟了一杯，便请他两人入座。君召虽是病后，各事仍然留心，又因朱魁说他是个黑店，犹恐中他的暗计，当时虽然是坐下，并不去取酒杯，两只眼睛但向那杯望。王杰早经饥饿，只恨没有酒肴在此，现在到了面前，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那个小二在旁，复又斟了一杯，放在桌上。王杰见面前又斟下酒来，举手要饮。君召见了，赶着拦道：“且缓，咱理合再敬他一杯才是道理。”说着，将王杰的酒取了过来，便命小二饮下。小二见君召这般讲论，心下早经害怕，暗道：“倘若这个内容被他知道，如何是好？不若再骗他一遍。”忙道：“这事小人何敢？一杯已是不当，还敢再饮二杯？情愿领罪，不敢这样无礼。而且方才言明，敝东有点呆气，

若为店主看见，他不说是客人赏赐，反说小人嘴馋，打着客人的旗号，自己饮酒。有此两层，还请客人自饮罢。”君召冷笑着说道：“汝这厮倒会遮饰，汝道俺不知你这个买卖？方才中指甲内放的是何物件？从实说来！若有半字虚言，定送汝狗命！”说罢，一把揪住小二，用力一摔，倒在地下，一手握定他下腮，一手将嘴巴下，不由分说向下一灌。

王杰见君召如此，更是火上加油，骂道：“原来这狗才下这毒手！此必是店主所使，咱且将他擒住，送回阎王，然后与他算帐！”当时站起身来，一脚将杯盘踢去，蹿过腰门，到了前面。果见那个店主坐在店堂里面，不禁大声怒道：“与汝何怨，往日何仇？一心要害于俺！汝既有此心，也不怪俺手毒了。”说罢，到了前面，将王七提起，纳于地下，便是一拳，早打得面门流血。王七尚自骂道：“汝这两个野种，何故在此撒野！咱也不是开黑店的，谋害人财，惊官动府咱也不怕。打得老爷便会得交手！”说着，便想在此挣扎起来。王杰不等他说完，顺手就是个嘴掌，骂道：“老爷倒想饶你，只是汝这强嘴容汝不得！”说着又是一下，早打去几个门牙。君召又到了前面，向着王杰说道：“咱们不必与他拌嘴，那怕他走入天牢，俺要将他破绽寻出。且将这厮带了同去，若搜出不尴不尬的物件，然后将他治死，为众人报仇。王杰听毕，便将他提立起来。

君召在前，王杰在后，穿过后堂，四下寻找。过一会子，不见有甚形迹。君召正是疑惑，忽见墙脚下有块方砖向上一竖，又望下一落。君召连忙喊道：“王杰，这所内有了埋伏，咱们且看他一看。”说着，将方砖撬下，便是个绝大空塘，下面黑洞，洞内全无一物，左边一顺下去，却有数层披台。君召对王杰道：

“这里定有消息了。咱们且带领他进去，分个皂白。”两个人当时下了台阶，到了下面，仍是一个绝大的地窖，都是砌就的三间暗室。上首三口大锅，刀铲刷帚各式俱全；下面一个方凳，抽作凹槽，四只腿钉在地下，旁边有一个大盆，里面水杓木桶放在其内。王杰道：“这厮原来也是我辈，你看这几件家伙，是那快活凳、送命盆、浇水桶、刷毛台。”说着，再抬头一看，墙壁上面尚挂了四五个人头，便是朱魁所说的那几个人。君召勃然骂道：“你这狗贼，丧尽良心！取了客人财物，还要伤他性命，这不是情理两亏么？汝既害得他人，俺便要汝偿命。”说着，便将王七捆绑起来，纳在凳上，命王杰上去将几个小二一同喊来，使他见个明白。

当时王杰到了上面，所有的客人见君召掀出他的破绽，知他是个黑店，一齐起身，跑个干净。许多小二恐带累自己，也各自逃走去了，只有那个送酒的尚躺在地下。王杰寻了一会，不见有什么别人，只得复行前去。王七知道没命，当下哀哀求道：“二位老爷，小人触犯，有眼不识泰山。你两个盛怒，小人自知死罪，但是家有老母，便有人养，也是活活的饿死了。”君召骂道：“汝这狗头，做这丧心害理的事件！你母亲要你这逆子，也是玷辱家庭，不如结果了你的性命，倒也干净。若你母亲无人奉养，咱们回明大人，命地方官月给口粮一份，作正开销，也比你这逆子胜加十倍。”说着，王杰握定身子，君召拔出刀来，咽喉一下，结果了性命。随即将锅灶、木盆以及动用的物件，毁个干净，将尸首放在一旁，然后走了出来进饮食，到街坊问了保正所在，然后将他喊来说明来历，使他到县里报案。保正听是施大人差遣，分明是顶门的上司，那里还敢怠慢，一面命伙家进城，一面连夜备了棺木。

到了天明，君召将这事吩咐已毕，仍然同王杰一同起身，向淮安而去。这回到了衙门，却巧李七由里面出来，劈面遇着君召，不禁喜出望外，忙道：“大人连日间正然盼望殷殷，为何一去潼关，杳无音信？飞云子可曾寻到么？”君召道：“咱们一言难尽。大人现在何处？且去谈个明白。”李七道：“大人现在书房，你我可一同前去。”说罢，便向前引路。到了衙门里面，早有照门的门子见是君召回来，知道有紧要的公事，即速到了里面。施公在书房内，正看那日行的公事，忽见门丁进来说：“万英雄在外求见。”施公不禁大喜，说声：“有请！”施公随即出了书房，向外迎来。转过院落，早见李七在前，后面两人，一是万君召，其余一人不识。便道：“万壮士别来无恙，此去潼关，何多日也！且请里面奉茶。”君召见施公迎出，连忙赶上一步，向着施公奉礼毕，云称：“万某不才，一介村夫，有负大人盼望。大人一向公事可平顺否？”说着已进了书房。彼此见礼坐下，君召望着王杰道：“此人乃殷老英雄使来送信的，姓王名杰，所有琅玕事件皆他亲眼所睹。万某路遇此人，故此一同进谒。”说罢，王杰便上前行礼已毕，待立一旁，便将天霸如何路遇普润，如何在琅玕山杀秦明，如何飞云子二上琅玕山，及天霸受了重伤，并飞云子等候楼图，说那消除万毒丸可救天霸，话说了一遍。施公惊喜十分，忙道：“天霸受此重伤，下官如何拯救此人？若果丢命，这琅玕山头从此便难除了。既是人杰说张七有这丸散，且快传信桂兰，使他早早前去。”当时便留万君召住在书房里面，命李七传进几个官差，将计全、金大力、王殿臣这干人分头传来，先命计全到总兵衙门去送信。

此时张桂兰自天霸动身之后，久久不见来信，但不知他胜负

如何，心下正然盼望。忽听见中军到了宅门，向着里面说道：“漕抚大人吩咐，快请黄太太速进衙门，有要话吩咐。现在沂州来送信，说大人二上琅玕山，中了齐星楼的埋伏，命在垂危，快请夫人前去救命。”张桂兰听此一番言语，大惊失色，忙道：“此人是报马前来，抑是别人送信么？”中军道：“听说万壮士回来，并有一位姓王的。”不知张桂兰可能救得天霸，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一四回 郝素玉结伴寻张七 张桂兰并力战李奎

却说张桂兰骂了一阵，随着中军一路向漕运衙门而去。不一会到了衙门，只是李七、金大力、何路通这干人纷纷而至，彼此见面。各自问道：“黄贤弟受了重伤，如何是好？若有差错，俺们与王朗这强徒誓不两立了！但是大人心急如焚，必然要亲身前去，就此一来，又闹出许多周折了。”桂兰道：“我丈夫受此重伤，咱的性命也只与王朗拼个你死我活！咱们且到里面，问明原故。究竟何物打伤？”正说之间，接着郝其鸾，郝素玉也陆续而来。众人一齐过了大堂，在内厅坐下。中军在书房报知施公，只得请大人一齐出来，先与众人行礼。桂兰首先问道：“万大哥，你兄弟的伤痕，究竟怎样利害？从速与俺说明，作个道理。”施公见张桂兰神色仓皇，忙道：“女英雄且勿着急，此乃王杰，这次由沂州而来，故知底细。汝但问他，便知明白了。”当时王杰便将天霸在齐星楼上，被金龙爪抓破头颅，恶狗沫伤了两足的话，说了一遍。桂兰含泪言道：“此楼乃飞云子所造，这许多的毒物莫非有什么邪术么？”王杰道：“夫人有所不知，并非那妖怪用那种邪术伤人，乃是按着休生伤景杜死惊开八个门户，内里藏着五行，分着八卦，所有一切机关，皆是生铁造就，关键一切，就如活龙一般。至那恶狗毒沫，皆是五行的毒气生了此水，譬如那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杨子云的飞喜鹊也是这个道理。无奈此楼非寻常可

比，论生门死户，无数的变化。飞云子虽然可造，却要看图行事。离了此图，莫说起造不成，便是破这高楼也是妄想。因此他为这副图，不能擅离山下，不然这齐星楼早经破了。但是这消除万毒丸，只有张老英雄有此物件。设非人杰说知，尚不知何处寻找。现在人杰尚是明白，天霸俱然不知，多亏殷龙将万功散敷上，若再迟延，恐有性命之虞。’张桂兰听了，急说道：“此丸我父亲那里虽有，但此处到凤凰岭也有五六日路程。自从他回转山头，临走之时便说不问世事，即俺亲自去，恐他也是个不肯见面。即便得了此丸，恐非在受毒的面前亲自调服，不能见效。这事他如何肯行？”说罢，不禁大哭起来。施公见他如此，心下愈加懊恼，乃道：“女英雄所说虽是，常言‘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汝是他的女儿，为丈夫受了重伤，求他相救，岂有不救之理？本院命郝素玉同汝前去，修书一封，命汝带去。”桂兰到了此时，也是出于无奈，一面请施公写书，一面与郝素玉回转自己衙门。收拾了一夜，预备次日一早动身。

当时贺人杰的母亲听说，他儿子也有重伤，自是放心不下，见张桂兰去求张七，也只得忙了一夜。到了次日，送他起程，自己在衙门候信。带了两个亲随，一个丫头，张桂兰先到了漕抚衙门，郝素玉尚未到来。施公先将他传了进来，向着桂兰言道：“汝去凤凰岭，请汝父同你一齐径赴了沂州，先救了天霸。本院与万英雄众好汉，择日带队亲赴山东，向琅玕山攻打。”桂兰道：“大人行期，尚未定了主见。殷老英雄现在沂州，不知如何盼望，咱们顷刻便自动身。仰求大人仍命王杰先回，报个信息，好令赛花等知道。”施公道：“本有此意，毋须女英雄吩咐。”此时，郝素玉已进了内堂，施公叮嘱一番，一路小心前去。两人随即出了

大堂，跨上鞍桥，飞马而去。

在路走了两日，这日夕阳西下，到了一个小庄。见有一个小小酒店，一角酒旗挂在檐外。素玉道：“咱们且进去，略进点饮食。那亲兵、丫头该饿了。饱餐一顿，夜间便可夜走。”说着，两人进了柜台，外面见坐着个黑脸大汉，犹如锅底一般，两道扫帚眉，一双茨姑眼，腮下一部黄须，五短身材，坐在前面。看见桂兰进来，连忙问道：“娘子莫非欲饮酒乎？”桂兰道：“咱们酒是不饮，有什么肴撰，尽数取来，一总给钱与汝。”那人听了，道：“这里大肉馒头、牛肉包子都有。”桂兰与素玉到了里面，外面两个兵丁与丫头坐在一处。素玉将那黑汉一看，向着桂兰说道：“这个黑畜，咱看他不是善类。咱们且防备片刻，免得又生枝节。”桂兰道：“妹妹请用点心，咱们可摆布于他。”说着，那黑汉走到面前，张开大嘴，露出黄牙，笑着向桂兰说道：“现在天色已晚。娘子乃女流之辈，有何要事，便不坏了身体。连日来往客商说，前面十里地方，有一个山洼，名叫猴子窝，出了一伙强人，专门打家劫寨。凡有客人走他山前经过，不分男女掳入山来，女则为妻，男则为伙。数月以来，所有行人但取巳午未三个时辰，路过此地，交到申初便不能行走了。咱看你两个娘子皆是女流之辈，鞋弓脚小，有何本领？见了强人，不独不能抵敌，恐一吓要栽倒了。那两个亲兵也是个身大力亏人，有何胆量。咱这店中，另有洁静房屋，在此暂住一宵，明日上午起行，岂不是好？”素玉尚未答言，桂兰带怒答道：“承你店主盛情，前来关照。无奈我是强盗窝中自幼长大的，莫说一伙强人，便是上千上百的强人，奶奶也不惧怯。汝且勿管闲事，若有强人，俺会摆布，不要汝在此噜唆。”黑汉听了此言，不禁带怒言道：“汝这贱货不识抬举！咱

好意将此事告汝，即是如此抢白，若遇强寇，可勿后悔！”说罢，含怒而去。

桂兰也不理他，吃毕馒头，向小二取水净面。给了银钱，同素玉前去赶路。谁知这个汉子本是个有名强盗，自幼在此做这买卖，名叫黑李奎张焕，平时劫掠客商、奸淫妇女不计其数。将才见桂兰有点颜色，本想将他骗去，到了夜间，好去苟且。不料桂兰是个绿林豪杰，为他看破，无可发泄，又受他这一顿抢白，心中暗道：“汝这两个贱货，老爷要想你两人到手，怕汝跑上天去？不令他知道俺的利害，不能叫做李奎了。”说罢，便到了里面，便取出他一身装束，出了后门，直向前去。

且说张桂兰与郝素玉出了店门，明月早经东上。两人策马当先，带着亲兵，一路向凤凰岭而去。行了有十多里路径，前面有一派树林，密密层层，遮盖在前面。桂兰向素玉说道：“我们加上一鞭，免得再费周折了。你看这树林里面恐不干净。”素玉尚未开言，忽听树声响动，一柄锤头在马头打下。桂兰说声：“不好！”赶将马头一领，向左边一让，拔出利刀，将锤开去。不禁高声叫道：“何物强人，敢来剪径姑奶奶？张桂兰在此！”说罢，飞下马来，钻入树林，便寻人厮杀。只听里面也叫骂：“出来！”汝这无耻的贱妇！尔出言不逊，顶撞老爷么！俺非别人，黑李奎张焕是也！汝既然前来，且与汝杀个死活。”说罢，便跳出树林，举锤便打。桂兰抬头一望，正是那酒店黑汉，当时骂道：“黑贼，你敢在你姑奶奶面前现丑！不要走，吃我一刀”说着，便对着肩头打下。张焕总欺他是个女子，料他无什么本领，也就急架来迎。双锤并起，将桂兰的刀格于下面。桂兰见一刀不中，不觉心中火起，蹿前跳后，舞得如蛟龙出水相似，一刀紧是一刀，向张焕浑

身乱砍。黑汉与他战了一回。心下甚是踌躇，虚败一锤，跳出圈外，定身向桂兰问道：“汝这女子从何处而来？为何也用这张家的刀法？”这句话说出，不知桂兰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一五回 历险路兄妹相逢 述下情父女覷面

却说张焕见了桂兰刀法，不禁诧异，问道：“汝何以也知刀法，莫非是俺一门传授否？”桂兰见他来问，不知他果怀好意，乃道：“汝问俺的刀法，且在树林中站稳。俺乃是凤凰岭的张七之女，黄天霸的妻子，张桂兰是也！自幼跟随父亲，也不知杀多少英雄好汉，岂惧汝这毛贼！”话犹未了，只见张焕随即将两锤向地下一扔，双膝跪落在尘埃，高声叫道：“咱乃疲鬼张五的儿子，自幼父母亡故，多蒙叔叔爱怜，教养兼收，只因俺不肯向上，到了十一岁时节，私下便逃下山去。仗着两手拳棒，东飘西荡，行踪无定。一提及，双泪难干。今日得遇阿妹，岂非天假之缘？方才冒犯虎威，求阿妹见恕。”桂兰想了一会，道：“且将汝名说来，便知真假。”张焕笑道：“父母随意命名，叫做黑头陀，不知是不是。”桂兰也就笑道：“此真是咱的五哥了。因是自己哥哥，即以实言相告。”遂带泪言道：“长兄有所不知、俺们骨肉相逢，理当稍叙衷曲。只因汝的妹丈，遭强人毒手，立等消除万毒丸前去解救。因此与这妹子披星戴月，一路而来，意欲到凤凰岭，求父亲到沂州，救丈夫的性命，但急在旦夕。此去琅玕山尚有许多时日，万不能再有耽搁了。”张焕道：“愚兄早欲上岭，拜见叔父。追念前事，无颜相见，今日得通贤妹，何不趁此同行？若有效劳。应助一臂。”桂兰见他言语，也就认作兄妹，请他在前开路，跨

马而行，直向前进。

过了两日，这日到下分时分，已离凤凰山不远，桂兰开言说道：“哥哥暂缓一步，让愚妹上山通报。”说着，下马拔出戒刀，上了山坡。早有个喽兵对面而至，桂兰上前问道：“孩子住了，咱们老爷子可在山上？”喽兵抬头一看，见是桂兰前来，登时笑言答道：“姑奶奶从何至此？咱们老爷子正在山上，你老但上山便了。”桂兰只得迈步上前，过了山寨，再向西望，与从前的景象不大相同。当初这凤凰岭前一带树林，皆按着九曲三弯的埋伏，现在一片空地，改作田园，现出个隐士的气象。当即领着素玉到了寨门，直向内而去。走了两重厅屋，并不见有一人。素玉说他“老爷子倒会享福。你看这座高山，好一派气概。得闲暇无事，饮酒钓鱼，栽花种竹，也真的是神仙境界了。无怪大人两次三番命他为官，就是不肯出山。”两人一路闲谈，早到了东花园内，见许多孩子拿着鱼竿，张七坐在石墩上面，看着众人钓鱼。桂兰不敢遽然上去，轻移莲步，到了前面，正拟上前行礼，早被那几个喽兵看见，齐声喊道：“老爷子，你昨日思念着姑奶奶，这不是桂姑娘回来了？”桂兰见众人喊叫，趁此便跪了下去，说道：“爹爹在上，女儿桂兰这旁有礼了。”张七转身一望，果见桂兰前来，不由大惊失色。连忙问道：“我儿权且起来，有话问汝，前闻天霸升了总兵，汝为何不在衙门？来此何干？”桂兰道：“爹爹有所不知。只因琅玕山王朗，造下高楼，盗取琥珀夜光杯，藏了皇家宝物。因此施大人三打琅玕山，未能将此楼攻破。日前天霸与人杰，复上了山头，中了齐星楼埋伏，奄奄一息，困在沂州。因此女儿求见爹爹拯救！”

张七听说，半晌，言道：“这事非为父的推托，自从施大人

命我为官，那时便矢口不移，回转山头，不问外事。天霸现虽要紧，但是穷通得失，听之于天。即是汝此时前去，他若寿岁短天，已早亡故；若是他命不该绝，为父不必前去，他自遇有救星。此去山东非一朝一夕，咱实不能去。而且王朗的埋伏，不知所用何物。俺亦不能知道，即便前去，也不过空跑一趟，无济于事。”桂兰不等他说完，复又跪了下来，忙道：“爹爹膝下只有女儿一人，天霸辛苦半生，至今尚无子嗣，设若因此送了性命。女儿依靠何人？父亲盖世的英名，亲生的女婿死在恶人之手，知道的说爹爹高尚，不知道的反说是欺善怕恶，徒有虚名，为人唾骂。若能救了他性命，皇天保佑，生下孩儿，两姓兼祧，接了爹爹的后代，香烟接续，万代流传，岂不是受享不尽。爹爹看不到此，图一时快乐，误我终身，丈夫若有差池，女儿性命也就不要了！”说着，跪在地上，只是哭。郝素玉在旁说道：“老爷子，你也太高尚了。功名不就，这也算隐士；女婿不救，岂不是个恶人？俺姊姊又无一男二女，若是天霸不救，你老也为人唾骂。而且施大人盛意殷殷，致书劝驾，此时不去，岂不有负他的来意？便是江湖上的好汉、绿林中的豪杰，也要在旁议论呢。”说着，便在身边取出施公的来信。张七拆开看了一回，乃道：“飞云子既是知这消除万毒丸，何不当时就给他服下？此去沂州偌远的路程，为父的何能得去？而且这丸药久经用罄，非修合半年不能成功，教俺一时从何置办？”桂兰听了，说道：“父亲不必推辞，若无丸药，那末药便无用吗？女儿千里而来，几乎送了性命，非遇着咱的哥哥，已在半路伤命。父亲竟不看这情面，女儿又尚有何望么？”说罢，大哭连天，站起身来，便想寻自尽了，被郝素玉一把揪住，当时也苦苦的哀求。张七为她缠得无法，不禁长叹一声，开言说道：

“俺道是看破世情，一尘不染，在这山上做个隐士，谁知天不由人，出了这事。叫我怎生说项。也罢，且与汝前去一行。但是救活天霸，仍然独自回山，所有琅玕事件，是不能过问的了。但是这一带山林，无人管理，为父怎么放心得下。”张桂兰道：“孩儿前已说过，路遇着哥哥，便是五伯的儿子，现在山前等候示下。”张七一听此言，喜出望外，忙道：“莫非是黑头陀张焕么？”桂兰道：“正是此人，爹爹且命人去呼唤。”当是便将如何会面的话说了一遍。真是悲喜交集，悲的是自己一身无依无靠，兄弟七人惟我孑然独存，回想从前的光景，不觉如在眼前；喜的是多年叔侄一旦相逢，百年之后张氏门中尚有这一个后代。有此两层，以致悲喜不定。当时张焕早走了进来，向着张七磕下头去，嘴里一面说道：“不孝的侄儿，咱幼远离，不知家事。父母亡故，渺不知期，生不能持养于前，死不能成衷于后。抚衷为人，不能为人。平时专恃两个拳头，为非作歹。回思昔日，玷辱门庭。今得见尊颜，求叔父开一线之恩、收留教诲，便趁此改邪归正了。”说罢，也就匍匐台前，放声大哭。常言道：“一息尚存，皆可为善。回头是岸，福得在人。”张焕是个杀人放火的强盗，想到父母身上，也不住流下泪来。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一六回 大英雄负气往沂州 女将军妙手伤强寇

却说张七听了张焕一派言词，当时起身，将他扶起，忙道：“我儿回转山头，乃是祖宗之德，就此住在山中，安居乐业，那强盗的买卖是万做不得。”张焕只是诺诺连声，随即命人到了店内，叫剪门闭歇。这里张七向桂兰说道：“既是侄儿到来，这山上大可照应。汝姊妹两人今晚暂住一宵，明早为父的与汝同去。”当时桂兰便同郝素玉，到了后寨，细看一番，回想从前在山的时节，另是一番的路径。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到了次日，张七起身到了后面，将所有的物件并粮草等物，交付张焕，然后取了药料，带上盘川，来向桂兰说道：“汝两人虽善行走，但是天霸命在垂危，早一日到沂州，便少一日的灾难。俺此时便独自先去，汝两人带着亲兵，随后前去便了。”桂兰知他的用意，深恐救了天霸，众人不肯将他放走，先到了前途，只要将他救了过来，便乘隙逃走。若自己一同前去，便留心在他身上，逃走不得。桂兰心下虽不愿意，无奈是自己的父亲，却是违拗不得，当时只得应道：“爹爹前去，路上一人，如何是好？孩儿看来，虽不与我同行，带个喽兵一路也可照应。”张七道：“为父的自己晓得，汝等随后赶来便了。”说着，便背着包裹，一路下山而去。桂兰与郝素玉未有半个时辰，也就起程。

不说他两人向沂州进发，且说那日殷龙自天霸受伤之后，只

是闷闷不乐，所幸万功散敷在上面，虽不见有什么功效，却亦未有坏处。惟是日夜提防，派人看守，却比交锋打仗辛苦数倍。殷赛花见贺人杰受了重伤，一时不能全好，咬牙切齿，只恨王朗。怎奈飞云子楼图未得到手，即便上山，也是无益，只得日夜望王杰回来，好知道张七的消息。

谁知王朗自得胜之后，次日杀牛宰马，大犒三军，当晚饮酒之间，孙勇向王朗言道：“咱有一言，与寨主商议，不知可能曲从么？”王朗道：“贤弟有言，但说不妨，何故这半吞半吐？”孙勇道：“咱闻兵贵神速，又云先声夺人。昨夜一战，已教那殷龙丧气，咱想趁天霸受伤之时，前去将他结果了性命。此人乃施不全第一个助臂，若将此人伤命，余者便可无虑了。”王朗道：“咱们久有此心，只因昨晚诸位辛苦万分，一时万难开口。因此聊备杯酌，以庆功劳。贤弟若肯相帮，这便是愚兄的造化了。”孙勇道：“受人之托，要忠人之事。小弟明早定下山头，先将那个殷龙结果了性命，然后再杀那人杰。”蛮和尚听了此言，高声叫道：“喜逢双人，祸不单行，昨晚那秃头和尚，咱们与他杀了有数回合，未能将他送命，俺明日也下山一走，决个死战。”飞叉将军郭天保也应声答道：“俺也前去走走，杀他两人，开个利市。”三人一时商议妥当，次日一早，各带家伙，向殷龙的寓所进发。殷龙连日打了败仗，正是加意提防，深恐琅玕山上趁此来人，不时的请普润在门前打听。普润暗自说道：“殷龙是个有名的老辈，为何杀了一阵，便如此心惊胆战？在俺看来，也是有名无实。”正是暗想，忽见那店小二走了进来，匆匆说道：“普和尚不好了！琅玕山又来了几个强人，现在离店前不远了！”普润听了此言，那里忍耐得住？一声叱咤，提了戒刀，冲了出去。殷龙恐他一人难

以抵敌，赶即提了朴刀，一同前去。赛花等他两人走后，向着赵五说道：“汝弟兄在此看守着他二人，俺不将来人送了性命，也不泄心头之恨！”说着，将那双剑佩在腰间，带了铁背花装弩，招呼一声，出门而去。

且说普润出了店来，拣了一个宽大的地方，当中站下，果见那个交手的和尚，远远而来。彼此见面，并不打话，两人就此争杀起来。彼此战了有三四十回合，未能分个胜负。孙勇在后面看得火起，舞动双锤，前来助战。殷龙见来势凶猛，上前就是一刀，对孙勇肩头劈下。孙勇见是殷龙，知道他的利害，双锤高起，急架相迎。四个人杀在一团，战在一处。赛花在后观战，见普润虽是英雄，只是战个平手，不趁此时送他性命，尚待何时？想罢，便在肩头上面，将铁背花装弩取下，扣上好弦，一箭射去。蛮和尚正与普润战个对手，急想获胜。看普润提刀来格，忽听得索然一声，犹如电闪一般，一弩向命门射去。蛮和尚说声不好，赶即将头一扭，肩头上面早中了一箭，抬头一看，正看见赛花，那里忍耐得住，骂道：“汝这妇人，敢来暗施毒计！不要走，留下命来！俺来会汝。”说着，撇下普润，直奔赛花。赛花深恐不与他厮杀，此时见和尚奔来，两脚尖轻轻向上一蹿，早到了蛮和尚的身后，对定后心，一剑刺去。蛮和尚晓得不好，掉转身躯，已来不及。只得将两足向前一起，已蹿去数十步远近，方将一剑让去。转身回来，还了禅杖。赛花将双剑高起，用了个古翦^①字势，将那禅杖架住，骂道：“汝这秃驴，不过是个肉头！任汝刀枪不入，水火不怕，俺也不惧。来得好，汝这禅杖能奈我何？就长出三头

① 翦（jiǎn，音剪）——同剪。

六臂，谅也难逃狗命。”说罢，便用了十二分气力，两旁分开向前一送。蛮和尚见他来斗，也就拚力下坠。赛花见他不肯相让，心下想道：“且叫这厮吃了此苦。”想罢，两足向地下立定，两支宝剑向身边一缩，随即向后一退，早把蛮和尚那条禅杖落空在地下。只见他向前一个筋头，跌在下面。赛花见他中了妙计，当时抢上一步，举起宝剑，当头砍下，后面飞叉将军见蛮和尚要丢性命，抢上一步，大声喝道：“汝这贱妇，勿得伤人，俺郭天保来也！”只见飞叉一起，早把赛花的宝剑格在一旁，两人便就此交手。郭天保道她是个无用的女子，全不放在他心上，或而在前，或而在后，随便向身上刺来。赛花见他这样，知道是小觑于她，心下正是欢喜，暗道：“难得汝这厮如此猖狂，不若先将汝送了性命，使他们知俺的利害。”随时战了数合，即虚晃一剑，假意败走。郭天保见她败去，举动飞叉，紧紧的在后追去。赛花见他追来，正中已意，随又转身，复战数合。此时一面招架，那知铁背花装弩箭早已装好，放将出来了。郭天保只道他长枪大戟，来不及施放那弩箭，谁料他一下早经射到了面前，正对左眼角上。当时这一惊不小，赶着向左边一让，耳门外面，早是个通心直过，血流满面。一柄飞叉直奔赛花刺下。赛花两口宝剑，也是如游龙一般，前后左右，认定他兵刃招架，杀了有二三十合，郭天保也是胜他不得，飞叉起处，一路的叉法，四面杀来。男女二人，只分不出个胜负。孙勇与殷龙杀了一会，也不见有个胜负。当时孙勇那一柄锤头，直对殷龙的要害打下。不知殷龙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第五一七回 见乌鸦漕督究奇案 起身骸县令赴尸场

却说孙勇因战殷龙不过，不禁怒发冲冠，大声喝道：“殷龙，俺与汝誓不两立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两个铁锤，尽对他肩头打下。殷龙虽心下着急，只得将朴刀舞起，上下遮拦。战了有十数个照面，殷龙渐渐的招架不住。赛花虽与郭天保交手，所幸她一双宝剑，快舞如飞，上下盘旋，毫无半点破绽。远远见父亲欲败了下去，赶将剑法便紧紧逼住天保的飞叉，一手将铁背花装弩搭上弓弦，说声：“孙勇休得逞能，俺姑奶奶宝贝来也！”说罢，一弩飞到前面，正对孙勇的太阳一下，哎哟，一声，栽倒在地。殷龙见孙勇倒栽个筋头，赶着上前，便想一刀结果了性命。谁知蛮和尚甚是眼快，正将普润的戒刀格去，转身一步，赶到面前，将殷龙的朴刀架住。孙勇拗起身来，不敢恋战，只得转身回山而去。赛花见射中了一弩，那里肯让他逃走。迈步上前，随后追到，叫道：“恶贼休走，俺姑奶奶追得来也！”殷龙恐他有失，赶即撤了蛮和尚，仍然追去。这里郭天保与蛮和尚两人，早已脱了圈子，也就各自回山去。

不说殷龙回转店中。再表施公自张桂兰走后，将地方上公事一连三日连夜办清。这日早间，便将准扬道传见，将所有要件，交付于他，一切寻常事件，命他代拆代行。然后择了日期，将计全、何路通、李七侯。金大力这一干将士皆传了进来，每人带漕

标亲兵，可约有一千余人，分作五队，每一队五百余人，按队而行。所有褚标、朱光祖等人，皆约在沂州相会。到了行期前一日，先将册印送与淮扬道。到了吉期，放炮三声，拔队前进。在路非止一日，这一天到了沛县境内。施公正值思念天霸，不知他性命如何，忽然一个乌鸦对定前面，恶恶的叫了三下。施公当他好生疑惑，暗道：“本院出辕，并非为那诉讼案件，何故这乌鸦向本院乱叫？莫非有什么冤情吗？”当时在轿内喊道：“乌鸦乌鸦，若有冤情，再叫三声！”只见那乌鸦在轿前叫了三声。施公只得命人住轿，将何路通喊到面前，说道：“汝且带亲兵八名，随着这乌鸦一路而去。本院在前面驿站等汝，若有动静，赶快告知，以便就地方官追究。”何路通领命而去。

谁知这乌鸦一路飞叫，在何路通前面不疾不徐，缓缓飞去。约有半里远近，前面有一个水塘，乌鸦便盘旋绕了一会，飞身向水上一歇，一个蜻蜓点水啄了下去。何路通站在岸上，心下疑道：“这事甚是奇怪，乌鸦乃天上的飞禽，何故反入由水内？莫非塘内有什么异事么？”随即在塘外周围观看一回，然后命亲兵将本地乡保喊来，当时问道：“这水塘还是官塘，还是乡户自己的么？”乡保听说是施大人的差官，已吓得神昏失态，忙道：“小人是新近上的卯，尚未查问这底细。老爷前来动问，且待查问明白，再来奉告。”何路通见他这畏缩的样子，看在眼里，甚是好笑，乃道：“汝这狗头，所干何事？自己分内的事，尚敢说个不知。本官本欲严责，姑留尔的体面。从速查访，立待回话！现在施大人在驿站候信呢。”乡保战战兢兢磕了个响头，站起身来，一路而去。未有片刻工夫，带了一个少年，约有三十多岁，身高体胖，凶恶异常。到了何路通面前，回道：“小人奉命查问，此塘乃是

这男子的家塘，祖业流传，世居此地。小人已将本人带到，请老爷查问他便了。”何路通即向少年问道：“汝姓甚名谁，作何生理，家下尚有何人？从实说来，好禀大人定夺。”少年见是路通，当即答道：“咱姓高名飞字翔云，祖籍是这沛县人氏，向以贩席为业。清白平民，毫无劣迹，不知老爷唤小人则甚。”何路通道：“非是俺与汝作对，只因汝做的事情不安，把这家塘埋了什么物件，因此大人前来查勘。本官且带汝见大人，然后定夺。”当时便将高飞交付了亲兵，自己押解到沛县驿站。

此时沛县知县郭昌年早得了信息，飞奔而来。何路通当即将方才的事禀明，施公随即命带高飞。高飞一见了施公，早已魂飞天外。施公命他抬起头来，但见他满面的凶形，一团的杀气，不禁将惊堂木一拍，喝道：“汝这狗头干得好事，还不将实情说出！”高飞见施公突然而来，说不出个题目，乃道：“小人安分守业，从来不敢作歹为非。大人提小人前来，但命小人实供，小人即无人控告，且又未曾告人，叫小人从何供起？”这番话反把施公说的开口不得，心下想道：“这狗头倒说得有理，但这个面目实非善类。俺又不能以那个乌鸦据以为实，不若如此诈他一诈，若能问出个情由，便可由此追问了。”想了一会，笑而说道：“汝这狗头，倒会辩嘴。可知本院一清如水，日理阳间，夜理阴间，若无人在本院前控告，本院又何必拿汝？且将那个姓邬的事件，从实供来，若有半字含糊，这顷刻送汝狗命！”说着，将惊堂木拍的连天，令他挺身直认。高飞见施公突然说出一个姓邬的，又如半空中突下一个霹雳，形色仓皇，露于外面，乃道：“小人家并无什么姓邬的，只有五年前有个长工伙计名叫邬三，他乃四川人氏，早经回转家乡了。”施公见他说出个姓邬的，正应乌鸦叫了三声，赶把

惊堂木一拍，大声喝道：“汝这狗头还不从快说出！邬三乃于前晚已在阴间告状子了，说你将他害死，隐瞒了他历年的工钱，并奸骗他妻子。若不从实吐供，先打断汝这条狗腿！”说罢，便命人将他推下。高飞那里肯承认，乃在下面喊道：“大人乃当朝官长，小人若果为非，情甘领罪。实无这个事件，即便将小人打死，也无口供！”说着矢口不移，绝不认供。施公心下暗道：“此案却无确实证据，何能遽尔用刑？”当时只得向高飞说道：“本院不还你个实据，谅汝不甘引罪。且待汝同去见个皂白。”

说罢，起身带了人众，同沛县知县郭昌年一路到了水塘前面，向着昌年说道：“此案乃贵县分内，可向左右村庄、前后田户百姓借一部水车，将里面清水车去，命人到下面踏勘，便可分明。”郭昌年只得遵命照办，当时到村中借取水车。忙忙的闹了一日，到了向晚时节，方才将水车尽。当时早有五六个亲兵跳了下去，众人用手一摸，齐声喊到：“下面是块方石，约有方桌大，咱们移动他不得！”施公听说，当添了数人下去搬动，只听哎哟一声，众人吓得摇唇鼓舌，个个惊疑。你道何故？只因众人到了下面，先将边框一摸，好似个石磨相似。每人握定一面，拚力向上一翻，早有个尸骸绳捆索绑纳在下面。此时早经看见，向着郭昌年说道：“此事已见有形迹了。”随命将尸骸抬上，搭盖户棚，将他遮住；一面命仵作前来，将尸骸泥污洗去，露出身形。施大人与郭昌年走到尸骸面前，细为一察看，却是个四十岁以外的中年男子，面上皮肤虽为泥污，那身形看他得出。仵作当时如法细相验过了一会，仵作下面报道：“无名骸一具，年约四十以外，身前中毒身亡。胸下有铁尺伤痕，宽约二分，长约二寸；发根有铁钉一根，深有五寸；背脊绳索一根。死后捆缚所致。”唱罢，施

公命郭昌年填了尸格，发价棺殓，然后带领众人转回衙门。不知此人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一八回 审淫妇戴氏据口供 治奸夫高飞处刑罪

且说施公填了尸格，将人众带回官驿，升了公座，将高飞带到面前，喝道：“汝这狗头，还有何说！此乃彰明较著之案，这口尸骸汝可从得么？再不招承，便用大刑拷问了。”高飞已是开口不得，过了半晌，言道：“小人方才禀明，用的那个长工是在三十以外，天差所供已是四十上下。而且他面目模糊，从何辨认？若说邬三，此人早回川去，何至死于此处？这分明另是一案，小人的水塘这个骸骨污秽，已是不问了。不能无辜再受冤屈。”施公听了，怒道：“你这厮例会强辩。左右将他重打四十，然后用大刑拷问！”两边一声答应，拖到下面，如数的打毕。施公只得向何路通耳边说了许多言语，随即起身退后，命人将高飞带入县衙。何路通领命出来，先将乡保唤到面前，问道：“汝知这高飞家内尚有何人，作何生理？就此赶速前去，将他家小带来回话。”

乡保答应下来，真个是到了高家，如鹰啄小犬，早将高飞的妻子，并一个六岁的女儿，带到驿站。施公先命人将所用的大刑全行伺候，升了公座，将人犯带上，问道：“汝这妇人，可住在高飞家内么？本院知你有了冤情，特为你丈夫伸冤。你可情愿么？”施公此言，正是用话诈他。那女子只道是为高飞伸冤，会错了意儿，当时在下面禀道：“大人恩典，小妇人丈夫实是冤枉。”施公道：“你既为冤枉，且将高飞如何害你丈夫，从实说来。本

院自可减等问罪。汝是何方人氏，娘家姓甚名谁？”只听下面禀道：“小妇人娘家姓戴，丈夫即是高飞。现为仇家暗害，将死尸送入咱家水塘里面。蒙大人将丈夫提案，欲问根由，其实不知此事。”施公听了，喝道：“汝这无耻的淫贱妇人，在本院面前尚自抵赖！汝丈夫早已言明，汝乃邬三之妻，与他奸合，谋死亲夫，汝还信口胡赖！本院执法如山，不将汝这淫妇问出口供，那无头的案件还能审么？左右先将这淫妇叉入油锅，烹他的狗腿，看他招与不招？”施公一声，两旁兵役如狼似虎的一般，早将戴氏拿下。顷刻之间，火油鼎沸，赤焰焰的如火蛇相似。两个差官将戴氏提起一双脚爪，担在锅边上面，专候施公再喝一声，便向里面丢下。戴氏见了这个情形，不禁心惊胆战，哭道：“恳求大人活命，小妇人情愿实供。”施公见他肯认这案，当时命人放下，道：“汝这贱妇，从快说来！怎样将邬三害死？”戴氏到了此时，欲不说出，眼见下油锅，没命即在立刻；若欲说出，与高飞那样恩情，顷刻定了死罪。当时欲言又止，半晌无言。施公见他又欲抵赖，骂道：“本院还未松刑，便又如此狡猾。左右速将他叉入油锅！”戴氏听了此言，不禁失声哭道：“此事小妇人虽闻其事，实高飞有心谋害。邬三本是四川人氏，十五岁逃难至此，在前庄王家饭店做了伙计、二十岁娶了小妇人为妻。那时高飞亦在店中执役，见小妇人有几份姿色，多方勾引，骗诱成奸。向邬三说道：‘为了执役，无所了局。咱们家内有几亩薄田，自耕自种。免得受人家使唤。’邬三是异方人氏，听了此言，岂有不情愿，因此到了他家。因慕成奸，因好成妒，遂起谋害之意。不料邬三命该逢绝，这日思念家乡，欲与小妇人回转家乡，同归故里。高飞听了此言，那里忍耐得住？暗与小妇人商量，等他动身之时，前两日将左邻

右舍请到家中，代他饯行。到临行的日期，故意送他一程，出了本庄，便将他结果了性命。又恐事后发作，特将一个石磨捆在后心，推入塘内。就此与小妇人作为夫妇。后见他杳无音信，便彰明较著，嫁他为妻。不期邬三阴灵不散，复向大人面前告了阴状。此乃小妇人的实供，求大人开一线之恩，饶我性命。”施公听毕，使沛县招房写了一个口供，命戴氏画供，然后将他送到城内，收入女牢。复行将高飞提出，问出实情。施公便判了秋审施刑，斩首抵罪。耽搁一夜，次日绝早起程，直向沂州进发。

单说张七当日下了山头，提了朴刀，直向沂州进发。他本是单身独马，适值夜色又好，他便放了夜站。忽然后面一声响亮，灯球一显，四面儿朗排于两面，挠钩火搭向身上逐来。张七见了好生笑道：“老爷是强盗祖宗，并不知是这样规矩，难怪当日劫掠客商，一经动手便可得利，原来有如此凶勇。”当时四下围裹上来，只是不敢动手。命了一个头目，匆匆去飞报上山。不一会，来了一人，舞刀下山，劈面见了张七，骂道：“汝这该死匹夫，丢下黄金买路！”张七向他一望，也知是个会角，登时怒道：“无知强寇，敢出此言！不要走，看刀！”说着举手一刀，劈面砍去。那人见张七来得凶勇，赶将单刀一起，用了个丹凤朝阳势，还手一刀咽喉刺下。张七毫不在意，顺手开了过去。彼此杀了有数十余合。张七志在赶路，虚砍一刀，转身就走。口内说道：“俺张七往沂州去有事，改日回来，再与汝战个你死我活。”那人见他收兵要走，赶即上前拦道：“你这人到沂州何干？莫非也投那琅琊山王朗么？”张七听他说出王朗二字，中间定有他故，也就止步答道：“俺乃捉王朗之人，岂肯前去投他？”那人诧异非常，乃道：“汝这人究竟姓甚名谁？”张七笑道：“汝问俺的名姓，说来也该

知道，俺乃绿林老辈，凤凰岭张七是也！”那人听了此言，大惊失色，忙道：“咱道是谁？原来老英雄到此，小可多多得罪。但是此番前往沂州，还因有人拜请，抑是与王朗有隙？且清说明，俾小可知道。”张七见他细问根底，只得止步答道：“汝问俺则甚？汝且将名姓道来。老夫自可相告。”那人听了此言，只得向张七言道：“王朗此楼，乃某等之过也！在下姓云名虎，排行第二，飞云子乃某之兄弟。只因万君召奔赴潼关，请俺三弟。彼时因施不全是个赃官，不肯与他前去，一时之愤，竟将楼图窃去，奔走四方，满意到了淮安，将施不全结果性命。谁知一路而来，口碑载道，沿途百姓无不歌功颂德，说他是个清官。咱反悔从前不当如此，这明是王朗害他性命可知。琥珀夜光杯，乃是皇家的宝物，过了钦限，赃贼两无，岂不获了重咎？而且他这齐星楼，只有俺三弟可以照着楼图前去攻破。现在此图尚在吾山上，虽然有心交付三弟，奈因无颜见面；又恐万君召等人笑俺反复，是以欲行不果，在此胡混。老英雄既来此地，敢烦将此楼图带去，交与普润和尚，好与三弟大破此楼，为国家出力，俺就此便回转潼关了。”张七听了此言，自是喜出望外。当即同云虎上了山头，一同入寨。到了聚义厅。云虎便请他上座。命喽兵取过面水，奉了清茶。厨下已备了酒馔，当时摆了筵席，为张七接风。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一九回 张老七解囊施药 黄天霸起死回生

却说张七被云虎请到山上，酒席之间，各将衷曲说了一遍，张七便想约云虎一同前去，攻山之时，多一帮手。无奈云虎执意不从，只得随他去了。一宿无话，次日黎明，张七便起身赶路，早有云虎送出个小小拜匣，外面一个红布包裹，裹在里面当中一幅楼图，卷藏在内，当时交付张七，复送了许多盘川。张七也不肯受，只取了那拜匣，别了云虎，下山而去。

复走了七日路程。这日离沂州不远，一路上但听说道：“琅玕山上王朗建造高楼，以便争取天下，现在黄天霸身受重伤，命在旦夕，报马到了淮安，施大人亲自前来破敌，昨日沂州府得了施大人公事，命他备一所行辕，择地下寨。听说所带的兵马，不过一千上下，惟有那麾下的将士，个个皆是飞檐走壁，出色惊人。这一路而来，破了许多无头的案件。眼见得沂州这界内要做战场了。”张七听在耳内，所幸天霸尚未送命。当向那人问道：“汝可知施大人麾下，那个老英雄殷龙现在何所？连日王朗曾命人同他厮杀？”那人道：“此人谁不知道，此去约二三十里，有个庆成客寓，就是他住居的所在。日前飞又将军郭天保同黑阎罗等人，屡到盘龙镇与他交战。所幸殷赛花有那个铁背花装弩，射人百发百中，到了临斗之时，战他不过，便用这暗器伤人，因此战了数日，并无胜败。”张七想道：“此去不过二三十里路径，何不就此前行？

今晚便可救天霸了。”主意打定，即在酒店里打了一角暖酒，牛肉馒头，吃个顶饱，趁有月色，一路飞奔而去。行了二十余里，只听远远的杀声，料想是王朗山上前来厮杀，随将包裹紧了一紧，拔出单刀，一路前进。到了前面，果见一个黑汉，舞动双锤，与一个年少的妇女在那里交战。张七知是赛花，赶即大叫一声：“赛花侄女，休得慌忙，俺张七前来助你！”说着一个垫步走到面前，手起刀落，那个黑汉的锤几乎脱离手腕，随即一刀对孙勇马头砍下。孙勇与赛花正杀得难解难分，忽然来了一个年老的英雄，约在六旬以外，身背包裹，拚力杀来，不由吃了一惊。赶将锤头紧了一紧，招拦格架，一路提防。约战有七八个照面，孙勇撤了一刀，回山便去。张七也不追赶。只见殷赛花站立在后面，见了张七，自是喜出望外，赶即上前喊道：“老爷子！你到今日才来，咱们想得好苦！黄叔父与俺的丈夫伤痕未愈，连日言语皆不能启口了！咱爹爹现在店内，你老快同我来！”说着，便在前引路。

过了一会，早见赵氏弟兄同普润迎来，见了赛花忙忙的说道：“天霸的妻子，同那个郝素玉俱皆到了，说他父亲张七已在前动身，已可到了。”赛花听了，笑道：“你这和尚当面错过，这不是老爷子张七么？”又道：“刚才非他助战，正不知与孙勇战到何时。”张七也就问了姓名，一路到了客店。赛花首先叫道：“爹爹赶快出来，老爷子来了！”这一声，早惊动了里面。殷龙匆匆出来，见了张七赶忙问道：“俺的哥！为何今日才到？这两个侄女已到了半日，莫非有甚耽延？你看你那女婿，那样的英雄，到了如此地步，你见着岂不心疼？”当即挽着张七入内，早见桂兰两眼通红，向张七叫了一声：“爹爹！”止不住盈盈泪下。张七到

了里面，先将肩上的包裹放下。向着殷龙说道：“咱虽在路耽搁了一日，不但不曾误事，而且反有一件大功。说了出来，真是走遍天涯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当将桂兰喊来，命他将自己的拜匣取了出来，交他收好。殷龙道：“你女婿如此重伤，不急去解救，在此闲谈，令人急煞？”张七道：“咱女儿必是放了夜站，连夜而来，故走得如此之快，俺若不破站行，尚在半途，那时又便怎样？且俺这个药料，非按时敷上，不能收效。非俺在此夸口，即普润偌远而来，比不上俺的机遇。”殷龙听了此言急道：“咱们是绿林的汉子，虽不干这买卖，也不逢场应考，但这文乎文乎，有话便说，免令人猜问。”张七道：“那个齐星楼图得着了，岂不是件喜事？”普润不等他说完，连忙问道：“照此说来，莫非遇了云虎么？”张七道：“正是此人，岂非喜事？”当时便将云虎剪径，彼此交手，以及送出楼图，他回转潼关的话，说了一番。众人听见，自是喜出望外。殷赛花见众人出神问话，并来吩咐小兵取水进来，赶着备酒肴请他饮食。

张七净面漱口，奉上茶来，然后执灯台到了天霸面前，叹道：“此乃金龙爪抓伤头角，以致如此肿溃，再过三日，肿到胸前，那就解救不得。”说着，便命桂兰取过一个茶杯，自己在身边取出一个葫芦，将塞子拔去，命人引了火炉，烧了热水，茶杯放在水壶里面，烫了温热，然后将药末放了少许。复取出个药瓶，约有三寸多长，里面许多黑线。张七取出一条，放在水壶里面，登时那线便长大了数倍，明亮非常。乃是个琉璃药管，将茶杯内末药，放入里面。复取了一盆冷水在内浸了一会，拣起之后，又在火盆里熏了一会。如是七次，方将那末药倒出。其时已有三鼓时分，张七先用白布手巾，代天霸将伤痕揩了一回，取了一根鸡毛，将

末药慢慢的扫在天霸伤火烧一般，热辣辣的冒出青烟。张七赶将方才的凉水洒了一次，火气方才冒出。如是到了天明，天霸忽然大叫一声。“疼煞我也！”翻身又睡。众人听他已能喊叫，转悲为喜。张七道：“汝等且勿多言，所幸来得甚巧，咱这药料，轻则半个时辰，重则两个时辰，便可转轻。他自三更以后！到了此时，方才苏醒，也算病入膏肓了。”遂又用药在他腿脚之上敷了。然后方将人杰推了过来，如法炮制，敷在面部，等到红日上升，两人方可言语。桂兰与赛花两人，见丈夫安然无事，自是喜不自胜。随命人煎了两碗粥汤，慢慢的为他两人灌下，只见人杰睁开两眼，骂道：“这个瘟贼的王朗，竟敢下此毒手，闷得小爷多苦！心下虽尚明白，只是说不出来。你老既到了此地，又不怕他的埋伏，何不今晚与岳父一同上山，同破他的山头？打他个防备不及。”张七听了，笑道：“汝这小狗头，倒是个真种，汝父亲在日，也是急不及待，汝也是这般性格。所以易吃亏。咱既至了此间，岂能让他逃过？而且大人的兵纷纷而至，汝亦应去迎接。此事理合，等大人定夺。汝与天霸养息数日，专待厮杀便了。”说着，早有飞马到来，知大人离镇不远，赶即上前，追问下落。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二〇回 施漕督临镇沂州 陆知府弥缝巨盗

却说贺人杰正请张七同上琅玕山，忽然报马到来，说大人离镇不远。殷龙向张七说道：“咱们此时先见了大人，将天霸苏醒的话先行禀明，然后看大众在何处下落，大家好前去参见。”张七道：“此时大人自必到了城内，一时忙忙碌碌，即便前去，也不能细说，待他营寨扎定，沂州知府晓得俺们在此，自必令人寻找。”殷龙见他有意推辞，只得先在客店坐下，与张七同在店候信。

且说赵五出了店门，直向沂州城而来。行了有一二十里，远远见雉扇高撑，墙头远立，前面有一个帐棚，知是大人的行寨。赶即抢步到了前面，却好王殿里也奉了大人的钧命，各处找他众人的下处。你道是何缘故？只因王杰由淮安动身，但说在沂州界内，未曾将所在地落说明。施公到了沂州料定，沂州府知府早已知道了，出来问知。这知府姓陆名平，夙昔甚是糊涂。当时见了施公，问知此事，反说：“卑府界内，甚是安静。”施公听了此言，不禁怒道：“照此讲来，颇有虚言。本院已经访察明白，强盗王朗将皇上琥珀夜光的宝物盗去，造下一座齐星楼，招集四方强寇，准备共图大事。本院与黄天霸等人，迭次前来攻打山寨，此乃天霸等奉身廉洁，不肯骚扰地方，故此当地官未曾供应。还说没有此事，岂不是昏聩糊涂。本院此次到此，访闻汝在此地方，

有了形迹，本院定即详参，此时先将汝摘去顶戴。”陆平听了施公这派官话，已吓得魂不附体。当时请罪施恩，自己将顶戴摘去，施公遂命他让出衙门。只得命王殿臣四下寻找，劈面遇见了赵五，彼此一同进城。到了府城里面，殿臣带着赵五回来，禀见了施公，将张桂兰请动张七救活天霸与人杰，并路遇云虎，得了楼图的话，说了一遍。施公甚是欢喜。当时命赵五先行回店，次日早晨所有的人众，全行进衙居住，俾得呼唤灵通。赵五便领命回来，将此事禀明天霸。天霸此时虽然活了性命，但精神疲懈，仍在店内。独殷龙言道：“咱们明早定行前去，惟有桂兰与赛花在此，仍要稍住数日。天霸同人杰暂时不能进城。他的人在此调理多时，等大人看了全图，分派已定，择日攻山，然后再去。”殷龙此等讲说，只见张七哑口无言，一词不赞。彼此并不在意，惟有桂兰心下明白。攻山之时，欲派他前去，定然不肯出面，又恐临时情义待他，告辞不得。心中急欲先行回去，免却许多烦恼，因此一人闷口无言。桂兰到了面前，向他言道：“施大人偌远而来，爹爹与他久未见面，平时在天霸面前屡次询问，何不与殷老爷子同去一见，以慰渴想。”张七道：“为父自有道理，汝且不必多言。”殷龙在旁也看出缘故，恐他就此走了，攻山时节又少了一个助手，且这齐星楼十分险恶，设若有人再受重伤，非他解救不可。心下主意想定，当时并不开口。出了店门，将郝素玉喊到面前，叫她就要进城，将此言与关小西说明，回禀施公，请命定夺。素玉随即领命而去。

到了次日，殷龙与众人正要收拾进城。谁知小西已飞马前来，到了里面，说道：“大人闻张老英雄偌远而来，救了两人之命，且喜且敬，特命咱先来通报，大人随后即到。”张七听了此

言，心下虽不愿意，无奈他十分恭敬，只得起身说道：“咱乃村野之人，何劳大人下问。”正说之间，外面人喊马嘶，说大人已经下轿，众人只得迎了出来。施公首先见张七道：“老英雄别来无恙？自别尊颜，倏经数载，不期今日在此相遇，真乃国家之福，令婿之造化也！施某不才，得劳老英雄相助，喜乐何如！”说着，便携张七的手，里面坐下，此时殷龙、殷强、殷赛花、贺人杰、王杰、赵五等大众，俱来见礼。施公先问了人杰的伤痕。见天霸未曾前来，想必伤痕未愈，便即起身，向人杰说道：“你黄叔父住在那里？幸亏老英雄救了性命，真也难得。”人杰只得领他到了天霸的榻前。天霸拗起身来，尚要行礼。施公遂将他止住，问了山上的路径，并埋伏上有何毒物。天霸回答了一遍，然后在施公耳边说了许多言语，施公只是点头，随后出来，向张七说道：“王朗造下齐星楼，这图既为老英雄所得，其中生死门户，恐不能一望而知，非将飞云子请到城内，令他指示一番，方可知悉，此事非老英雄助我一臂不可！咱们且到城内，快叙数日，俟令婿伤痕全愈，择日破山，尊意如何？”张七为施公这番言语，早已推辞不住，只得答道：“某乃村野愚民，不知经略，大人若有差遣，敢效驰驱，何敢有劳枉顾！”施公见他并不推诿，心下十分喜悦。就此同众人一齐入城，单留天霸及人杰在内，这且不表。

且说王朗自获胜仗之后，请飞云子重整高楼，愈加埋伏。每日命人下山，打听天霸与人杰的伤痕如何。这日正与郭天保等人商议发兵之策，忽有喽兵急忙报上山来，向着王朗说道：“稟寨主，不好了！殷龙那里来了什么张七，用消除万毒丸，将天霸与人杰救活。今又来了两员女将，利害非常，不日便要上山，攻打我们山寨了！”王朗听得此言，真个是惊恐无地了。随向飞云子

道：“云三哥，这消除万毒丸，他何以知道消息，莫非有奸细露了风声么？”飞云子听说有人前来，既有如此妙药，必非等闲之人。今晚倒要乘隙下山，访问消息。当时对王朗道：“寨主不必多虑，凡事成败，皆有一定。咱山上有许多好汉，即使那天霸死而复生，到了山中，也是个死命。明日可命人先与他会战。若这人果是利害，俺便用毒物伤他。此时不必多虑！”王朗听他这个言语，自是欢喜非常，命人再去打听。到了晚间飞云子正要飞身出外，忽听窗外有弹指的声音，随即推窗问道：“那位朋友在此？若有要话，何不面言？”话犹未完，赵五早蹿入里面，转身将窗格关起。飞云子见他前来，忙问道：“五哥到此，有何见教？莫非张七与天霸复行上山么？”赵五面前道：“小弟特到此处来报佳音，令兄云虎与张老英雄路途相遇，已将齐星楼原图带回，因此施大人命俺前来报个信息，请三哥与俺同回城内，指点那齐星楼，如何布置。”飞云子未及等他说完，自是喜不可遏，忙答道：“俺哥在何处遇见？咱们因在山上，不过为这件图样，咱既有了原图，咱何必久困在这里面！汝且此时回去，明日晚间，我便前来相见。”说罢，便催赵五下山而去，不知明晚飞云子如何下山，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二一回 逞威风独临战阵 筹计策欲阅楼图

却说飞云子命赵五回转城中，次日早间，便到王朗那里言道：“昨日听见施不全亲自前来，他手下能人甚多，虽这座高楼无人可破，惟恐今日来战，明日来攻，带领众人将四面固定。咱们这山上粮草虽多，总不能吃食不尽，一年半载，困于此地，咱们山上不能外山打粮借草，断了咽喉。即是他以逸待劳，以静待动，等到山上食尽，那时拚力破山，一鼓而下，咱们这番心血，岂不是空用么？咱也想了一条妙计，山上各人，分作三寨，前寨在牌楼面前，后寨在山后小路，中寨仍然不动。外面如此布置，里面却连为一气，金鼓则退，鼓发则进。设有敌人，巡防较易。但不知寨主意下如何。”王朗道：“三哥之言，甚是有理。但山上虽有多人，这座高楼上中下三层，尚不敷调度，若再分为三处，如何分派得来？”飞云子道：“寨主何必拘泥？常言道：‘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咱们内里本合为一气，等到敌人进了中寨，那时寨主放了号炮，众人赶奔楼前，各守门户，岂不是首尾相顾？”王朗本是个强寇，那知用兵之道，但听他说得周到，那个“用兵之意，急如星火”这两句话，久经忘却了。飞云子见他不再多问，犹恐他犹豫未决，忙道：“咱们趁此下山，与殷龙打个照面，他若恃而无恐，闻俺自己前去，定命人与俺对敌，一经交手，高下显分，那时自有把握了。”王朗尚未开言。早有郭天保、孙勇陆

续到来，听飞云子这派言语，一个个齐声说道：“三哥何能出去？倘有人趁隙破楼，寨主一人，岂能如此灵便？如要探访消息，小可不才，愿代三哥一往。”当时孙勇便提动双锤，一路下山，向沂州城下而来。

此时施公正与张七等人，将云虎的楼图取出，尚未观看，忽有探事进来，说：“琅玕山的强寇在外讨战。”施公怒道：“汝这强徒，真乃目无王法，本院亲自到此，不知将御物献出，本院可以饶全狗命。乃敢如此无理，命人讨战！本院若不将此人擒获，偌大的山头，如何能破？”当即命人取出衣冠，自己率领众人到了城外。孙勇正在那里观望，忽见城门大开，出来许多壮士，后面一人，手足脸嘴无一全美，那种丑陋的样子，出生以来，实未见过。孙勇见了，笑道：“人说施不全不是他名号，看来这种丑样，必是外人取笑，说他是‘不全’两字。咱既与他对敌，倒要显个威风。”当即抢上数步，将鱼鳞甲在身上一抖，然后大声喊道：“来者何人，莫非施不全这狗官么？老爷在此，快来纳命！”普润见他猖獗，手执戒刀，跳上前去，一刀便对孙勇砍去。孙勇见是普润，手提双锤，将一刀掀去，劈面用了个二龙出水势，一上一下，顶上打来。普润见他甚是凶猛，头向左边一闪，戒刀向上一格，撇过两锤，扭动身躯，早到了孙勇的背后，一刀刺去。孙勇晓得不好，欲待转身，已来不及，只得用了一个调虎离山的身法，两足运了气力，脚尖在下点了点，前去有十数步远近。孙勇一锤打个落空，一时动了怒气，双锤并舞，追上前来，对着普润上下乱打。普润本是个浑人，见他拚力前来，也就急架相还。一场的乱战，他两人各不相让，刀砍锤迎。约斗了三十个照面。施公在上看得清切，向殷龙说道：一这个强徒便如此恶斗，无怪齐星楼

更十分难破了。今日初次交手，若果失利，岂不为王朗耻笑！”殷龙尚未开言，早见关太穿到面前，高声叫道：“大人不必多虑，咱去将这厮拿来！”说罢，将折铁倭刀提在手内，就此一个猛虎寻羊蹿入圈内，说道：“和尚火速让开，咱关太来擒此贼！”倭刀一摆，举起便杀。孙勇正在混战之际，忽见来了一人，换去和尚，即将锤头紧了一紧，叮咣一声，将倭刀开去，顺手就是一锤认定后心打去。关太全不在意，兜回箭步，打了个照面，一刀早将铁锤开去。孙勇见他刀法利害，恐一时胜他不得，便将双锤握定手内，虚砍一锤，转身就走。关太不知是诈，随后紧紧追来，喝道：“狗强盗，留下头来！”孙勇见他来追，将双锤并在手内，鱼鳞甲向前一洒，犹如撒网一般，早飞下十数个铁弹子，七零八落，向关太身上打来。关太见他放出暗器，晓得不好，仗着自己的倭刀，可以斩钉削铁，随即舞动刀法，前三后四，左五右六，舞得如天雨飞花相似。只见刀来，不见人身。孙勇的铁弹，早已被他的刀风打滚在地。再看他的身上，全无半点伤痕。孙勇此时也就吃惊不小，暗说：“怪道绿林中传说施不全麾下能人不少，即此一人，可知众人手段了。但见前面这一班将士，皆不是无用之人，自己一人拚力攻打，也是徒然。不如且回山上，然后约众下山，战个胜败。”只得复上前去，同关太又战了数合，锤头一摆，拚力逃出，直向山上而去。

这里施公见他败走，向着关太言道：“非关贤弟刀法利害，几乎失去了锐气，若不早除此害，如何是好？”只得回转城内，施公进了官衙，便将计全、殷龙、张七三人，请到书房里面，令人备了酒肴，四人入席。酒过数巡，将云虎交出的那座楼图取出，向着计全说道：“计副将，汝看他一幅图，便贻下如此大害，今

日咱四人且细瞧一瞧，若能得明其故，盗出御杯，岂不为美？”计全道：“据我看来，这楼图非飞云子指示，不能明白。此楼是他所造，若里面无什么精奥，飞云子既然投顺，何不能破？以他而言，尚不能离图做事。何况咱们门外汉，这里面的门户生死机关，一时不能明白，看来非等飞云子不可。”施公虽以他的话为然，只因案情重大，不知飞云子可一定前来，与众说道：“你等且细看一看，如若不知，再等他来指教明白。”当时起身，到了签桌上，将零星物件全行搬过，然后开了包裹取出一个拜匣，拜匣上面锁着一柄铜锁。施公道：“这不是有意谎人么？既将拜匣送出，何以没有钥匙，这便如何开法？”计全听了笑道：“大人不必焦灼，在计某看来，钥匙必在这拜匣外面，云虎既献楼图，岂有忘却钥匙的道理？咱们再细细地瞧瞧看看！”施公听此言语，只得又将拜匣端起，四下望了一会，仍然空无一物，复递在计全手内道：“这也不是刺绣的细针，一时瞧不见，你看它四面金漆造就，那有钥匙在内？”计全接在手中，先四面一望，果然没有一物。心下思想道：“他这铜锁，造就的套锁么？”随手在锁上拨了两下，见一面有条丝纹横在两头。计全送取了一根牙签，用裁纸刀削得针尖一般，对定丝纹里面，轻轻的向外一推，忽然露出一根钢丝，约有半寸长。计全向施公说道：“既然露出这个物件，其余便可下手了。”便即将牙签放下，两个指头将钢丝拈定，向外一抽，复然叮当一声，锁壳下面，早落了一块铜片。计全将铜片拈起，细为一望，边框上制的凸棱，再将钢片翻身一望，里面却另一铜锁铺在当中。计全如何开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二二回 开金锁巧样精工 击铁箱楼图毕露

却说施公看了那铜锁，仍然不知开处。计全说：“这钥匙必在铜壳里面。”随将那铜片取在手中，将边上的凸边，折入钢轧夹缝里面，却巧不多不少，一气将三块钢片拨完，上面只是不动。暗道：“此事甚是疑惑，金锁虽是贵重，三面开来，这一面那有开他不下的道理，究竟是何机关，想他不出？”顺手便将那钢片一推，谁知这三块并在一处，却是三层槽缝，再向壳子上面望去，也是一连三四个缝。计全不禁喜道：“这钥匙必在这上面。”登时将那铜片并作一块，对定原缝投了进去，早已响亮一声，应手而下，一柄金钥匙约半寸多长，端端正正摆在金锁在面，顶头一个金圈，将他套住。施公见了喜道：“无怪这齐星楼如此险要，但看这金锁，便知其内了。”计全随即取下钥匙，将锁开了，复行将外面锁壳仍然套好，放在施公案上抽屉里面，然后将拜匣开下，交与施公。施公取在手内，里面有个黄绸包裹，紧紧结扣，打在上面。当时将包裹取出，放在桌上，将结打开。只看见一方锦裱的册页，叠成四叠，装在里面。施公命计全将拜匣取过，搬着一张金漆方桌，将楼图轻轻的打开。四人看了，但见五色争光，填写明白，却是三层楼角。第一层一带栏杆，围于四面，周围共有四门，按着东南西北；东边方位写着甲门，甲门里面三个台阶，上写着“天地人”三字，台阶一带画着半截短墙，墙上布列着铁

网，铁网总线穿在墙内，里面一根铁杆，将总头扣在竿上，下面一条矾石路径，注明一丈五尺，顶面一道围门，围门上面，画了许多榆柳枣杏的树木，上面铺着一层铁板，便是第一层楼面，左边望去，便是南边方位，上写着内门，是面便是一个极大圈子，上写“圆坑”二字。坑外一个小门，周围堆了许多煤铁，当中一个六角方亭，中间站立一人，手执一柄火叉。亭内许多箭头。穿过亭子，三间房屋，檐前一个生铁照壁。向东看去，有一条石路前去，也到了楼面。向西看去，便是庚门，门内画了许多金甲神人，手执利器，在一所四角厅上，前面排列许多大架，架上写的“春夏秋冬”四字。过去有条生铁绳索，通到南方，索上系个铜铃，却又穿到后面木柱子上头，木柱子登立当中，周围一带全是杂木栏杆，防护在四面。过去仍然是一条石路，直至楼底。北方写着壬门，里面尽是一派黑气，凹凹凸凸许多土堆横排在里面。再向前看，辨不出什么物件。众人看了一会，但知他按着四面方位，不知那生死门存于何处。第二局楼梯，即在第一屋楼梯上面。顺着东边上楼，四面八方俱是矮屋，每间屋内或写着龙蛇鸡狗，或画着走兽飞禽，种种不提，笔难尽述。但见那房屋俱是毗连，彼此可通，亦彼此阻隔。要想知何处进出，实在寻找不着。顶上便是第三层楼面，四下八个门户，上写着“休生伤杜景死惊开”，每面有套门，里面一带设着许多铁柜，顶上制就铁梁铁瓦，当中梁上系着一个铁箱子。众人看毕，只不知从何处破起。计全道：“这图既已得到，少不得有破山之日，咱们且等天霸痊愈，飞云子到来，自有个主意。”当时只得将楼图叠起，议论一会，方才酒散。

且说孙勇败回山上，见了王朗，说道：“施不全名不虚传，手

下能人十分利害。今日咱与关太交手，几乎送了性命，设若众人皆如此手段，虽有这座高楼，未必全行得胜。云三哥既在山头，何故不谋一策呢？”飞云子听了，心下暗道：“汝这狗头自恃凶勇，此时也杀败回来，不趁此时下山。尚待何日？”随即言道：“孙大哥你也太为无礼，这高楼是俺所造，几次要取楼图，寨主皆犹豫未决。连日闻施不全亲身到此，某欲自己下山，看他动静，又为汝等阻挠。此次汝大败回来，不说汝本领平点，反说俺不谋一策，是何道理！非是俺自满夸口，这山寨里面，除却俺飞云子造下此楼，将黄天霸败了数次，何人能在俺之上？不说俺尽心竭力，武艺出众，反道俺有了外心。为这样寨主、这样帮手、这班无能无谋无见识的种子干下这通天的大事，此非俺不识人之过么？你说我不谋一策，你的妙计何在？莫说汝这班匹夫不能施一策，就是汝这糊涂寨主，也是听人谗言，不分好歹，今日俺先说明，非是俺有始无终，半途而去，照此不分贤愚，明日俺可回潼关了。”这番话说得孙勇与王朗哑口无言，羞惭无地，半晌不能言语。郭天保见他如此决裂，赶即说道：“云三哥，咱们乃至好的朋友，孙大哥有口无心。你若负气而去，岂不为绿林中耻笑么？”飞云子也不开口，当时一人回到房内。郭天保又让王朗前去陪礼。到了晚间，正置酒款待，只见喽兵前来说道：“云寨主方才下山，有个字帖，命咱们送与寨主，且请寨主电阅。”王朗接在手中，拆开一望，乃是：“愧不知人，妄为汝用，留下高楼，听汝更动，自去潼关，消息早送。”王朗看毕大惊道：“云三哥半途弃我，如何是好？你看他末了一句，想是去投施不全了。这楼是他所造，岂有不能攻破之理？此去敌营，如何是好？”孙勇道：“寨主不必多虑，他楼图未曾取去，即使投顺敌人，也奈何咱们不得。此时惟

有分派各人，紧守山寨，专等他前来破寨。此次交战，所谓骑虎之势，两不相下。非是俺们获胜，即是俺们大败。成败在此一举，请寨主定夺便了！”王朗此时也就无法，全凭众人你言我语，各守门户，以便厮杀。

且说飞云子回到自己房中，将双刀插在身边，打了个小包裹，一路而来。先到殷龙店内，却巧殷龙与普润由城内到此，见飞云子到来，心中大悦。忙道：“汝何就此便来，莫非山上有什么消息？大人方将楼图看了一遍，听说不知底细，专等你进城，择日行事，俺与你就此前去罢！”殷龙见是飞云子到此，当即向前行礼道：“咱殷某无德无能，致令小婿身受重伤，不能解救，非英雄慷慨，大力提携，焉能出得山寨？如此厚谊，铭感不忘！”说着便奉上一揖。天霸当时也起身相谢。飞云子谦逊一番，然后与普润别了众人，进城而去。到了府衙，普润命他在外守候，自己先到里面，与王殿臣等人说明，进来通报。施公听说飞云子到了，连忙与计全、张七迎了出来，说声“有请！”王殿臣传了钧命，早有普润领着飞云子到了里面，只见施公在前说道：“施某久仰大名，如雷贯耳，自万壮士登门奉请，每饭不忘，何幸惠然肯临，在此相见，实为万幸！”飞云子也就答道：“云某不知时事，误人迷途，身负大罪，多蒙大人不咎既往，今日到此，尚乞恕罪！”当时施公便将飞云子让人里面，与张七、计全行礼坐下，通了姓名。即命人治酒接风，饮了数巡，便说起王朗之事。飞云子道：“此人无智无谋，不难剿灭，推原祸根，皆云某之罪，若非误听人言，造下齐星楼，盗取御杯，这强盗也不敢如此胆大。现在山上惟有孙勇谋划拨弄，能将此人擒获，枭首示众，则王朗不足破矣！”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二三回 飞云子初次识施公 众英雄更番战王朗

却说施公听飞云子一番话头，当时喜出望外，乃道：“施某得遇英雄，可谓相见恨晚！但是所绘楼图，何以看它不出？此时壮士既到，敢求指示一二！”飞云子道：“此中变化，言之不尽，便是云某说来，也是言其大概。总之，它按的东西南北中五行，由五行变成八卦，由八卦分了生死门户，临时破敌，在先将众人派定，某人破何处，某人在那个方位，指示明白，然后方能前去。且这原图非某所绘，乃祖代传留。诸如东边甲门，乃接东方甲乙木，木能生火，故里面栽首榆柳杏枣许多引火之物，矾石路径通于南方。南方丙门，即丙丁火之说，六角方门堆积许多箭头，箭必有矢，矢乃属金。故南方虽是火门，里面与西方相遇。西方庚门，庚者，庚辛金，金盔金甲神人，手执利器，虽是本位埋伏，其实金能生水，故铁索穿到后面本位之上，直达北方。北方壬癸，又是属水，那派黑水皆水之致，许多土堆通于中央。中央属戊己方位，戊己皆是属土。故外面看来，分为四门，里面却有生生不息之意。本能生火，火能生金，金能生水，水又能生木，木又能无土，水又能克火，火又有克金。其中或生或克，非临时细心的体认不可。第二层即由五行中生出八卦，外面是‘休生伤杜景死

惊开’八字，其实内里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①，所有那走兽飞禽，皆是钢铁造就，按着方位，运动机关。由生门进去，处处得生；由死门进去，则步步逢殃。云某今日到此，不知大人麾下有多少能人，此去破山，云某愿在前引路，使各人上去，皆入生门，将那许多关键闭住，便可横行无阻，毁折此楼。此时且无大人将麾下众人的姓名开出，云某好量材器用。”施公听了此言，十分欢喜，忙道：“承蒙指示，如梦方醒。欲取花名，此事甚易，明早大堂传呼，请壮士择人从事如何？”当时便命备了盛席，将万君召、赵五、赵四这些人传来相陪。

一宿无话，次早黄天霸与贺人杰早领着桂兰、赛花进城而来。他四人本在店中养病，昨晚中军传出信来，说明早人大堂传令。深恐上山时节，没有他四人的差使，因此带病前来，准备厮杀。少顷，施公具了衣冠，所有漕标的将士概行站在两旁。先将花名册铺在公案面前，点名已毕。飞云子先将众人观看一回，拣那有名壮士派了方位。过了一会，自己在公案前写了一个名单，送上施公观看。乃是：引路赵五、赵四，守牌楼郭起凤、王殿臣，寨门金大力、何路通，巡防李七侯、李昆、方刚、关太。第一层栏杆，张桂兰、殷赛花。东门黄天霸，南门贺人杰，西门普润，北门郝其鸾。第一层楼面，金龙爪万君召，长蛇头褚标，蜂蛰^②刺朱光祖，恶狗沫张七，乌鸡嘴郝素玉，壁虎尾王杰。所有殷勇、殷猛、殷刚、殷强皆跟着殷龙在各处接应。施公将人名

① 乾坎艮（gèn，音亘）震巽（xùn，音迅）离坤兑——八卦，分别代表天、水、山、雷、风、火、地、泽。

② 蛰（chái，音柴），——古书上一般指蝎子一类的毒虫。

单看毕，向着飞云子道：“壮士如此分派，足见井井有条，但是第三层，乃紧要的地方，琥珀夜光杯，必然在这上面，何故这地方并为派人？”飞云子道：“大人有所不知。此处乃王朗开拨关键的所在，等他下面破去，再行上楼。那机关一转，开闭死门，这就大为不利。因此云某不才，在这上面以助一臂，以俺一人敌一王朗，将那总关键抢到手内，开动生门，那就万无一失了。但云某年幼无知，将许多老英雄分派前去，尚祈原谅！”说着，两眼直望着张七，施公会意，答道：“壮士何必过谦？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何况众英雄也曾受国家恩典。张老英雄此次前来，更属公私两尽，岂有不愿出力之理？壮士但请放心，协力相助便了！”当时分派妥当，传命众人勿得走了消息。

是日到了晚间，施公大摆酒宴，犒赏三军，预备上山破敌。二鼓之后，一个个结束停当，各带兵器，飞步出城。到了琅玕山上，早有赵四、赵五在前引路，转过牌楼，飞身上了寨门，到了里面，听山上毫无动静，悄悄无一人声音，心下反而疑惑。暗道：“王朗莫非已得了消息，就此逃走不成？”正疑之际，早见飞云子运动身子，黑布包脑，皂衣皂裤，手执短刀，一路向楼前而去。少顷，天霸、贺人杰也过了方厅，在假山前守候。其余众人也就到此会了齐。栏杆前面，早见张桂兰与殷赛花在那里混杀，孙勇见是个女子，全不放在心上，双锤并起，左右开弓，每人一下打去。张桂兰见他来得凶勇，双刀将一锤格去，高声骂道：“狗强盗！姑奶奶的丈夫两次三番，皆为汝这狗头用了埋伏，几乎送了性命，今日特来寻汝，以报前仇！”说罢，双刀还未砍去，殷赛花的宝剑已经刺来。孙勇仗着自己的武艺，奋勇当先，力将他战，毫无半点惧怯。这里正杀在一处，那东南面北四个门户，早有人

前去攻杀。只见飞云子高声叫道：“汝等均由东门进去，到了里面，再分方位。”正走之时，忽见邓龙、郭天保一路迎来，见了众人，赶即敲动金声，传了号令。上面王朗在第一层楼上听见金声，早已魂飞天外，赶将机关拨动，只见栏杆外面火焰当空，火光直射，许多火箭由里面发出。张桂兰、赛花正杀得性起，忽见火箭乱飞。晓得他的利害，只得转身向外逃走。谁知火光到了空中，忽然一阵风来，倒转到里面而去，栏杆里面一带喽兵，直烧得焦头烂额，喊叫连天，赛花见埋伏无用，复行将双剑舞动，对孙勇上下砍来。孙勇此时更加诧异，暗道：“寨主在楼专司拨那关键，何以这埋伏忽而更变，烧入里面去了？”当时只得拼力上前，力敌他两员女将。邓龙与天保在那里正阻天霸，满想金声一动，火箭射来，接着上面的铁板突下。谁知敲了一会，机关不灵。天霸的单刀在肩头砍了一下，已是动弹不得。郭天保知有了奸细，赶即上楼开动埋伏。那万君召与褚标二人，早已上了二层楼面，与郑得仁、一撮毛二人杀得难解难分。郑得仁舞动枪头，分心刺去。万君召早是一刀格在旁面，随手一下砍来，用了个丹凤朝阳的式，得仁向后一退，枪头舞起，架在一边。战了三四个回合，知是战他不过，忙将金龙爪的关键拨了一下，果见一条金龙舞爪张牙，向君召面前横下。君召吃了一惊，正待举刀挡，但听一声喀喳，那龙爪断折在下面，轰然一声，全行突下。得仁这一惊不小，见自己的门户为人破去，随即拖动枪头，便想逃走。早被万君召上前一刀，结果了性命。转身向北行去，见一个小小的方门，顺手一推，早见一撮毛、褚标两人杀在一处。褚标虽是一员好将，然一撮毛的手段，却也不相上下。君召大吼一声：“恶贼胆敢如此猖狂！王朗的埋伏已为俺破去，汝看金龙爪还在那所

在么？”一撮毛见君召进来助战，已是出乎意外，听他说金龙爪无用，更是惊惧非常。不知此人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二四回 临大敌埋伏齐开 得御杯英雄出色

却说一撮毛见长头蛇关键拨开不动，知是埋伏破去，一声叱咤，拚刀上前，那柄刀紧对君召与褚标砍下。褚标见他杀得性起，反将身躯一让，眼见一撮毛一刀落空，随即上前一刀砍去，早砍中肋下。君召接上又是一刀，结果了性命。朱光祖与张七，正在那蜂蛰刺、恶狗沫三个门户里面，何坤福与小阎王各提兵刃前来。张七本是英雄老辈，那口单刀犹如游龙一般，前后盘旋。直对何坤福砍下。何坤福四五个照面，已只能招架，不能还手，让过一刀，来开恶狗沫的门户，未及动手，早被张七一腿打倒，结果了性命。王朗此时见埋伏无用，真是气冲牛斗，大骂道：“云鹤汝这狗头！俺待汝不薄，为何一言不合，遽尔逃去？弄得俺弃山不得，逃避无门，这座齐星楼反害咱的性命，岂不是白用机关，将俺暗害么？”谁知背后早有一人，大声喝道：“俺飞云子来也！只因投顺施公，特来破汝。汝若一心改过，就此自己束缚，同俺去见施公，或者可饶全性命；不然，要想逃出此楼，也是登天向日。”原来飞云子上楼之时，王朗未曾看见，便先将各处关键往里拨开，所有死门一律闭起。大众人在下面就拨动埋伏，不是翻身打了自己，便是猛然突下，触坏机关。王朗见火箭倒射回来，更手足无措，正在仓皇之际，飞云子便趁此纵上正梁，将铁柜取下，把琥珀夜光杯端在手中，揣入怀内。此时与王朗拚力厮杀，

当时不肯伤他性命。随即虚晃一刀，向外喊道：“众位英雄，莫走了王朗！咱送琥珀夜光杯与大人去了。”说罢，跳跃飞去，一路招呼，望山下而去。

王朗见飞云子已经走远。正要走脱，天霸大声喝道：“汝该死的狗强盗，向那里走？”王朗向着天霸道：“追人不可追急，咱王朗大事不成，也是天不容我。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一刀一枪为汝杀死，岂可容汝擒获？”说罢，一双钢鞭，犹如天翻地覆一般，不住的向他两人打下。天霸与李七侯各将兵刃紧了一紧，前后夹攻，直战了二三十个回合，王朗早已两膀酸疲，动弹不得，周身汗如雨下。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只见殷赛花远远而来，高声叫道：“李叔父、黄叔父暂住手，这强贼待侄媳擒获。”当时如飞燕一般，蹿身到了面前，双剑砍下。王朗一人岂能力敌三将，忽然孙勇远远赶来，说道：“休得惊慌，俺孙勇前来助你。”赛花见孙勇前来助战，虽是毫无惧怯，惟恐王朗趁此逃走，赶将铁背花装弩取下，唿然一声，对孙勇射来，喝道：“恶贼休得逞能，俺的宝贝来了！”孙勇正然争斗，不料对面来了一物，吃了一惊，赶让身躯，左肩上已中了一下，哎哟一声，栽倒在地。王朗见孙勇受伤，更是心慌。天霸一刀砍来，已是招架不住。李七侯抢上一步，早将王朗打倒在地。若在别人，就此一刀，便结果了命，无奈他是个钦犯，要随后申明，奏知天子，要将他解送京城判罪施刑。因此李七侯赶上前来，将他按住，腰下解开丝鸾带，将王朗紧紧缚住。天霸在前，赛花在后，转身一路杀出。那山喽兵见寨主已经被擒，各自逃命去了。

话说飞云子弃了王朗，将夜光杯揣入怀中，下山向城中而去，不一刻进了官衙。施公正在大堂听候消息，见飞云子匆匆而

来，忙问道：“壮士此来，莫非是琅玕山已破了。”飞云子答道：“托大人洪福，王朗已困在楼中定难逃去，因这夜光杯乃皇家御物，既已取来，何能再失？因此先将这宝物呈上，再去接应。”施公喜出望外，忙道：“英雄立此大功，改日申奏朝廷，定加升赏。”飞云子道：“云某不求升赏，但求大人恕罪，减等施刑，那就衔恩不尽了！”说着转身向外，复又前去迎敌。只见普润与李昆早抬来一个和尚，满身鲜血淋漓，到了公堂，噗冬一声，将秃囚掷下，飞云子见是醉菩提蛮和尚，向普润问道：“一路而来，王朗可曾擒获么？”李昆道：“咱们为这秃厮，早已用尽气力，几乎为那方砖突下了去，那里晓得王朗的事件呢？”飞云子一听此言，转身又去。施公道：“将蛮和尚推在一边，等人犯到齐，一并勘问。”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二五回 飞云子计破齐星楼 黄天霸威震沂州府

却说飞云子复上山头，行至半路，早见山上火起，赤焰当空，一片呼喊之声，令人不忍听闻。再行数里，朱光祖、褚标等人，已命人将一撮毛、郭天保等人尸骸抬至楼前，接后黄天霸押着王朗已到城下。飞云子见山寨已破，前去扑灭了余火，直至日光高照，方才同进城来。施公命人将所有的要犯先行下监，自己带领天霸等人到山前追勘。施公命人查了仓谷，装送入城。然后将大寨烧去，同众人入城治酒，为众人庆功。午后将王朗提到堂前，先为讯问。当时具了衣冠升堂，皂役排列左右，堂上一声：“传钦犯王朗提到。”但听威吓之声，早将王朗提到堂上，该犯大骂道：“施不全，若要俺说实情，大逆不道之事，皆王朗一人所为，与众人全不干涉。俺一人送了性命，死也瞑目。若将俺朋友送了性命，那时咱虽死在地下，生不能啖汝之肉，死当寝汝之皮，要杀快杀，有何多问！”施公见他如此，乃就命上了大刑，收入监内。所有一撮毛、孙勇、蛮和尚这干人众，皆是梟首示众，悬挂城门，诸事粗定。施公到了里面，先将夜光杯赃盗并获的奏折写好，穿上朝服，在大堂望阙谢恩，拜了奏折，飞马进京，升奏皇上。所有钦犯或是解京审问，或是就地正法，等批折回来，便可定夺。

次日，施公将殷龙、计全、黄天霸等人传进书房，言道：

“本院初到此间，方知这沂州府知府名叫陆平，郡下有强盗大案，全然不知，平日吏治废弛，已可概见。本院想就撤任，因不知在这地方与百姓是宽是酷，汝等且出去打听打听，回来禀明，以定去留。”殷龙答应出了书房，向着天霸说道：“只因咱有这女婿，便生这许多事件，破了强盗，又访赃官，真是他不惜劳苦。若待不去，又是殷殷劝驾，一时何时推却？咱们今日且快乐一天，然后再去访案。”黄天霸因他年老，推重于他，当时到了外面，便在中军房内打了床铺。命人在厨下要了许多酒肴，众人就此痛饮起来。到了二鼓时分，忽然大堂屋上，轻轻地响了一声，殷龙听见，忙将天霸一推，向上一看，早见一个黑影向东而去。天霸对殷龙打个暗号，两下会意，彼此细听。只见贺人杰由里面而来，天霸问道：“大人现在书房没有动静吗？”人杰道：“正与飞云子在那里说话。”天霸听了此言，不是里面事件，赶问殷龙道：“这必是王朗的伙伴了，设若就此脱逃，那就误事，咱倒要前去观看。”这话说罢，就运动身子，蹿到屋上，也就向东看去。谁知官禁的内监，却在东边明巷里，天霸到了面前，举眼见屋脊上伏着一人，蹲然不动，知是等候稍静。天霸看准来人举手在袖内取出金镖，喝道：“何处强徒，敢来劫狱！俺老爷宝贝来了！”说着，一镖向那人打去，但听哎哟一声，早中了那人腿上。只见其人竭力起身，急忙逃走。天霸又追了前去，接着一镖将那人打倒。里面殷龙等人听见天霸动手，也就随后追来，见那人已经栽倒，赶着上前捆在一旁。天霸命人推倒在大堂，自己到了后面禀报。施公随即升堂，自己到了后面审问。你道此人是谁？即是那琅玕山的强盗，把守壁虎尾的穿山甲。自从飞云子破了埋伏，王朗被擒，便躲入方厅陷人坑下，等到施公踏勘之后，烧去山寨，他便下山

打听，知道了王朗未曾送命，便想了这劫狱的主意，前来相救。施公问出真情，推出门前，泉首示众。

过了一夜，殷龙与天霸两人扮作买卖客人，向前走去，到了个浴堂里面。堂馆问道：“二位爷可是沐浴么？”天霸道：“正因沐浴而来，何必多问？”堂馆道：“非是小人多话，只因这地方有个规矩，凡是沐浴之人，皆要挂号，个个如此。”天霸道：“这也不是旅店客房，要问明人的来历？”小二道：“老爷们有所不知，从前沂州府内，没有这个规矩，自从前年来了这个姓陆的知府，便立下许多名目。初到任的时节，真个是一清如水，一明如镜，一到三更半夜，皆是亲自巡查，不论大小案件，一切随到随问，随问随结，是非曲直，剖得明明白白，地方上百姓感他的恩，称他陆青天。谁知二三月之后，白天变作一个黑天，一味的糊涂，不分皂白，当时原告翻作被告，不应打的，不是一千，便是五百，如此颠倒错乱。若他但是糊涂也就罢了，谁知他生出许多名目，如咱们浴堂、剃头店、饭店、酒店，皆用那个循环的簿子，名为查匪，其实每人每日皆须送他钱文。就此一来，变作一个赃官了。”又骂道：“若非赃官在此，那里有这累害？”说罢，恨恨不已。又有一人插言叙说，不知说出什么，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二六回 递公禀百姓呼冤 施薄惩知府撤任

却说黄天霸正听那小二说陆平的陋规，又有一人插言道。“王三！你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这狗官一日不走，咱们一日不得安静。日前北门街朱大武家被劫，失去有五六金家产，人家出了这件横事，理应进城禀案。在先他是下乡踏勘，出了赏格，待他捕获。不知未到数日，竟将朱大武提案，说是有人密告他，乃是诬盗做赃，有心诬告，反将朱大武打下四十大棍，勒令他堂上具结。这朱大武虽不是缙绅人家，也是个秀士。那里忍耐得下？其时在堂上顶撞了几句，不肯具结。谁知这狗官买盗诬良，硬要监禁，报他同谋作案，他恐为人察出，故意来报案，反将朱大武钉了镣铐，收下监牢，将他定成死罪。”天霸道：“这又奇了，难道朱大武遭如此大难，他家竟无别人，不会上宪衙门上控？”那人听了此言，忙道：“老爷是外方人氏，不知这狗官的利害。从前有一家人大同小异，命人到臬台衙门控告，他接有这个信息，一面令人上省里外花费，一面五十银子买个大盗，在半路将这杀人杀死，朱家知道这个事件，不敢再蹈此辙。”天霸道：“照此说来，这沂州府缺分，每年可得多少银两呢？”那人道：“在别的官府做起来，真是刻苦非常，自他到任之后，各处设法搜罗，贪财害民，每年可得二三十万。便是朱大武这个案件，外人传说。正盗已获，送他一万银子，即将真盗放去，翻过脸来与朱大武为难，这不是

有冤无处伸吗？”天霸听了此言，已是按捺不住，忙道：“若是俺家在此间，明不能奈他怎样、暗地里将他结果了性命。”殷龙恐他使出怒气，连忙拦道：“黄贤弟，咱们乃过路之人，何必作此闲气？少不得有恶贯满盈的日期，彼时总要现报。”天霸道：“咱们前日到此贵地，听说漕运总督施大人在此剿贼，不知这强盗是何姓名，平日陆知府何以不知道呢？”那人道：“说来也是可恨，他与王朗结拜的弟兄，三节两寿，王朗皆有孝敬，故此不肯详报。听说施大人昨日已将王朗擒获，尚未审出这段情节，能将这狗官定罪，那便是地方上的洪福了。”天霸听了此言，随即沐浴了一会，回转衙门，禀明施公。

次日清早，施公升坐大堂，发出告示，如有贪官污吏剥削贫民，准其据实控告。这个风声传开之后，次日早间，便有许多百姓焚香跪道，来衙喊告。施公命中军将呈词细细的看阅一遍，无非皆是受陆平冤屈。当即传命出去，三日后来衙听讯。百姓听了这话，真是喜出望外。到第三日纷纷前来，只见施公升坐大堂，传命到沂州府陆平，两面传话出去。不多一刻，陆平进来，堂参已毕，此时见了许多人告他，自己开话不得，当即将顶戴自己摘去，到了案前站下。施公向他冷笑道：“贵府身居五马，为一郡太守的分位，不为不重了。受国厚恩，理合为民理事，何以这无知的百姓前来控告？本院也不知是真是假，且将众人呈状，听汝理结。”说罢，将所有的呈词，递与陆平一看。陆平见施公这番言语，早已魂不附体了，只得接得手中，翻开一望，实是平时害民的案件，当时哑口无言，半晌不能言语。施公见了怒道：“汝这狗官！皇上待汝不薄，厚食俸禄，取之于民，何意不思报上之恩，反贪害百姓，岂不是伤心灭理么？汝也是个一榜出身，读圣

贤书，辜负苦功十载了！”当将那百姓的案件，是非曲直，断得清清楚楚。将陆平撤任，将本县升署府缺，复行查了仓库，所有欠缺，皆令陆平赔补。诸事已毕，到了晚间，书房具了奏折，将陆平劣迹奏知皇上，专等批折回来。

且说沂州城内有个显宦人家，姓胡名文骏，官居刑部尚书。在京之日，一味贪财，目无王法，欺君害民，朝廷大臣不知参劾了十数余次。无奈他忍辱负重，小忠小信，欺骗皇上，因此不能将他治罪。到了施公二次回京，将他劣迹载明十大款，奏知皇上，始行交部议处。到施公出京之后，复又重用。膝下一子，名唤胡通，名为在家读书，其实仗他父亲的势力，贪花问柳，欺凌平民，强占良田，抢民妇女，不知干了多少无法无天的事件。受害的人家，畏他势力，多半忍气，不与他较量；即使有人控告到官，地方上的官吏，皆知他父亲的财势，不但不待他伸冤，反而受了重罪。合当这胡通恶贯满盈，这日娼家饮酒回来，是半夜的时分，朦胧醉眼，见前有一少年妇人，提着个灯笼，向前行走。胡通在轿内暗道：“看看夜深。有这女子一人行走，必非是良家妇女。不是夜奔，必有苟合。何不就此寻着他短处，带回府内，明日拿帖送官。”仆从听他招呼，知道他的用意，如狼似虎，走上前去，将那妇人揪住。谁知这妇人乃是孝妇，丈夫姓高名万成，是已科第的举子，去岁方才亡故，娘家王氏，也是乡宦人家。只因婆婆身抱大病，无人延医，只得自己出来延医诊治。忽见胡通的家人上来啰唆，骂道：“汝等这般狗头！皇城之下，啰唆人家妇女，该当何罪？我丈夫也是一榜出身，殴辱斯文，王法何在？”胡通在轿内，听他那娇滴的声音，早已魂飞天外，连声命人拿获。谁得知众人正闹之间，殷赛花与张桂兰正是出衙门闲散玩月色，一路

而来。见前面有人喊叫，当时便想上前。又因自己是个女子，若为大人，就有许多不便，两人只得纵身上屋，以观动静。只听那妇人有喊叫之声，有“抢掠”二字。桂兰其时并不知轿内是何人物，总以胡通无非是地方的官出来查夜。当时只得回转衙门，命人杰传了中军前去打听。顷刻回来，告知底细。贺人杰大怒不止，便想前来，结果了胡通的性命。张桂兰连忙阻拦，叫他进去，禀明大人，然后定夺。殷赛花在旁说道：“这事可不必。听咱父亲言过，胡文骏与大人有不解之仇。此时若禀知大人，前去将他擒住，自是上着；设若传言不实，将胡通提来，这狗头一味抵赖，写信进京，请他父亲奏知天子，说大人诬栽凌虐，岂不又多一番唇舌？在俺看来，仍然咱两人前去，先将那个女子救出，然后再结果胡通的性命，使他无影无踪，岂不两妙？”

两人计议妥当，复又带了兵刃，一路而来。到了刑部府内，只听里面人声喊叫，骂道：“汝这贼妇，好不知造化的女子！俺公子是个六品的判官，刑部大堂是他生父。要你这女子为妾，岂不天大的造化！不说前来谢俺的公子，反而在此叫骂。等到公子动起怒来，滴血挑牙，置之死地，看你何处去伸冤？”那女子听了此言，更千强盗万狗贼大骂不止。桂兰伏在檐上，见下面有一二个男仆，围着那个妇人，你言我语说个不了，当时向赛花打了个暗号。身边取出袖箭，对定灯头射来，早把那灯光射息。众人正在议论，忽然灭去，黑漆漆不见你我。正在诧异，那妇人早被桂兰蹿身下来。救了上屋。那妇人不知是谁，只知有人搂抱，大骂不止。那许多仆从，听见妇人的声音到了屋上，这一惊非是小可。赶着取了灯光，四下里照看，早已不见了人影。当时你望我，我望你，猜不出个道理，只得约齐进去，禀知胡通。此时胡通醉

意已醒了大半，正在后面命人来问。众人将此事告知于他，也就魂飞天下，忙道：“不不不好了！听说王朗的山头为施不全所破，咱们家中有了这件事，必是施不全手下能人干出这个手段。明日施公前来追问，那可如何是好？”胡通正在惧怕，旁边有个蔑骗，名叫活嘴王三，从旁言道：“公子何必多虑？常言道‘捉贼获赃，捉奸拿双。’他手下人将人救去，咱们门内已没有形迹了。即便他前来追问，不说是有意诬扳呢？且老大人在京华，写信前去，奏知皇上。施不全虽不送命，也要罢官。”谁知他两个在下言语，上面早有一人听见。不知此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二七回 获强人申奏朝廷 治奸臣降施刑法

却说话嘴王三正与胡通言语，谁知上面早恼了一人，两手端定一物，对定胡通劈面摔来。胡通正在言谈，忽然头顶上面落下一物，冷水淋漓，臭不可遏。动手一摸，起身跳道：“不好了！这是谁人与我作对，用这污秽之物倒在咱公子身上？汝等从速上去，将这捉下。”话未说完，又是一物劈面泼下，耳孔眼目无处不有。一个白面书生，成了个黄脸的道士，那个臭秽之气味，早满了那间屋内，一个个闹得不定。但听上面喝道：“胡通汝这狗头！平时干的甚事？俺贺爷来送汝狗命！”说着飞身上了阶前，拔出腰刀，下手砍死。随即将那个家人及动用的物件，皆打得死的死、坏的坏。将有四鼓的时候，方才散去。原来贺人杰见张桂兰去后，他也跟来，不知胡通的大门在于何处，只得顺着院墙由后花园进去。谁知月光又暗，飞身下去，看不清，脚就踏在毛厕里面。心下一恨，想出一条妙计：“俺这两只鞋子，也是不能再穿，不如将这物件请胡通受用。”便折两树枝儿，将鞋子拖到前面。却巧那妇人为张桂兰救去，就此便请胡通受用这美物。此时既将他致死，随即回转衙门，禀知施公。施公道：“胡文骏这个赃官，生下如此的儿子！且命人将那妇人送回家去，命他不可张扬，本院自有道理。”次日，施公又具了奏折，说他与王朗曾通连一气，审出实情，就此正法。又将胡通的家人提来两个，问供

具结，才完了这个案件。

且说当今皇上，自命施公出京访那琥珀夜光杯案件，务要人赃并获。每有施公奏折进京，皆是请皇上治罪，皇上知他是个清官，平日勤劳久著，明知这案个难办，也就不去究办。这日上朝，黄门官上前奏道：“今有漕运总督施不全，移节山东沂州府界内，将盗取琥珀夜光杯的要犯、琅玕山强盗王朗擒获，大破山头，得了御物。”皇上闻了此言，正是喜出望外，命值殿官将奏折呈上，展开观看，即传旨驰往沂州，命施不全带领各官押解钦犯来京治罪。这日，旨意到了沂州，早有报马先进府衙禀明。施公随即具了朝服，大堂设着公案，三跪九叩，行了朝礼，然后匍匐在下面，命人开读毕，施公望阙谢恩，将圣旨便供在堂上，然后告知众人，择日进京，论功行赏，大家无不欢喜。惟有张七、殷龙、褚标、朱光祖、万君召五人，不发一言。施公进了签押房，便择了第五日起程，命人打造囚车，押送要犯。行期前两日，早有地方上百姓焚香，为施公饯行。到了晚间，张七首先进来向施公说：“咱野外村夫，不知荣辱，为官作宰，俱非咱们的本领。大人此去京城，自必受国厚恩，开府内阁。女婿天霸，自随大人前去，咱便想明早就此告别了。”施公尚未开言，接着朱光祖、万君召、褚标、殷龙异口同声，皆来告别。施公知他五人不愿，只得说：“此番有劳大驾，为国宣劳，指日进京，若有佳音，定当登门奉请。”命备酒肴，为他五人饯行。次日，张七等别了施公，各自回去。施公亦于第五日升坐大堂，将王朗提出，当堂钉了铐镣，穿上红衣，打入囚车里面。先命黄天霸、关太二人，率领众人作为头站。然后将所有行装，陆续扛抬出去，自己方才起身。

施公回转京中，先择个大寺改做行辕，不敢先回府第。当晚

先往起发处投到，到了五鼓，穿了朝服，来至朝房。许多旧好同僚，见施公口至京中，无不前来动问。少顷，景阳钟响，皇上受百官朝见。文武官员两旁排立，早值殿官出班说道：“有事出班启奏，无事卷帘退朝。”文班中早有施公出班，奏道：“臣施某愿皇上万岁！前因奉旨回任淮安，当即衔命出京，择期赴任，旋蒙御旨，以琥珀夜光杯于元宵夜为贼窃去，命臣一路查拿，务必人赃两获。数月以来，有误钦限，抱罪实深！曾当具折申明，自请处分。蒙恩免咎，感戴无涯！月前攻破山头，拿获钦犯，奉旨押解来京，解交刑部。所有那琥珀夜光杯御物，臣已随身敬谨带来，进呈御览。”遂将御杯取出，双手捧过头顶，递与值殿官，转呈御案上面。皇上听他奏毕，不禁龙颜大悦。说道：“卿家公忠体国，为国勤劳，将御物取回，是深可喜！”即将夜光杯取在手中，观看了一会，果然是大内御物。随即赐了一柄如意，命施公先行出朝。所有在事出力之人，开列姓名，论功行赏。施公见了这道旨意，匍匐阶前谢恩。只见皇上已卷帘退朝，文武百官皆散。施公到了行辕，公事办毕，退回私第。此时施公府内早已得信，一见施公到了，自必喜之不尽。

这日，施公正在厅前与兄嫂闲话，忽门官禀道：“方才刑部胡文骏大人讯问王朗事件，说王犯逃脱，从犯冒充，欺君罔上。申奏朝廷，请皇上将大人治罪。”施公听了，当即命人再去打听王朗如何认供。正说之间，天霸也就前来，施公命他在书房相见。天霸见了施公，问道：“大人可知胡文骏是谁人之父么？”施公道：“本院岂有不知？他乃沂州恶豪胡通之父。日前贺人杰因他抢逼妇女，将他杀死。本院已奏明朝廷，说他与王朗连为一体，大逆不道，请皇上治罪，至今尚未揭晓。莫非他已知道此事？”只因

奏事许昌，是文骏门生，平日外省所有奏折，若有关系的事件，须先送他银两，方代奏明皇上。不料施公第三次奏折前来，却是奏劾的文骏，说胡通与王朗表里为奸，大逆不道。见了这个奏折，随即揣在身上，来到刑部，告知胡文骏，请他作速料理。未有数日，施公到了京中，这奏折仍然未递。不知施公明早入朝，如何奏明皇上，乃与文骏如何辩白。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二八回 除奸贼满朝清正 降谕旨众将加封

却说奏事许昌，将施公奏参的事件纳下。未有数日，施公已到了京中。却巧王朗这案件发在胡文骏部，命他承审。当时想道：“若不趁此时行下，等他面奏朝廷，将俺治罪，那时圣旨高厚，盛怒难逃。”随即升堂，将王朗提进，串了一遍供，说施不全得了正犯的钱财，将他放走，将从犯作为正犯，奏明天子。皇上听了，骇道：“施不全乃清正廉明的官吏，何得有此不端之事？胡文骏既已奏来，且等明日早朝，再为问明原故。”次日，施公先将胡文骏的家人在沂州所具的供折揣在怀中，五更便入了朝房。王居正等人早已风闻此事，为着施公担忧，低低的询问。施公道：“小弟身受国恩，何忍做此非礼之事。少顷本院奏参于他，实有确据，圣上面前，自分皂白，年兄便知高下。”正说之间，胡文骏先入朝房，见施公已先到此，故意殷勤。施公问道：“闻说敝属下沂州府的案件，发交大人讯审。但不知这强寇可曾供认否？”胡文骏见他来问，故作惊疑：“这事小弟不明，方将奏明天子。老兄清正自矢，不但同寅晓得，即今圣上、地方百姓，也是无不知道。何以该犯供认不是王朗正身，乃是从犯王奎顶替？只得前来奏明。”施公道：“原来如此。但不知大人近来可得家信么？贵府人众曾有供给一通，少顷参呈御览，大人便知这王朗真假。”这句话把文骏说的神色仓皇，手足无措。忽听景阳钟响，天子临朝。

早有胡文骏出班奏道：“臣蒙皇上将琅玕山钦犯王朗交臣部审讯，奉命之下，细心究问。据王朗所言，并非王朗，乃是从犯王奎，施不全一路串供，命他顶替。推原其故，王朗被获之后、将山上金银粮草送给与他，不下有数万金，因此将他放去。又恐皇上亲提要案，只得命王奎换替。此乃一品大员，盗取金物事，叛逆之要案，臣不敢自行擅专，请陛下天鉴。”天子当下传了旨意，命施不全参见。施公领旨，到了御案前面，匍匐跪下。天子开言问道：“方才胡文骏所奏，贤卿谅皆见闻。且将王朗是否真假，据实奏明，凭朕核断。”施公道：“臣有一事不解，自从王朗被获之后，部递奏折，未奏批回。不知圣上收臣几个奏折？”天子道：“卿家所奏的本章只有两本，皆为擒王朗要案。”施公道：“照此看来，且将臣所奏第三次本章追回细阅，便知这要犯真伪。且臣仍有一物，特即进呈，便知底细。”说着，将胡家所具供单呈了上去。天子龙目亲看，大发雷霆：“胡文骏！汝教子不明，反来欺辱大臣，误国家的事件！朕平日待汝不薄，何敢欺君罔上，诬害大臣。不将汝这奸臣按律治罪，在廷诸臣何能诚服？左右将胡文骏推出，枭首示众！”殿前侍卫一声“领旨”，早将胡文骏捆缚起来。正要推出午门，早有他那羽党匍匐金阶，口称：“皇上暂息雷霆，胡文骏身在都中，其子胡通枉法为非，实出于教管之不到。伏念胡文骏乃一品大员，平日在京供职，勤恳自矢，丛脞毫无^①，恳皇上俯念，免其死罪，革职致仕，驱逐出京，实为万幸。”天子见众臣如此启奏，也只得将胡文骏推转回来，金殿上打了四十军棍，然后驱逐出都。随发圣旨一道，明日午时三刻，

① 丛脞（cuō）毫无——连小错都未犯过。丛脞，细碎，细微。

将钦犯王朗梟首示众，仍施公临刑监斩。施公领旨谢恩，出朝回府。早有黄天霸、贺人杰接着这个消息，一个个欢喜非常。说：“大人宠眷优隆，虽有奸贼诬害，一言之下，便尔分明，皇上便将他治罪，这不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应’么？”

到次日早间，施公上朝已毕，先到刑部将王朗提出，略问数句，验明正身，然后命武士绑好了。此时护杀场的将士，如黄天霸、关小西及贺人杰等人，无不顶束戎装，威风凛凛，先在杀场等候，所有京城里百姓，听说施不全监斩那盗取夜光杯的要犯，你传我，我传你，顷刻的工夫，站下无限的人，来看王朗临刑。少顷，一片喊呐之声，远远而来，知是人犯已到，天霸等先让出一条路径，三下炮响，施公已到了杀场，在公案前坐下。中军官将王朗跪在一块土堆上面，一人将头发倒拖到前面，一个行刑的刽子手，手执明晃晃的大刀，专等阴阳生报了时辰，便一刀身首异处。此时破锣破破的声音闹成一片。许多百姓见阴阳生手执红旗到了法场中间，向着施公面前案下一舞，高叫一声：“午时三刻！”只听一声炮响，王朗的头早落在地下。百姓一声呐喊，四下飞奔，各自散去。施公随进朝复命，奉旨将该犯首级，发往出事的地方示众。然后命施公将在事人员开单御览，施公谢恩出来，自己回到府中，将各人所出力的功劳，细推一遍，然后挨次开了人数。次早入朝恭呈御览。天子展开龙目，看了一遍，即朱批了一道旨意，将在事各官衔名列于后：提督黄天霸赏穿黄马褂，并加官保衔，妻张桂兰赏给正一品夫人；总兵关太升授提督，并赏果巴哈噜，妻郝素玉加封勇静夫人；计全升授总兵，并加提督衔；李昆升授副将，并加总兵衔；李七侯升授游击，并加参将衔；金大力升补都司，并加游击衔；王殿里、都起凤升授守备，

并加都司衔；贺人杰着免补都司，以游击参将补用，妻殷赛花屡次破敌有功，赏给四品恭人；郝其鸾、王杰封为守备；殷勇、殷猛、殷刚、殷强四人，均着以守备；云鹤以参将用；云龙以守备用，殷龙、张七、褚标、朱光祖、万君召五人，不愿为官，均赏给“豪迈英雄”匾额。施公公忠体国，加恩赏给太子太保衔，紫禁城骑马，南书房行走；曾祖父三代以原官加一级封典。施公接到这道旨意，随即入朝谢恩，赐官授职。从此清平世界，共享太平；君明臣良，国家永固矣！